东方文化集成
季羡林 主编
西亚北非
文化编

阿拉伯史纲

郭应德 著

98263

K37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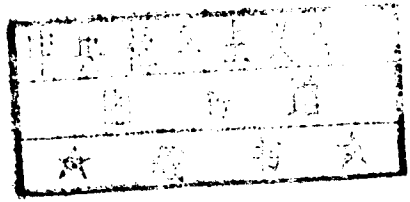
东方文化集成

西亚、北非文化编

阿拉伯史纲

（六一〇—一九四五）

郭应德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643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史纲:610~1945/郭应德著 - 1版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
东方文化集成
ISBN7-80127-252-8
Ⅰ.阿… Ⅱ.郭… Ⅲ.阿拉伯半岛地区-历史610~1945 Ⅳ.K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7987号

DS37/15

《东方文化集成》

西亚、北非文化编

阿拉伯史纲（610~1945）

郭应德 著

责任编辑 王 含
责任校对 王智刚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77号
邮政编码 100746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电脑制作 刘晓霞 李 薇
天时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380千字 17.625印张
1997年3月第2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127-252-8/K·6
定价 38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羡林

名誉总顾问 谢慧如 泰国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名誉顾问

纳吉布·迈哈福兹 埃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柳存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杜德桥 英国牛津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 教授
韩素音 英籍著名华人女作家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马思特大学 教授
谢和耐 法国法兰西学院 院士 法国著名汉学家 教授
马汉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郑子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夏希迪 伊朗德黑兰大学 教授 伊朗德胡达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
谭 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原汉语系主任 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平山郁夫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教授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中村元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比较思想学会名誉会长
梁披云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 福州华侨大学董事长
捷达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金俊烨　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亨根　韩国东国大学佛学研究院院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特别顾问　韩天石　张学书　麻子英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马　曜（白族）邓广铭　任继愈　朱维之
汤一介　纳　忠（回族）启　功（满族）林志纯　周一良
张广达　张岱年　张岂之　侯仁之　钟敬文
清格尔泰（蒙族）　袁行霈

《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
主　编　季羡林
副主编　陈嘉厚　叶奕良　张殿英　吴学林　梁沂滨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委会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主编　季羡林　**编委**　陈嘉厚　孟昭毅
《中华文化编》
主编　刘　烜　王守常　**编委**　王邦维
《日本文化编》
主编　叶渭渠　**编委**　潘金生　王家骅　卞崇道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主编 陶炳蔚 **编委** 金柄珉 李昌奂 史习成

《东南亚文化编》

主编 梁立基 **编委** 梁英明 梁志明 李谋 裴晓睿

《南亚文化编》

主编 黄宝生 **编委** 王邦维 王镛 刘曙雄 葛维钧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编 叶奕良 **编委** 张鸿年 张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编 郭应德 赵国忠 **编委** 杨灏城 孙承熙

《中亚文化编》

主编 赵常庆 **编委** 余太山 穆立立

《古代东方文化编》

主 编 林志纯 **编委** 拱玉书

东方文化研究会编辑部

主 任 张殿英 **副主任** 马克承 卢蔚秋 张光璘

编 辑 李 强 金景一 姚秉彦 唐孟生 傅增有

经济日报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 任 张东升 **副主任** 胡子清

编 辑 王 含 孙 展 刘孝沅 苏若望 陈 佩

陈晓惠 贺明仁

《东方文化集成》书籍设计 朱虹

丛书编辑出版监制 胡子清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羡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

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

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 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页 329)

羡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古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

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页376)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页329)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决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

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

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尔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唯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尔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尔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尔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尔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

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学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

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决不会白吃白拿。

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总之，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

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送，大规模地送。连我们东方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还不知道，还不承认自己有这种宝贝，我们盲目追随西方，也同样向自然界开过战，我们也同样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过分了吗?不过，倘若稍稍留意，人们就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是根据什么哲学，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日本经济新闻》刊载了高木韧生的文章，说21世纪科研重点将是“人类生存战略”。这的确是见道之言。我体会，这里所说的“科研”包括文理两个方面。作者把科研提高到“人类生存”这个高度来看，不能不谓之有先见之明，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最高的赞扬。至于惊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叹新疾病产生的议论，让人警惕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淡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号召，几乎天天可见。人类变得聪明起来了，人类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国每一个有心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这一个望九之年的耄耋老人，也为之手舞足蹈了。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说了那么多话，画龙点睛，不出一点：我曾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一篇短话，题目叫做“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我在上面说的千言万语，其核心就是这一句短短的话。至于已经来到我们

门前的21世纪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变?东方文化究竟能起什么具体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类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加以证明。从前我读过一个近视眼猜匾的笑话。现在新的一个世纪还没有来临,匾还没有挂出来,上面有什么字,我们还不能知道。不管自诩眼睛多么好,看得多么远,在这一块尚未挂出来的匾前,我们都是近视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而学习首先必须有资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一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即使我们有学习的愿望,也是欲学无书。当然,东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国刊出书籍的多寡也不尽相同。但总之是很少的。有的小一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的存在在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

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书中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互相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1996年3月20日

著者的话

郭应德

阿拉伯人民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中世纪时期，他们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现在，全世界有2亿多阿拉伯人。他们所处的中东地区，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际斗争的一个热点。

对这样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战略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对和我国有着传统友谊的阿拉伯人民，我们必须了解，必须研究，并应在此基础上向我国广大群众介绍。这就是我写《阿拉伯史纲》的出发点。我开了个头，将来一定还有比我写得好的阿拉伯史问世。

《阿拉伯史纲》上起穆罕默德传布伊斯兰教(610)，下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凡1300多年。第二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中东政局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阿拉伯国家获得了独立，70年代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先后加入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中东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战争。我希望能有时间把这段历史也写出来。

《阿拉伯史纲》曾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次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再版，作了删节和修改。

我的水平不高，错误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1996年7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 1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 4
著者的话 · 1

绪论 · 1

中世纪部分

第1章　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 · 12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
第2章　早期的古代阿拉伯国家 · 18
赛伯邑国　麦因国　希米叶尔国　奈伯特国　帕尔米拉国
希拉国　迦萨尼国　肯德部落联合政权
第3章　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 · · · · · · · · · · · · · · · · · · 26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　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社会改革
第4章　伊斯兰教的经典、信仰与五功 · · · · · · · · · · · · · · · · · 41

《古兰经》与圣训　伊斯兰教的信仰与五功

第5章　四大哈里发的向外扩张 · 45

艾卜·伯克尔　欧麦尔　奥斯曼　阿里

第6章　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 · 57

争夺哈里发权力的斗争　倭马亚王朝的对外征服和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的建立　倭马亚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　倭马亚王朝的覆灭

第7章　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 · 68

阿拔斯王朝政权的巩固　巴格达城　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制度　阿拔斯王朝的经济　人民起义

第8章　亚洲诸地方王朝的兴亡 · 80

塔希尔王朝　萨法尔王朝　萨曼王朝　哥疾宁王朝　布韦希王朝　哈木丹王朝

第9章　外族人侵、阿拔斯王朝灭亡和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征服 · 86

塞尔柱入侵　十字军东侵　蒙古人入侵与阿拔斯王朝的灭亡　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征服

第10章　埃及的政治嬗变 · 100

土伦王朝　伊赫希德王朝　法特梅王朝　艾尤卜王朝　马木鲁克王朝

第11章　8～13世纪的北非和西西里岛 · · · · · · · · · · · · · · · · 116

北非的阿拉伯化和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　哈瓦立及派和十叶派在北非建立的国家　艾格莱卜王朝　穆拉比特人　穆瓦希德人　西西里岛

第12章　阿拉伯人在西班牙 · 126

早期阿拉伯人的统治　后倭马亚王朝　暴动和内乱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中兴　后倭马亚王朝的极盛时代　后倭马

亚王朝的分裂与奈斯尔王朝的建立　列康吉斯达运动　西班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第13章　伊斯兰教的教律学派和教义学派 ····· 143

教律学派　教义学派

第14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 164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文化基础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重要条件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成就

第15章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 191

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

近　代　部　分

上　　编

第16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各国 ····· 210

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　阿拉伯人民反对奥斯曼政府和地方封建主的斗争

第17章　殖民主义人侵亚洲阿拉伯国家，亚洲阿拉伯国家的觉醒 ····· 216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伊拉克　阿拉伯半岛

第18章　埃及 ····· 236

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　外国资本对埃及的奴役

第19章　利比亚 ····· 259

土耳其人和卡拉曼利王朝　西方列强不断侵入利比亚　赛努西教团

第20章 马格里布诸国 …… 263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近代部分

下编

第21章 亚洲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 288

新月地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 英国把海湾变成它的"内湖" 伊赫万运动 也门

第22章 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 …… 296

19世纪70年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形势 英法对埃及的"双重控制"和"欧洲内阁"的产生 阿拉比领导下的反英斗争 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第23章 麦赫迪起义，英国占领苏丹 …… 321

起义的背景 起义的经过 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封建神权国家 英国占领苏丹

第24章 意大利吞并利比亚与利比亚人民的反意斗争 …… 332

意大利吞并利比亚 利比亚人民的反意斗争

第25章 摩洛哥和突尼斯沦为殖民地，1871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 337

摩洛哥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1871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突尼斯的反殖斗争

第2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阿拉伯各国 …… 356

帝国主义奴役阿拉伯人民的阴谋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起义

现代部分

第27章 肥沃新月地带的反殖反帝斗争 …… 366

叙利亚和黎巴嫩　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伊拉克　外约旦

第28章　阿拉伯半岛 404

沙特阿拉伯　海湾国家和也门

第29章　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涨 419

1919～1922年埃及人民反英起义　从1923年宪法到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第30章　意大利再度征服利比亚与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斗争 438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陷落　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斗争　意大利在利比亚推行的法西斯殖民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利比亚的民族独立运动

第31章　马格里布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449

摩洛哥里夫人民起义与民族行动集团和独立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新宪政党领导的反法斗争

附　　录

一　世系表 471

（一）倭马亚王朝世系表

（二）阿拔斯王朝世系表

（三）法特梅王朝世系表

（四）艾尤卜王朝世系表

（五）伯海里系马木鲁克王朝世系表

（六）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王朝世系表

（七）沙特家族世系表

（八）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世系表

二 大事年表 479
三 主要参考书目 494
四 部分译名对照表 502
五 地图 529
(一)古代的阿拉比亚
(二)阿拉伯帝国版图
(三)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
(五)赛克斯－皮柯协定(公元 1916 年)示意图

绪论

6～7世纪之交，阿拉伯半岛正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时期。阶级矛盾、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民族矛盾，构成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各种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孕育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结束分裂状态，实现民族统一，维护民族生存，已成为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混乱不已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转化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而拜占廷和波斯两大邻国的衰弱，则是有利于这种转化的外部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矛盾的焦点——麦加，产生了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570～632)创立一神的伊斯兰教，就是要扫除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多神信仰，打倒偶像崇拜，突破氏族壁垒，为建立统一国家打下思想基础。

穆罕默德在不长的时期内即大体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在制止氏族复仇战争、建立统一国家、推翻外族统治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穆罕默德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大哈里发(632～661)和倭马亚朝(661～750)时期，阿

拉伯统治者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阿拉伯人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并吞西亚，席卷埃及，横扫北非，囊括西班牙，进兵药杀水，饮马印度河，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阿拔斯朝(750～1258)最初的100年，是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此时期内，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学术文化十分繁荣。阿拉伯帝国东接中国和印度，西到安达鲁西亚，南邻撒哈拉，北连东罗马，正处于当时世界的中心。它以其强大的国势，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进到文化发达的地区后，在吸收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和其他民族一起，创造了辉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后，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炬，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居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和印度的糖、稻米、棉花等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加速了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很早就有了往来。中古时期双方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关系。

阿拉伯帝国的强盛，主要是建立在对各族人民的无情掠夺和专横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有力打击了哈里发政权，统治者的内部倾轧严重削弱了帝国的专制统治。突厥禁卫军骄横跋扈，各省总督称雄独立，哈里发号令不出都门。塞尔柱人和十字军入侵，帝国命运不绝如缕。1258

年，蒙古军攻入巴格达，阿拔斯朝灭亡。

蒙古人在西亚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儿汗国。14 世纪末叶，西亚并入帖木儿帝国版图。

1492 年，西班牙人攻陷格拉那达，阿拉伯人从此完全退出西班牙。

从 16 世纪初期起，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人[①] 发动了对阿拉伯的侵略战争，攻占了绝大部分阿拉伯地区。此后，阿拉伯史进入近代时期。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百年内，阿拉伯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遭到了残酷的压迫，阿拉伯人民与土耳其统治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巴黎公社革命前夕（1640～1870）的 230 年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于全球各地”。[②]

17～18 世纪，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着它们的“火”与“剑”，侵入阿拉伯各国。阿拉伯人民除旧的枷锁外，又带上了西方的镣铐。

英、法、葡、西等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利用当地封建势力，把阿拉伯各国变成了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西方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控制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吮吸阿拉伯人民的血汗。它们高价出售自己的工业品，低价

---

① 奥斯曼土耳其人，又称土耳其人，属突厥族。14 世纪，素丹奥斯曼（1259～1326）兴起。以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了跨有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或叫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帝国都因素丹奥斯曼而得名。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4 卷，第 469 页。

收购当地的原料，赚取惊人的利润。随着工业革命的实现，西方国家加紧了对阿拉伯各国的经济侵略。1850 年，埃及的进出口总值高达 162 万多镑，出口总值高达 204 万多镑。1863 年，进出口总值分别增至 506 万镑和 901 万镑。①

19 世纪中叶，欧洲资本家开始在阿拉伯各国的各个经济部门投资，疯狂榨取阿拉伯国家的财富。

西方列强对阿拉伯各国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如下的不良后果：(1)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农业生产服从出口需要，国民经济畸形发展。(2)封建主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农民被卷入世界市场，他们的命运直接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的影响。(3)手工业破产，商业城市兴起，商业资产阶级逐步形成。(4)外债累累，从而导致政治上的被控制。

西方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对阿拉伯各国进行政治侵略。它们强迫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武装进犯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经常使用的侵略手段。他们仗着坚船利炮，强占了阿拉伯的许多地方。

西方列强对阿拉伯各国加紧进行文化侵略。它们在阿尔及利亚等被征服的国家中，强制实行同化教育。在尚未被它们占领的国家中，则利用基督教会作为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经济侵略是为了掠夺财富；政治侵略是经济侵略的保障；武装侵略是经济侵略和政治奴役的后盾，并为经济侵略和政

① 拉西德·阿里·巴拉维、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枢原、申威译，三联书店，1957 年，第 109 页。

治侵略进一步扫清道路，同时具有控制战略要地的意义；文化侵略是为了从思想上瓦解阿拉伯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四者相辅而行，交互使用。

在侵略阿拉伯各国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展开了明争暗夺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总是阿拉伯各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抗。阿拉伯人民与西方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19世纪上半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是阿拉伯人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由复兴阿拉伯文化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初转化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资本不断加强对阿拉伯各国的资本输出。西方银行，以奴役性的贷款把阿拉伯各国束缚起来，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任人宰割的砧上之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阿拉伯各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阿拉伯国家的狂潮，阿拉伯各国人民发动了一系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一时期，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资产阶级主张建立议会民主，振兴民族经济，实现民族独立。由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存在着很大的软弱性。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领导的启蒙运动，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也有所发展（在埃及最为突出）。

启蒙运动的先驱在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统治、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致力文化复兴、破除封建陋俗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救亡图存理论，只看到表面现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争夺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殖民地的斗争，空前尖锐。以德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终于爆发。

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加紧搜刮阿拉伯各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些阿拉伯国家成了战场，阿拉伯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英法等国表面上信誓旦旦，保证战后阿拉伯国家得到完全解放；背地里却干着瓜分阿拉伯国家的罪恶勾当。1916年5月，英法两国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宰割亚洲阿拉伯国家的赛克斯—皮柯秘密协定。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大战教育和锻炼了阿拉伯人民，阿拉伯人民纷纷拿起武器，给予土耳其和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史进入现代时期。

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进一步伸入阿拉伯各国，英法两国公开背弃他们许下的战后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的诺言，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变本加厉地掠夺和压迫阿拉伯人民。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从未停息。和战前相比，它的特点是：(1)有明确的民族斗争纲领；(2)规模大，具有全民的性质；(3)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4)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开始互相支

援，团结对敌，这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5)工人运动兴起，许多阿拉伯国家成立了工会或共产党。由于工人阶级尚处于幼年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大多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

面临如火如荼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使用收买反动势力，拉拢上层人物，分化革命力量等阴谋手段来维护其罪恶的殖民统治。它们一面用允许阿拉伯国家"自治"、"实施宪政"等狡猾伎俩来缓和阿拉伯人民的反抗情绪；一面残酷对付要求独立的阿拉伯人民。

帝国主义的阴险凶残，它没有、也不可能阻止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奔腾前进。两次大战之间，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相继赢得独立，这是阿拉伯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巨大胜利。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广大阿拉伯地区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

阿拉伯人民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仍不同程度地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之下。阿拉伯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极为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一系列阿拉伯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了独立。

历史的发展有时是曲折的，但始终是前进的。阿拉伯人民同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作斗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在斗争中，阿拉伯人民得到了锻炼，吸取了教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觉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就是几百年来阿拉伯各国历史发展的

总趋势。尽管中东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阿拉伯的民族解放事业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可以相信，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勤劳、勇敢而又富于智慧的阿拉伯人民，必将克服前进中的重重障碍，获得彻底胜利。

中世纪部分

第 1 章
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是闪族的发源地。阿拉伯人属于闪族。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闪族从阿拉伯半岛向外的迁徙。其中以最后一次迁徙，即阿拉伯人对肥沃新月地带①、埃及等地的入侵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一、地理位置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东临波斯湾及阿曼湾，西傍红海，南濒阿拉伯海和亚丁湾，西北界叙利亚沙漠，北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面积 320 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

阿拉伯半岛上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也门等 7 个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约 2700 万。

阿拉伯半岛紧接亚非两洲，地当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古代时期，半岛西南的也门，曾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半岛两侧的红海和波斯湾，连同埃及和肥沃新月地带，形成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的天然走廊。近现代时期，阿拉伯半岛更是国际往来的孔道。红海的大门曼德海峡，可以控制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路，还可以监视从

① 肥沃新月地带指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这一新月形地带而言。

波斯湾到欧洲的石油运输航道。波斯湾的门户霍尔木兹海峡是从波斯湾开往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地油轮的必经之地，扼着西方"生命线"的咽喉。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自古就是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或称热点)，世界强国角逐之地。

二、自然区域[①]　从地质学上说，阿拉伯半岛是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继续，现在被尼罗河河谷和红海分成了两部分。除狭窄的海边低地外，整个半岛为一辽阔的高原，西部最高，向东则逐渐低下，至阿曼又再升起。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为草原和沙漠，仅绿洲和也门宜于种植。境内无常年河流，地下水为灌溉和饮用的唯一水源。根据自然条件，阿拉伯半岛可分为3大区。

(一)海岸和沿海平原　沿海平原区可分为3个部分：

1. 红海海岸及其平原区　本区有：亚喀巴、吉达、荷台达等海港。

2. 南部海岸及其平原

本区港口亚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名的商业中心，它把红海和印度洋联系起来。在罗马帝国及其以前时代，亚丁曾是东西方贸易的巨大转口港。好望角发现后，亚丁一度衰落。苏伊士运河通航，亚丁成为欧、亚、非海上交通的要冲。

3. 东部海岸及其平原　东部海岸及其平原的许多大油田，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资源。

(二)山区　紧接红海海岸和南部海岸的内陆便是山区。

1. 西部山区

本区的希贾兹地区，雨量稀少，向南则逐渐增多。也门地区雨量丰富，土质良好，农业发达，有"幸福的阿拉伯国家"和

① 这部分的主要参考材料为穆斯塔法·穆拉德·代巴额的《阿拉伯半岛》，贝鲁特，1963年。

"葱翠的也门"之称。远在公元前,这里便出现过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

西部山区的城市有:

(1)麦加　麦加群山环抱,炎热少雨。它是阿拉伯半岛有名的古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

(2)麦地那　在麦加北面,位于联系也门与叙利亚的大道上。麦地那是个肥沃的绿洲,宜于耕种。

麦地那原名叶斯里卜,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那里以后,始称麦地那。

麦地那是仅次于麦加的伊斯兰教圣地。

(3)塔伊夫　位于麦加东南。蒙昧时代,塔伊夫与麦加齐名,称为"两镇"。

(4)萨那　萨那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多名胜古迹,有"阿拉伯明珠"之称。萨那气候宜人,雨量充足,物产丰富。

2. 南部山区　南部山区宛如一道把沿海平原和内地沙漠分开的屏障。阿曼境内的绿山,气候温和,森林茂密,绿洲肥沃,是南部山区最好的地方。

(三)内地　包括纳季德(旧译内志)高原及沙漠两部分。

1. 纳季德高原　纳季德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为一地域广阔的高原。境内的盖西姆、哈尔季、利雅得等绿洲气候较好,水草较丰富,居民也较稠密。

2. 沙漠

(1)鲁卜哈利沙漠　鲁卜哈利沙漠北接纳季德,南至哈达拉毛,西达也门,东抵阿曼,仅有少数游牧人居住。

(2)小内夫得沙漠　地处哈萨和纳季德、鲁卜哈利沙漠和大内夫德沙漠之间,成狭长形。有几条沙漠道路穿过小内夫得,把纳季德、哈萨、伊拉克和阿曼连接起来。

(3)大内夫得沙漠　大内夫得沙漠南起纳季德高原，北至焦夫，西始太马绿洲，东迄东经45°左右。

冬春两季，大雨滂沱，沙漠里绿草如茵。旱季来临，热风似火，草木枯槁。夏日，大内夫得沙漠成了火狱。

三、气候　阿拉伯半岛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酷热干燥。半岛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差异较大。

夏季(5～9月)，沿海平原炎热潮湿，内部低洼地区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超过50℃，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0℃以上，但高山气候却很温和。冬季，降霜现象比较普遍。沿海和低洼区域，温度适中，高山顶上则常常下雪。四季气温和昼夜气温差别显著，只南部的也门温差不大。

阿拉伯半岛的雨量很少，除少数地区外，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也门和阿西尔的部分地方，夏季雨水充沛。阿曼山区雨量也较多。半岛北部和中部雨水缺乏。鲁卜哈利沙漠是半岛上雨量最少的地方。

四、物产　阿拉伯半岛出产咖啡、乳香、没药、沉香、檀香、油橄榄、棕榈、柽柳、阿拉伯胶树、阿拉伯相思树、白菖蒲、白头翁、野红蓝花、指甲花等植物。咖啡子14世纪从埃塞俄比亚传入，现为也门著名的特产。乳香盛产于南阿拉伯，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

谷物有小麦、大麦、高粱、玉米和谷子等。果类较多，最常见的为椰枣(枣椰树的果实)、桃、李、梨、杏、巴旦杏、葡萄、无花果、芒果、桔子、苹果、西瓜、石榴、柠檬和甘蔗。枣椰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入，为半岛上最重要的植物，有“树王”之称。

阿拉伯人多喂养骆驼、马、绵羊、山羊、骡、驴等家畜。对游牧人来说，骆驼最有用。纳季德以出产阿拉伯骏马闻名于世。

阿拉伯半岛还出产豹子、猴子、羚羊、白羚羊、獐羊等野生动物，以及云雀、鹭、犀鸟、缝叶鸟、戴胜鸟、夜莺等飞禽。

波斯湾是优质珍珠的产地，自古有名。

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阿拉伯半岛还出产金、银、铜、铁、玛瑙、硫磺、祖母绿和雪花石膏。现代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沿波斯湾海岸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等地，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石油。

阿拉伯人 广阔无垠的沙漠，把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阿拉伯人以游牧为主，集中在希贾兹和纳季德地区；南阿拉伯人以定居为主，聚居在也门、哈达拉毛及其附近的沿海一带。除游牧和定居者外，还有半游牧、半定居的部族。北阿拉伯人说的是北阿拉伯语，即《古兰经》所使用的语言，北阿拉伯语后来发展成为现代阿拉伯语；南阿拉伯人说的是赛伯邑语和希米叶尔语，即南阿拉伯语，后来为北阿拉伯语所代替。

南北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伊斯兰教把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鸿沟，仍未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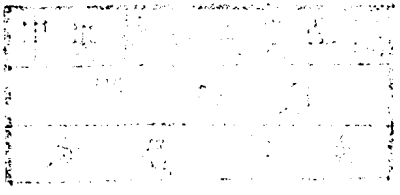
游牧的阿拉伯人，叫做贝都英人。他们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漠生活。中古初期，阿拉伯半岛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也门除外），水源、牧场和可耕地都是氏族的公共财产。逐水草而居的贝都英人占居民的绝大多数。

骆驼和椰枣是贝都英人生活中的两大支柱。骆驼是贝都英人的“沙漠之舟”，是他们的巨大财富。椰枣为阿拉伯人的主要食物。贝都英人把椰枣树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在贝都英社会里，男子负责放牧、打猎和作战，女子分担砍柴、打水、挤乳等家务，女子的地位比男子低下。

贝都英人坚忍耐劳、热情好客、放纵不羁。他们爱好诗歌，善于用诗歌表达情意。

劫掠，夸耀本氏族部落的光荣宗系，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复仇战争，这些都是贝都英人根深蒂固的陋俗。



第2章
早期的古代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从公元前8世纪起，南阿拉伯（也门和哈达拉毛一带）相继出现了一些早期的阿拉伯国家，产生过有名的滨海文明。

赛伯邑国 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115年，也门的阿拉伯望族赛伯邑人曾建立过赛伯邑国。极盛时期，拥有整个南阿拉伯地区。赛伯邑国最初定都绥尔瓦赫，后迁马里卜。

赛伯邑人可以说是南方的腓尼基人。他们了解南海的航线和港口，熟谙变化难测的海上季风，在很长的时期内几乎独占了南海的贸易。他们航行到东非做生意，使东非很早便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他们开辟和发展了自也门沿阿拉伯半岛西海岸北上，经麦加到皮特拉的商路（从皮特拉可分别至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并在一个时期内控制了这条商路。

赛伯邑人不但擅长经商，而且精于农业。他们于公元前7世纪修建的马里卜大水坝，被认为是古代的世界奇迹之一。

赛伯邑人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除马里卜大水坝外，他们还建筑了其中有几百座雕像的牢固要塞、华丽的月神庙和毕

勒基斯庙[①]。

麦因国 赛伯邑人建国后50年，也门西北的焦夫地区兴起了麦因王国（建国年代，尚无定论，约公元前前8—3世纪）。麦因国的疆域包括南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麦因人善于经商，希贾兹北部的塔布克以及约旦境内的马安曾是麦因人的重要商业驿站。

麦因王国的首都噶尔诺在焦夫南部，位于萨那东北150公里，现今的麦因废墟就是噶尔诺的故址。

麦因人和赛伯邑人、希米叶尔人都操南阿拉伯语，只是方言不同。

希米叶尔国 公元前115年至公元525年，整个南阿拉伯为来自高原的希米叶尔人统治。

希米叶尔国的首都采法尔（西南至木哈160公里），以王宫和城堡著称，今亚里姆附近还有它的遗迹。希米叶尔国初期，阶级对立已很明显。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希米叶尔人和赛伯邑人、麦因人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亲族。他们像赛伯邑人和麦因人一样，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

希米叶尔人精于建筑工程。公元1世纪，国王伊利·沙利哈在萨拉修建的乌木丹王宫，[②] 世界闻名。王宫共20层，高近百米。国王的宫殿在最上层。王宫四角的隅石上，立着铜狮子，风起狮吼，成为奇观。乌木丹王宫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

① 毕勒基斯为有名的赛伯邑皇后，相传她见过所罗门大帝。

② 雅古特：《地名辞典》，贝鲁特，1957年，第210～211页。

兴起时期。

公元1～2世纪左右，罗马人开辟了从红海直达印度的航路，东方商品可以不经也门直接运往埃及，希米叶尔的繁荣受到很大影响。

公元525年，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占领也门，希米叶尔国灭亡。公元575年，波斯人赶走埃塞俄比亚人，成为也门的统治者。

古代的南阿拉伯，特别是也门，扼海上交通的咽喉，是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南阿拉伯人把本地生产的乳香和没药，埃塞俄比亚的象牙、黄金和骆驼毛，波斯湾的珍珠，印度的香料、布匹和刀剑以及中国的丝绸等商品，从也门经半岛西岸，运往叙利亚等地。其中部分商品通过地中海沿岸港口被贩卖到欧洲。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商品转运到东方。他们在东西方贸易中，起了活跃的中介作用，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南阿拉伯人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对阿拉伯社会的发展也有影响。他们沿半岛西海岸开辟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给半岛带来东西方的新鲜事物和先进文化，从而开阔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眼界，启迪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思想。他们在半岛西岸南北交通大动脉上修建的商站，后来发展为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不仅使阿拉伯氏族部落与国际贸易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组织半岛内部的经济交流、促进半岛统一经济和统一民族的形成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半岛西部城市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伊斯兰教正是在半岛的经济文化中心麦加兴起的。

奈伯特国　奈伯特人原是约旦河东部的游牧部落，公元

前6世纪初期，始从以东人手中夺取皮特拉[1]及其周围地区，建奈伯特国。首都皮特拉在马安西北的瓦迪·穆萨，是一个由山岩凿成的强固要塞。山岩五光十色，蔚为大观，堪称自然美和人工美的巧妙结合。

公元前2世纪，奈伯特成为西亚历史舞台上的重要国家。哈里萨斯四世时代(公元前9～公元40年)，奈伯特国达到高度的富庶和繁荣。它的疆域，北至大马士革，南面越过艾拉(今亚喀巴)直至阿拉伯半岛的希季尔。105年，奈伯特为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所灭。

奈伯特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的国家，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建筑、雕刻和制陶艺术达到很高水平。

奈伯特人建立的商业网，延伸到罗马、波斯湾、小亚细亚、埃及和罗得岛等地。

奈伯特人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皮特拉是从南阿拉伯到地中海东岸这条交通走廊的锁钥，它控制着西到加沙，北至布斯拉和大马士革，南去艾拉，东往波斯湾的商道，地位非常重要。从阿拉伯半岛中部到约旦河，皮特拉是唯一水源丰富、水质洁净的城市。各地商队都要在这里更换骆驼和驼夫，筹措旅途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自公元前4世纪末叶开始，在400多年的时期内，皮特拉一直是商队贸易的巨大中心。

早期的奈伯特人没有文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讲阿拉伯语，在书写和商业上使用阿拉马语。他们从阿拉马语借来的字母，[2] 在公元3世纪时发展为北阿拉伯语字母。现在的阿

① 皮特拉是希腊语petra的译音，意为"岩石"。

② 阿拉马语为闪语的一支。阿拉马语字母源于腓尼基语的拼音字母。

拉伯语字母，便是由这种字母演变来的。①

帕尔米拉国 帕尔米拉国为叙利亚阿拉伯部落建立的一个国家。首都帕尔米拉(阿拉伯人叫塔德木尔)位于叙利亚沙漠中部的一块绿洲内，有丰富而味美的泉水。从幼发拉底河至大马士革必须经过这里。公元前1世纪末，帕尔米拉即已成为四通八达的、联系波斯安息王朝和罗马的贸易中心。以后，一跃而为执地中海东岸商业牛耳的城市，世界闻名。

帕尔米拉人组织商队贸易非常出色。他们保护商队安全，充当商队向导，为商队提供畜力，征收商品过境税。

帕尔米拉人从波斯人手里把中国的生丝转运到罗马，为地中海东岸的一些城市提供了纺织原料。帕尔米拉人对东西方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130～270年是帕尔米拉最繁荣强盛的时期，成为与罗马互争雄长的西亚强国。

266年或267年，帕尔米拉国王乌代奈及其长子被暗杀(很可能是罗马人策划的)，其妻齐诺比亚执政。齐诺比亚自称"东方皇后"，是一个有名的阿拉伯女王。在她的统治下，帕尔米拉屡败罗马，辖有叙利亚、埃及、阿拉伯半岛北部和部分小亚细亚地区，齐诺比亚让她的儿子瓦赫卜·拉特即王位，称"王中之王"。这时帕尔米拉已独霸西亚。

272年春，罗马攻入帕尔米拉，齐诺比亚怀着悲痛而绝望的情绪，骑着单峰驼，逃入叙利亚沙漠，为罗马骑兵俘虏，被解往罗马。

帕尔米拉人的文化较高，由希腊、罗马、叙利亚和波斯文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纽约，1974年，第70页。

化融合而成。他们说阿拉伯语，书写用阿拉马语，公共法令用希腊语和阿拉马语。

帕尔米拉人的建筑、绘画遗迹，至今仍是沙漠中的奇观，吸引着全世界的考古学者和文物鉴赏家。帕尔米拉有一所白尔神庙[①]。神庙前为纪念拱门，拱门两侧为巨大的石柱，形成长达1100多米的大街。这些大石柱近400根，每根高16米多，有150根至今尚全部或部分完好。这是帕尔米拉的独特建筑。帕尔米拉的壁画对罗马的绘画艺术有一定的影响，并为拜占廷的绘画艺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希拉国 希拉为莱赫米人在幼发拉底河下游一带建立的一个王国。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首都希拉在库法南5公里左右，离古巴比伦很近。希拉国臣属波斯，国王由波斯任命。莱赫米人为波斯守卫边境，在波斯对拜占廷的战争中替波斯效力，波斯则允许莱赫米人免交贡赋。

莱赫米人是从也门迁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部落。他们建国的年代，约在公元240年，历20代君主。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希拉国势最盛。门迪尔三世(505～554)时期，莱赫米人成为拜占廷难以对付的强敌。

希拉居民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我国称景教)。为了不损害与波斯的政治关系，在国王努尔曼三世(580～602)以前没有一个希拉国王改宗拜占廷的宗教——基督教。由于努尔曼三世改宗了基督教，波斯王不喜欢他，将他拘捕起来，以至于死。

此后，波斯便派总督直接统治希拉。633年，希拉为阿拉

① 白尔神即太阳神，为帕尔米拉的主神，司人类命运并掌管各天神。

伯大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所灭。

莱赫米人在日常生活中说阿拉伯语，书写用叙利亚语。

希拉比邻波斯，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很多莱赫米人精通波斯语。波斯人曾让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拜占廷俘虏定居希拉，莱赫米人从这些俘虏那里又学到了希腊文化。莱赫米人对阿拉伯半岛的经济、文化生活，起过一定的作用。

迦萨尼国 迦萨尼人原来也是也门的阿拉伯部落，3世纪末，由酋长阿慕尔·穆宰基亚率领远迁至豪兰和贝勒卡一带。迦萨尼国的创建人为阿慕尔·穆宰基亚的儿子贾弗纳。它的首都最初在交兰的加比叶，后来迁到大马士革附近的季里格，拥有叙利亚东南部、约旦和西奈半岛部分地区。

迦萨尼人信仰基督教。5世纪末，迦萨尼受拜占廷控制。拜占廷一方面把迦萨尼当作缓冲国，用来阻止贝都英人的侵扰，一方面利用迦萨尼的军事力量，去打击替波斯效力、时为边患的莱赫米人。迦萨尼和希拉之间战火不熄，结下世仇。迦萨尼和希拉的矛盾实际上是拜占廷和波斯争夺西亚霸权的一种反映。

613～614年，波斯攻占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同时给予迦萨尼以致命打击。在636年的雅尔穆克战役中，迦萨尼的最后一个国王杰伯莱助拜占廷抗击阿拉伯人，遭到失败。阿拉伯人占领叙利亚后，这个基督教国王信奉了伊斯兰教。

迦萨尼人说两种语言，一是他们的母语阿拉伯语，一是阿拉马语，他们与拜占廷人为邻，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文化水平高于莱赫米人。

肯德部落联合政权 肯德部落联合政权是阿拉伯人在半

岛内部建立统一国家的一次尝试。强大的肯德人原来是南阿拉伯的部落，5 世纪末，他们成为阿拉伯半岛中部一些部落的统治者，首领为胡季尔，称“麦列克”（意为“国王”）。胡季尔的孙子哈里斯勇敢善战，曾一度征服希拉王国。529 年，莱赫米人反攻获胜，肯德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哈里斯死后，诸子混战，联合政权崩溃。

第3章
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人信仰多种宗教。犹太教在太马、海巴尔和叶斯里卜（麦地那）等地很有势力。也门的阿拉伯部落信奉犹太教的也不少。希米叶尔国王祖·诺瓦斯就是一个犹太教徒。阿拉伯半岛的基督教属雅各派，主要教区为奈季兰。此外，波斯的拜火教[①] 和摩尼教，在阿拉伯半岛也有一定数量的信徒。

以上这些宗教在思想意识上对阿拉伯社会有相当影响。但是，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整个阿拉伯半岛来说，阿拉伯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

阿拉伯人信奉的原始宗教，是在原始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阿拉伯半岛的地形独特，气候奇异。沙漠荒凉，绿洲青翠；大地干涸，水泉清澈；狂风肆虐，甘霖赐惠；烈日炎炎，明月溶溶。对于诸如此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阿拉伯人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解释。他们只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对自然现象进行种种幻想和假设，给

① 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火祆教"、"火教"。

自然现象附加以意识，把自然现象看作有意识的实体的活动。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强加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面，从而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阿拉伯的原始宗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大自然崇拜　阿拉伯半岛雨量稀少，水很可贵。因此，阿拉伯人把雨水称为“救星”，他们把麦加唯一水源渗渗泉奉为圣泉。此外，阿拉伯人还崇拜岩石、太阳和月亮等。

二、动植物崇拜　在原始社会的某一阶段，野生动植物，是阿拉伯人维持生存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是产生了动植物崇拜。

三、鬼魂和祖先崇拜　阿拉伯人认为，死者的鬼魂生活在另一世界，活人的行为要对死者负责。不在死者坟头放置石头或树枝，不骑牲口从坟旁经过。阿拉伯人总是尽量使死者安适，希望得到死者和祖先的保佑。

四、偶像崇拜　阿拉伯普遍崇拜偶像，各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和崇拜仪式。克尔白天房有许多各氏族部落崇拜的偶像。

社会生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阿拉伯原始宗教产生的基础，原始宗教是这种矛盾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

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不死，是阿拉伯原始宗教产生的思想根源。由这种思想产生出来的原始宗教，是一种崇拜对象广泛的、即多神的宗教。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的出现，阿拉伯原始宗教的内容、形式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不仅反映社会生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宗教，变成了以崇拜一个万能神为主的伊斯兰教，变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指出，伊斯兰教是伴随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而产生的。[①]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国际方面来看，拜占廷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为夺取西亚霸权、垄断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的商路，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双方元气大伤，国力消耗殆尽。

6世纪下半叶，波斯先后遭到哌哒和突厥的入侵。6世纪时，斯拉夫人不断进犯拜占廷，占领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等地。外族的入侵，加速了两大帝国的衰微。

波斯和拜占廷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拜占廷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

拜占廷和波斯的虚弱，给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②]

从阿拉伯半岛内部来看，6～7世纪之交，正处于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时期。阿拉伯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其基本矛盾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麦加则是这些矛盾的焦点。

一、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 半岛西南的也门，早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被波斯占领。在广大的游牧区，原始社会正在解体。在麦加、叶斯里卜、塔伊夫等城市，奴隶制已占优势。奴隶主霸占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大量的牲畜。奴隶主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剥削穷苦农民。大的奴隶主往往蓄奴上千，家财累万。[③]

---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1卷，第328页。

② 参看霍勒特等：《剑桥伊斯兰史》，剑桥，1976年，第1卷，第24页。

③ 参看哈桑·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史》，开罗。1957年，第1卷，第303页。

奴隶和穷苦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虽终年辛苦，不得一饱。奴隶像财产一样，主人有权将其出售或赠送别人。奴隶经常遭受奴隶主的鞭笞和酷刑，甚至被奴隶主杀害。奴隶主与奴隶和广大贫苦人民，形成鲜明的对立。

二、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　氏族部落按血缘关系组成。氏族部落大部分是贝都英人。他们主要靠牲畜生活。氏族部落常因争夺水源和牧场，抢劫牲畜和妇孺发生战争。

氏族部落内部非常团结。每个氏族部落总认为本族至高无上。氏族部落成员杀了本族的人，得不到任何保护；杀了外族人，或者侵犯了外族人，不问是非曲直，全族都要帮助，直至流血牺牲。因此，各氏族部落之间，常常发生互相袭击的“血亲复仇”战争。台格利卜族和伯克尔族同属瓦依勒部落。因为台格利卜族的一个头目伤害了伯克尔族一位老妇的母驼，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延续了 40 年，几至同归于尽。① 阿塔凡部落的阿卜斯族和祖卜扬族因赛马发生纠纷，酿成几十年的流血冲突，直到伊斯兰教时期。②

氏族部落从劫掠和复仇战争中得来的战利品，大部分被奴隶主据为己有。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氏族部落奴隶主之间争夺财富的矛盾。由此引起的战争，杀人盈野，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半岛内部的商品交换。以致阿拉伯人不得不规定，每年 11 月、12 月和 7 月为禁月，禁月期间不许打仗。

氏族部落牢固的内聚力，盲目的唯我独尊，强烈的排他主义，是造成阿拉伯人长期分裂的重要原因。而这种长期分裂，

① 参看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拉伯人的日子》，埃及，1953 年，第 142～168 页。

② 参看伊斯法哈尼：《诗歌集》，贝鲁特，1955 年，第 9 卷，第 302～303 页。

又给强邻入侵提供了机会。

三、民族矛盾　阿拉伯半岛连接亚非两洲，地当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半岛西南的也门，自古就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

阿拉伯半岛的战略价值及经济地位，必然引起强邻的垂涎和争夺。525年，埃塞俄比亚阿克苏木王朝的国王克勒卜·伊拉·阿绥白哈在拜占廷的怂恿和支持下，攻占了也门。570年，埃塞俄比亚驻也门总督亚布拉哈对麦加发动进攻，因军中天花流行，遭到失败。

也门人民在赛弗领导下，掀起了驱逐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运动。

波斯的萨珊王朝早想吞并也门，挫败拜占廷的扩张。572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乘赛弗向其求援之机，命大将瓦赫拉兹从南面远征阿拉伯半岛，几乎直抵麦加。埃塞俄比亚人被赶走，也门沦为波斯的属地。

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入侵，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

埃塞俄比亚和波斯争夺也门，给阿拉伯人带来巨大灾难。战争使半岛西南部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商业衰落。波斯占领也门时期，大宗印度等地的商品改经波斯湾，上溯两河流域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而不再走由也门经半岛西部红海岸、北至叙利亚的路线。①

传统商路的改变，加深了阿拉伯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许多靠过境贸易生活的驼夫、搬运夫和以保护商

① 参阅马克思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卷，第255页。

队的人无以为生。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奴隶主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压榨。商业资本流向农村和牧区，用作重利盘剥的本金。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麦加成为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

麦加既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又是半岛的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麦加唯一的水源、克尔白附近的渗渗泉，是过往商旅必须停歇之地。克尔白天房有各氏族部落崇拜的偶像和全岛视为圣物的黑石。阿拉伯人非常敬重克尔白天房的尊严。每年禁月，来麦加朝拜克尔白天房的人，络绎不绝。朝拜期间，人们在那里比赛诗歌，进行广泛的贸易。麦加还吸引了一些外国商人，他们把希腊、罗马和波斯的思想文化带到阿拉伯半岛。

麦加的居民主要是古莱氏部落。古莱氏部落的奴隶主贵族，享有守护克尔白天房、主持朝拜事宜、征收麦加集市税、管理渗渗泉的特权。他们从这些特权中，获得许多收益，在各氏族部落中的地位优越，对其他氏族部落很有影响。古莱氏奴隶主经营大规模的商队贸易（商队的骆驼有的多达1500只）。《阿拉伯大辞书》说，“古莱氏”一词含有“赚钱”、“聚财”的意思，称他们为古莱氏人是因为他们从事商业、而不是从事畜牧业和农业。[①] 倭马亚朝第一任哈里发穆阿维叶的父亲艾卜·苏福彦等人，都是麦加的富商巨贾，拥有大量财富和不少的奴隶。麦加的阶级对立十分鲜明。

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在麦加同样严重存在。麦加的氏族部落与麦地那的氏族部落互为仇敌，战火长期不熄。

民族矛盾在麦加的表现也很突出。麦加因其特殊地位，

① 参看俄莱里：《穆罕默德前的阿拉北亚》，伦敦，1927年，第183页。

先后受到被埃塞俄比亚和波斯毁灭的威胁。

麦加是半岛的宗教、经济、文化中心，又集中地反映了阿拉伯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成为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

各种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孕育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面临外敌的践踏，人们要求联合起来，维护民族生存。另外，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为了夺取土地，控制商路；奴隶主贵族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一般农牧民则要求打破氏族部落的分裂局面，获得牧场和沃土，摆脱贫困。奴隶苦于奴役，疲于战乱，也渴望得到出路。

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混战不已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转化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

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国内外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矛盾的焦点麦加产生的。它是当时阿拉伯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没落贵族家庭。自小失去父母，由伯父艾卜·塔利卜抚养。相传穆罕默德做过牧童，曾随伯父的商队到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后，穆罕默德为麦加贵孀赫底澈经商。25 岁时与赫底澈结婚，因而富有。

穆罕默德接触的人物广泛，颇有社会经验，并十分熟悉犹太教、基督教及半岛上其他各种宗教的思想。他根据当时阿拉伯的社会状况和民族特点，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 610 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进行传教活动。

穆罕默德把古莱氏部落的主神安拉奉为宇宙的唯一之

神，而他自己则是安拉派遣的最后使者、信仰的先知。

穆罕默德传教初期，信仰的人很少。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是他的妻子赫底澈，接着是他的堂弟阿里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艾卜·伯克尔。当时，古莱氏族的倭马亚贵族，是麦加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其代表人物为艾卜·苏福彦。他们担心伊斯兰教贬低传统的部落神，会破坏麦加这个神圣的宗教中心，从而影响他们从朝觐及集市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他们害怕穆罕默德提出的教义和伦理道德观念会危及他们的统治。更重的是，他们意识到哈希姆族的穆罕默德作为一位先知，对他们的领袖地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嘲笑、诋毁穆罕默德，斥伊斯兰教为邪说，并多方迫害穆斯林。

迫害有增无已，穆罕默德命奥斯曼·伊本·阿凡带领一些穆斯林逃往埃塞俄比亚，自己仍坚持在麦加传教。

不久古莱氏族的上层人物欧麦尔·伊本·赫塔卜信奉了伊斯兰教。欧麦尔以勇敢著称。他担任第三任哈里发时，外拓疆土，内树纲纪，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相传，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时，曾有一个夜晚，骑着一匹带翅膀的神马卜拉格，顷刻之间由克尔白飞到了耶路撒冷，从那里上升至第七层天，见到了历代先知，看到了天堂和火狱，于黎明时重返麦加。穆斯林把这一天(回历七月十七日)叫做登霄节。耶路撒冷从此成了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圣地。

穆罕默德在麦加的传教活动遭到残酷打击，伊斯兰教处于被扼杀的危险境地。但是，伊斯兰教在麦地那却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并日臻完备，进而实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化，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麦地那成为伊斯兰教第一个重要的根据地，有其一定的

思想基础和政治经济条件。在麦地那，犹太教的一神教义和弥赛亚（犹太人期待的救世主）的观念，在阿拉伯部落中有相当影响；① 私有制的产生和部落氏族的杂居，使氏族制度受到很大的削弱；部落氏族间掠夺土地和财富，扩大政治势力的战争连绵不绝，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们需要一种具有无上权威的力量，来制止流血，维护和平。因此，当麦地那人听说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的使者时，他们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穆罕默德身上。

622 年，75 个麦地那穆斯林来到麦加，邀请穆罕默德去麦地那调解奥斯和赫兹赖吉两大部族间的冲突，并愿帮助他抗击伊斯兰的敌人。穆罕默德审时度势，决定去麦地那开展他的传教事业。他命部分教徒先去麦地那，不久，他自己也和艾卜·伯克尔出走，于 622 年 9 月 24 日到达麦地那，这就是有名的“希志来”（意为迁移）。

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后，伊斯兰教从此有了一个根据地。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组织了名叫“安拉的民族”的宗教社团，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个宗教社团的成员包括迁士（从麦加迁到麦地那的穆斯林）和辅士（辅助穆罕默德的麦地那穆斯林）包括不同氏族部落的穆斯林，他们原则上都是兄弟，这就破天荒第一次突破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解除了氏族成员仅对本氏族忠诚的义务，而以宗教和地区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宗教社团同时也是组织严密的、为伊斯兰而战的武装团体。这个宗教社团，没有僧侣，没有教阶组织，没有中央教廷。安拉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主宰一切。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的使者，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合法代理人，掌握着最

① 参看伊本·希沙姆：《穆罕默德传》，埃及，1955 年，第 1 册，第 429 页。

高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希志来”对伊斯兰教的胜利发展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希志来”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所以哈里发欧麦尔于639年把“希志来”发生的那一个太阴年定为回历纪元元年。①

624年，穆罕默德率穆斯林袭击自叙利亚回麦加的古莱氏贵族的商队。两军激战于麦地那西南的白德尔。穆斯林以300人击败了艾卜·苏福彦的1000之众，白德尔战役的胜利，激励了穆斯林的士气，提高了穆罕默德的声誉，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625年，艾卜·苏福彦率军3000人进攻麦地那，穆斯林军战败，穆罕默德受伤。这次战争发生在麦地那西南的伍侯德，史称伍侯德战役。

627年，古莱氏人和贝都英人的联军在艾卜·苏福彦统率下再次进攻麦地那。穆罕默德掘壕固守，麦加军围攻一个月后撤退。这次战争，史称联军战役或城壕战役。

城壕战役时，犹太主要部族古赖辛族在麦地那城内乘机煽惑群众，动摇人心。城壕战役后，麦地那的犹太势力悉被清除，麦地那成了伊斯兰教牢固的大本营。

在这段时期中，穆罕默德以聚礼日（星期五）代替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六）；以“艾赞”（意为“宣礼”）代替吹号和敲钟；把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定赖麦丹（回历九月）为斋月，定朝觐克尔白为正制，认可亲吻玄石。穆罕默德还建立了天课制度，确定了战利品的分配原则。② 这一系列重要决定，

① 这一年的元旦为622年7月16日．回历太阴年比公元一年的日数少。公元每过32年，回历即增加1年。

② 战利品4/5分配给战士，1/5交公，用来赈济孤儿和贫民。

进一步肃清了犹太人的影响，更加完善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大大鼓舞了穆斯林的战斗勇气。另外，定朝觐克尔白为正制，认可亲吻玄石，把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对缓和麦加贵族的敌对情绪，实现双方的政治妥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628年春，穆罕默德在离麦加不远的侯德比叶村与麦加贵族签订了一个平等对待麦加人和穆斯林的条约。条约规定，穆斯林下年可到麦加自由朝觐。

同年，穆罕默德集中力量攻击海巴尔的犹太人，犹太人纳贡投降，从而消除了来自北面的威胁。

629年，穆罕默德率众到麦加朝觐。

630年1月，穆罕默德占领麦加。麦加贵族接受了伊斯兰教，确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穆罕默德则把麦加定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把克尔白天房定为伊斯兰教朝觐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麦加贵族的利益。穆罕默德捣毁了克尔白天房的360个偶像，但黑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被保存了下来。由是，穆罕默德和以艾卜·苏福彦为首的麦加贵族达成了完全的妥协。

占领麦加，为伊斯兰教向整个半岛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穆罕默德宣布克尔白四周为禁地，禁止外教人入内。穆罕默德晓谕各氏族部落，限4个月内捣毁自己的偶像，皈依伊斯兰教。631年，阿拉伯半岛各地派遣代表团到麦地那，表示愿意抛弃偶像崇拜，接受伊斯兰教。这一年，被称为“代表团之年”。至此，伊斯兰教已在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半岛已基本统一，麦地那由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进而成为这个统一国家的首都。

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

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社会改革 伊斯兰教是适应7世纪初阿拉伯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要求而产生的。它的兴起，表面上是崇奉一神、打倒偶像崇拜的宗教革命，实质上是具有深远影响、结束阿拉伯民族分裂状态、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运动。

一、以一神崇拜代替多神崇拜，扫除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障碍。

穆罕默德把安拉奉为宇宙的唯一之神，安拉乃万物之主，众世界之主。安拉创造宇宙的一切，主宰一切。安拉无所不知，安拉给人类以各种恩惠。

《古兰经》号召人们信仰安拉，崇拜安拉，敬畏安拉。不信安拉奇迹的人，将被投入火狱；信道而且行善的人，安拉将使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

《古兰经》告诫人们，到了末日，死人都要复生。复生之日，便是赏善罚恶之时。

信仰安拉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信条。为什么伊斯兰教要把安拉奉为在社会的广泛领域里具有无上的权威、主宰一切之神呢？答案只能从社会存在去找。

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分裂状态，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狭隘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但是阿拉伯的原始宗教，却从意识形态方面使这种分裂状态进一步固定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发展。阿拉伯各氏族部落夸耀和崇拜自己的祖先，鄙视其他氏族部落。他们只崇拜本氏族部落的神灵（包括偶像），认为只有这些神灵才能支配他们的命运。这就加深了氏族部落的狭隘性、排外性，在各氏族部落之间，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

此外，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繁多；崇拜的神灵各自独立，无从属关系；不同的事物，须祈求不同的神灵；这就难以借助

原始宗教来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穆罕默德创立一神的伊斯兰教，就是要贬低氏族部落信仰的多神，打倒氏族部落崇拜的偶像，突破氏族部落之间的壁垒，引导各氏族部落共同信仰宇宙唯一之神安拉，从而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扫除障碍，打好思想基础。

二、号召服从安拉和使者，进一步清除多神崇拜的影响，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铺平道路。

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的使者，是安拉派去教化众人的人。

穆罕默德既是安拉的使者，又是安拉意旨的执行者。因此，“谁服从使者，谁确已服从安拉。”① “你说：倘若你们喜爱安拉，就当服从我〔你们服从我，〕安拉就喜欢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② 就会进入来世的乐园。“悖逆安拉及其使者的人，必遭火狱之苦，且永居其中。”③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各氏族部落分立门户，睥睨一切。他们只服从本氏族部落的神灵，除此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伊斯兰教论证安拉主宰一切，服从安拉和服从使者的一致性，就是要进一步清除多神崇拜的影响，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铺平道路。

三、提出团结对敌的口号，以共同信仰来打破血缘纽带，以民族和睦来代替互相残杀，以政治统一来代替分裂割据，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力量，战胜了敌对势力，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团结对敌是伊斯兰教的战斗动员令，也是根据时势提出

① 《古兰经》4:80。
② 同上书 3:31。
③ 同上书，72:23。

来的政治号召。

针对氏族部落相互残杀的局面，《古兰经》做出了“杀人抵罪”的规定，并严厉谴责杀人行为，“凡妄杀一个人的，如杀一切人；凡救活一个人的，如救活一切人。”① 穆罕默德还谆谆教导他的门弟子，不要在他死后，箕豆相煎，兄弟阋墙。

针对阿拉伯氏族部落夸耀自己的祖先，蔑视其他氏族部落的陋俗，穆罕默德最后一次朝觐时，劝戒各氏族部落不要再夸耀自己的祖先，并且指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主宰，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针对阿拉伯氏族部落分裂割据，民族涣散的情况，《古兰经》号召：“你们当全体坚持安拉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② “众信士是兄弟，你们当在自己兄弟间调解。”③

“安拉的绳索”即《古兰经》。“众信士是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安拉的绳索”，就是要求不分氏族，不分阶级，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所谓敌人，主要指下面三种人：(1)坚持偶像崇拜，敌视伊斯兰教的人；(2)与敌视伊斯兰教的麦加偶像崇拜者结成同盟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3)来自半岛外的侵略者，如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

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古兰经》向穆斯林宣告，“你们当为主道而与进攻你们的人战斗。”④ 凡为主道而踊跃捐输，或英勇作战的人，必得安拉加倍的赏赐。

在为主道而战的号召下，穆斯林军很快即战胜了敌人，穆

① 《古兰经》5:32。
② 同上书，3:103。
③ 同上书，49:10。
④ 同上书，2:190。

罕默德随之在半岛上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阿拉伯人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囊括西亚,席卷埃及。倭马亚朝时期(661～750),阿拉伯统治者继续大张挞伐,攻城略地,终于建立了一个横垮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四、在宗教宣传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伊斯兰教采取禁止利息、赈济贫民、宽待和释放奴隶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赢得了劳动群众的支持。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各氏族部落长期分裂,民族涣散。伊斯兰教成功地使离心离德、利害冲突的各氏族部落,转变为一个团结一致、组织严密的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劫掠习俗,消灭了残酷的、世世代代的"血亲复仇"战争,结束了半岛上的纷乱状态,促成了社会生活的安定;这一切,大大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在伊斯兰教团结对敌的战斗号令下,阿拉伯各氏族部落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力量,推翻了外族的统治,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的兴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 4 章
伊斯兰教的经典、信仰与五功

《古兰经》与圣训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穆斯林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伊斯兰教国家立法的最后依据。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安拉根据临时发生的事件和社会的需要,通过天神吉卜利勒(迦伯利)口授给穆罕默德的。

《古兰经》共 114 章,6211 节。在麦加时期的 90 章,大多短小锋利,慷慨激烈,主题为安拉的独一及其德性、人的本分和将来的报应。在麦地那时期的 24 章,占全部《古兰经》的 1/3,大半是长篇,以立法为主。

《古兰经》包罗宏富,除有关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内容外,还涉及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法律规章、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经典,而且是研究阿拉伯古代史的宝贵文献。

《古兰经》是一部优美的带韵散文,封·格鲁尼包蒙称誉它是阿拉伯散文的丰碑。[①] 直到现在,不少阿拉伯语作家还在努力学习和模仿《古兰经》的风格。

① 封·格鲁尼包蒙:《伊斯兰教》,伦敦,1961 年,第 90 页。

《古兰经》对阿拉伯文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阿拉伯文学史，必须研究《古兰经》。

《古兰经》对阿拉伯语的影响也很大，最主要的有两点：(1)使阿拉伯文成为当时大众化的文字。《古兰经》虽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但其文字却浅显明白，容易学习。《古兰经》完成后数十年，其文体便为官方文件采用；久之，讲演、写信、著作……也用这种文体。(2)统一了阿拉伯民族的语言。全凭《古兰经》的维系，阿拉伯语的各国方言才没有像拉丁语系那样分裂为各不相同的语言。另外，被《古兰经》规范化了的标准阿拉伯语，对现今通用于阿拉伯世界的标准阿拉伯口语和书面语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古兰经》已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几十种语言。

圣训是关于穆罕默德的言行和他默认的门弟子们的言行的记录。它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圣训具体阐述《古兰经》的一些原则，或对《古兰经》没有明文规定的事件做出解释和决定。伊斯兰教义学和教律学的根据，首先是《古兰经》，其次则是圣训。

6 世纪末和 7 世纪初，阿拉伯人的思想状况、经济生活和政治关系在圣训中都有反映，圣训也是研究阿拉伯古代史的宝贵文献。

每章完整的圣训都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传述的线索，一是本文。

9 世纪时，各种圣训已被编成 6 种标准文本。其中以穆罕默德·伊本·伊司马仪·布哈里(810～870)的《布哈里圣训实录》最为有名。《布哈里圣训实录》被认为是圣训的权威著作，对穆斯林产生的影响最大。

可与《布哈里圣训实录》比美的，是穆斯林·伊本·哈查只(875年卒)编辑的《圣训实录》。《圣训实录》内容与《布哈里圣训实录》大致相同，但传述线索各异。

除了以上两部《圣训实录》外，还有艾卜·达五德(888年卒)、帖尔米迪(892年卒)、伊本·马哲(886年卒)和奈萨义(915年卒)编的《圣训集》。

以上6部圣训，都是经典性文献，合称六大圣训。

伊斯兰教的信仰与五功 伊斯兰教信仰的主要内容为：信仰安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信仰天使，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派遣的使者，信仰《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仰末日、死后复生和善恶前定，等等。

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五项功课，即信仰的表白、礼拜、斋戒、纳天课和朝觐。

一、信仰的表白 即朗读"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两句话。[①] 任何人只要接受这个信条，当众朗读这两句话，就成了穆斯林。

二、礼拜 穆斯林每天要面向麦加的克尔白礼拜5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5个时间内举行。星期五要举行集体礼拜，叫做聚礼，或称"主麻"(意为"聚会")。

三、斋戒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必须在回历九月，即赖麦丹月，斋戒1月。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十月一日开斋，叫做开斋节。[②]

四、天课 原来是自愿的慈善行为，后来发展为一种财产

① 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把朗读这两句话叫做"念清真言"。

② 我国新疆地区穆斯林称开斋节为肉孜节。

税。伊斯兰教徒在财产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必须按法定的税率交纳天课。

五、朝觐　凡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在旅途安全的条件下，一生应去麦加朝觐1次，时间是回历十二月上旬，这叫大朝。至于小朝，个人可随时举行。

大朝的主要形式有：(1)受戒。朝觐者在指定的地点沐浴，去常服，披没有缝成的衣服(妇女仍穿常服)，科头跣足，戒房事、争论、修饰(如剪指甲、理发、整容等)、伤生、拔草和伐树等；(2)巡礼天房。绕行克尔白7周，亲吻黑石；(3)在克尔白附近的萨法与麦尔瓦两个丘陵之间奔走7次；① (4)去米纳，然后经木兹达里法进驻阿拉法特山。进驻阿拉法特山是朝觐的主要功课和大典，于回历十二月九日举行；(5)投石。回历十二月九日到十日，在回米纳的途中，在哲米赖特·阿格伯投掷小石子；(6)十二月十日在米纳宰牲，宰一只羊或牛或骆驼。这就是全世界穆斯林庆祝的宰牲节。② 宰牲后，全部朝觐仪式即告结束。

凡是参加过朝觐的人都叫做哈只。

① 相传哈介尔为了替口渴的儿子伊司马仪寻找泉水，曾在这个地方来回奔走。朝觐时举行奔走的仪式，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② 宰牲节又叫古尔邦节。

第 5 章
四大哈里发的向外扩张

艾卜·伯克尔(632～634 年在位)　穆罕默德逝世后,立即发生了争夺哈里发(意为"继承者")权力的斗争。当时存在着四派政治势力。第一派为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贵族集团,称作迁士派。他们认为自己是穆罕默德同族,又是最先承认穆罕默德使命的,穆罕默德的继任人应从他们中选出。第二派为麦地那的贵族集团,称做辅士派。他们宣称,没有他们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伊斯兰教的今天,因而他们主张穆罕默德的继任人应从他们中选出。后来,这两派结合成圣门弟子团。第三派为阿里集团,称做合法派。他们说,安拉和穆罕默德不可能让穆斯林社团的问题由选民一时的兴致来决定,因此,必须指派特定的人物来继承穆罕默德。在他们看来,阿里既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又是他的女婿,而且还是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两三名信徒之一,阿里就是应被指派的特定人物,就是合法的继承人。他们反对选举,坚持阿里神圣的统治权利。第四派为古莱氏部落的倭马亚贵族集团。他们长期和穆罕默德对立,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丧失了领导地位,心怀不满。他们在穆斯林社团中,有很大的势力,但是,没有在穆罕默德逝世后立即提出他们的继承权问题,而是

在以后才出来争夺哈里发权力的。

这场争夺哈里发权力的斗争，虽以第一派很快获胜而结束，但它对以后的历史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党派倾轧之端，肇教派纷争之始，不少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残酷的流血事件都和它有密切关系。

在一次重要的首领会议上，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意为"继任人"。

艾卜·伯克尔是穆罕默德最亲密的朋友，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之一，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艾卜·伯克尔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巩固穆罕默德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政权。穆罕默德去世后，除麦加、麦地那及其附近地区外，不少部族拒不承认麦地那的领导权，抗缴天课。艾卜·伯克尔严惩了反叛者，半岛复归统一。

阿拉伯的商业奴隶主贵族需要向外扩张，夺取新的商路和土地。统一半岛是向外扩张必具的前提，向外扩张又反过来巩固了半岛的统一。当时，半岛统一伊始，广大的部落民依然贫病交困，各氏族部落仍有分裂的可能。阿拉伯的统治者感到，只有发动对外侵略，才能缓和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才能把叛服无常的各氏族部落领袖的利益和麦地那政权统治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政权。

叙利亚既是商队贸易的总汇，东西交通的枢纽，又是富庶的膏腴之地。艾卜·伯克尔决定首先攻占叙利亚。

633 年秋，3 支阿拉伯军队（每队约 3000 人）分别由阿慕尔·伊本·阿绥、叶齐德·伊本·艾比·苏福彦和叔拉赫比勒·伊本·哈赛奈率领，分路向叙利亚进军，阿慕尔任总司令。

阿拉伯军在死海南边打败拜占廷军队，拜占廷皇帝希拉

克略组织反击。艾卜·伯克尔命令正在伊拉克作战的“安拉之剑”哈立德·伊本·瓦立德驰援。这时，哈立德已夺取了希拉王国。经过10多天的沙漠急行军，哈立德和阿慕尔于大马士革南边的布斯拉会师，哈立德被任命为联军的最高统帅。

634年7月，阿拉伯军在艾只纳代因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艾卜·伯克尔去世。

欧麦尔（634～644年在位） 艾卜·伯克尔的继任者欧麦尔，是一位精力充沛，才略出众的政治家。阿拉伯的历史学家说他生活简朴，虔诚公正。在穆斯林中，他的声望仅次于穆罕默德。他依靠以迁士上层人物为核心的领导集团，积极联合各派势力，放手使用倭马亚贵族中的军事将领，大力争取各氏族部落首领对他的支持，不拘一格地重用精明能干的下层穆斯林，形成了一支具有广泛基础的骨干力量，为对外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他鼓动广大部落民参战，声称为安拉战死，可以直接升入天堂。他继续以分得战利品来诱使贝都英人为统治阶级效力。考虑到氏族部落首领仍有较大的政治影响，氏族血缘关系还难于彻底打破，欧麦尔在编制军队时，采用了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军队就是行动中的‘温麦’，即整个民族”。①

欧麦尔对叙利亚发动强大攻势。继布斯拉陷落之后，大马士革于635年9月投降，巴勒贝克、霍姆斯、哈马及其他城市也相继落入阿拉伯人手中。636年8月20日，雅尔穆克一役，② 哈立德全歼拜占庭军。阿拉伯人乘胜北进，直抵陶鲁

① 《阿拉伯通史》，第173页。

② 雅尔穆克，约旦河东岸的支流。战场在雅尔穆克河和鲁卡德河汇合处附近。

斯山脉。耶路撒冷和恺撒里亚先后于638年和640年投降。至此,叙利亚全被征服。

埃及地处亚非两洲的交接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首府亚历山大港是通往北非的门户,又是拜占廷的海军基地。埃及土地肥沃,有"拜占廷粮仓"之称,阿拉伯人早就把它当作掠取的对象。

639年,阿慕尔统率4000人,从巴勒斯坦沿历史上有名的滨海路线向埃及进军。阿慕尔精明强悍,足智多谋。639年12月,阿拉伯军夺取阿里什。次年初,攻占埃及东部门户法拉马仪(培琉喜阿姆)及其他重要城市。

阿慕尔向尼罗河三角洲顶端推进时,被阻于今开罗附近的巴比伦堡,就地待援。不久,祖拜尔·伊本·奥瓦木率领的援军到达。641年4月6日,阿慕尔和祖拜尔发动猛攻,巴比伦堡陷落。阿拉伯军蜂拥入城,"安拉最伟大"的胜利喊声响彻巴比伦堡的各个大厅。

接着,阿拉伯人的铁骑奔向埃及首府亚历山大港。641年11月,亚历山大港守将居鲁士向阿慕尔立约投降,接受成年人缴纳人丁税和以实物缴纳土地税的条件,并答应不让一个拜占廷士兵重返埃及。埃及落到了阿拉伯人手里。

阿拉伯人继续西进。阿慕尔军很快占领巴尔卡,包括莱瓦塔在内的黎波里柏柏尔人纷纷投降。

阿慕尔在巴比伦堡外修建弗斯塔特营地,把它作为新的埃及首府。为了开辟由埃及到阿拉伯半岛的近道,加强对埃及的统治,满足麦地那统治者生活享受的需要,阿慕尔疏浚古代的法老运河,把巴比伦堡北边的尼罗河与红海西岸的古勒祖木(今苏伊士城)联接了起来。

阿拉伯人同时进攻萨珊王朝。

欧麦尔认识到，萨珊王朝拥有一支庞大而战斗力又强的军队，不摧毁萨珊王朝，不消灭这支军队，不但希拉难保，而且后患无穷。因此，欧麦尔选派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噶斯为总司令，率军 6000 人，出征伊拉克。637 年 5 月 31 日，赛耳德和波斯首相鲁斯塔木在希拉附近的噶底西叶激战。结果波斯军大败，鲁斯塔木战死。赛耳德乘胜向北追击，637 年 6 月，占领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640 年，陷胡泽斯坦；641 年，克摩苏尔；642 年，尼哈温德一役，波斯军惨败，伤亡 10 万以上。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即《旧唐书·西域传》之伊嗣候）逃往中亚。651 年，被木鹿（今中亚土库曼境内的马里）附近的一个磨坊主杀死，萨珊王朝灭亡。

在欧麦尔统治的 10 年内，阿拉伯人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囊括伊郎高原至北非的黎波里的广大土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老百姓渴望摆脱统治者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把阿拉伯人视若救星。国弱民怨是拜占廷和萨珊王朝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2. 阿拉伯人崛起沙漠，组织严密，士气旺盛，战术灵活，风驰电掣。故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

3. 阿拉伯人在开始进攻之前，通常向敌方提出三种选择：(1)皈依伊斯兰教，享受穆斯林的待遇，免除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并可获得福利；(2)立约投降，求得伊斯兰的保护。这样的居民称为顺民，他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服兵役（因是异教徒）。他们必须缴纳包括人丁税在内在一切贡税（比旧政权向他们勒索的较轻）；(3)抵抗则格杀勿论，战俘或被处死，或沦为奴隶，或以现金赎身。阿拉伯人的对敌政策，对瓦解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大马士革立约投降时，哈

立德答应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不拆除城墙，军队不住民房，只要居民缴纳人丁税，就会得到好处。[①] 于是，不少叙利亚城市都以大马士革为榜样，停止了抵抗。

4.欧麦尔征服一个地区后，保留原来的行政机构，留用旧政权的官吏。他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达官贵人身上。没收逃亡皇室、贵族、官吏或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给隶农耕种。在缴纳贡税的条件下，老百姓可仍操旧业，耕种自己的土地。这样，既稳定了占领区，又大大减少了未占地区的对抗情绪。

欧麦尔的军事扩张有其重要的影响，它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伊斯兰教正是以欧麦尔征服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两河流域下游为基地，才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它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它为西亚、北非广大地区的阿拉伯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提。

欧麦尔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建立必要的制度，来牢固确立对半岛和征服地区的统治。军事进攻是政治扩张的手段，政权稳固为军事胜利创造了必要条件。

635年至636年，欧麦尔把海巴尔的犹太教徒和其他异教徒驱逐到杰里科等地，把纳季兰的基督教徒赶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从而使麦地那政权更加巩固，阿拉伯半岛更加伊斯兰化。

为了适应军事统治地区日益扩大、军事征服越来越远和立约投降城市增多、战利品相对减少的情况，欧麦尔建立军队

① 白拉左里：《诸国征服记》，贝鲁特，1978年，第128页。

领取饷银的制度，把氏族的战斗组织逐步改变为常备军。为了保持阿拉伯人的高昂斗志，欧麦尔下令军队脱离繁华的大城市，驻在新建的营地里。这样的营地称为“米绥尔”（多数称“艾木萨尔”）。不少“米绥尔”后来发展为新兴的重要城市，如叙利亚的霍姆斯，巴勒斯坦的腊姆拉和卢德，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埃及的弗斯塔特等。

欧麦尔没有改变被征服地区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划分省区，任命总督，负责全省的军事、政治、财政和司法事务。以后，又陆续派人分管一些省份的财政和司法，直接向哈里发负责，避免了总督大权独揽的弊病。欧麦尔也没有打乱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行政机构，没有遣散旧的行政人员，而是利用原有的机构和人员来为伊斯兰政权服务。欧麦尔一仍旧贯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解决了如何管理广大地区和国家职员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使阿拉伯人能够顺利地进入封建社会。

欧麦尔充实和发展了伊斯兰教律，使之更好地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更大地发挥维护新政权秩序的作用，被誉为“立法的栋梁”。欧麦尔在处理新的教律问题时，如无《古兰经》经义和圣训可循，便“揆情度理”，根据他自己或教律学家的意见作出决定。后世采用这种方法立法的，被称为伊斯兰立法的“意见派”，欧麦尔就是这派的创始人。对于非穆斯林，欧麦尔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教律行事，而不受伊斯兰教律的限制，这就防止了司法上的混乱，排除了引起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麦尔禁止阿拉伯人占有或耕种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土地；[①] 把没收的土地分给隶农耕种；注意兴修水利；征收低于

① 这一禁令实际上没维持多久，到奥斯曼时代已毫无约束力。

旧政权的赋税；如前所述，在纳税的情况下，允许老百姓仍操旧业，耕种自己的土地。这些政策，起了稳定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国库收入的增多，欧麦尔采用波斯的狄万制度，在经济上确立了阿拉伯统治者的特权地位。狄万制度规定，把国库结余作为年金，分配给全国的穆斯林。穆罕默德家属领取的年金最多，他的妻子阿伊莎每年得 1.2 万第尔汗(银币)，在花名册上是第一名。迁士和辅士领取的年金按信教先后而有所不同，平均每人得 4000～5000 第尔汗。氏族部落成员的年金，依照战功的大小而定，普通战士最少可得 500～600 第尔汗。妇女、儿童和"麦瓦里"每人可得 200～600 第尔汗。"麦瓦里"系当时阿拉伯人对异族穆斯林的称呼，单数名称为"毛拉"。非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后，申请属于某一阿拉伯部族，他就成为那个部族的毛拉。麦瓦里理论上与阿拉伯人平等，实际比阿拉伯人低一等。阿拉伯人鄙视他们，长期不让他们享有穆斯林的福利。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 阿拉伯奴隶主阶级用以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就是伊斯兰教。欧麦尔定"希志来"发生的那一个太阴年为回历纪元元年，把伊斯兰教提到最高的地位。欧麦尔非常重视伊斯兰教的传播，十分懂得伊斯兰教对巩固麦地那政权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派遣伊斯兰教学者到各个省区，负责宣传伊斯兰教教义，解决有关伊斯兰教的各种问题。他派遣伊斯兰教学者到各个省区担任法官，负责执行伊斯兰教律。他聘请伊斯兰教学者做顾问，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3 卷，第 52 页。

针。欧麦尔要求穆斯林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制度和禁忌。他扩建了克尔白清真寺，并在各地兴建新的清真寺。他规定所有穆斯林都必须参加星期五的聚礼，下令各地官员监督执行。他以亲自率领群众礼拜来督促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欧麦尔对“有经之人”（指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① 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求得社会的安定；一方面又对他们实行差别待遇，② 促使他们改宗伊斯兰教。这种双重政策经以后的统治者继续采用（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对被征服地区的伊斯兰化起了重要作用。

欧麦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强化了国家机器，扩大和加强了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统治，从而保障了阿拉伯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势和经济特权。

欧麦尔的军事扩张和他创建的各种国家制度，为建立阿拉伯帝国打下了基础，因此，他被誉为“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者”。

644 年 11 月 3 日，欧麦尔率众举行晨礼时，被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波斯奴隶用有毒的匕首杀死。

奥斯曼（644～656 年在位） 欧麦尔死后，年已 70 的奥斯曼被推举为哈里发。奥斯曼是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古莱氏族中最有势力的倭马亚家族的成员，信奉伊斯兰教较早，曾带领穆斯林去埃塞俄比亚避难，在穆罕默德的弟子中，有很高的威望。奥斯曼的当选，标志着倭马亚贵族恢复了失去的权力。

---

① 因为伊斯兰教承认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的经典，故称“有经之人”。在穆罕默德时代，只要这些人不与伊斯兰教敌对，缴纳贡税，他们就会受到保护，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② 如向他们征收人丁税，他们不能享受穆斯林的福利等。

奥斯曼曾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遣使到中国修好。

奥斯曼继续向外扩张,649～650年,攻克波斯法尔斯省的省府伊斯泰赫尔。不久,又占领呼罗珊,打开了通向乌浒河(今阿姆河)的大门。阿拉伯人还进到东边的巴里黑、喀布尔和鹤悉那(今阿富汗加兹尼)。652年前后,阿拉伯人征服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

647～648年,阿慕尔的继承者阿卜杜拉·伊本·赛耳德攻克易弗里基叶省(约相当于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的一部分,拜占廷人退到班泰雷利亚半岛。

阿拉伯人分别在叙利亚和埃及建立了两支海军。655年,阿拉伯海军在菲尼克斯(今土耳其的菲尼克)附近海面击败了由500多只战船组成的拜占廷舰队,统率这支舰队的拜占廷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仅以身免。

欧麦尔的对外扩张及其强有力的统治,缓和和掩盖了阿拉伯社会的阶级矛盾。奥斯曼继任后,战争势头减弱,加上其他种种原因,阶级矛盾又突出起来。军事首领掠夺战利品,贵族获得大量土地,富者家产达数十万第纳尔(金币),蓄奴上千。社会上层奢侈豪华之风日盛。年金份额相差悬殊,士兵地位低下,老百姓仍然贫困。奥斯曼懦弱无能,追求享乐。他培植亲信,重用倭马亚家族的成员。凡此等等,引起人民的极度不满,一些省区发生了暴乱。

阿里及其同党组织了反对奥斯曼的十叶派。① 十叶派人

① 十叶派一词的原意为"宗派"、"党徒"。十叶派认为,穆罕默德死后,应由阿里继为哈里发。阿里死后应由其后裔继为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哈里发地位都是非法的。十叶派后来发展为同逊尼派(正统派)对立的一大宗教政治派别。逊尼派指遵守逊奈的人。逊奈的原意为"箴言"、"品行",后用以指穆罕默德的言行和他默认的门弟子的言行。在政治上,逊尼派承认前四任哈里发都是合法的。在宗教上,逊尼派和十叶派也大相径庭。

在叙利亚、伊拉克、库法、巴士拉、埃及等地，积极进行反奥斯曼的活动，大力宣传阿里应为哈里发的主张。阿里的追随者在库法发难，500 名亲阿里的埃及反叛者来到麦地那，包围奥斯曼住宅。656 年 6 月，暴动者闯入奥斯曼住宅。奥斯曼被艾卜·伯克尔的儿子杀死。

麦地那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一星期后，一些显贵在埃及反叛者的压力下推选阿里为哈里发。

阿里(656～661 年在位)　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是第二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以勇敢善战而崭露头角，在穆斯林中很有威信。他曾因三次未被选为哈里发而悻悻不快，现在终于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

阿里政权遭到阿伊莎、祖拜尔和泰勒哈的强烈反对。656 年 12 月 9 日，在巴士拉城外，阿里打败了阿伊莎等人的联军，祖拜尔和泰勒哈战死，阿伊莎被擒。这次战斗，因环绕骑着骆驼的阿伊莎进行，故称“骆驼之役”。

为了便于对付倭马亚贵族，阿里把首都迁到库法，这意味着哈里发国家的政治中心已经北移。阿里撤换了奥斯曼所委任的大部分省长，要求其他省长宣誓效忠。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拒不听命，要求阿里交出凶手，否则就是杀害奥斯曼的同谋犯，从而丧失哈里发的资格。穆阿维叶打着复仇的旗号，实际上是要夺取哈里发的权力。

阿里决定采取军事行动。657 年 7 月 26 日，两军在腊卡(位于叙利亚北部)南面、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上决战。当阿里即将取胜时，穆阿维叶令将士枪挑《古兰经》，高呼“让安拉判决”。阿里采纳主和派的意见，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流血停止了，双方军队从战场后撤，形成僵持局面。

阿里与穆阿维叶议和，引起十叶派的分裂。大批主战派离开阿里，另组哈瓦立及派（意为“出走者”），即所谓的“军事民主派”。

在阿卜杜拉·伊本·考瓦伊和阿卜杜拉·伊本·瓦海卜·拉西比等人的领导下，哈瓦立及派很快形成为1.2万人[①]的武装力量。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哈瓦立及派曾多次起来反对哈里发的专制统治。哈瓦立及派最初仅是政治派别，以后又发展为政治、宗教派别。

661年1月，阿里在前往库法清真寺的路上，被哈瓦立及派刺死。阿里陵墓（在库法附近）后来发展成为十叶派的一个圣地纳贾夫城。

阿里死后，叙利亚和埃及贵族拥立穆阿维叶为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家族的世袭王朝。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

① 沙赫拉斯塔尼：《教派与教义》，埃及，1948年，第1卷，第173页。

第6章
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

争夺哈里发权力的斗争 679年，穆阿维叶提名他的儿子叶齐德(680～683年在位)为哈里发继承人。穆阿维叶把各省的部落代表招到大马士革，要他们对叶齐德宣誓效忠，开哈里发世袭的先例。

680年，叶齐德继为哈里发，伊拉克人起来反对，他们拥戴阿里和法特梅(穆罕默德的女儿)的儿子侯赛因为哈里发。侯赛因在卡尔巴拉遭到哈里发骑兵的追杀，眷属及卫队全部遇害。他的尸体就葬在卡尔巴拉，因此，该地也是十叶派的一个圣地。侯赛因之死给十叶派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为侯赛因报仇”这一口号成为十叶派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动员令。侯赛因之死造成了伊斯兰教的严重分裂，十叶派发展为和逊尼派誓不两立的一大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即是从侯赛因被杀开始的。“此后，在十叶派教义中，承认伊马目必须由阿里后裔担任这一教条，就变得和伊斯兰教教义中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这一教条同等重要了”。①

① 《阿拉伯通史》，第191页。伊马目(或译“伊玛巨”)含有“站在前列者”、“堪为表率者”和“领袖”等意思，十叶派的尹马目相当于逊尼派的哈里发。

侯赛因死后，祖拜尔的儿子阿卜杜拉立即在麦地那自立为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685～705 在位）时，命铁腕人物哈查只出征希贾兹。692 年 10 月，阿卜杜拉力战阵亡，他的头颅被送往大马士革。

倭马亚王朝建立以来的内战，实质上是倭马亚贵族和哈希姆贵族争夺哈里发地位的斗争，是四大哈里发时期祖拜尔与奥斯曼、穆阿维叶与阿里争夺统治权的继续，甚至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艾卜·苏福彦与穆罕默德争夺领导权的继续。

倭马亚王朝的对外征服和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的建立

倭马亚王朝建立的头几年，穆阿维叶主要忙于对付反对派，处理国内问题。及至政权基本巩固，随即开始对外征服。穆阿维叶的继承人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直到 8 世纪上半叶，军事侵略才告停止。

倭马亚朝向拜占廷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曾三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均未成功。

穆阿维叶以巴士拉为基地，大举东侵。664 年，占领喀布尔。10 年后，越过乌浒水，侵入中亚。瓦立德一世（705～715 年在位）时期，呼罗珊长官库泰拔·伊本·穆斯林（即《册府元龟》所记之屈底波）于 705 年攻占吐火罗斯坦首府巴里黑。706～709 年，征服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710～712 年，陷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713～715 年，深入到药杀河（今锡尔河）流域。至此，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了河外地区（地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并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政权。

库泰拔从中亚掠走成千上万的居民，把他们变为奴隶。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新占领地区，阿拉伯的统治者把大批阿拉

伯人迁移到中亚的城市和乡村。

阿拉伯人竭力在中亚传播伊斯兰教，大量中亚佛教徒变成了穆斯林。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逐渐发展为阿拉伯文化发达的城市。

东方战场的另一支阿拉伯军队，在哈查只的侄子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统率下也不断取得胜利。710 年，攻占莫克兰。711～712 年，占领信德（印度河下游和印度河三角洲）。713 年，侵入南旁遮普的著名佛教胜地木尔坦。这些地区，以后完全伊斯兰化。

在非洲，阿拉伯人继续西进。欧格白·伊本·纳菲厄和哈萨尼·伊本·努尔曼立下了赫赫战功。

670 年，穆阿维叶任命欧格白为易弗里基叶总督。欧格白对马格里布发动猛烈的进攻。据说，他曾打到大西洋沿岸的吉尔角，面临波涛起伏的海洋，才勒住他的坐骑。634 年，欧格白在班师途中被柏柏尔人袭击阵亡。拜占廷人与柏柏尔人结成同盟，夺回了易弗里基叶。

693 年，叙利亚名将、迦萨尼人哈萨尼·伊本·努尔曼被任命为易弗里基叶总督。哈萨尼于 698 年将拜占廷人逐出了迦太基（遗址在突尼斯）和其他沿海城市。哈萨尼把矛头转向奥雷斯山区。奥雷斯山区柏柏尔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一女巫，她因诡计多端而被称为达希娅。阿拉伯军和达希娅军激战于奥雷斯，达希娅战败被杀。倭马亚王朝由是在易弗里基叶站稳了脚跟。

哈萨尼注意首府凯鲁万（670 年欧格白始建）的建设，设立易弗里基叶的行政管理机构，征收赋税，兴建突尼斯城，把它作为海军基地。他招募了 1.2 万名柏柏尔士兵，教他们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在他们中间传播阿拉伯的习俗风尚，

促使他们阿拉伯化。这一切，为以后征服中马格里布(今阿尔及利亚)和西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700年左右，穆萨·伊本·努赛尔接替哈萨尼为易弗里基叶总督。穆萨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便席卷了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夺取了丹吉尔，柏柏尔人望风披靡。经过30多年的反复搏斗，阿拉伯人终于成为地中海南岸的主人。

尽管拜占廷人统治北非的时间很长，柏柏尔人并没有受到罗马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反，由于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颇类似，他们易于接受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阿拉伯的习俗风尚。相对来说，北非伊斯兰化的过程，不是很长。

在征服北非的过程中，许多柏柏尔人参加了阿拉伯军队，有的还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事实上，柏柏尔人是阿拉伯军队侵略西南欧的主力。

北非荡平了，富庶的西班牙立即成为他们下一个掠夺的目标。

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专横跋扈，残酷压榨老百姓。西哥特王室和贵族内部互相倾轧，统治力量十分薄弱。阿拉伯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闯进西南欧大门的。

711年，穆萨派遣柏柏尔人塔立克·伊本·齐亚德统率1.2万人(大多数是柏柏尔人)，由休达伯爵朱利安提供船只，在一座峭壁前面登陆。这座峭壁因此叫做Jabal Tariq(塔立克山)，现在的Gibraltar(直布罗陀)，就是由Jabal Tariq演变而来的。711年7月，阿拉伯军在詹达湖岸边击败西哥特2.5万之众，国王罗德里克下落不明。阿拉伯人长驱直入，占领了马拉加、科尔多瓦和西哥特首都托莱多。穆萨嫉妒塔立克所取得的惊人胜利，712年6月，亲自率领1万名由阿拉伯人组

成的军队冲进西班牙，在托莱多会见了塔立克。穆萨以违抗军令的罪名，鞭打并逮捕了塔立克。阿拉伯军北上，不久即占领萨拉戈萨。

713 年秋，穆萨被瓦立德一世召回大马士革，塔立克随行。715 年 2 月，穆萨到达大马士革，哈里发在壮丽辉煌的倭马亚清真寺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像其他一些显赫的阿拉伯将领一样，穆萨到头来也遭到悲惨的命运。瓦立德一世的继任者苏莱曼(715～717 年在位)以侵吞战利品罪，剥夺他的一切权力。穆萨受尽凌辱，最后落到在希贾兹行乞为生。

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深入到法兰西境内。732 年 10 月，图尔附近一战，阿拉伯人被法兰克墨洛温朝的夏尔·马泰尔击败，图尔成为阿拉伯人北进的极限。

8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它的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的土地。它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唐代可与匹敌。这个帝国(包括阿拔斯朝)使从伊拉克到地中海东海岸，再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南岸地区，逐步阿拉伯化、伊斯兰化。这个延续了 600 年的大帝国，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富有智慧的人民和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倭马亚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倭马亚王朝的政治设施　倭马亚王朝的政治设施，多仿效东罗马。哈里发为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最高首领，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

哈里发之下，设各部大臣，分掌政务、税收及宗教管理等部门的工作。

全国最初分为9个行省，后逐渐改划为5个省区：(1)伊拉克省区，包括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部、河外地区、信德和旁遮普；(2)阿拉伯本部省区，辖地为希贾兹、也门和阿拉伯半岛中部；(3)杰济腊、[①]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小亚细亚东部省区；(4)埃及省区；(5)易弗里基叶省区，包括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和附近的海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由哈里发直接统治。行省首脑称艾米尔，即总督。总督掌管全省军政大权，惟税务官由哈里发委任，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领袖，由总督或大法官兼任，代表哈里发主持宗教事务。

为了加强哈里发的统治和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穆阿维叶十分关心邮政建设。到阿卜杜·马立克时代，邮政已成为一种良好的通讯体系。

二、文字与货币的统一　倭马亚王朝开国初期缺乏人才，不得不留用原有职员，官方文件仍使用当地语文。阿卜杜·马立克即位后，下令以阿拉伯文为哈里发政府的通用文字，官方文件一律用阿拉伯文，或以阿拉伯文为正本，别的文本为副本。其他如记事、帐目和教育等也使用阿拉伯文。这种书同文的政策，大大提高了阿拉伯文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阿拉伯语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从其他语言(如希腊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等)中吸取了大量词汇。百年以后，阿拉伯语不仅在政治上与学术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成为国际性的语言，凡是想受高等教育的西方人，都必须学习阿拉伯语。

695年，阿卜杜·马立克在大马士革建中央造币局，铸造统一式样和统一价值的第纳尔和第尔汗。币制的统一，对发

①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北部地区。

展经济和管理财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土地和税收　阿拉伯统治者征服拜占廷属地和波斯后，保持了旧时的封建制度。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大致如下：(1)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的公地和敌产，收归国有；(2)一部分上述土地由哈里发分给阿拉伯贵族，如同私产；(3)改奉伊斯兰教或投附新政权的拜占廷大地主和波斯大地主，仍然保有原来的土地；(4)阿拉伯地主和非阿拉伯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5)一部分土地属清真寺和慈善机构所有，这类土地叫做“瓦格夫”，不得转让、抵押或变卖；(6)游牧和定居部落拥有大量土地。

除战利品外，税收为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各省的行政费、国家年金、军饷和其他各种费用，都从地方收入开支，余额上缴国库。在穆阿维叶时代，埃及每年的税收为 500 万第纳尔。[①] 在阿卜杜·马立克时代，伊拉克每年的税收为 4000 万第纳尔。[②]

主要税收为土地税、人头税、天课等。原则上，凡是穆斯林，除缴纳天课外，没有缴纳其他任何赋税的义务；实际上，这一原则没有彻底执行。

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倭马亚王朝时期，就整个帝国范围来说，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掌握政权的倭马亚贵族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地主阶级既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非阿拉伯人；既包括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共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已使他们结为一体，形成以阿拉伯大地主为主的、联合各族大地主的封建专制。

---

① ②《阿拉伯通史》，第 232 页；参看叶耳孤比：《叶耳孤比史》，贝鲁特，1960 年，第 2 卷，第 233～234 页。

统治者竞尚享乐，追求安逸。大马士革的皇宫富丽堂皇，宫廷生活糜烂不堪。哈里发叶齐德一世终日欢歌宴舞，人称“酒徒叶齐德”。哈里发行为放荡，沉湎于女色。哈里发及其大臣嗜好狩猎、赛马、斗鸡等游戏，他们不惜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动用巨额财物。豪门贵族，挥霍无度。麦加城建立了常有客人惠顾的娱乐会所，拜占廷和波斯的歌唱女奴纷纷涌入麦地那。“当这些女奴歌唱和演奏柔和的曲调，为她们的主人和来宾助兴的时候，宾主穿着彩色礼服，靠着方形垫子，闻着香炉里发出的馥郁气味，喝着银杯里的叙利亚红酒”，① 极尽欢乐之能事。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城市变成了豪门贵族享乐的中心。

为了支付巨大的生活费用，皇室和贵族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无情的掠夺。穆阿维叶曾通令各省总督为他搜刮“黄白之物”（金银）。有的一年就聚敛了 1000 万第尔汗，家财达 1 亿第尔汗。

高级官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到处都是。伊拉克总督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盖斯里就曾盗用公款 1300 万第尔汗，浪费公款近 4000 万第尔汗。

广大劳苦人民和奴隶，无论其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被统治者。阿拉伯普通战士领取的年金微乎其微。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被当作农奴来役使，并负担着沉重的租税。统治者强迫农民在颈上挂着写明居住地点的牌子，防止他们流亡外地。牧民仍然贫困。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祖拜尔·伊本·奥瓦木所遗留的财产中有男女奴隶 1000 人。② 奴隶

① 《阿拉伯通史》，第 237 页。

②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埃及，1948 年，第 2 卷，第 342 页。

或从事兴修水利和采矿等繁重劳动，或从事手工业生产，或供家庭役使。

改奉伊斯兰教的俘虏，称为释奴。释奴的处境也很恶劣。他们多被编入军队，为贵族掠夺财富卖命。他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没有俸给，无权分得战利品。阿拉伯人还利用释奴担任工艺、农业、教育、行政、翻译等方面的工作。他们对学术、文化、艺术虽有巨大贡献，但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在倭马亚朝的专制统治下，人民群众稍有不满，便会遭到镇压。伊拉克总督哈查只，在惩办十叶派和哈瓦立及派的过程中，用强硬态度对付不忠顺的老百姓。他在库法清真寺威胁老百姓说："我确信，我看见许多头颅已经成熟，可以收割，而我就是收割的人。我似乎看到许多头巾和下颌之间鲜血直流。你们动辄暴动，……指主发誓，我要像剥树皮那样剥你们的皮，我要像捆细枝条那样把你们捆起来，我要像鞭笞脱离正道的骆驼那样抽打你们，……我应许的，一定要办到。"① 据说，这位残酷的总督在伊拉克杀害了 12 万人。

倭马亚王朝的覆灭 皇室贵族的穷奢极欲、无情剥削和专制压迫，势必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

倭马亚朝末期，帝国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728 年，中亚粟特人起义，坚持了 10 年之久。740 年，倭马亚朝的死敌哈瓦立及派在北非发动柏柏尔人起义，反对易弗里基叶总督的专横、歧视和掠夺。起义遍及马格里布各地，人数达 30 万。起义者杀死总督，占领了丹吉尔等城市，直到 742 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叙

① 《黄金草原》，第 3 卷，第 134～135 页。参看查希兹：《文苑》，开罗，1932 年，第 1 卷，第 96 页。

利亚、埃及、西班牙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人民起义。在反对倭马亚朝的斗争中，东方各省的反抗对倭马亚朝来说更具有危险性。这里主要有3种反倭马亚朝的势力。一是十叶派人。十叶派主张哈里发的位置应当由阿里及其后代继承，从来不承认倭马亚人统治的合法性，更不会饶恕他们残杀侯赛因的罪行。十叶派人以库姆为基地，在伊拉克、埃及、波斯等地进行广泛宣传。很多对倭马亚朝不满的人，特别是麦瓦里，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二是阿拔斯派。阿拔斯人是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们认为，他们是古莱氏族哈希姆家族的成员，与先知的血缘关系比倭马亚人更近，因而更有资格取得哈里发的地位。阿拔斯人大肆攻击倭马亚朝的统治者破坏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律。他们在具有战略价值的死海南端的侯迈麦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和宣传基地，很快便成了反倭马亚朝运动的领导者。三是呼罗珊人。波斯的穆斯林原来希望皈依伊斯兰教后，可以获得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的地位。这种愿望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落到了顺民的地位，因而十分忿恨。他们以高度文明和古老文化的代表者自居，不愿甘居人下。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渴望摆脱倭马亚人的统治。阿拔斯派的代理人艾卜·穆斯林，一个出身微贱的波斯释奴，在呼罗珊的活动非常成功。呼罗珊成为阿拔斯派势力的中心。

十叶派、阿拔斯派和呼罗珊人在反倭马亚朝的斗争中，逐渐结成联盟。领导这个联盟的是阿拔斯派的艾卜·阿拔斯，他是伊拉克的大地主，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玄孙。

747年6月，艾卜·穆斯林以减轻赋税为号召，在呼罗珊举行起义。呼罗珊和河外地区的农民，纷纷携带武器，投奔艾卜·穆斯林。伊拉克的哈瓦立及派乘机起事。木鹿附近约60个村庄的农民同时暴动。手工业者、商人及部分德赫干(波斯

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称号)也参加了起义。呼罗珊省会木鹿首先陷落。749 年,伊拉克首府库法守将投降。同年 10 年 30 日,艾卜·阿拔斯在库法被拥戴为哈里发,人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到了大地主手里。

倭马亚朝军队节节败退,阿拔斯人直趋叙利亚,750 年 4 月占领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尔旺二世(744～750 年在位)逃到埃及,8 月,被阿拔斯分遣队追杀于卜绥尔城,倭马亚王朝从此灭亡。

代替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 年)旗帜尚黑,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

第7章
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

阿拔斯朝时期，阿拉伯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某些因素在倭马亚王朝即已出现，到阿拔斯朝，新时代最后形成。

在这个时代，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帝国的高级官吏除阿拉伯人外还包括大量的非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取代它的是阿拉伯贵族和非阿拉伯贵族的联合统治。

在这个时代，阿拉伯血统已不是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因素。种族排斥和种族歧视逐步消失了，取代它的是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和共同前进。这在文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阿拉伯帝国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后，古代东方的因素，特别是波斯的因素，对帝国起着巨大的影响。波斯风尚占了上风，帝国政体是波斯式的，典章礼仪也是波斯式的。阿拔斯人夺取政权依靠波斯人。在较长的时间内，巩固政权也依靠波斯人。许多波斯麦瓦里，在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帝国学术繁荣方面，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不少波斯显贵在阿拔斯政府中担任要职，实际上形成了阿拔斯王室和

波斯贵族的联合专政。波斯人哈立德·伊本·巴尔麦克在曼苏尔时期曾任泰伯里斯坦总督和宰相的职务。其子叶哈亚曾作皇太子哈伦·赖世德(786～809 年在位)的太师,后任哈伦的宰相。叶哈亚及其两个儿子法德勒和杰耳法尔掌握着阿拔斯朝的最高权力,威胁着哈伦的地位。803 年,哈伦将杰耳法尔处死,叶哈亚及法德勒被捕入狱,家产全部被抄。尽管如此,波斯人在阿拔斯朝时期仍然起着重大作用。

阿拔斯朝时期,在帝国广大地区实现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语化。这是一个和平而渐进的漫长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是,阿拉伯帝国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穆斯林享有种种优遇,统治者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等,则是促进各地区伊斯兰化和阿拉伯语化的共同因素。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世纪的数百年间,阿拉伯语曾是世界学术文化界使用的国际语言。现在是两亿多人的日常用语,它对许多民族的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从 8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中叶是阿拔斯朝的鼎盛时期。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在东方,和中国在怛逻斯发生军事冲突(751 年),击败唐将高仙芝后,很快便同中国修好;在西方,和查理曼大帝结盟(意在牵制西班牙的后倭马亚朝),集中全力进攻拜占廷。哈伦·赖世德曾两次(782 年和 806 年)亲征,迫使拜占廷缴纳贡赋和人丁税。对内,发展生产,提倡教育,奖励学术。国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一个世纪左右的黄金时代过去后,阿拔斯朝迅速走向衰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人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哈里发政权。皇室贵族的争权夺利从内部削弱了阿拔斯朝的统治。阿拉伯帝国原是一个多民族的复杂集合体,

随着国势的衰微，各地大封建主割据称雄，形成事实上的分裂局面。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南阿拉伯人与北阿拉伯人之间、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长期起作用的社会动乱因素。

为了镇压起义，仰制波斯人的势力。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 年在位）开始在中亚等地招募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给以种种特权。突厥近卫军负责守卫宫廷，深得哈里发宠信。久之，遂拥兵自恃，为所欲为。哈里发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可以任意废立。近卫军的横行无忌，使巴格达变成了一座混乱的城市，引起居民的极度痛恨。836 年，穆耳台绥木被迫把哈里发政府搬到萨马腊，直到 892 年才迁回巴格达。861 年，突厥近卫军杀死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标志着阿拔斯朝开始衰微。10 世纪中叶，波斯人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赶走突厥近卫军。左右朝政。11 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攻入巴格达，取代了布韦希人的势力。11 世纪末叶，十字军入侵。1258 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阿拔斯朝灭亡。

阿拔斯王朝政权的巩固　艾卜·阿拔斯是个残暴的统治者，绰号“屠夫”。他对倭马亚家族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倭马亚朝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阿卜杜勒·拉赫曼逃到西班牙，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国家，史称后倭马亚王国。

倭马亚皇族被镇压了，但不少省区不承认艾卜·阿拔斯的哈里发地位。

754 年，艾卜·阿拔斯去世，其弟艾卜·哲耳法尔（754～775 年在位）继为哈里发，自称“曼苏尔”，意为“胜利者”。曼苏尔富于谋略，他芟除叛乱，消灭异己（艾卜·穆斯林被他杀

害），成为阿拔斯朝的真正奠基人。

巴格达城 鉴于库法十叶派的势力相当强大，艾卜·阿拔斯把首都迁到远离库法的安巴尔。曼苏尔即位后，又在巴格达另建新都。巴格达原是一个村落，本来就叫巴格达，意为“天赐”。巴格达的建筑，用了4年时间（758～762年）。据赫兑卜的《巴格达志》记载，为了修建巴格达从帝国各地雇佣了10万建筑师和工人，花了480多万第尔汗，耗去了大量人力物力。

曼苏尔把巴格达叫做“和平城”，时人叫“曼苏尔城”。城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圆形，故又有“团城”之称。城分外城、内城和紫禁城三层，有三道城墙。

曼苏尔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为皇太子修建营垒、府邸和清真寺。两岸用浮桥连接，互为犄角之势。

巴格达建成后，很快便兴旺发达起来，成为阿拔斯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城市。

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制度 阿拔斯朝是一个高度封建专制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多仿效波斯。

哈里发集政教两权于一身，具有最高权威。哈里发竭力为阿拔斯朝政权涂上神授的色彩，把自己称做安拉的代表人或“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

哈里发之下，以维齐尔即宰相的职权为最大。除王储的确定外，一切行政及宗教事务，宰相均可秉承哈里发意志处理。宰相有权对各省总督的任免提出意见，报哈里发批准。宰相下面分设管理各种事务的部，称做“狄万”。重要的部为财政、邮政、司法、军政、警务、商务、农业、工业等部。部有大

臣及秘书若干人，负责各部事务。

国家岁入主要来自天课、人丁税、土地税和什一税（外国非穆斯林缴纳的货物进口税）。其中，非穆斯林缴纳的土地税数量最多。根据伊本·赫勒敦、伊本·胡尔达兹贝和古达麦对不同时期税收情况的记载，① 国家总收入在3亿到4.2亿多第尔汗之间。国库开支，部分用于维持国家机器，部分用于穆斯林福利及公益事业，相当大一部分供王室享用、挥霍。

阿拔斯朝时期，交通繁忙，商旅不绝，特设邮政部负责全国的通讯和运输工作，掌管路政。邮政大臣兼司侦察和监督地方官吏的职务。从首都巴格达到全国各大城市有多条邮路干线，沿线重要城市又有支线通往各地，形成遍布帝国境内的交通网。最重要的邮路干线为呼罗珊大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中段），它从巴格达经伊朗的哈马丹、内沙布尔到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把巴格达和中国边境城市联结起来，在中西交通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邮路驿站达900多处，每个驿站备驿马多匹。

司法与宗教密切相连。法官必须笃信伊斯兰教、品学兼优、精通教义和教律的人才能担任。巴格达的总法官由哈里发任命。各省法官，初由总督，后由总法官委任。法官只审理穆斯林的诉讼，非穆斯林案件归各自的宗教首领或法官处理。

艾米尔为全国军队的总司令。只有哈里发的近卫军是经过严格训练，领受军饷的正规军和常备军。阿拔斯朝初期，近卫军主要由推翻倭马亚朝起了决定作用的呼罗珊人组成。以后，又成立了一支新的突厥奴隶近卫军。

---

① 参看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史》（《阿拉伯、波斯和柏柏尔史》），《绪论》，北京图书馆藏书，第150～151页；伊本·胡尔达兹贝：《道程及郡国志》，莱顿，1873年；第237～252页。

警察组织严密而庞大。既有正式的警察，又有秘密的巡查队。全国警察署长兼任哈里发的警卫长，地位很高。

阿拔斯朝初期，全国分为24个行省。总督在其辖区具有绝对权力。各省收入除自用外，全部上交国库。

阿拔斯王朝的经济 阿拔斯朝极盛时期，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帝国经济相当繁荣。

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哈里发政府奖励农耕，积极兴修水利，灌溉系统十分完备。埃及修复了古代水利工程，改进了原有的耕作方法，农业发展很快，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省份。伊拉克的两河流域，水渠纵横，沃野千里，物产丰盛。此外，呼罗珊、河外地区、法尔斯、俄波拉和大马士革，也是农业发达、出产富饶的地区。

主要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水稻、棉花、甘蔗、亚麻等。园艺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桃、李、杏、桔、枣椰、苹果、葡萄、西瓜、无花果、油橄榄、蔷薇、紫花地丁等，成为普遍种植的作物。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的粟特河谷，法尔斯的包皖山谷，俄波拉运河区和大马士革的库塔号称四大花园，① 生产的水果、蔬菜和香花远近驰名。

帝国的手工业非常发达。纺织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埃及的亚麻布，库法的绢和头巾，波斯的波纹绸，法尔斯的刺绣、地毯和锦缎，胡泽斯坦的呢绒和帷幕，设拉子的斗篷、罗纱和锦缎，畅销各地。大马士革的缎子和布哈拉的毯子，也是市场上的名牌货。英语的斜纹五色丝缎叫“atlas”，源于阿拉伯语的“atlas”；缎子叫“satin”，源于阿拉伯语的“zaytuni”；锦缎叫

① 《地名辞典》，第2卷，第464页。

"damask",因为来自大马士革。意大利人把从毛绥里(今摩苏尔)输入的细洋布叫做"Mussolina"(英语的"Muslin"[平纹细布]本此)。这说明,当时阿拉伯的纺织品深受西方欢迎。叙利亚制造的玻璃,举世闻名。法尔斯的特产蔷薇水,出口到中国和北非。

8世纪中叶,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首先在撒马尔罕建立造纸厂,该地生产的纸张精美无比。以后,巴格达、大马士革、埃及、摩洛哥等地也相继设厂造纸。大马士革生产的纸张远销欧洲。

阿拔斯朝全盛时期,不仅国内市场繁荣,对外贸易也空前活跃。

阿拉伯的商人精于海上贸易,他们远航到远东、欧洲和非洲,贩卖各种纺织品、宝石、铜镜、玻璃器皿、香料、蔗糖、药材和钢铁工具等,买回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必需的日用品和供皇室贵族享用的高级商品。那个时代,东西方的国际市场几乎完全操纵在阿拉伯商人手里。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聚居着大量的阿拉伯商人。

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使大城市很快兴起。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977年毁于大地震)、亚历山大等城市,成为水陆贸易的中心。巴格达不仅是阿拔斯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世界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巴格达的码头长好几英里,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其中,中国船占有重要地位。市场上有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中亚的红宝石、织造品和奴隶,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蜂蜜、黄腊、毛皮和白奴,非洲东部的象牙、金粉和黑奴。巴格达有各行各业的专门市场,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随着政治上的衰落,阿拔斯朝的经济也逐渐枯萎。生产

力遭受严重破坏，帝国经济一落千丈。

人民起义

一、繁重的赋税、皇室的豪华与人民的贫困　阿拔斯朝时期，政令苛，赋敛繁。麦蒙时代（813～833年在位），每年仅土地税的现金收入即曾高达4.2548亿第尔汗。就省区来说，易弗里基亚每年为3000万第尔汗，埃及为2304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1472万第尔汗，也门为462万第尔汗。[①] 哈里发曼苏尔死时，国库存款为6亿第尔汗和1400万第纳尔。[②] 赖世德死时为9亿多第尔汗。[③] 穆克台菲（902～908年在位）死时，国库金额，把珠宝所值计算在内，共约1亿第纳尔。[④]

从老百姓那里榨取来的财富，大部分供皇室和贵族享用。巴格达皇宫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皇室挥霍，十分惊人。赖世德（786～809年在位）的妻子左拜黛朝觐时，花费了300万第纳尔。[⑤] 麦蒙和宰相的女儿布兰结婚，耗费的第纳尔数以亿计。阿拔斯朝哈里发大多嗜酒成癖，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好色纵欲，内宫嬖妾有4000人。[⑥]

皇族显贵领取高额薪俸，竞尚奢侈。据麦斯欧迪记载，赖

① 《绪论》，第150～151页。书中税收计算单位有第纳尔和第尔汗两种。引用时，均按第尔汗计算（1个第纳尔合12个第尔汗）。

② 《黄金草原》，第3卷，第318页。

③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莱顿，1964年，第11卷，第764页。

④ 《阿拉伯通史》，第321页。

⑤ 同上书，第302页。

⑥ 《黄金草原》，第4卷，第122页。

世德母亲海祖兰的收入达1.6亿第尔汗。[①] 曾做阿拔斯朝宰相的巴尔麦克的家族生活豪华，无异皇室。这个家族搜刮的财富惊人，仅动产就有3000多万第纳尔。[②]

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与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形成尖锐的对照。农民实际上是农奴。修建巴格达城的瓦匠，每月工资不过30个第尔汗，小工的工资更少，只有10个第尔汗；而一位省级法官的月俸，却可高达4000第尔汗，为瓦匠工资的130多倍，为小工工资的400倍。[③] 奴隶的处境更为恶劣。黑奴在幼发拉底河的盐碱地上，为地主巨商排除积水，采集硝盐，开辟耕地。他们每天只有几把麦粉或椰枣充饥，住处不蔽风雨。人民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

二、人民起义　阶级矛盾的激化是起义的根本原因。同时，起义往往又含有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因素。三者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斗争。

阿拉伯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统治思想，伊斯兰教的教义就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宪章，伊斯兰教的教律就是当时社会的法律基础。因此，人民群众对哈里发政权的不满和忿恨，常常以宗教异端的面貌出现，阶级斗争采取宗教斗争的形式。

兹就最大的几次起义概述如下：

(一)穆盖奈耳起义(776～783)　麦赫迪(775～785年在位)时代，河外地区爆发了波斯人哈希姆领导的、反对阿拔斯朝和本地大封建主的农民起义。哈希姆生于木鹿，原为漂布

① 《黄金草原》，第3卷，第348页。
② 《阿拉伯通史》，第296页。
③ 同上书，第326～327页。

工人，曾是艾卜·穆斯林的秘书，参加过艾卜·穆斯林推翻倭马亚朝的起义，后被阿拔斯朝监禁了15年。

哈希姆属胡拉米叶教派[①]的“白衣”支派（含有与阿拔斯朝尚黑相对立的意思）。哈希姆宣称，艾卜·穆斯林死后，他就是神的化身。他常戴镶金边的面幕，历史上把他称为穆盖奈耳，意为“蒙面人”。

哈希姆以中亚碣石附近的赛纳木堡为基地，占领了整个河外地区。起义群众夺取本地封建主和阿拉伯贵族的土地，把它分给农民。

783年，赛纳木堡被围，哈希姆服毒自杀。政府军攻入堡内，杀尽起义者。

（二）巴贝克起义（816～837） 816年，阿塞拜疆掀起了著名的巴贝克起义。巴贝克原籍麦达因，[②]其父以贩油为业，迁居阿塞拜疆。巴贝克青年时代替地主放过牲畜，当过驼夫。他是一个虔诚的胡拉米叶派教徒，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成为胡拉米叶教派的首领。[③]

816年，巴贝克领导的胡拉米叶教徒在拉恩和比勒干地区举行起义，提出土地公有、取消捐税的口号，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阿拔斯朝政府。起义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手工业者的支持。

巴贝克军占领拉恩和比勒干附近城镇，败官兵，除劣绅，杀州长，废暴政，很快便席卷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部分伊朗地区，起义群众发展到30万人。

---

① 该教派认为，世界存在善恶二神，一切压迫和不平等，都是恶神的产物。

② 麦达因在巴格达东南30多公里处，即泰西封。

③ 参看伊本·奈迪木：《书目》，埃及，第479～482页。

起义军控制着北部商业要道，又与拜占廷结盟，这就严重威胁到巴格达的安全。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急命大将艾弗辛征讨。巴贝克退入大本营巴兹固守。837年，巴贝克被俘，被肢解处死。

(三)黑奴起义(869～883)　869年，黑奴首领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利用巴格达的动荡局势和矿工暴动，在巴士拉附近发动震撼帝国心脏的黑奴大起义。伊本·穆罕默德信奉哈瓦立及派的教义，自称是阿里和法特梅的后裔，安拉派遣的使者；他的使命是使黑奴获得自由，享有财富。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废除无道的哈里发，主张人人平等，善良的人，即使是黑奴也可以取得哈里发的地位。起义队伍不断壮大，战士达20多万。

871年9月7日，起义军趁聚礼日攻入巴士拉城内，将该城劫掠一空，付之一炬。伊本·穆罕默德的势力控制了底格里斯河下游(直到河口)，占据了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切断了巴格达东南的交通线，给阿拔斯朝造成很大的威胁。878年，起义黑奴占领军事重镇瓦西特。次年，进至距巴格达仅有28公里的地带，帝国首都岌岌可危。

为了挽回败局，哈里发穆耳台米德(870～892年在位)的哥哥、摄政王穆瓦法格亲自出征。穆瓦法格造战船，练水师，平胡泽斯坦，断起义军左臂，形势对伊本·穆罕默德十分不利。穆瓦法格诱降，遭到伊本·穆罕默德拒绝。881年2月，政府军围攻起义军大本营穆赫塔赖。

起义存在着严重弱点。奴隶领袖占据肥沃土地，成为新的封建主。起义奴隶获得了自由，但并未废除奴隶的使用。起义领袖把俘虏的显贵妇女卖到奴隶市场，把俘虏的一般平民也作为奴隶分给自己的部下。伊本·穆罕默德没有实践自

己许下的诺言，广大奴隶和农牧民深感失望。其次，起义军处死战俘和非战斗人员的政策，不但不利于瓦解敌人，而且丧失了人心。

883 年 8 月，穆赫塔赖陷落，伊本·穆罕默德被杀，起义遭到失败。

（四）盖尔麦特起义　继黑奴起义之后，在瓦西特附近又爆发了哈木丹·盖尔麦特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起义。

盖尔麦特出身农民，原是伊司马仪派的达伊（传教师），并在伊司马仪派教义的基础上创立盖尔麦特教派。盖尔麦特教派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的思想，不完全遵守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

890 年左右，盖尔麦特在库法建立他的总部，号召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盖尔麦特声言，根据星象，阿拔斯朝当灭，波斯王朝当兴，意在借此发动对哈里发政权一直不满的波斯人。

盖尔麦特的政治纲领，激起了劳动者改变现实的愿望，许多受苦受难的人加入了该派组织。

盖尔麦特派在伊拉克南部的瓦西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并迅速扩张到伊朗和中亚一带。他们从叙利亚北部的赛莱木叶司令部出动，经常掳掠叙利亚和伊拉克。

899 年，盖尔麦特派的达伊艾卜·赛义德·哈桑·詹纳比在波斯湾西岸建立独立国家。以艾赫萨（今胡富夫）为首都。这个盖尔麦特派国家对邻近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艾赫萨的盖尔麦特派国家大约存在到 12 世纪。

人民起义打击了阿拔斯朝封建专制制度，削弱了哈里发政权的统治。

第8章
亚洲诸地方王朝的兴亡

阿拉伯人征服了亚、非、欧广大领土，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社会形态的庞大而松散的帝国。即使在帝国强大时期，哈里发政权也不能驾驭全国。及至国势衰微，各地大封建主乘机扩大势力范围，建立独立王朝，阿拔斯帝国事实上解体。

本章谈到的仅是亚洲地区相继出现的独立王朝；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独立王朝，另章叙述。

塔希尔王朝(820～872)　波斯人塔希尔以善战颇得哈里发麦蒙欢心。麦蒙与其兄艾敏争夺王位时，塔希尔指挥作战，立下大功。820年，麦蒙任命塔希尔为总督，辖有巴格达以东广大土地，中心势力在呼罗珊，木鹿为其首府。两年后。塔希尔在聚礼日的祷词中除去哈里发的名字，实即独立。塔希尔死后，其继任者迁都内沙布尔。827年，塔希尔王朝被萨法尔王朝代替。

萨法尔王朝(867～903)　萨法尔王朝的开国君主为叶耳孤卜·伊本·莱伊斯·萨法尔。萨法尔原系铜匠，兼事抢劫。在

镇压锡吉斯坦(又称锡斯坦)哈瓦立及派的暴动中,以勇敢善战著称,深得锡吉斯坦省长的赏识,被任命为驻军司令。萨法尔据有锡吉斯坦全境。萨法尔进攻法尔斯。哈里发为了阻止萨法尔西进,把巴里黑、吐火罗斯坦、信德诸省作为采邑封予萨法尔。

萨法尔占领内沙布尔后,越过胡泽斯坦向巴格达推进,摄政王穆瓦发格给予萨法尔严重打击。879年,萨法尔死去,国库存款达5000万第尔汗和80万第纳尔,可见其抢劫搜刮之巨。①

903年,萨法尔王朝为萨曼王朝所灭。

萨曼王朝(874～999) 萨曼王朝的奠基者为奈绥尔·伊本·艾哈迈德(874～892年在位)。这个王朝因奈绥尔的曾祖萨曼(祆教贵族)而得名。奈绥尔的弟弟伊司马仪时期(892～907年在位),强占萨法尔朝的呼罗珊省,并建立了萨曼王朝的政权。艾哈迈德的儿子奈绥尔二世时代(913～943年在位),萨曼王朝的版图,北达咸海,南至伊朗东南,东抵阿姆河、锡尔河上游,西迄里海,成为中亚和西亚最强大的国家。

萨曼王朝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首都布哈拉及撒马尔罕、木鹿等城市,和东西各国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作为文化中心,较之巴格达毫无逊色。皇家图书馆藏书丰富,内有各种珍贵写本,堪称学术宝藏。

萨曼王朝出不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学者,如医学家拉齐(865～925)和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天文和地理学家比鲁尼(973～1048)和诗人费尔道西(934～1020)等。费

① 《黄金草原》,第4卷,第202页。

尔道西用30年的时间，于999年写成伟大的诗篇《帝王纪》，这部世界文学的卓越著作，共6万行，用史诗的形式，叙述神话中伊朗英雄的丰功伟绩和伊朗各族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

999年，萨曼王朝为黑汗王朝消灭。

哥疾宁王朝(962～1186)　萨曼王朝重用的突厥奴隶中有一个叫阿勒卜特勤的人，由警卫提拔为警卫队长，961年又晋升呼罗珊省长，后失宠东逃。962年据阿富汗的哥疾宁独立。其婿素布克特勤(976～997年在位)时代，哥疾宁王朝的版图扩大到白沙瓦(今属巴基斯坦)和波斯的呼罗珊。麦哈穆德(998～1037年在位)时期，利用首都哥疾宁居高临下的有利地位，通过喀布尔山谷，向北印度平原发动了10多次袭击，占领了旁遮普的首府拉合尔、木尔坦和信德的一部分。经过麦哈穆德后代150年的统治，穆斯林在旁遮普的势力永远确立。

1006年，麦哈穆德在巴里黑平原给予黑汗王朝沉重打击，以后又占领了花拉子模。他还从布韦希朝手中夺走了赖伊和伊斯法罕。王朝极盛时期，辖地东起印度，西至伊朗的西北部，北达花拉子模，南迄锡吉斯坦。

哥疾宁王朝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比鲁尼在哥疾宁完成了他的《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1186年，阿富汗境内新兴的古里人，摧毁了哥疾宁王朝的统治。

布韦希王朝(945～1055)　阿拔斯朝衰微时期，不仅广大领地瓜剖豆分，而且帝国中枢也受制于人。布韦希人挟持哈里发是一个例子，塞尔柱人左右哈里发是另一个例子。

布韦希王朝的奠基者为波斯人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艾哈迈德原是克尔曼的地方长官，他利用突厥近卫军的困难处境，向巴格达进军，于945年12月进入该城。受突厥近卫军控制的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4～946年在位)把艾哈迈德当作救星来欢迎，封他为大元帅，赐以穆仪兹·道莱(意为"国之干城")的称号。

布韦希人赶走了突厥近卫军，成为巴格达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控制阿拔斯朝的心脏达一个世纪之久，哈里发的命运完全听从他们摆布。

布韦希人信仰十叶派教义，他们利用执政的有利地位大力支持和维护十叶派人。为了安抚逊尼派，布韦希人把正统派宗教和世俗的最高领袖哈里发名义上仍然保留下来。

布韦希王朝的首都在法尔斯省的设拉子。王朝的统治者常往来于巴格达和设拉子之间，他们在巴格达拥有几座豪华壮丽的府第。

艾哈迈德的侄子阿杜德·道莱(意为"国之股肱")在位时期(949～983)，布韦希王朝的势力达于顶点。在伊斯兰教史上，他第一个获得"诸王之王"的头衔。阿杜德·道莱夺取他的兄弟们割据的领土，重新统一了伊朗和伊拉克。

布韦希朝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首都设拉子为当时东西方文人荟萃之地。阿杜德·道莱鼓励文学和科学。他宫廷里的上宾不少是诗人和学者。著名的史学家米斯卡韦(？～1030)和语法学家艾卜·阿里·法里西都是布韦希王朝时代的人。

1029年，布韦希王朝的东部领土被哥疾宁王朝吞并。1055年，塞尔柱人攻入巴格达，布韦希王朝灭亡。

哈木丹王朝(929～991)　哈木丹王朝是哈木丹·伊本·哈

木敦后代建立的一个王朝。哈木丹是台厄利卜部落的领袖，曾与哈瓦立及派结成联盟，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马尔丁。哈木丹后被哈里发军俘虏，其子侯赛因因败哈瓦立及派有功，哈木丹得免叛乱罪。

905年，哈木丹的儿子艾卜·海加仪任毛绥里省长官，直至929年去世。其子哈桑（929～968年在位）把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都毛绥里。941年，哈桑强迫哈里发穆台基封他为"纳绥尔·道莱"，（意为"国之辅弼"），同时授给他兄弟阿里木"赛弗·道莱"（意为"国之利剑"）的称号。

纳绥尔·道莱横征暴敛，人心丧尽。后哈木丹王朝沦为布韦希王朝的臣国，存在到991年。

哈木丹王朝最有名的国王为赛弗·道莱（944～967年在位）。赛弗·道莱感到，在伊拉克，他的家庭不可能与突厥人和布韦希人抗衡，于是率军西行，另辟领地。945年，赛弗·道莱从伊赫希德王朝手中夺走阿勒颇，创建了叙利亚北部的哈木丹王朝。

赛弗·道莱与拜占廷进行了20年的战争。拜占廷攻占哈木丹王朝首都阿勒颇，迫使赛弗·道莱的儿子和继任者赛耳德·道莱（967～991年在位）签订城下之盟。作为拜占廷的属国，赛弗·道莱的后代仍保有阿勒颇。1003年，为法特梅王朝吞并。

哈木丹王朝的赛弗·道莱因奖掖学术而在阿拉伯史上享有盛名。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许多学者和他交往密切，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法拉比（约878～950），文学史、音乐史学家伊斯法哈尼（约897～967）和桂冠诗人穆台奈比（915～965）等。

“诗中的哲人和哲人中的诗人”麦阿里(937～1057)是哈木丹王朝文学繁荣末期人物。他的文学成就将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章中叙述。

第9章
外族入侵、阿拔斯王朝灭亡和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征服

塞尔柱人侵 11世纪上半叶，阿拔斯朝的政治局势可概括如下：哈里发大权旁落，疆土四分五裂，宗教派别（主要是逊尼派和十叶派）斗争激烈，波斯人和突厥人角逐争霸，社会混乱扰攘，帝国奄奄一息。这时，东方出现了新兴的塞尔柱人。塞尔柱人建立了一个雄踞中亚和西亚的大帝国。它事实上取代了阿拔斯朝阿拉伯帝国，而又使阿拔斯朝名义上延续了100多年。塞尔柱人的崛起及其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标志着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章。

阿拔斯朝衰落时期，波斯人和突厥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从未休止。塞尔柱帝国的建立，意味着突厥人在较长的时间内占了优势。

一、塞尔柱帝国的开创者突格里勒伯克（1037～1063年在位） 塞尔柱人属突厥的乌古思部落。初居吉尔吉斯草原，10世纪下半叶，部落酋长塞尔柱率众西迁到锡尔河下流的占德（地当锡尔河入咸海处）地区。不久，又进到布哈拉，并热诚信奉了伊斯兰教，属正统派。

塞尔柱的孙子突格里勒伯克[①] 和卡格里伯克、达五德率部南下，进入呼罗珊。1037 年，夺取哥疾宁王朝的木鹿和内沙布尔。塞尔柱人继续扩大领地，攻占了花拉子模和泰伯里斯坦。1043 年，并吞米迪亚，进据赖伊、哈马丹和伊斯法罕。1055 年 12 月，突格里勒伯克大军抵达巴格达城门。布韦希王朝由是倾覆，其最后一位君主马立克·拉希木（1048～1055 年在位）于 1058 死于赖伊的土牢中。

哈里发把突格里勒视作战胜十叶派异端布韦希人、拯救巴格达的救星，任命他为摄政王，封他为“东方和西方之主”，并赐以“素丹”（意为“权威”）的称号。突格里勒是第一个把“素丹”称号铸造在钱币上的穆斯林统治者。

二、阿勒卜·阿尔斯兰的对外扩张　1063 年，突格里勒去世，其弟达五德的儿子阿勒卜·阿尔斯兰（1063～1072 年在位）继为素丹。阿勒卜·阿尔斯兰首先镇压族人的反叛，然后开始对外征服。1064 年占领了拜占廷亚美尼亚省的首府阿尼。1071 年 8 月 26 日，俘虏了拜占廷皇帝罗麦纽斯·戴俄格尼斯。从此，小亚细亚开始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大量塞尔柱人迁往小亚细亚，在那里建立了为时两百年的罗马塞尔柱王朝。1072 年 12 月，阿勒卜·阿尔斯兰在进军河外地区的途中，被谋反者杀死。

到 11 世纪末叶，塞尔柱人的版图，东起锡尔河流域，西至叙利亚和小亚西亚，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

三、马立克沙　（1072～1092 年在位）及其大臣尼扎木·穆勒克　阿勒卜·阿尔斯兰的儿子马立克沙在位时期是塞尔柱帝国的黄金时代。塞尔柱王朝的首都最初并不在巴格达，

① 伯克（Beg），突厥语，原为官名，后用作荣誉称号。

突格里勒都木鹿，阿勒卜·阿尔斯兰都伊斯法罕，他们只是通过驻巴格达的军事代表来发号施令。1091 年冬，马立克沙把首都迁到巴格达。这时，马立克沙的权势已登峰造极，在聚礼日的祈祷词中，素丹的名字与哈里发的名字并列，哈里发连名义上国家元首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但是，马立克沙并没有废黜哈里发，取而代之。他懂得，哈里发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思想上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留着他对自己的统治十分有利。

马立克沙不惜耗费巨额财富开凿运河，修筑大道，建造客栈和清真寺。当时帝国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朝觐圣地的哈只沿途都有住处。从河外地区到叙利亚的队商，可以平安往来，不需特别保护。在马立克沙统治的 20 年内，国家基本统一，社会相对安宁，公共服务有所改进，人民生活比较稳定。

阿勒卜·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时代，波斯籍维齐尔尼扎木·穆勒克（意为“王国的纪纲”，1018 或 1019～1092），在处理帝国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尼扎木·穆勒克曾任阿卜勒·阿尔斯兰的呼罗珊省长、马立克沙的太傅。及任维齐尔，集大权于一身，马立克沙极少过问国事。

尼扎木·穆勒克学识渊博，曾写过一篇论行政艺术的著名论文《政治论》。马立克沙命令臣僚书呈革除政治弊端的意见，《政治论》就是应素丹之命而写的。

尼扎木·穆勒克扶植教育事业，他最初在内沙布尔，随后又在巴格达（1065～1067）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尼扎木宗教大学。这所大学的规章制度为早期的欧洲大学所采用。

尼扎木·穆勒克奖励科学研究。阿萨里和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欧麦尔·海雅木（1048～1122）都是在他的赞助和支持下才完成他们的学术巨著的。阿萨里的《圣学复苏》对伊斯兰的教律学和教义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麦尔·海

雅木的波斯语《四行诗集》[1] 闻名世界。马立克沙和尼扎木·穆勒克都很重视天文实测和研究。马立克沙曾委托欧麦尔·海雅木等天文学家修改波斯历法，编成著名的比《格列高里历》还要精确的《哲拉里历》。

四、塞尔柱帝国的解体 1087 年，尼扎木·穆勒克推行一种军事封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军事长官可以世袭素丹赐予的土地。农民用实物缴纳田赋，其中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农民必须服道路、堤坝等工程的劳役，必须为过路官员和军人提供食宿。这种军事封建制度导致了封建势力的增长和农民负担的加重。

1092 年，尼扎木·穆勒克被阿萨辛派暗杀。2 个月后，马立克沙逝世，塞尔柱帝国的黄金时代随之宣告结束。名义上控制巴格达的大塞尔柱王朝仍是中央政府，事实上帝国已经解体，分裂为罗马（或科尼亚）的塞尔柱王朝（1084～1300），叙利亚的塞尔柱王朝（1094～1117），米迪亚的塞尔柱王朝（1117～1194）（1157 年起代替大塞尔柱王朝统治巴格达），毛绥里的赞吉王朝（1127～1262）。赞吉王朝的奠基者伊马德丁·赞吉（1127～1146 年在位）原系马立克沙的一个突厥奴隶的儿子，曾镇压了一次企图推翻素丹的叛变。为此，素丹封他为毛绥里的阿塔伯克，[2] 后来成为反抗十字军的英雄人物。

1096 年十字军东侵，耶路撒冷、特里波利（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地纷纷向巴格达告急求援。这时的阿拔斯王朝和塞尔柱帝国已经是西山落日，凋零病树，对来自西方的汹涌恶流感到无能为力了。

---

① 有多种西方语译本。郭沃若据英译本译成汉语，名《鲁拜集》。

② 阿塔伯克（Ata beg），突厥语，Ata 意为“父亲”。beg 原为官名，后用作荣誉称号。

十字军东侵

一、东侵的原因　欧洲和东方的一些历史学家，把十字军东侵说成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战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十字军东侵是宗教外衣掩盖下的欧洲教俗两界统治阶级对东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入侵。

十字军东侵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11 世纪下半叶的西欧，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大部分农民沦为农奴，他们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还要为封建主服劳役。封建主之间的长期混战，西欧连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使农民处境十分恶劣。农民以武装暴动和逃亡外地等方式同封建主作斗争。他们渴望得到土地，摆脱贫困。

西欧封建领主和无地骑士都把贪婪的目光射向富庶的东方。

罗马天主教会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堡垒。罗马教皇支持封建领主，镇压农民暴动，图谋吞并东正教会（即希腊教会），控制拜占廷帝国，建立一个东西教会统一的、由他统治的神权封建国家。罗马教皇和世俗封建贵族，对西欧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和社会混乱忧心忡忡，生怕长此下去，危害他们的根本利益。为此，他们不断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这种办法既能消除农民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转移无地骑士的攻击方向，又能实现他们的扩张野心，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

从 1091 年起，拜占廷皇帝亚历克塞·科穆宁多次请求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 年在位）和德国皇帝出兵，解除塞尔柱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罗马教皇对东方的财富和沃土垂涎已久，而当时的塞尔柱帝国又分裂为几个地方王朝，于是解决西欧社会危机的办法终于找到了：借援助拜占廷、解

救东方教胞、驱逐塞尔柱人、恢复圣地之名，把西欧各种力量纠集起来，远侵东方。

罗马教皇在十字军东侵中，扮演了主角，起了重要的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

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的商人，久欲夺取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和市场，排挤商业对手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取得海上贸易优势。他们是十字军东侵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

二、东侵的经过　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主教14人、主教200多人、修道院长400多人。[①] 11月26日会议结束这一天，教皇发表演说，号召封建主停止混战，共同对付东方的异教徒，夺回圣墓，拯救耶路撒冷。他宣称，参加远征的人，可以免除罪孽，享受天国幸福。他欺骗穷人，说他们一到东方，即可发财致富。在教皇的煽动下，人们情绪激昂，全场响起"上帝所愿"的喊声。

1096年秋，以欧洲封建主和骑士为主的15万军队，开始第一次东侵(1096～1099)。人人佩带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到1109年7月，十字军占领了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并在那里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安提俄克公国、埃德萨伯国和特里波利伯国。这4个拉丁国家都是依照西欧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地商人的舰队，协同十字军作战，分得了大量战利品，获得了在地中海东岸城市和耶路撒冷建立商业特区(实际上是封地)的权利。

十字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灭绝人性。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时，全城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男女

① 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莫斯科，1956年，第51页。

老幼惨遭杀害者达7万人。①

十字军的残酷屠杀、横征暴敛、宗教迫害和民族歧视政策，迫使东方各族人民拿起武器，打击入侵者。

1144年，突厥赞吉王朝② 的开国君主伊马德丁·赞吉攻克埃德萨城，③ 标志着十字军大规模征服时期的结束，西亚人民反攻时期的开始。赞吉的儿子努尔丁(1146～1174年在位)英勇善战。1151～1164年，夺取了埃德萨伯国、大马士革和安提俄克公国的一部分，俘虏了埃德萨伯国的统治者佐塞林二世、特里波利伯国的统治者雷蒙三世和安提俄克公国的统治者菩希蒙德三世。继努尔丁之后，出现了反十字军的英雄人物萨拉丁(1138～1193)。

萨拉丁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库尔德人，生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塔克里特。其父艾尤卜曾在赞吉时代任巴勒贝克司令官，在努尔丁时代任大马士革长官。1164年努尔丁应法特梅王朝哈里发阿迪德(1160～1171年在位)之请，命艾尤卜之弟希尔库率兵8000人进军埃及，剪除在那里横行的十字军，萨拉丁偕行。1171年萨拉丁夺取十叶派人政权，建艾尤卜朝(1171～1250)。1174年，努尔丁逝世，萨拉丁宣布独立，攻占了也门和希贾兹。1185年后，艾尤卜朝辖地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迄埃及，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拉丁诸国形成包围之势。

耶路撒冷王国卡拉克要塞守将雷吉纳尔德撕毁休战协议，袭击商队，并派遣舰队骚扰希贾兹海岸，抢劫朝觐者。萨

① 萨拉丁：《十字军：他们的现实和传奇》，伦敦，第12页。

② 据有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一带地方。

③ 埃德萨失陷后，在罗马教皇的号召下，法、德两国骑士组织了第二次十字军东侵(1147～1149)。

拉丁早有驱逐十字军，收复失地的宏愿，雷吉纳尔德启衅，师出有名。1187 年 6 月，萨拉丁率领埃及和叙利亚联军 6 万人，从阿勒颇等地出发，直趋巴勒斯坦。7 月 1 日攻陷太巴列。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北上迎敌。萨拉丁选择太巴列附近的赫屯与十字军决战。

7 月，酷暑逼人。埃叙联军扎营于水源充足的绿色草地，以逸待劳，处于有利地位。十字军到达赫屯时，饥渴交加，马乏人困。一些士兵冲向太巴列湖取水，均被击退。居伊军被围困于一片缺水高地，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入夜，联军营帐中响起庄严的穆斯林祈祷声和雄壮的歌声，表现出高昂的斗志。萨拉丁军点燃高地四周灌木丛，旋即浓烟大作，十字军眼不能睁，呛咳难忍。

7 月 4 日黎明，萨拉丁发起总攻，居伊几次突围未逞。最后，耶路撒冷国王居伊的绯红色大营帐被摧毁，萨拉丁夙愿得偿，跃下马鞍，流出了极度兴奋的热泪。①

赫屯战役使十字军遭受致命打击。居伊和雷吉纳尔德被带到萨拉丁虎帐。萨拉丁递给垂头丧气的居伊一杯用赫尔蒙山雪冰过的水。居伊表示不再与萨拉丁为敌，获释。萨拉丁历数雷吉纳尔德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的罪恶行径，随着剑起头落，亲手处决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敌人。②

赫屯战役后，萨拉丁军摧枯拉朽，连克贝鲁特、西顿、阿克、海法、凯撒里亚、雅法、阿什克伦等城市，切断了耶路撒冷与欧洲的交通。10 月 2 日，萨拉丁攻下耶路撒冷，命令下属保护基督教徒的生命财产，免去战俘中穷人和老弱妇孺的赎

① 参看斯麦勒：《十字军战史》，剑桥，1956 年，第 191～195 页。

② 参看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埃及，第 9 卷，第 179～180 页。

金。

耶路撒冷陷落，欧洲为之震惊。罗马教皇号召组织新的十字军。

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89～1192)的中心人物为德皇腓特烈一世、英王狮心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他们之间各怀野心，矛盾重重。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渡河时淹死。

第三次十字军东侵集中于阿克战役。1191 年，法英两国军队将阿克团团围困。7 月 12 日，阿克守军投降。理查下令屠杀了 2700 名没有来得及按时缴纳赎金的战俘，① 与萨拉丁对待战俘的宽容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克战役结束后，法王腓力称病回国。1192 年 11 月 2 日，理查和萨拉丁缔约休兵。和约规定，十字军保有从提尔到雅法的海岸地带，内地和耶路撒冷为萨拉丁辖区，基督教徒可以自由地到耶路撒冷朝圣，不受欺凌。

以后几次十字军转移了进攻目标。这几次十字军已是强弩之末，其声势和战斗力都大不如前了。

1193 年 3 月，萨拉丁在大马士革病逝，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萨拉丁被安葬在倭马亚清真大寺附近。

萨拉丁团结各族人民，给予十字军以致命打击，遏止了欧洲封建势力对东方的侵略，保护了东方的物质文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成为群众永远崇敬的英雄人物。700 多年来，他的坟墓一直是人们瞻仰的圣地。

三、东侵的影响　十字军东侵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欧洲人民也蒙受了惨重的牺牲。

① 《十字军：他们的现实和传奇》，第 12 页。

十字军东侵后，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马赛、巴塞罗那等城市在地中海的商业优势随之确立。当时，东方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远比欧洲先进。欧洲人喜爱和必需的工农业产品，如珠玉、宝石、象牙、金银器、陶器、玻璃制品、天鹅绒、驼绒、毛皮、生丝、棉花、纺织品、染料、香料、香水、蔗糖、明矾、芦荟等，大量西运。十字军东侵结束时，由东方运到西欧的商品，比以前增加 10 倍左右，利市 3 倍。十字军东侵以前，东西方之间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流即已存在。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就是这种交流的出色使者。十字军东侵后，随着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东西方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

十字军东侵对西欧社会也有一定影响。

蒙古人人侵与阿拔斯王朝的灭亡 当欧洲十字军在阿拔斯帝国西部横行逞凶的时候，东方的蒙古人又卷起了一场来势迅猛的风暴。

蒙古人原居贝加尔湖东南和黑龙江上游。13 世纪以前，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生活，也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民族。13 世纪初，蒙古社会出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形成了阶级对立。从 1200 年起，蒙古的孛尔只斤部落酋长铁木真(1162～1227)东征西战，合并了蒙古各主要部落。1206 年，在斡难河畔召开的“库里尔台”大会上，各部落酋长推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意为“海洋”)，蒙古国家由是建立。

成叶思汗开始大规模向外侵略。蒙古军骁勇善战，长于骑射，风驰电掣，行军迅捷。加之汉族火药、火器制造技术的传入，军事力量更其强大。蒙古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占西辽，灭花剌子模，洗劫呼罗珊，横扫米迪亚，飞越高加索，袭击斡罗

思(即俄罗斯),沿里海北部回到蒙古。所到之处,断瓦残垣,一片废墟。

蒙哥(1251～1259年在位)统治时期,又一次发动了对西南亚的征服。1256年1月1日,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统率大军,渡阿姆河,向波斯进军。波斯和高加索的一些小国纷纷投降,惟马赞德兰地区的阿萨辛派[①] 据堡观望。11月9日,旭烈兀军晓谕麦门迪兹要塞阿萨辛派首领鲁铿丁:若5日内投降,保证全堡人员安全。11月19日,鲁铿丁率众出降。旭烈兀命鲁铿丁转谕阿萨辛派其他城堡守将归顺,100多个大小城堡相继投降,悉被捣毁。12月10日,蒙古军进入阿萨辛派大本营阿拉木特堡,堡内财物被劫掠一空,所有建筑被彻底破坏。[②] 鲁铿丁在去朝见蒙哥汗途中,被旭列兀派遣的护送军校杀害。

阿萨辛派既灭,蒙古军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就是巴格达了。旭烈兀警告哈里发穆斯台尔绥木(1242～1258年在位),不要以拳头去碰铁锥,不要把太阳当作灯火。

1258年1月16日,哈里发军退守巴格达,蒙军全力合围。2月10日,穆斯台耳绥木率子及大小百官300人出降。13日,蒙古军蜂拥入城,疯狂烧杀劫掠7日,居民被害者数十万人,许多艺术珍品和华丽建筑遭到焚毁。巴格达这座历史名城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2月20日,穆斯台耳绥木被装入袋内,纵马踏死。历时500余年的阿拔斯朝遂告灭亡。[③]

巴格达失陷,伊拉克全境归附。蒙古军西攻叙利亚,阿勒

---

① 阿萨辛派属十叶派伊司马仪支派的分派,又称"刺客派"。《元史》作"木剌夷"或"没里奚",意为叛教者。参看第十三章阿萨辛派部分。

② 参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曼彻斯特,1958年,第634～640页。

③ 参看赖世德丁:《史集》,巴库,1957年,第51～64页。

颇、哈马、大马士革、哈里木相继失守。由于蒙哥去世，旭烈兀返回波斯的大不里士，命怯的不花为统帅，进兵埃及。1260年，埃及军大败蒙古人，阻止了蒙古人的西侵。

成吉思汗曾把领土分封四子，以后形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伊利汗国的领土西自阿姆河，东至叙利亚边境，北起高加索山，南迄印度洋，伊朗为其中心，都大不里士。伊利汗国的奠基者旭烈兀和他的继承者，采取了依靠波斯封建上层和波斯知识分子的政策。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和赖世德丁先后做过旭烈兀和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的宰相。

汗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合赞汗改变对内政策。他亲近伊斯兰教教长和本地封建贵族，从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他改宗伊斯兰教，并把十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以期改变蒙古统治者在人民群众中的异教徒形象，缓和正在激化的矛盾。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整顿吏治的措施。合赞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388年，伊利汗国为帖木儿所灭。

1321年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察合台，东察合台据有中国新疆一带，西察合台领有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1370年，跛子帖木儿推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成为西察合台的素丹。1336年，帖木儿生于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利用中亚的突厥游牧部落发动多次远征，建立了帖木儿帝国（1370～1500）。他在位的30多年间（1370～1405），夺取了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侵入了钦察汗国，并焚毁其首都萨莱；

蹂躏了印度北部，屠杀了德里居民8万人。[①] 1405年，帖木儿在向中国进军途中病死。

帖木儿帝国曾繁荣过一个时期。帖木儿的儿子和继承者沙哈鲁(1405～1447年在位)死后，帖木儿帝国一蹶不振。14世纪末，从里海西南到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兴起了土库曼人建立的黑羊王朝(1378～1468)和白羊王朝(1378～1502)。黑羊王朝据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以后又征服格鲁吉亚、法尔斯和克尔曼等地，1468年为白羊王朝所灭。白羊王朝初据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合并了黑羊王朝，取代了帖木儿帝国在伊朗的统治。1500年，北方的游牧部落乌兹别克人分别在布哈拉和基发建立布哈拉汗国和基发汗国，一直存在到19世纪后期。16世纪初，伊朗的萨法威人灭白羊王朝，建立了萨法威王朝(1502～1722)。萨法威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争夺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征服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一支游牧的突厥部落。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侵时，突厥乌古思部落的卡伊部族从呼罗珊西迁亚美尼亚。后来，其中的一部分约400户，在酋长艾尔突格鲁勒率领下进入了小亚细亚，依附于塞尔柱人。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王朝(即科尼亚的塞尔柱王朝)素丹阿拉丁二世封给他与拜占廷接壤的萨卡里亚河岸的一块领土。他的儿子奥斯曼(1282～1326年在位)时代，占领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大部领土，宣布独立，定都布鲁萨。

14世纪末，土耳其人占领了巴尔干的绝大部分。1453

① 《阿拉伯通史》，第701页。

年，灭拜占迁，迁都君士坦丁堡。15 世纪末，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都已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6 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人攻占了匈牙利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

从奥斯曼帝国素丹赛里木一世（1512～1520 年在位）起，土耳其人陆续征服了阿拉伯各地区。至 1517 年，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完全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1517 年 1 月，土耳其人攻入开罗，马木鲁克王朝灭亡，所辖麦加和麦地那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

1534 年 11 月，苏莱曼一世（1520～1566 年在位）不战而下巴格达。

1547 年，土耳其海军大将皮里·赖伊斯占领亚丁。1551 年占领马斯喀特，并一度围攻葡萄牙人控制的霍尔木兹。1568 年，埃及长官司南帕夏攻入南阿拉伯，占领了也门。

奥斯曼帝国对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征服，主要是利用希腊血统的海盗头子阿鲁杰·巴巴罗萨及其弟哈伊尔丁·巴巴罗萨来完成的。

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期间，阿拉伯历史进入近代时期。

第 10 章
埃及的政治嬗变

埃及原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慕尔进军埃及时，得到当地人民之助，很快战胜了拜占廷。

阿拉伯人统治埃及初期，只占有土地，征收赋税，一切国家机构率由旧章，俱沿拜占廷体制。科卜特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许多科卜特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些政策对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8 世纪时，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开始在埃及推广和传播。8 世纪末，阿拉伯语已成为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而伊斯兰教的普及则更为晚些。

5～6 世纪，埃及社会已向封建制转化。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封建关系加速形成。阿拉伯统治者将部分基督教会和私人土地收归国有，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军官和清真寺。多数农民丧失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上的世袭佃农，或阿拉伯贵族土地上的依附农民。阿拉伯统治者不断增加赋税，农民不堪压迫，多次掀起武装起义。哈里发政权对起义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麦蒙曾亲自到埃及血腥镇压农民暴动。从 9 世纪下半叶起，埃及脱离巴格达独立，先后经历了土伦王朝、伊赫什德王朝、法特梅王朝、艾尤卜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

法特梅朝在其极盛时代，成为地中海最强大的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学术繁荣。以后，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埃及逐渐取代伊拉克的地位，变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

土伦王朝(868～905)　土伦王朝的创建人为艾哈迈德·伊本·土伦(突厥族)。艾哈迈德曾在边境城市塔尔图斯供职。868年，他的继父、突厥族显贵巴亚克巴克任埃及省长，命他以其代理人的身份执行省长职务。艾哈迈德很快据埃及独立。

哈里发穆赫台迪委派艾哈迈德去制服桀骜不驯的巴勒斯坦长官，并授权艾哈迈德组织一支奴隶军队。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以突厥奴隶和黑人奴隶为核心，多达10万人，成为艾哈迈德政权的支柱和实行对外扩张的工具。877年，艾哈迈德趁巴格达忙于对付黑奴起义，占领了叙利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叙利亚一直是埃及辖地。

艾哈迈德在位的16年间(868～884)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振兴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也获得了休养生息。

艾哈迈德修建伊本·土伦清真大寺花了12万第纳尔，[①]该寺现今犹存，它是伊斯兰教重要的古迹之一。

盖尔麦特人袭击叙利亚时，大马士革居民向哈里发穆克台菲求援，穆克台菲决定借此消灭土伦王朝，恢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一支阿拔斯朝的舰队从西里西亚向尼罗河三角洲进发，与此同时，哈里发的陆军通过巴勒斯坦，直趋埃及。

① 伊本·赫里康：《名人传》，开罗，第1卷，第156页。

905年1月，弗斯塔特陷落。伊本·土伦的子孙被带到巴格达，土伦王朝灭亡。

伊赫希德王朝(935～969)　阿拔斯朝统治埃及的30年中(905～935)，北非的法特梅人曾多次进攻埃及。935年，突厥人穆罕默德·伊本·土厄吉(935～946年在位)受命为埃及省长。伊本·土厄吉迅速平定了埃及的内乱。939年，哈里发拉迪授予他伊赫希德的头衔，这是一个古代波斯王侯的高贵称号。伊本·土厄吉把叙利亚、巴勒斯坦、麦加和麦地那纳入自己的版图，仅给巴格达一定的贡献。

伊本·土厄吉死后，他的儿子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大权完全掌握在埃塞俄比亚黑奴出身的太监艾卜·米斯克·卡夫尔手里。

969年，伊赫希德王朝为法特梅王朝所灭。

法特梅王朝(909～1171)　法特梅王朝是十叶派的极端派伊司马仪派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十叶派人曾在哈里发帝国的疆域内建立过一些独立国家，其中以法特梅王朝的辖地最广，影响最大。

一、法特梅王朝的建立及其极盛时期　9世纪末叶，伊司马仪派的传道师利用柏柏尔部落对艾格莱卜朝赋税政策的不满，在柏柏尔部落中间积极传播伊司马仪派教义，号召人民起来摧毁现存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伊斯兰社会。许多柏柏尔人加入了该派组织。

909年，柏柏尔人起义，推翻了艾格莱卜朝。伊司马仪派首领赛义德·伊本·侯赛因被拥戴为哈里发，篡夺了起义的胜利果实。赛义德自称是阿里和穆罕默德女儿法特梅的子孙，

十叶派第七代伊玛目伊司马仪的后裔，号伊玛目欧白杜拉·麦赫迪。因此，史家把他建立的王朝叫做法特梅王朝。欧白杜拉是个铁腕人物，对内镇压反叛，对外占领了从摩洛哥到埃及边境的领土，并多次侵入埃及。

欧白杜拉的继承者继续向外扩张，法特梅朝的舰队横行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并一度占领了热那亚。969年2月5日，法特梅朝大将昭海尔·绥基利（意为"西西里人昭海尔"）进攻埃及，伊赫希德朝遣使求降。7月初，昭海尔进入弗斯塔特。伊赫希德朝原属领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随之并入法特梅朝版图。

昭海尔于弗斯塔特附近，在连接尼罗河与苏伊士的古代运河和穆盖塔木山之间，另建新的市区，叫做噶希赖，意为"战胜者"，后来，威尼斯人把它译为Cairo（开罗）。973年，哈里发艾卜·塔米木·麦阿德·穆义兹把首都迁到噶希赖，法特梅王朝的中心转到埃及。

昭海尔还于972年修建了有名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①

哈里发阿齐兹时期（975～996年在位），法特梅王朝的国势臻于极盛。在地中海南岸的广大地区，在也门、麦加和大马士革，甚至一度在毛绥里，每星期五的聚礼都要提念这位哈里发的名字。阿齐兹是个挥霍无度的哈里发，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他首先从外国人，特别是从突厥人和黑人中招募雇拥军。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是法特梅王朝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阿齐兹的继任者、他的儿子艾卜·阿里·曼苏尔·哈基木（996～1021年在位）是个极端宗教狂热的哈里发，他迫害基

① 《名人传》，第1卷，第330页。这所清真寺是根据法特梅的称号宰海拉（意为"辉煌"、"佳丽"）命名的。

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摧毁了一些基督教堂，包括耶路撒冷的圣陵教堂(1009年)。

哈基木要求穆斯林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律，严禁宴会、饮酒、音乐和娱乐，甚至禁止下棋和沿尼罗河散步。他滥施淫威，任意杀害大臣。哈基木自称为安拉的化身，绝对的主宰者。以达拉齐(突厥人)传教师为首的一部分伊司马仪派教徒承认他为"活主"，形成伊司马仪派的德鲁兹支派。哈基木死后，法特梅王朝开始衰弱。

二、法特梅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学术文化　法特梅王朝的政治制度和阿拔斯朝大致相同。哈里发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和军事上的最高统帅，又是宗教上的最高领袖。

土地大部分为国家、实际上为皇室所有。到11世纪初，基督教寺院还保留着一部分土地。国家或者直接经营土地，剥削农民；或者以30年为期，把土地租出去。农民不能随便迁移。哈里发曾把国有土地分赐军官，作为暂时管业，久之，变成了世袭领土。

税收主要为人丁税与土地税。人丁税仅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缴纳货币。土地税向所有的农民征收，手工业者和商人虽不占有土地，也同样要缴纳土地税。

法特梅朝兴盛时期，工商业和城市都很发达。工业以纺织业为主，生产出来的麻纱、呢绒、棉布、丝绸和绣花织品，远近驰名。法特梅朝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特别是与意大利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从12世纪起，法特梅人发展了同印度的转口贸易，成功地把印度同西亚的贸易从波斯湾转移到了红海。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在不长的时期内，开罗这座新建的城市，便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叙利亚的特里波利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迪米亚特(杜姆亚特)等

沿海港口，帆樯林立，商贾云集。

法特梅朝统治埃及的100多年中，文化发达，学术繁荣。波斯文化给了法特梅朝文化深刻的影响。

哈里发阿齐兹及其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大臣叶耳孤卜·伊本·基里斯(991卒)，奖励科学研究，发展教育事业，为埃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阿齐兹把爱资哈尔清真寺变成一所大学，延聘伊斯兰学者到爱资哈尔大学任教，逐渐形成伊斯兰教的学术文化中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负笈来此求学者历代不绝，人才辈出，在伊斯兰世界有很大的影响。阿齐兹在开罗建立了一座皇家图书馆，藏书20万册。该馆收藏了大量的珍本，其中有泰伯里所著历史的手稿。哈基木于1005年创设了“达尔·希克麦”，或叫“达尔·伊勒木”即“智慧馆”或“科学馆。科学馆除开设伊斯兰教的特殊课程外，还讲授天文学和医学。

这一时期，埃及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伟大的天文学家阿里·伊本·优努斯(1009年卒)编著的哈基木天文历表，依据实测的结果，修正了当时通行历表的错误。伊本·海赛木(拉丁语叫艾勒哈精，965～1039)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光学家，他的专著《光学书》，对中世纪光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三、法特梅王朝的衰亡　11世纪后期，法特梅朝开始衰落。哈基木以后的哈里发，不是年幼无知，便是懦弱无能，终日只知嬉戏宴饮，朝政完全操纵在大臣手里。军政上层，互相倾轧，一片混乱，国家政权，陷于瘫痪。

军官掌握大量世袭领地，哈里发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海上贸易被意大利城市排挤，国家的重要财源受到影响。皇室挥霍无度，财政发生严重危机。大小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虽竭其所入，也难满足他们的诛求。7年饥荒期间，人民

转徙流离，面临死亡威胁，而哈里发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在位）却过着奢侈安逸的生活。他的皇宫内，养着3万各种各样的仆从。他据有无数的奇珍异宝，常把一些无价的艺术珍品赐给突厥军人。统治者的生活胜似天堂；劳动人民的处境，有如地狱；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痛恨。

11世纪后期，法特梅王朝政权危如累卵。国势衰落，社会混乱。领土丧失，海上优势不复存在。十字军入侵埃及，希尔库和他的侄子萨拉丁应法特梅哈里发阿迪德之请，率军往援。1171年，萨拉丁推翻法特梅王朝，建立艾尤卜王朝，自立为素丹，埃及复由伊斯兰教正统派统治。

艾尤卜王朝（1171～1250） 艾尤卜王朝为萨拉丁建立的国家，辖地东起底格里斯河，西至尼罗河。这个国家尽管只存在了80年，但它以挫败十字军东侵的辉煌战绩和繁荣的学术文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艾尤卜王朝的奠基人萨拉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很有灼见的政治家。

萨拉丁延聘许多学者为艾尤卜朝政权服务，他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①] 在他周围的著名人物，有噶迪·法迪勒（意为“廉明的法官”），书记官伊马德丁，耶路撒冷的军法官兼萨拉丁的私人秘书白哈艾丁·伊本·沙达德，博学多才的巴格达学者阿卜杜勒·莱退弗（1162～1231），犹太籍御医伊本·麦蒙。

萨拉丁被誉为伊斯兰教高等学校第二个伟大的建设者，他在这方面的功绩，仅次于尼扎木·穆勒克。他在位时期，大

① 参看伯纳德：《伊斯兰教，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伦敦，1976年，第66页。

马士革有20所高等学校。希贾兹、耶路撒冷、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等地也有一些同一类型的高等学校，其中，以开罗的撒拉希叶学校最为有名。与此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为了防备十字军的袭击，萨拉丁建筑了一系列军事工程，至今仍然屹立在穆盖塔木山上的开罗城堡是艾尤卜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军事要塞。这个城堡建于1183年，具有明显的十字军城堡的风格。

萨拉丁死后，诸子争位，艾尤卜王朝陷于分裂。萨拉丁的弟弟阿迪勒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于1196年到1199年间夺得了埃及、大部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

阿迪勒是1192年艾尤卜王朝与十字军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他对十字军实行和平政策，同意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开辟特别市场，允许比萨人在那里派驻领事。

阿迪勒的儿子和继承者卡米勒(1218～1238年在位)于1221年8月成功地迫使第五次十字军从迪米亚特撤退。卡米勒与战败的十字军签定和约，规定欧洲商人可以自由出入红海，埃及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一部分香料贸易。

1249年6月，法王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攻占迪米亚特，向开罗推进。同年11月，素丹马立克·撒利哈·奈吉木丁(1240～1249年在位)逝世。撒利哈的妻子舍哲尔·杜尔秘不发丧。直到3个月以后，撒利哈前妻之子突兰沙从美索不达米亚返回开罗，才公布撒利哈的死讯。突兰沙的军队俘虏路易九世，把十字军赶出了埃及。

和阿拔斯朝、法特梅朝一样，艾尤卜朝也组织了一支马木鲁克(意为"奴隶")卫队，成员主要是突厥人。这些人常侍素丹左右，跋扈骄横。1250年，突兰沙试图削弱他们的势力，马

木鲁克卫队与舍哲尔合谋，将其杀害。舍哲尔自称穆斯林的女王，萨拉丁儿子扎希尔的后代、一个6岁的孩子艾什赖弗被立为素丹，大权掌握在马木鲁克首领突厥人艾伊伯克手中，艾尤卜朝名存实亡。

马木鲁克王朝 马木鲁克王朝是由一批外籍奴隶在埃及和叙利亚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寡头政权。马木鲁克王朝按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掌权者的族别，可分为马木鲁克前朝(1250～1390)和马木鲁克后朝(1382～1517)两个时期。前朝的马木鲁克主要为突厥人和蒙古人，撒利哈把他们买来做禁卫军，驻扎在尼罗河中的劳达岛兵营内，所以叫做伯海里系马木鲁克。[①] 后期的马木鲁克，大多数为塞加西亚人，他们原是马木鲁克前朝素丹盖拉温的禁卫军，因驻扎在开罗城堡的碉楼，所以叫做布尔吉(意为"碉楼")系马木鲁克。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的奠基人为贝尔孤格。

一、抗击蒙古人和十字军的伟大胜利 马木鲁克前朝，取得了两个伟大的胜利：一是打退了蒙古人的疯狂进犯，遏制了蒙古人对西亚各族人民的蹂躏，捍卫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是清除了十字军的邪恶势力。

巴格达陷落，旭烈兀继续西侵，企图囊括叙利亚，吞并埃及。

蒙古军渡过幼发拉底河，直趋阿勒颇。1260年1月，阿勒颇陷落，蒙古军屠掠5日，数万妇孺被当作奴隶出售。

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国王纳绥尔出走阿里什，遣法官布尔

① 埃及方言把尼罗河叫做"伯海尔"，意为"海"。

罕丁至开罗，促埃及素丹库土斯（1259～1260 年在位）速发援兵。库土斯，突厥人，年青时为蒙古人俘虏，被卖为奴隶。艾伊伯克解放了他，委以重任。艾伊伯克死，任阿塔伯克（太傅），不久，废黜幼主，自为素丹。库土斯致书纳绥尔，允其所请。

（一）艾因·扎鲁特战役　库土斯正整军备战，蒙古使者带着旭烈兀给库土斯的召降书来到开罗，无异下最后通牒。召降书称蒙古大汗为东西王之王。召降书说：蒙古军铁骑成群，风驰电掣；箭镞尖锐，洞穿一切；刀剑犀利，挥如霹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召降书告诫库土斯，若屈膝投降，可保安宁富贵；倘负隅顽抗，必致玉石俱焚。召降书要求埃及书到之日，速即复禀，否则，战端一开，悔之无及。[①] 库土斯急召军政大臣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迎战蒙古军。库土斯下令征召全国军队，逃役者处以笞刑。库土斯没收逃到埃及的纳绥尔大臣的财产，强迫纳绥尔妃子及其他贵族妇女献出珍宝，以应急需。

1260 年 7 月 26 日，库土斯率将士 1.2 万人，以拜巴尔斯为先锋，从开罗城堡开赴叙利亚。行前，杀蒙古使者及其随从 3 人，枭首宰威拉门。

1260 年 9 月 3 日，埃及军与蒙古军相峙于约旦河左岸贝桑附近之艾因·扎鲁特。清晨，蒙古军发起进攻，鼓声震天。蒙古军矢如雨下，埃及军左翼退走。库土斯冲入敌阵，高呼“愿安拉佑其臣仆战胜鞑靼人”，于是将士用命，左翼复进。蒙古大将多战死，统帅怯的不花阵亡，全线崩溃。拜巴尔斯乘胜追逐，斩获无算。开罗居民听到胜利的消息，全城欢腾。蒙古军既败，叙利亚全境不战而下。

① 旭烈兀的召降书有英译文，见《伊斯兰教，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的征服》，第 84～90 页。

艾因·扎鲁特之役，先锋拜巴尔斯立下汗马功劳，求为阿勒颇长官不得，怨恨在心。1260 年 10 月 24 日，在回师埃及途中，拜巴尔斯杀死库土斯，继为素丹。

拜巴尔斯原是里海北岸钦察部落的一个突厥奴隶，艾尤卜王朝的素丹撒利哈把他买到开罗。初任禁卫军队长，后升要职。拜巴尔斯以挫败蒙古人和出色地指挥了几次打击十字军的战役而闻名于世。

（二）霍姆斯战役　旭烈兀的儿子和继承者阿八哈（1265～1281 年在位）乘马木鲁克人发生内战，侵入叙利亚。1281 年 10 月 30 日，蒙古和埃及两军遇于霍姆斯。埃及统帅为素丹盖拉温（1279～1290 年在位），蒙古统帅为阿八哈之弟蒙哥帖木儿。盖拉温遣将诈降。降将猝击蒙哥帖木儿坠马，蒙古军大乱，埃及军乘胜进击，蒙哥帖木儿获救逃遁。在这次战役中，阿拉伯游牧部落奇袭蒙古军左翼，立下了大功。

盖拉温原来也是钦察部落的一个突厥奴隶，年青时，被带到埃及以 1000 第纳尔卖给素丹撒利哈，故外号叫“艾勒菲”，意为“千金奴”。

（三）苏法尔草原战役　1303 年 3 月，蒙古军统帅忽都鲁沙再次进攻叙利亚，合赞汗随后督师。4 月 20 日，蒙古军 5 万人与埃及素丹纳绥尔统率的军队在苏法尔草原激战。蒙古军失利，据山固守。蒙古军缺水乏粮，疲惫不堪，争相突围。埃及军奋勇追击，至日暮始还，俘士兵 1 万人，获战马 2 万匹。合赞汗死后，伊利汗国的统治者再也无力发动侵略叙利亚的战争。

（四）清除十字军的侵略势力　艾因·扎鲁特战役后，蒙古军退守幼发拉底河以东一线。拜巴尔斯制定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遏制了伊利汗国蒙古人、孤立了

十字军，并且通过对外友好贸易，增强了经济实力。盖拉温继续奉行拜巴尔斯的对外政策，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拜巴尔斯同时对十字军进行讨伐。从1263～1271年，占领了拿撒勒、恺撒里亚、艾尔苏夫、萨法德、雅法、舍基夫·艾尔农、安提俄克、希斯尼·艾克拉德，慈善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遭到沉重打击。

盖拉温继续对十字军进行讨伐。1289年4月，攻破特里波利。不久，南方的贝特伦要塞也被攻克。盖拉温在准备进攻阿克的时候去世，他的儿子艾什赖弗完成了他未竟的遗志。1291年5月，在弩炮的猛烈攻击下，十字军丧失了阿克这座最后的军事重镇，守城的圣殿骑士团全被屠杀。阿克陷落后，提尔、西顿、贝鲁特、安塔尔突斯、阿斯里斯等十字军城市和要塞纷纷投降或被攻占。至此，十字军在东方的侵略势力被彻底清除。

二、经济状况　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埃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形式。素丹宫廷占有的土地、马木鲁克卫队的封地以及不毛的荒地属国家所有；清真寺和封建贵族的领地属私人所有。13世纪末叶，马木鲁克卫队的军官，兼并了大部分战士的土地。农民不许离开土地，在人身依附上与奴隶相差无几。他们的恶劣处境，成为埃及农业急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木鲁克时代，埃及和叙利亚的铜器、镶嵌、雕刻、玻璃、搪瓷、瓷砖、地毯等传统工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这些工业的发展，与皇宫、陵庙、清真寺、学校的大量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字军东侵和阿拔斯朝灭亡后，埃及在东方经济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13～15世纪，埃及的商业，特别是和欧洲、

印度的转口贸易，十分兴旺。

浩繁的开支使国库空虚，财政支绌。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建筑费和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布尔吉系素丹贝尔斯贝伊（1422～1438 年在位）实行商业垄断政策，一面囤积急需的胡椒和其他香料，一面禁止印度输入这类商品，人为地造成物价飞涨，榨取人民大量血汗。素丹勒索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则贪污自肥，把素丹对他们的勒索转嫁给老百姓。

三、学术文化　马木鲁克前朝，在学术文化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医学是阿拉伯的一门传统学科，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马木鲁克王朝的阿拉伯医学家继承了这门传统的学科，并有所创造和发现。

1284 年，素丹盖拉温在开罗创办了一所医院，取名曼苏尔医院。这所医院有热病、眼炎和痢疾等疾病患者的隔离病房，有化验室、药房、澡堂和仓库，医疗条件已相当完善。

担任曼苏尔医院院长的艾卜·哈桑·阿里·伊本·纳菲斯（1288 或 1289 年卒）在其所著《医典解剖学注释》一书中，准确地阐述了血液循环的过程。一般把这一发现归功于西班牙的塞维塔斯，实际上，伊本·纳菲斯的发现比他早 250 年。12 和 13 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的眼科医疗技术特别有名。阿勒颇的眼科医生哈里发·伊本·艾比·麦哈辛（活跃于 1256 年前后）曾为一个独眼人割除了白内障，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手术。

马木鲁克时代，阿拉伯的建筑艺术水平达到了它的顶点。蒙古人西侵时，许多毛绥里、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美术家和工匠逃到了埃及，因此，埃及的建筑受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建筑学派的影响。清真寺建筑的一个特点，是条纹

石工装饰法，即用各种色彩的石料，一层一层地交错着砌成花纹。保存下来的马木鲁克王朝最精美的建筑物，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旅行家和美术研究者。

在社会科学方面，马木鲁克朝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著作。伊本·赫里康（1211～1282），先世波斯人，1261～1282年间先后担任叙利亚总法官14年。他编著的《名人传》记述了865位穆斯林名人的事迹，内容准确，文字优美，有多种西文译本。

哲拉鲁丁·素优兑（1445～1505），埃及阿西尤特人，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华枝集》保存了许多已散失的语言学材料，特别珍贵。

艾卜·菲达（1273～1332）是素丹萨拉丁一个兄弟的子孙。他的《人类史纲要》一书，以具有不少创见和侧重于学术文化的叙述而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有拉丁文和法文译本。艾卜·菲达的另一名著为《地名辞典》。

台基丁·艾哈迈德·麦格里齐（1364～1442）生于开罗，祖先为巴勒贝克世家。他写了多部历史著作，有“埃及史家之王”的称号。他的《埃及志》，是研究埃及的主要典籍之一。

伊斯兰教教律学和教义学家塔基丁·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1263～1328）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者。伊本·泰米叶是罕伯里派的法律学家，生于大马士革附近的哈兰，活跃于大马士革，曾任大马士革法官和开罗纳绥尔学院的教师。著有《对改变基督教信仰者的正确回答》、《离婚问题研究》、《君民法规》等书。伊本·泰米叶坚持伊本·罕伯勒的学说，除《古兰经》、圣训和惯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他否定伊斯兰教立法的公议（伊斯兰教法律学权威关于法律的一致意见）原则。反对革新，反对圣徒和圣陵崇拜。他同当时的大法律学家存在

着尖锐的分歧，因而多次受到迫害。他在穆斯林中很有影响。18世纪时，他的思想又为纳季德的阿卜杜勒·瓦哈卜复活，产生瓦哈比运动，形成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

四、马木鲁克王朝的灭亡　马木鲁克素丹类多竞尚豪华，贪图安逸。马木鲁克前朝素丹纳绥尔，不惜花费3万第尔汗买一匹他喜爱的良马。他大兴土木，建筑金碧辉煌的"花宫"和许多华丽的清真寺。马木鲁克后朝素丹哲格麦格(1438～1453年在位)在3年之内就花掉了30万第纳尔。[①] 马木鲁克后朝的绝大多数素丹，不是懦弱无能，便是骄横暴戾，还有目不识丁者。在这些昏庸无知的奴隶们的统治下，埃及和叙利亚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从1348年起，鼠疫在埃及和叙利亚持续流行数年，成千上万的居民死亡。贝尔斯贝伊时代(1422～1438年在位)，又有大批居民死于瘟疫。马木鲁克后朝时期，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天灾、人祸、疾病使老百姓蒙受极大灾难，并加速了经济的恶化。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迦玛发现了绕道好望角的海道。远东、印度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商品不再经过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就可直接运到欧洲。马木鲁克王朝失去了国家岁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宗教上，非正统派的穆斯林受到压抑，基督教和犹太教受到歧视和压迫。纳绥尔素丹曾屠杀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教徒，恢复过去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种种限制。

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宗教迫害，内战连绵，人民起义经常发生。

正当马木鲁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北方先后出现了

① 《阿拉伯通史》，第693页。

两个强大的敌人：帖木儿统率的鞑靼人和在小亚细亚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1400～1401 年，帖木儿击败埃及素丹法拉吉率领的部队，洗劫了叙利亚。1516 年 8 月，土耳其人在阿勒颇北面的达比格草原战胜马木鲁克军队，征服了整个叙利亚。

1517 年 1 月，奥斯曼帝国皇帝塞里木指挥的土耳其军队与素丹突曼贝伊指挥的马木鲁克军队在开罗城郊决战，突曼贝伊全军覆没，马木鲁克王朝灭亡。

第 11 章
8～13 世纪的北非和西西里岛

北非的阿拉伯化和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

北非的土著为柏柏尔人。7 世纪时，柏柏尔人分为主要从事农业的巴拉巴斯人和主要从事游牧的布特尔人。前者大都居住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阿特拉斯山地、突尼斯西部和北部高地、内富萨山和绿山等雨水充足的平原和山区，最大的部落集团为桑哈贾人。后者多数分布在南部草原、绿洲和半沙漠地带，最大的部落集团为扎纳塔人。在游牧部落中，氏族公社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在农业区的定居部落中，阶级分化已很显著，有些地方（如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和阿尔及利亚东部）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进入了奴隶社会。阿拉伯人侵入后，奴隶社会逐渐转变为封建社会。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前，游牧的柏柏尔人信仰原始宗教，定居的柏柏尔人信仰基督教，可能还有极少数的柏柏尔部落信仰犹太教和祆教。

北非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经历了不同的时期，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两者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也大抵相同。伊斯兰教的教义简单易晓，是征服者的宗教，改宗伊斯兰教，可以获得穆斯林享受的优遇。由于以上原因，柏柏尔人在不长的时期内便皈依了伊斯兰教，

尽管有过反复。北非的阿拉伯语化比伊斯兰化要晚得多。

11 世纪中叶，居住在上埃及的原籍纳季德的阿拉伯部落希拉勒人和苏莱木人侵入北非，据估计，有 100 万人。他们分别散布在从昔兰尼加到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区，他们与柏柏尔人的融合，加速了北非的阿拉伯化过程。

阿拉伯人在北非的统治并不牢固。阿拉伯总督对当地居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在阿拉伯军队中服役的柏柏尔人被剥夺了他们份内的战利品，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专制的起义经常发生。

在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十叶派和哈瓦立及派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在那里大力宣传十叶派和哈瓦立派的教义，并把这种宣传和推翻哈里发的政治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在马格里布如同在哈里发帝国的东方一样，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宗教斗争的形式。

740 年，在穆特噶拉族人迈萨拉的领导下，柏柏尔部落发动武装起义。迈萨拉信奉哈瓦立及派支派苏福里亚派的教义，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性，反对哈里发政权的专横和对柏柏尔穆斯林的歧视。起义在丹吉尔爆发，起义烽火很快便燃烧到凯鲁万地区。742 年底到 743 年初，起义被镇压下去。748 年左右，柏柏尔农牧民又起来暴动，整个北非一片沸腾，倭马亚王朝在那里的统治瓦解。阿拔斯朝时期，哈里发完全丧失了对马格里布的控制。

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窃取了起义的成果，成为新的统治者，一系列独立国家随之出现。

哈瓦立及派和十叶派在北非建立的国家

一、哈瓦立及派建立的哈塔卜王朝、鲁斯塔木王朝和萨杰

拉马赛王朝　758年，柏柏尔人在哈瓦立及派支派伊巴迪亚派领袖艾卜·哈塔卜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攻占了的黎波里。接着，艾卜·哈塔卜又从哈瓦立及派的另一支派苏福里亚派手中夺取了凯鲁万，任命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鲁斯塔木为该城长官。761年，埃及总督伊本·艾什阿斯奉哈里发曼苏尔之命，兼程奇袭，艾卜·哈塔卜及大批将士被杀。

伊巴迪亚派残部逃到费赞，在祖伊拉建立哈塔卜的部落王朝。这个王朝存在了大约两个世纪，祖伊拉成了撒哈拉的主要贸易中心之一。

伊巴迪亚派起义军失败，凯鲁万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鲁斯塔木弃城西逃，在提阿雷特建立鲁斯塔木王朝(776～908)。鲁斯塔木波斯人，是马格里布有名的伊巴迪亚派学者。

原来信奉伊巴迪亚派教义的各柏柏尔部族，陆续投奔伊本·鲁斯塔木。与伊巴迪亚派对立的苏福里亚派和穆尔太齐赖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哈里发的统治，也纷纷聚集到伊本·鲁斯塔木的旗帜之下，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776年，伊本·鲁斯塔木被拥立为伊玛目，一个游牧的鲁斯塔木王国由是建立。它的版图，从提阿雷特向东一直延伸到的黎波里的内富萨山。伊本·鲁斯塔木在提阿雷特古城西面不远的地方兴建提阿雷特新城，把它定为首都。提阿雷特南临内陆，北靠海洋，水草丰富，土地肥沃。908年，法特梅人攻占提阿雷特，鲁斯塔木王朝灭亡。

差不多与艾卜·哈塔卜王朝建立的同时，迈萨拉的旧部在摩洛哥中部的萨杰拉马赛也建立了一个苏福里亚派的沙漠王国，奠基人为黑人伊萨·伊本·叶齐德·艾斯瓦德，首都为萨杰拉马赛。9世纪初叶，萨杰拉马赛王国征服了萨杰拉马赛附近的部族，辖区扩展到南面的德腊河。10世纪下半叶，萨杰

拉马赛被桑哈贾部族占领。

二、十叶派建立的伊德里斯王朝(788～974)　909年，十叶派伊司马仪支派首领欧白杜拉在凯鲁万建立法特梅王朝。这个王朝的中心后来转到埃及，存在了200多年(见本书第十章)。

785年，十叶派哈桑族人在麦加发动叛乱失败，哈桑的曾孙伊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经埃及、巴尔卡、特累姆森逃到摩洛哥的瓦利利，[①] 于788年建立第一个十叶派的王朝伊德里斯王朝，定都非斯。非斯位于塞布河西岸，以后发展为一座宏伟而繁荣的阿拉伯城市，对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非斯城内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建于859年)是伊斯兰教著名的古迹之一。

伊德里斯被拥戴为伊玛目后，开始对外征服，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占领了东起特累姆森，西至萨累河的广大地区，并迫使一些信奉基督教、犹太教的柏柏尔人改宗了伊斯兰教。

伊德里斯王朝建国的头40年间，国势最盛，社会秩序安定，希贾兹、安达卢西亚和突尼斯等地的阿拉伯人，纷纷来到伊德里斯王朝境内定居。

伊德里斯二世(804～828年在位)死后，王朝衰微。974年，伊德里斯王朝为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消灭。

艾格莱卜王朝(800～909)　艾格莱卜王朝的奠基人为易卜拉欣·伊本·艾格莱卜。易卜拉欣属台米木族，因平叛有功，800年哈里发赖世德委任他为易弗里基叶总督。伊本·艾格

① 《叶耳孤比史》，第2卷，第405页。

莱卜只是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地位，每年上缴 4 万第纳尔的贡赋，[①] 实际上把易弗里基叶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为了摆脱凯鲁万和旧军的影响，伊本·艾格莱卜在凯鲁万南 5 公里处兴建新城阿拔西亚，并招募黑人来代替原来的士兵。

艾格莱卜王朝的疆域东起的黎波里，西迄阿尔及利亚的波纳（今安纳巴）。自第三任艾米尔齐亚德特·艾拉一世（817～838 年在位）起，艾格莱卜朝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侵略，袭击了法兰西、意大利、科西嘉和希腊海岸。侵占了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撒丁岛。

艾格莱卜朝时期，大量阿拉伯人移入易弗里基叶，特别是凯鲁万。艾格莱卜人在原来欧格白清真寺的遗址上修建了有名的凯鲁万大清真寺，他们以凯鲁万为大本营，向外传播伊斯兰教。凯鲁万成为仅次于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的第四个伊斯兰圣地。

如前所述，909 年，艾格莱卜朝被法特梅人消灭。

穆拉比特人　穆拉比特人是 11 世纪中叶一个以宗教面目出现的武装政治集团，创始人为伊斯兰教长阿卜杜拉·伊本·雅辛·祝祖里。信奉伊本·雅辛教义的主要是柏柏尔桑哈贾部落的莱木突奈部族，他们常用面罩把眼睛以下的脸部遮盖起来，故又称穆莱斯赛蒙（意为"戴面罩的人"）。[②]

伊本·雅辛主张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指责统治阶级过奢侈的生活，反对他们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深重赋税。伊本·雅辛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劳苦群众云集景从，很快便发展

① 阿卜杜·哈米德，《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开罗，第 362 页。

② 现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的图阿雷格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为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是，军事领导权落到了莱木突奈部族酋长叶哈亚·伊本·易卜拉欣·杰达里手里。1056 年，叶哈亚去世，数年后其侄优素福·伊本·塔什芬（1061～1106 年在位）掌握全部权力，成为穆拉比特王朝（1061～1147）的第一任国王。1062 年，伊本·塔什芬兴建马拉喀什城，把它作为首都。伊本·塔什芬继续北进。1068 年占领非斯，1078 年攻克丹吉尔。1080～1082 年向东扩张到阿尔及尔。至此，穆拉比特人控制了整个西北非的广大土地。

11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分裂为许多小国，无法抵抗北方基督教国家收复失地的运动。塞维利亚国王穆耳台米德遣使马拉喀什求援。1086 年 10 月 23 日，伊本·塔什芬与卡斯提尔国王阿尔封索六世在巴达霍斯附近的辛拉盖决战，阿尔封索六世全军覆没，仅以身免。1090 年 11 月，伊本·塔什芬攻入格拉纳达。次年，夺取塞维利亚。伊本·塔什芬以塞维利亚为陪都，统治着一个横跨欧非两洲的柏柏尔帝国。

穆拉比特的君主集世俗和宗教的大权于一身，自称“穆斯林的长官”，但名义上承认阿拔斯朝哈里发的最高宗教权力。

穆拉比特朝维护封建军事贵族的利益，对农牧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深重的赋税。人民反抗情绪不断增长。

狂热的教律学家得势，他们的法特瓦（法律上的意见）决定一切，唯我独尊。由于阿萨里的某些意见有损这些教律学家的威严，他被宣布为异教徒，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在科尔多瓦当众烧毁。穆拉比特朝的君主发动一场持久的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运动，摩扎拉卜人（生活方式已阿拉伯化，但仍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土著）受害最深。

1147 年，柏柏尔部落的穆瓦希德人推翻穆拉比特王朝，

建立了另一个柏柏尔王朝——穆瓦希德王朝。

穆瓦希德人 12世纪初，在北非柏柏尔部落的麦素木达部族中，出现了新的反对穆拉比特王朝的政治——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穆拉比特王朝，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在教律学上，反对推理原则，主张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在教义学上，斥责圣徒、圣陵崇拜和神人同形同性说，宣传"陶希德("一神论")。参加运动的教徒被称为穆瓦希德人，意为"信仰安拉独一无二的人"。

穆瓦希德运动的发动者为麦素木达族的神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突麦尔特(约1078～1130)。伊本·突麦尔特，苏斯(摩洛哥西南部)人，曾游学科尔多瓦和巴格达。他在阿特拉斯山区的麦素木达部族中宣传他的教义和政治主张，自称先知和"麦赫迪"，声言他的使命是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伊本·突麦尔特的宣传在渴望改变自己困苦处境的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推举为领袖。穆瓦希德人很快便据有整个苏斯地区，其他柏柏尔部族投之者日益增多。

1130年，伊本·突麦尔特逝世，他的门徒阿卜杜勒·穆敏·伊本·阿里被选为领袖。阿卜杜勒·穆敏属扎纳塔部族，深得伊本·突麦尔特信任。阿卜杜勒·穆敏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的全部穆斯林地区，成为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的奠基者和哈里发。

1144～1146年，阿卜杜勒·穆敏攻克了特累姆森、非斯、休达、丹吉尔和艾格马特。1146～1147年，占领马拉喀什，灭穆拉比特王朝，马拉喀什成为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到1149年，阿卜杜勒·穆敏已完全征服了敌对的柏柏尔部族。他派往西班牙的远征军，攻占了穆拉比特朝崩溃后出现的穆斯林小

国，阻止了卡斯提尔国王阿尔封索七世的南侵。在以后的10年里，阿卜杜勒·穆敏从西西里岛的诺曼人手中，夺取了从摩洛哥到的黎波里的北非沿海地区。1163年，阿卜杜勒·穆敏去世。

阿卜杜勒·穆敏的儿子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1163～1184年在位）和他的孙子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时期，穆瓦希德王朝仍然保持旺盛的国势。1170年，穆瓦希德王朝迁都塞维利亚，使北方的基督教国家面临更大的威胁。据说，曼苏尔曾派遣180艘兵船去支援萨拉丁抵抗十字军。①

穆瓦希德朝在北非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人民革命的结果，只是换了新的统治者。人们失望，从阿特拉斯到突尼斯，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1212年，在科尔多瓦东面的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地方，卡斯提尔国王阿尔封索八世统率的基督教诸国联军，给予穆瓦希德王朝的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哈里发穆罕默德·纳绥尔逃往马拉喀什，西班牙被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地方王朝瓜分，北非也分裂为许多小国，1269年，扎纳塔部族的马林族人攻克马拉喀什，结束了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

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位于地中海中部，居北非和亚平宁半岛之间，为联结北非和欧洲的海上通道。

827年，西西里岛锡腊库扎地区反抗拜占廷统治的起义者向艾格莱卜朝国王齐雅德特·阿拉一世（817～838年在位）求援，为阿拉伯人侵占这个岛屿提供了机会。强大的阿拉伯

① 《伊本·赫勒敦史》，第4卷，第246页。

军队占领了马萨拉、巴勒莫、墨西拿、锡腊库扎，摧毁了托尔米纳。到902年，西西里岛被阿拉伯人完全征服，阿拉伯人统治该岛（整个的或部分的）近200年之久。

艾格莱卜人攻克巴勒莫后不久，即开始向意大利扩张。蹂躏了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占领了卡拉布里亚、巴里和塔兰托等城市，严重威胁着罗马。阿拉伯人还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对中欧进行了疯狂的袭击。9世纪末，基督教徒把阿拉伯人赶出了意大利。

西西里岛虽由艾格莱卜朝委任艾米尔统一管理，但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909年，法特梅王朝灭艾格莱卜朝，西西里岛落入法特梅人手中。913年，西西里岛艾米尔艾哈迈德·伊本·古尔胡卜（912～916年在位）宣布独立。917年，西西里岛再次并入法特梅王朝版图。948年，法特梅王朝任命克勒卜部族（南部阿拉伯人）的哈桑·伊本·阿里（965卒）为西西里岛长官，克勒卜人统治西西里岛达七八十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他们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带到西西里岛，对欧洲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西里岛位于东西文化的交接点上，起着重要的传播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中介作用，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的桥梁之一。

11世纪下半叶，克勒卜政权日益衰微。1091年，诺曼人罗吉尔一世（1101卒）征服了西西里岛，这就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诺曼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他们奖励学术，保护学者，重用艺术家，从而使阿拉伯人得以发挥他们的才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得以在西西里岛欣欣向荣，开花结果，形成所谓的阿拉伯——诺曼文化艺术。

罗吉尔一世的宫廷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他的左右有许多东方学者。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罗吉尔二世(1130～1154 年在位)醉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致人们称他为"半异教徒的国王"。在罗吉尔二世的保护下,西西里岛学者荟萃,人才济济,其中最有名的是伊德里斯(1100～1166)。伊德里斯是中世纪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者,生于休达,父母都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曾在科尔多瓦大学学习,游历过埃及、北非、希腊、罗马等地。他的杰作《云游者的娱乐》,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世界地理志。这本书不但总结了托勒密和麦斯欧迪等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收入了罗吉尔二世派往各地实测者提供的大量新材料。该书附有地图 70 多张,利用经纬线正交的方法,划分已知世界的区域。伊德里斯把这个不朽的著作题赠罗吉尔二世,还为罗吉尔二世用银子制造了一个天球仪和盘形世界地图。

诺曼统治者奖励翻译阿拉伯的名著。西西里岛的翻译家和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向欧洲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贡献。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光学书》(传为托勒密作,希腊原本已散失)、《医学集成》(拉齐作)、《凯利莱和迪木奈》以及伊本·鲁世德的著作,都被译成了拉丁语。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过西西里岛及其他桥梁深入西方,对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本·鲁世德的哲学巨著长时期内被当作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材。意大利的文学从阿拉伯文学吸取了营养。有的学者认为,但丁的来世观念显然来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钟塔,很可能脱胎于埃及方形尖塔。此外,意大利的纺织和镶嵌等工艺,都是穆斯林工人传授的。15 世纪时期,威尼斯成为积极采用和传播各种阿拉伯——伊斯兰艺术的主要城市。

第 12 章
阿拉伯人在西班牙

早期阿拉伯人的统治 阿拉伯人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在短短几年内，便摧毁了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的统治，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仅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在西哥特人手里。

被征服的西班牙由艾米尔（省长）管辖。艾米尔名义上受马格里布总督节制，实际上独自发号施令。担任第一任省长的是穆萨·伊本·努赛尔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首府设在塞维利亚。720 年，第四任艾米尔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迁都科尔多瓦。这座城市后来成为后倭马亚王朝名都达 400 年之久。

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后，没收教会和西哥特逃亡封建主的土地。其中，大部分分给了战士，形成相当数量的小地主阶层。被没收土地的 1/5 归国家所有，国家向耕种这些土地的农奴征收约占产量 1/3 的地租。土地税平均为收成的 1/5。人头税只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征收，每年一次。

阿拉伯人对待西班牙基督教徒的政策，与对待其他地区基督教徒的政策大致相同。基督教徒有信教自由，不受干涉。他们有自己的法官。为了免缴人头税和得到一些其他的好

处，大量的基督教徒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些新入教的穆斯林，主要是农奴、雇工、农民和自由民，阿拉伯人把他们称为“穆瓦莱敦”，意为“被接纳者”或“被收养者”。他们虽是穆斯林，实际上比阿拉伯人低一等。

在最初的几十年里，阿拉伯人对西班牙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根本原因在于征服者内部存在着宗派斗争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阿拉伯半岛北部穆达尔人（属逊尼派）和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人（属十叶派）之间的部族宿怨又在西班牙复活。在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柏柏尔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分到的只是西班牙中部高原的不毛之地，而阿拉伯人却独占了最富庶的省区。他们武装反叛，人数众多，成为威胁阿拉伯人统治的最危险的因素。

755 年，倭马亚家族的后代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来到西班牙，并在那里重建了倭马亚王朝。这个王朝一般称为后倭马亚王朝（765～1031）。直到后倭马亚王朝阿拉伯人才真正在西班牙树立了牢固的统治。

后倭马亚王朝 阿拔斯人对倭马亚皇族进行大屠杀时，倭马亚王朝第十位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逃走，于 755 年到达北非的休达，得到他的母族——柏柏尔人的保护，从此结束了漂泊流浪的生活。755 年末，阿卜杜勒·拉赫曼在格拉纳达南部海岸登陆，附近诸城开门迎降。阿卜杜勒·拉赫曼自塞维利亚北进，756 年攻入科尔多瓦，成为西班牙的统治者（756～788 年在位）。西班牙事实上已是一个独立王国，但他仍用艾米尔的称号。

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攻破科尔多瓦时，他严禁抢劫，宣布大赦。他保护优素福家属，从而争

取了人心，瓦解了敌人的斗志。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支军队约4万多人，主要来自非洲的柏柏尔部落。

阿卜杜勒·拉赫曼追奔逐北，攻陷托莱多城，彻底消灭了前省长优素福(穆达尔人)的势力，并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先前的同盟者——十叶派也门人的叛乱和柏柏尔人的暴动，决然杀掉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派到西班牙的总督。

西班牙全境初定，阿卜杜勒·拉赫曼即着手国内经济、文化的建设。他修整城市，开凿运河，引种外国植物，改进农业技术，美化首都市容，收效显著。他和他的继任者修建的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很快成为便西方伊斯兰教的克尔白，堪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的圣寺媲美。阿卜杜勒·拉赫曼不懈地致力于伊斯兰文化运动。这个由他开始的文化运动，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下了累累的硕果，使伊斯兰的西班牙在200多年的时期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中心，使科尔多瓦和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东西辉映的两颗明珠。

暴动和内乱 后倭马亚王朝初期，由于阿卜杜勒·拉赫曼采取了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政策，西班牙原有居民和外来统治者之间、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新旧穆斯林之间、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在一个时期内，国内相对安定。阿卜杜勒·拉赫曼死后，各种矛盾激化，暴动迭起，内乱频仍。在错综复杂的动乱中，原有居民和外来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居于主要地位，而表现的形式则为宗教斗争。

基督教神职人员发动的“神圣死亡”运动，是西班牙居民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另一种形式。所谓“神圣死亡”运动，就

是基督教的神父或普通教徒站出来公开辱骂伊斯兰教及其创始人穆罕默德，而甘于被斩首。这些人的死亡被认为是“神圣的”，同时，被宣布为“圣徒”。这一运动持续了近 10 年，直到 859 年科尔多瓦主教攸罗吉阿斯被艾米尔穆罕默德一世(852～886 年在位)处死才结束。

后倭马亚王朝的屠杀政策激起全国各地的穆瓦莱敦人和穆扎拉卜人不断起来反抗，一些省区宣布脱离艾米尔独立，大权落到基督教的上层分子和地方封建首领手里。柏柏尔族的祖农人在托莱多附近反叛。对后倭马亚王朝威胁最大的是欧麦尔·伊本·哈弗孙领导的武装起义。欧麦尔是一个西哥特伯爵的后代，他名为穆斯林，实为秘密的基督教徒。他以波巴斯特罗山上的要塞为大本营，在埃尔维拉山区居民的支持下，势力发展迅速。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中兴　912 年，23 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61 年在位)继为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坚毅、勇敢，精力充沛。他步步为营，逐一收复了丧失的省区。917 年，伊本·哈弗孙死去。928 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彻底摧毁了波巴斯特罗要塞，伊本·哈弗孙的幼子投降，所有西哥特的权贵被带到科尔多瓦。[①] 932 年，托莱多被迫投降。这样，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又恢复了倭马亚人对安达鲁西亚的统治。

为了解除国外敌人对后倭马亚王朝的威胁，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对南方的法特梅人和北方的基督教诸王，发动了强大的攻势。931 年，他占领休达，把后倭马亚朝的势力扩张到

① 参看哈立德·苏菲：《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历史》，阿勒颇，1963 年，第 51 页。

阿尔及利亚的提阿雷特。在海上，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舰队成功地抑止了法特梅王朝海军对西班牙沿岸的袭击。920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亲自率军北征，夷平了要塞圣·埃斯特班，并使莱昂国王奥多诺二世和那发尔大王桑绰的联军遭到惨败。924年，他又摧毁了那发尔的首都潘普洛纳。939年，在萨拉曼卡南面的艾尔汗德加，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被莱昂和那发尔的联军彻底击败，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仅以身免。以后，双方休战了一个时期，并曾有过友好往来。

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统一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他无情惩治敢于顽抗的敌人，而宽待一般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严厉打击骄横跋扈的旧阿拉伯贵族，大胆起用有才干的异教徒。他不但善于用兵，而且长于治国。他在位的50年间，西班牙相当繁荣，史家誉为后倭马亚王朝的中兴时期。929年1月16日，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晓谕全国，他已是穆斯林的哈里发。

这时，他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已登峰造级，欧洲国家对他也另眼相看。拜占廷、德国、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使节不断来到他的宫廷修好报聘。这座宫廷以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宠妾宰海拉（意为"美貌的"）的名字命名，花了20多年才建成。宰海拉宫位于科尔多瓦的西北，雄伟华丽。

后倭马亚王朝的极盛时代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继任者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以及侍从长曼苏尔当权的时期（977～1002），是后倭马亚王朝的极盛时代。

那时，首都科尔多瓦有居民10多万，有几十所学校和图书馆，还有许多宫殿、清真寺、书店和澡堂。科尔多瓦成为后倭马亚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世界名城。

科尔多瓦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为哈里发，职位世袭，但军事首领和贵族常推举他们所拥护的人为哈里发。

哈里发之下为侍从长，大臣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哈里发联系。大臣及其秘书共同组织政务院。负责省区和重要城市军政事务的长官为瓦里，司法权由哈里发委托噶迪（法官）执行。最高法官（总法官）驻科尔多瓦。

全国有 10 万名常备军和几千名哈里发宫廷禁卫军。哈里发还有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舰队，这支舰队平时执行与亚洲、非洲、南欧等地区的交通和贸易任务，战时负责保卫海岸。

国家岁入主要靠关税。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时代，国库收入成倍增长。年入达 624.5 万第纳尔，1/3 作为军饷，1/3 用于公共事业，1/3 留作储备。①

哈里发帝国的极盛时代，西班牙是欧洲富庶的地区之一，帝国的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政治上的安定统一，为繁荣国家经济创造了前提。阿拉伯人带来的东方生产技术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工农产品的丰富，促进了商业的兴旺；商业的兴旺，又给予工农业生产以很大的推动。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当时的欧洲，西班牙工业首屈一指。科尔多瓦、马拉加、阿尔梅利亚的毛织业和丝织业都很发达。中国发明的养蚕业也由穆斯林传入了西班牙。西班牙的制革业远近驰名。至今英国人还把高级皮革叫做“Cordovan”（科尔多瓦皮革），把鞋匠和硝皮匠叫做“Cordwainer”（科尔多瓦皮革制造工人）。此

① 《阿拉伯通史》，第 525 页。

外，西班牙制造的玻璃、黄铜、宝剑、陶瓷和金银镶嵌器皿非常出名。

半岛东南的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盛产各种谷类、水果和油橄榄。阿拉伯人对发展西班牙的农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开凿运河，兴修水利，并把稻子、杏子、桃子、石榴、苦桔、甘蔗、棉花、番红花等植物及其耕作方法引入西班牙，丰富了西班牙的作物品种。他们研究土壤，改良品种，合理划分作物种植地区，提高了西班牙的农业技术水平。

哈里发国家的国内外贸易非常活跃。主要出口商品为棉花、油橄榄、番红花、无花果、蔗糖、大理石以及皮革、金银镶嵌等。主要入口商品为虎皮、象牙、金沙、布匹、鞍具、檀香木、乌木、香料、铅、锡、宝石、珍珠。西班牙同欧洲国家、拜占廷、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都有密切的商业联系。西班牙的产品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远销中亚和印度。现代国际上的海上用语，不少来自阿拉伯语，如 Cable(海底电线)来自阿拉伯语的 habl(绳子)。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二世提倡教育，鼓励学术研究，大大提高了西班牙的科学文化水平。

后倭马亚王朝的分裂与奈斯尔王朝的建立 哈克木二世逝世后，他的儿子希沙木二世(976～1009 年在位)继为哈里发。希沙木年仅 12 岁，太后苏卜哈摄政，实权掌握在穆罕默德·伊本·艾比·阿米尔手里。伊本·艾比·阿米尔源出也门的麦阿菲尔部族，因得太后宠幸，很快升至侍从长兼大臣的职位。981 年，他僭取了“曼苏尔·比拉”的尊号，意为“天助的胜利者”。992 年，他下令，枢密院发出的公文，一律改用他的印信，从而彻底剥夺了哈里发的权力。

曼苏尔死后，禁卫军内讧不已，他们任意废立哈里发，中央政权处于混乱状态。最后，在科尔多瓦人的支持下，大臣会议决定永远废除哈里发制度，由艾卜·哈兹木·伊本·哲赫瓦尔领导的国务会议来代替哈里发行使最高权力。

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小地主失去土地，大封建主的势力不断增长。11 世纪前半期，哈里发国家分裂为 20 多个由封建主掌权的小国。在这些小国中，以阿巴德部族在塞维利亚建立的阿巴德国（1023～1091）最有势力。1068 年，阿巴德国王穆耳台米德（1068～1091 年在位）夺取了科尔多瓦哲赫瓦尔的政权。穆耳台米德曾把北非的穆拉比特人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引入了西班牙，事见第 11 章。

继穆拉比特人之后，穆瓦希德人又闯进了西班牙。穆瓦希德人退出西班牙后，西班牙为基督教各君主和一些穆斯林的小王朝瓜分。在穆斯林的小王朝中，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存在的时间最长，达 260 年之久。

奈斯尔王朝（1232～1492）的奠基人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伊本·奈斯尔，通称伊本·艾哈麦尔，属麦地那的赫兹赖吉族。这个王朝的辖地虽小，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塞维利亚的光荣传统，并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了一个逃避基督教徒迫害的避难所。

伊本·艾哈麦尔自称“噶里卜”，意为“胜利者”。他把首都设在富庶的格拉纳达。这座城市靠近半岛南部海岸，气候良好，雨水充沛，河渠纵横，林木繁茂，出产丰富，阿拉伯人把它比做大马士革。就位置和气候来说，格拉纳达为西班牙诸城之冠，15 世纪末，居民达 50 万。①

① 《阿拉伯通史》，第 550 页。

噶里卜在格拉纳达东南的一个险要高地上建筑了举世闻名的城堡"红宫"。红宫几经扩建和修饰，成为西班牙珍贵的古迹之一。在一个时期内，格拉纳达的红宫宫廷，吸引了各地，尤其是北非的学者和艺术大师。这些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使格拉纳达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奈斯尔家族的统治毕竟薄弱，他们无力抵抗基督教徒高屋建瓴的进攻，不可能挽回西班牙穆斯林江河日下的颓势。1492 年被阿拉贡的斐迪南德消灭。①

列康吉斯达运动 西班牙人把他们收复失地的斗争叫做"列康吉斯达"，意为"再征服"。从 8 世纪初到 15 世纪末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列康吉斯达运动延续了 7 个多世纪。列康吉斯达运动具有西班牙人反抗外族侵略的性质，得到西班牙各社会阶层的支持。

阿拉伯人占领西班牙后，退居北部和东北部山地的西班牙封建主建立了几个小国。这些小国不断发动收复故土的战争。

1085 年，卡斯提尔国王阿尔封索六世攻陷托莱多，对分裂的南部穆斯林诸国，构成致命的威胁。但是西班牙人南进的锋芒，一挫于穆拉比特人，再挫于穆瓦希德人。1212 年，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之役，穆瓦希德人遭到卡斯提尔的毁灭性打击，从而大大加快了收复失地运动的进程。木尔西亚、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相继被西班牙人占领。13 世纪末，穆斯林仅保有格拉纳达一隅。

① 关于奈斯尔王朝的世系，可参看兰·普勒：《穆斯林诸王朝》，伦敦，1925 年，第 28～29 页。

1479年西班牙统一王国形成后，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南猛进。1491年冬，格拉纳达被围。天寒地冻，粮食匮乏，守军投降。1492年1月2日，西班牙人进入格拉纳达，所有尖塔上的新月悉被十字代替。阿拉伯人从此退出西班牙。

西班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的700多年间，阿拉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西班牙的学者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在欧洲文化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当时的科尔多瓦，学子莘莘，巨匠云集，文化发达，学术昌明，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泉源之一，有“世界宝石”之称。

当东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高度繁荣的时候，无数西班牙学者和学生负笈到东方研究和学习。与此同时，许多东方学者被聘请到西班牙讲学。西班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源于东方，却能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西班牙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的一座十分重要的桥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各类学术著作，无论是阿拉伯世界东部的或西部的，很多都是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再从托莱多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欧洲各国的。从欧洲各国到西班牙各大学学习的留学生，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的使者。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后，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炬，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西班牙的教育十分普及，多数人能读书写字。小学教师受到国家重视。科尔多瓦、托莱多、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均有大学。科尔多瓦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设有教义学、法律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课程。哈克木二世重金延聘东方的教授到科尔多瓦大学任教，在校学生达数千人，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而且来自欧、亚、非三洲。西班牙各大学的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经常举行各种学术集会。

图书馆事业的发达为办好教育，发展文化，提供了基础。仅科尔多瓦就有图书馆 70 多所。穆罕默德一世(852～886 年在位)创建的科尔多瓦皇家图书馆，到哈克木二世时发展成规模巨大、管理完善的图书馆，藏书 40 万册。[①] 哈克木二世不惜花费巨资，派人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为皇家图书馆搜集图书，购买或抄写各种手稿。[②] 他把自己珍藏的图书也赠给了这所图书馆。除国家兴办图书馆外，私人藏书蔚然成风。城市书店如雨后春笋。

中国造纸技术经中亚、西亚、埃及、摩洛哥传入西班牙后，加速了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兴旺。

一、语言学　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西班牙逊于伊拉克。比较著名的语言学家有伊本·古推叶、穆罕默德·伊本·哈桑·祖拜迪(928～989)和艾卜·海彦(1256～1344)。伊本·古推叶曾著《动词论》。祖拜迪所著的历代语言学家外传，曾被素优兑的《华枝集》广泛引用。艾卜·海彦，柏柏尔人，通晓几种语言，为格拉纳达造诣很深的语法学家和诗人。

二、文学　最著名的文学家为伊本·阿卜德·莱比(864～940)、艾卜·阿里·噶里、阿里·伊本·哈兹木(994～1064)和女诗人瓦拉黛(1087 年卒)。伊本·阿卜德·莱比是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桂冠诗人，他以其丰富多采的诗文选《文学璎珞》

① 《伊本·赫勒敦史》，第 4 卷，第 146 页。

② 尼科尔森：《阿拉伯文学史》，剑桥，1956 年，第 419 页。

而闻名于世。噶里所著的文学总集《艾马里》(或译《记录集》),至今仍是阿拉伯各国的文学教材。伊本·哈兹木是思想敏锐、富有创见的文学家。他是一个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他的爱情诗选《鸽子的项圈》有尼克勒的英译本。瓦拉黛是哈里发穆罕默德三世的女儿,她以美丽善诗被称为西班牙的萨芙(古希腊的女诗人)。

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学对西班牙文学乃至西欧文学有较深的影响。隽永的《凯利莱和迪木奈》被译成了西班牙语,不久,又译成了拉丁语。塞万提斯(1547～1616)的名著《堂吉诃德》就是以一本阿拉伯语的小说为蓝本的。西班牙描写暴徒的文体,酷似阿拉伯语的一种押韵的散文——麦噶玛。法兰西南部普罗旺斯派诗人的爱情诗,明显地受阿拉伯爱情诗的影响。13 世纪在西欧兴起的寓言、逸闻和教训故事,同来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阿拉伯作品极为相似。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帮助欧洲文学摆脱了墨守成规的束缚,对欧洲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历史学*　伊本·古推叶是早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安达卢西亚征服史》有法译本。里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13～1347)是晚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格拉纳达王朝获得过"文武大臣"的头衔。他的重要著作《格拉纳达志》内容宏富。

伊本·赫勒敦(1332～1406),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①] 生于突尼斯,先世为也门哈达拉毛人,8 世纪时迁到西班牙,系塞维利亚的贵族。后倭马亚朝崩溃后,移居北非。伊本·赫勒

① 参看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贝鲁特,1969 年,第 3 卷,第 225～228 页;第 4 卷,第 206～207 页。

敦勤奋笃学，学识渊博。他20岁时，即在突尼斯任职，深得突尼斯国王信任。后在非斯担任高级官吏，受谗入狱。1362年，出仕格拉纳达王朝。1365年，由于他的朋友伊本·赫帖卜的嫉妒和谗害，被迫返回马格里布。后隐居特累姆森东面的伊本·萨拉麦堡（今套格祖特），潜心编写他的历史著作。1382年，去麦加朝觐，行至开罗，应邀到爱资哈尔大学讲学，后又兼任开罗马立克派的最高法官。1406年，伊本·赫勒敦去世。伊本·赫勒敦生逢战乱时代，历尽宦途坎坷，备尝人世艰辛。于是愤而著述，察古今之变，究治乱之理，终于写成包罗宏富的巨著《阿拉伯、波斯和柏柏尔史》。伊本·赫勒敦的名望主要来自他《阿拉伯、波斯和柏柏尔史》的《绪论》。他在《绪论》中，详细探讨了历史科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他认为，历史不仅是朝代更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实描写。人类的活动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可分割，史家应考订史料的真伪，阐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切忌主观武断，穿凿附会。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活动离不开社会。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影响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道德风尚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因素，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物质财富的生产与文化有密切关系。阿拉伯的历史学家多重史实的铺陈，而较少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伊本·赫勒敦克服了这种弱点，把阿拉伯的历史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本·赫勒敦的历史观，在当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绝非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能望其项背。在他以前，也没有一个阿拉伯著作家像他那样深刻地观察历史，提出有见地的结论。伊本·赫勒敦是划时代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四、地理学和旅行游记 贝克里（1094年卒）是11世纪

有名的地理学家，他的成名之作《道路及列国志》仅部分流传下来。穆斯林的西班牙出了不少的旅行家，其中，比较著名的为伊本·朱拜尔(1145～1217)和马基尼(1080 或 1981～1169 或 1970)。伊本·朱拜尔的《伊本·朱拜尔游记》是阿拉伯重要的游记之一。马基尼写有游记《奇观精华》。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丹吉尔人，中世纪的大旅行家。他曾 4 次到麦加朝觐，游历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到过北非、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麦加、麦地那、也门、伊朗、小亚细亚、中亚、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和中国。他的旅行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脍炙人口，世界有名。这部著作是研究中世纪远东、近东、中亚、北非各国和蒙古史的珍贵史料，有英、法、德、葡萄牙、土耳其等文字的译本。1985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马金鹏先生的中译本。

五、天文学和数学　西班牙的天文学家发展了东部阿拉伯的天文学研究，对天文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吉里提(约 1007 年卒)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校正过花拉子密的行星表(天文历表)。卓越的天文学家宰尔噶里(约 1029～1087)天体观测和天体研究的成果，是著名的托莱多天文历表的重要依据之一。哥白尼(1473～1543)在其《天体的运行》一书中，引用过宰尔噶里的著作。

阿拉伯天文学和数学的著作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后，给予欧洲人以很大的影响。

六、植物学　西班牙的阿拉伯植物学家为植物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12 世纪末叶，伊本·阿瓦木写的《论农业》一书，为中世纪有关植物和农业的杰作。

七、医药学　最著名外科医生宰海拉威(约 1013 年卒)的《医学宝鉴》着重介绍了伤口烧灼术、膀胱结石破碎术等新疗

法，论述了解剖术和活体解剖术的重要性。《医学宝鉴》的外科部分，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后，在瑞士、意大利和英国等地刊行。900年间，意大利的萨勒诺、法国的蒙彼利埃和其他地方的早期医科学校一直用这本书作外科学的教材，为欧洲的外科学奠定了基础。

伊本·祖赫尔(1091或1094～1162)是与外科医生宰海拉威齐名的内科医生。他的拉丁语名字为阿芬祖尔。他最有价值的医学著作为《医疗便览》。

在药物学方面，有加菲基的《独剂药》，伊本·贝塔尔(1248年卒)的《药物学集成》和《医方汇编》，伊本·贝塔尔是出名的药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生于马拉加，游历过西班牙各地和北非，《医方汇编》是中世纪药物学的巨著，论述了1400种药物，动物、植物和矿物都有，有拉丁语译本。

八、哲学　12世纪，穆斯林西班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名哲学家。最早的是伊本·巴哲(1138年卒)，他的拉丁语名字为阿芬帕斯。他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和音乐家。他的主要著作是《索居指南》和《告别论》。他承认外部世界的物质存在，但又认为物质存在的最高形式是精神。他承认物质的运动，但又认为物质所以运动是因为有无穷的或无始的精神在推动。伊本·巴哲的哲学思想，对欧洲哲学有一定的影响。

伊本·图菲勒(1185年卒)，哲学家兼文学家，当过穆瓦希德王朝哈里发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1163～1184年在位)的御医兼大臣。1185年死于穆瓦希德王朝首都马拉喀什，哈里发艾卜·优素福·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伊本·图菲勒的传世之作为《哈义·伊本·叶格赞》，它的字面意思是“觉民之子活泼”，而内在的含义为“人智来自

神智”。这是一本哲学小说，它描写一个被遗弃在一座孤岛上的婴儿，经过一只母羚羊的哺乳，逐渐成长的过程，含有浓厚神秘主义的色彩。1671 年，《哈义·新本·叶格赞》由爱德华·波科克译成拉丁语，以后又译成荷兰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伊本·鲁世德（1126～1198），最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兼法律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拉丁语的名字叫阿维罗伊。伊本·鲁世德生于科尔多瓦，出身于教义学家和法学家的家庭，富于钻研精神。1182 年，由伊本·图菲勒推荐，任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的御医。伊本·鲁世德致力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花了很多精力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些注释，实际上就是一系列论文，因而他被但丁誉为伟大的注释家。注释有希伯来语译本和从希伯来语译本译成拉丁语的译本。伊本·鲁世德的主要著作为《矛盾的矛盾》。他在这部书里驳斥了阿萨里在其所著《哲学家的矛盾》对唯理论的攻击。伊本·鲁世德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无始的，是永恒存在的。他还认为，“真主（即安拉）是元始，是第一形式，是万物的最后目的，是世界的秩序，是一切相反的事物的总汇，是具有最高存在形式的一切”。①

伊本·鲁世德的学说，在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的 400 年间，“阿维罗伊主义”一直是占优势的哲学派别。尽管它先后被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正统派视为异端邪说，欧洲学者，包括宗教学家对伊本·鲁世德的注释，仍十分敬佩。伊本·鲁世德的著作，经过基督教会当局的审定，并把他们认为讨厌的那些材料删掉以后，被作为巴黎大学和其他欧洲大学的教材，直到 16 世纪实验科学

① 第·博尔，《伊斯兰哲学史》，马坚译，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88 页。

的诞生。

伊本·阿拉比(1165～1240)阿拉伯神秘派的哲学家,西班牙照明学派的代表。伊本·阿拉比主张"存在单一",即万物以观念的形式预先就存在于神的认识中,万物从那里流出,又回流到那里去。世界是神的表象,神乃世界的内在精神。本质与属性,即神与宇宙,本无差别。伊本·阿拉比的学说,对波斯和土耳其的苏非派,对欧洲的邓斯·斯科特、罗杰·培根和雷蒙·拉尔,均有影响。

九、其他　西班牙的穆斯林,特别是穆迪扎尔人(再征服时期仍留住基督教王国中的穆斯林)发展了阿拉伯的美术工艺。他们是金属装饰、浮雕、雕刻、金银镶嵌、铭刻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他们制造的彩陶和瓷砖非常有名。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西班牙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格拉纳达的薄纱畅销欧洲各地,因而被叫做 Grenadine(英语)。西班牙穆斯林的建筑艺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和宰海拉宫、塞维利亚的艾勒卡萨尔营堡、格拉纳达的红宫,世界闻名。穆迪扎尔人把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西班牙建筑风格。

西班牙的穆斯林比东方的穆斯林更喜欢音乐。阿拉伯音乐,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对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有一定的影响。13 世纪以后的西南欧(包括西班牙)通俗音乐,可以溯源于阿拉伯。肯迪、花拉子密、法拉比、伊本·西那和伊本·巴哲等人的有关音乐的著作,有一些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介绍到欧洲。一些阿拉伯的乐器及其名称,也通过西班牙传入了欧洲。如琵琶(Lute),三弦琴(rebec)和铜鼓(timbal)等。

第 13 章
伊斯兰教的教律学派和教义学派

教律学派 阿拉伯人把法律学叫做“费格赫”，把法律叫做“舍利耳”。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部族成员的是非曲直由本族的风俗习惯来判断，无法律可言。伊斯兰教产生后，《古兰经》和圣训成为伊斯兰教立法的两大根据，或者说，成为伊斯兰教法律学的两大泉源。

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广大地区后，遇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事、刑事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古兰经》和圣训的法令远不能满足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所谓“意见的法律”或“推理的法律”。这就是，没有《古兰经》和圣训的明文可循时，穆罕默德的弟子便以他们自己的意见来处理法律上的问题。在这方面，第三任哈里发欧麦尔是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伊斯兰教立法的栋梁。

“意见的法律”行之既久，产生了两种新的伊斯兰教的立法根据：公议和类比。所谓公议，就是伊斯兰教法律学权威关于法律的一致意见。所谓类比，就是无明文规定的法律问题，与某一明文规定的法律问题类似，则按明文规定的办理。

这样，《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便成为伊斯兰教立法

的四大基本原则。

从倭马亚朝末期到阿拔斯朝，形成了许多伊斯兰教法律学派，其中最主要的派别为逊尼派的哈奈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伯里派。这4派的首创者都是博大精深、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都获得了伊玛目的称号。这4个教派都承认伊斯兰教立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一、哈奈斐派　创始人艾卜·哈尼法(699～767)生于库法，波斯血统的麦瓦里。哈奈斐派着重运用类比，强调执法者判断的价值和必要，又称"意见派"。

哈奈斐派盛行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细亚。中国的穆斯林多属此派。

二、马立克派　该派重视圣训，又称"圣训派"。其创始人马立克·伊本·艾奈斯(约715～795)是麦地那的教长，圣训学的泰斗。他的《圣训易读》是伊斯兰教保存至今的最古法典。①

马立克派盛行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乍得、上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东部一带。

三、沙斐仪派　沙斐仪派兼重圣训和类比，是伊拉克意见派和麦地那圣训派之间一个中间派别，又称"折衷派"。它的创始人沙斐仪(767～820)生于加沙，属麦加的古莱氏族。沙斐仪的《法源论纲》，综合了早期各法律学派的法学思想并改造了他们的地域门户观念；调和了天启和理性以及意见派和圣训派之间的矛盾；为伊斯兰教的法学理论奠定了基础。②

沙斐仪派盛行于下埃及、东非、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

① 参看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午前时期》，贝鲁特，第2卷，第213～215页。

② 参看诺·库尔森：《伊斯兰教法律史》，爱丁堡，1978年，第4章。

克、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南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

四、罕伯里派　该派创始人艾哈迈德·罕伯勒(780～855)生于巴格达,是沙斐仪的学生。该派立法恪守《古兰经》,广引圣训,坚决反对个人意见,极少使用类比,以严格遵循经典字面意思著称。

罕伯里派盛行于沙特阿拉伯。

十叶派的重要法律学派有宰德派和伊玛目派。宰德派以《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作为立法的基础,颇似逊尼派,现盛行于也门。伊玛目派是十叶派的主流派,又称"十二伊玛目派"。[①] 该派只承认《古兰经》及其所信奉的12位伊玛目的绝对权威和判断,现分布于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

教义学派　伊斯兰教义学的派别很多,下面列举的主要是中世纪时期与逊尼派对立的一些派别,兼及有影响的逊尼派派别。

一、十叶派　十叶派与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别,它最初只是拥护阿里的政治集团,以后才逐渐发展为教义、仪式都和逊尼派有所不同的教派。现在,在伊朗、伊拉克、也门等伊斯兰国家中,十叶派教徒占大多数。

十叶派作为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宗教派别,在阿拔斯朝时期才最后定型,并产生了许多支派和分派。

在政治上,十叶派认为,阿里与穆罕默德同属于古莱氏部族的哈希姆家族,是穆罕德默的堂弟和女婿,又是最早奉教者之一。他多谋善战,忠于先知,为伊斯兰教的传播立下了不可

① 参看奈菲尔:《伊斯兰教的重要派别》,突尼斯,1974年,第80～82页。

磨灭的功勋。先知逝世后，哈里发应出自哈希姆家族，阿里当之无愧，非他莫属。阿里死后，哈里发的职位应由阿里的后代继承。只有阿里及其11个直系孙子才是真正合法的哈里发。与十叶派相反，逊尼派认为，哈里发应从古莱氏部族中选出。他们承认艾卜·伯克尔(632～634)、欧麦尔(634～644)、奥斯曼(644～656)和阿里(656～661)都是合法的哈里发，或正统的哈里发。

十叶派的政治立场，对其教义体系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叶派的基本信条为伊玛目及伊玛目隐蔽说，其核心为神化伊玛目，特别是神化阿里。伊玛目是十叶派最高领袖的称号，相当于逊尼派的哈里发。逊尼派认为，哈里发是人们选举和指定的宗教和世俗领袖。十叶派认为，伊玛目是安拉特选的，具有前任伊玛目传给他的神秘能力，可以引导人得救。[①] 伊玛目不是凡人，而是超人。

十叶派神化伊玛目，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宗教地位，激励信徒的意志，从而在政治上压倒敌人。

十叶派的主流派承认12个伊玛目。阿里是第一任伊玛目，他的长子哈桑是第二任伊玛目，次子侯赛因是第三任伊玛目，以后9个伊玛目都是侯赛因的后代。最后一个伊玛目穆罕默德·孟特宰尔，878年在萨马腊清真寺山洞中失踪了(据称是巴格达哈里发的奸细杀害的)。他无后嗣。十叶派的神学家断言，他并没有死，而是隐蔽起来了。他将在末日来临之前的1000年，以麦赫迪的身份出现，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征服全世界，建立一个完美的、公正与平等的社会。他是被期待

① 参看《教派与教义》第1卷，第265～271页。

的伊玛目。在他未出现以前，暗地里仍在领导着十叶派。

隐蔽伊玛目说是对充满苦难的现实生活的否定，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十叶派上层巧妙地利用它来鼓动群众为建立"人间天堂"，实际上为建立他们的神权统治效力。十叶派领袖有时以隐蔽伊玛目的代表自居。谁信仰伊玛目的神威，谁就必须无条件地顺从教派的领袖。

由于十叶派和逊尼派政治上敌对，教义上分歧，因而在涉及法律、经典、节日和圣地的问题上，十叶派的观点和逊尼派也很不一样。

十叶派和逊尼派的斗争，表面上是宗教斗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在正统哈里发时期，主要是哈希姆家族与倭马亚家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在十叶派的旗帜下，汇集了各种阶级成分的、对帝国制度不满和敌对的分子。其中，有地方的封建主，他们与哈里发政权有矛盾，他们参加十叶派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这种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掌握领导权，大教长就是他们的代表。广大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参加十叶派的目的，在于改变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穷困的经济状况。他们是十叶派的基本群众，是大多数。

十叶派分为若干支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伊司马仪派　伊司马仪派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形式，直到9世纪下半叶才由波斯籍达伊(传教师)阿卜杜拉·伊本·迈蒙·盖达哈(874年卒)最后完成。[①] 伊司马仪派的总部最初设在巴格达，后迁叙利亚的赛莱木叶。

伊司马仪派的主要教义为七伊玛目说和伊玛目即将来临说。相传，第六位伊玛目哲耳法尔·萨迪格(756年卒)曾指定

① 参看《书目》，第264～266页。

其长子伊司马仪(760年卒)为自己的继承人,后因伊司马仪酗酒,改以次子穆萨·卡最木为继承人。多数人承认这个变更,少数人主张,即使伊司马仪有酗酒恶习,也无损于他继为伊玛目的权利,因为伊玛目是安拉任命的。于是,十叶派发生严重分裂。少数派宣布伊司马仪为第七任伊玛目(另一说法是以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伊司马仪为第七任伊玛目),并已变成了隐蔽的麦赫迪。①

伊司马仪派提出伊玛目即将来临说,与该派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有关。9世纪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方封建主称雄割据,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伊司马仪派力量迅速壮大。盖达哈看到这种有利形势,于是提出伊玛目即将来到现世的信条,以便更有效地动员群众,尽早夺取政权。伊玛目即将来临说,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伊司马仪派的思想对中世纪阿拉伯大诗人穆台奈比(915～965)和阿拉伯大诗哲麦阿里(973～1057)有深刻影响。10世纪时,"精诚同志社"② 编辑的百科全书式的52篇论文,明显地具有伊司马仪派的思想倾向。

12世纪末叶,法特梅王朝灭亡,伊司马仪派又遭到蒙古军和马木鲁克王朝的打击,遂逐渐衰落。现在,全世界的伊司马仪派教徒共约700多万,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黎巴嫩、巴勒斯坦。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少数伊司马仪派教徒。

伊司马仪派分为德鲁兹派、阿萨辛派、努赛尔派、阿里·伊

① 《绪论》,第167～168页。

② 精诚同志社成立于970年左右。该社是个反对哈里发政权的宗教——政治组织,力图使人们改变信仰,颠覆阿拔斯朝政府。

拉希派、盖尔麦特派等分派。

1. 德鲁兹派　德鲁兹派因其创始人达拉齐(1019 年卒)而得名。德鲁兹派教义的基础是把法特梅王朝第六位哈里发艾卜·阿里·曼苏尔·哈基木(996～1021)奉为独一无二的神。①

哈基木是一个凶残的哈里发。为了进一步神化他的政权,自称是安拉的化身。

1021 年哈基木在穆盖塔木山上失踪,他的亲信和传教师达拉齐把他奉为"活主"。宣称他没有死,并期待着他的复临。

德鲁兹派相信灵魂转世,认为教徒死亡时,他的灵魂就附在同一时间出生的婴儿身上。德鲁兹派不履行全部宗教仪式。

哈基木死后,达拉齐到黎巴嫩山区传播他的教义,德鲁兹派在那里扎下了根。17 世纪末叶,特别是 19 世纪中叶,部分德鲁兹派教徒由黎巴嫩迁入叙利亚南部的豪兰山区定居,发展成叙利亚的德鲁兹派。

2. 阿萨辛派　阿萨辛派是 11 世纪末叶从伊司马仪派中派生出来的。阿萨辛派的创始人哈桑·伊本·萨巴哈(1124 年卒)生于伊朗,自称是希米叶尔王朝的后裔,精通算术、几何、天文等科学。②

伊本·萨巴哈先在叙利亚、后在伊朗宣传他的教义。他进一步神化伊玛目,要求信徒无条件服从伊玛目。说他是法特梅王朝伊玛目的代理人,主宰信徒的命运。

部分丧失土地和权力的波斯封建主,为了推翻正统派塞

① 有关德鲁兹派情况,可参看伯德维:《伊斯兰教派》,贝鲁特,1981,第 2 卷,第 509～513 页。

② 《教派与教义》,第 1 卷,第 339 页。

尔柱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的地位，接受了阿萨辛派教义，形成该派的上层领导集团。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惑于阿萨辛派的宗教宣传，加入了该组织形成广大的阿萨辛派的下层。

阿萨辛派的组织迅速扩大。1090 年，他们夺取了伊朗加兹温西北的阿拉木特堡（意为“鹰巢”）。这座堡垒十分险要，是里海通往波斯高原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阿萨辛派以阿拉木特堡为根据地，占领了更多的要塞，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与塞尔柱王国分庭抗礼。这个教派的封建领导集团，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断驱使该派的菲达伊（意为“敢死队”）去暗杀他们的政敌。因此，这个教派被称为阿萨辛派，即暗杀派或刺客派。①

阿萨辛派的另一个大本营在叙利亚。阿萨辛派时而联合十字军，打击穆斯林封建主；时而与穆斯林封建主结盟，对付十字军。阿萨辛派在叙利亚的第一个大据点为阿勒颇，该地艾米尔里德旺·伊本·突土什（1113 年卒）也成了阿萨辛派的信徒。努赛里叶山东侧的麦绥雅德堡为阿萨辛派首领的常驻地。

叙利亚的阿萨辛派对政敌同样使用暗杀手段。他们杀死了法特梅王朝的哈里发阿米尔（1130 年）、十字军的的黎波里王雷蒙二世（约于 1152 年），他们曾两次暗杀萨拉丁未遂。在以后的 100 年内，阿萨辛派一直是西亚一支相当强大的势力。1192 年，他们暗杀了十字军的耶路撒冷王蒙斐拉人康拉德，十字军被迫向他们纳贡讨好。

1256 年，旭烈兀摧毁了波斯的阿萨辛派。1260 年，埃及

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第 4 卷，第 128～129 页。参看《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 年，上册，第 114～117 页。

马木鲁克王朝的拜巴尔斯夺取了麦绥雅德，阿萨辛派运动遂告衰落。他们零星地分散居住在叙利亚北部、伊朗、中亚、阿富汗、阿曼、桑给巴尔和印度等地。

3. 努赛尔派　努赛尔派因其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而得名。努赛尔生于9世纪末叶，原是十叶派第十一位伊玛目哈桑·阿斯克里(874年卒)的忠实党徒。①

努赛尔派教义的核心是把阿里视作安拉的化身，所以又称阿拉维派(意为"阿里党人")。努赛尔派有自己新的祈祷仪式，也过基督教的圣诞节和复活节。

努赛尔派被迫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信徒不多，主要分布在叙利亚的北部、中部山区和土耳其的西里西亚，人数30多万。

4. 阿里·伊拉希派　阿里·伊拉希派(意为"奉阿里为神明者")教义的核心也是神化阿里。该派认为，阿里是永恒真理的化身，而他们则是"真理之人"。

阿里·伊拉希派在举行礼拜仪式时，也要进圣餐，饮圣酒。该派的传教师，经常表演坐在燃烧的煤上而不受伤的巫术。②同努赛尔派一样，阿里·伊拉希派的传教活动也秘密进行，而且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

现在，土耳其境内有阿里·伊拉希派教徒100多万。在伊朗、阿富汗也有不少信徒。另外，该派教徒还零星地分散在伊拉克和苏联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

以上4个伊司马仪分派教义的核心，都是极度地神化伊玛目，实际上是对掌握这些教派大权的封建主的极度神化，给

① 《教派与教义》，第1卷，第316页。

② 荷茨玛等：《伊斯兰百科全书》，伦敦，1913年，第1卷，第293页。

他们的统治权力披上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

5. 盖尔麦特派　盖尔麦特教派的创始人为阿卜杜拉·伊本·迈蒙·盖达哈的学生哈木丹·盖尔麦特。该派是个组织严密的秘密教派。入会者必须经过秘传。工人和手工业者被组织在行会里。活动经费来自公共基金。基金靠教徒捐献，实为捐税。

盖尔麦特派也奉7位可见伊玛目和隐蔽伊玛目即将复临的信条。盖尔麦特派还认为，每960年变换一次信仰，每240年变换一个帝国，每20年变换一位帝王。[①] 该派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应当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但奴隶除外。

盖尔麦特派关于变换信仰、帝国、帝王的教义，关于人人平等和财产公有的主张，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和贝都英人对阿拔斯朝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憎恨，以及他们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但是，盖尔麦特教派主张的平等，很不彻底，因为它并不改善奴隶的地位。

掌握盖尔麦特教派实权的神学家，是不满阿拔斯朝统治的地方封建主集团的代表，他们力图利用盖尔麦特派运动来为自己争夺政治权力服务。该派在波斯湾西岸建立了一个强大国家，一直存在到12世纪。

(二)宰德派　宰德派是8世纪中叶由十叶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支派。这个教派的名称来自它的创始人宰德·伊本·阿里。宰德派是十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的孙子，曾领导740年反对倭马亚朝的起义，在战争中阵亡。

在十叶派的各支派中，宰德派的教义与逊尼派最接近。与十叶派相反，宰德派不相信“隐蔽伊玛目”。他们认为，阿里

① 关于盖尔麦特派的教义，见苔茨玛等：《伊斯兰百科全书》，1927年，第2卷，第769～770页。

以前的3位哈里发都是合法的。

宰德派接受了穆尔太齐赖派关于意志自由和《古兰经》为被造的信条。同时，也采用了哈瓦立及派的两条教义：信仰必须伴之以真诚的实践；任何一个穆斯林，犯了大罪即是叛徒。

901年，宰德派在也门夺取政权，建立了该派伊玛目统治的王朝。以后，在土耳其人占领期间，伊玛目仍有很大影响。

二、哈瓦立及派　哈瓦立及派的一般成员多属农民、牧民和城市居民。过去他们拥护并支持阿里反对倭马亚贵族的统治；现在，他们看清了阿里与倭马亚贵族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夺取哈里发的宝座，于是转而攻击阿里，成为阿里的死敌。649年，阿里在纳赫拉万（在伊朗西部）运河沿岸给了哈瓦立及派以毁灭性打击，但是，他们很快便死灰复燃，许多处于底层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加入他们的战斗队伍。8世纪末，哈瓦立及派逐渐衰落。

哈瓦立及派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哈瓦立及派主张，任何一个正常的穆斯林，哪怕是一个黑奴，只要笃信伊斯兰教，就可以被推选为哈里发，如果选出的哈里发违背安拉的旨意，不再为人信任，即应撤换。他们推选出来的首领阿卜杜拉·伊本·瓦赫卜·拉西比就是拉西卜人，既不属哈希姆族，也不属古莱氏族。他们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政治清明的愿望。

哈瓦立及派认为，只有信仰的表白，而无信仰的真诚实践，如礼拜、斋戒、忠实、公正等，决不会享受来世天堂的幸福。他们不但要求礼拜前净身，而且要求绝对净心。沙赫拉斯塔尼把他们叫做“斋戒和礼拜之人”。①

① 《教派与教义》，第1卷，第183页。

哈瓦立及派禁止崇拜圣徒和朝拜陵墓。反对一切奢移行为，不准奏乐、赌博、吸烟、喝酒。

艾兹赖格派是哈瓦立及派的狂信派。他们认为，杀死政敌和教敌是安拉喜悦的事情。艾兹赖格派曾在伊朗南部成立独立国家，给哈里发政权造成过很大威胁，7 世纪末，被倭马亚朝消灭。

伊巴迪亚派是 7 世纪末到 8 世纪初出现的一个哈瓦立及派的温和分派。伊巴迪亚派主张，犯一次大罪，仅属忘恩负义，不以叛教论处。伊巴迪亚派认为，反对他们的麦加人只是不敬神者，并非多神教徒，不应暗杀或秘密逮捕他们，除非确证他们敌对杀人。倭马亚朝末期，伊巴迪亚派在阿拉伯半岛，特别在阿曼举行了反对哈里发政权的武装起义，加速了倭马亚王朝的灭亡。现在，阿曼居民中半数以上信奉伊巴迪亚派教义。8 世纪后半叶，伊巴迪亚派曾在阿尔及利亚瓦赫兰省提阿雷特地区的塔赫尔特建立过鲁斯塔木王朝。直到法特梅人兴起，这个神权国家才被消灭。但是，伊巴迪亚派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内富萨山区仍有一定影响。

哈瓦立及派的另一分派苏福利亚派对待异派穆斯林的态度，介于艾兹赖格派与伊巴迪亚派之间。他们不攻击其他穆斯林为多神教徒，反对杀害多神教徒的妇孺。他们认为，可以暂时停止反对其他穆斯林的战争。

8 世纪上半叶，苏福利亚派遍布帝国各省。他们在马格里布曾掀起反对阿拔斯朝的起义。后退居摩洛哥的萨杰拉马赛地区。

阿拔斯朝初期，许多学者和作家都受哈瓦立及派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文字学家和文学家艾卜·俄拜德便是哈瓦立及派教徒。

三、穆尔太齐赖派

(一)穆尔太齐赖派的起源及一般情况　穆尔太齐赖派这个词的原意为"分离者"。它最初指伊斯兰教初期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持中立态度的穆斯林,自 10 世纪起,指 8～10 世纪活跃于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伊斯兰思辨教义学派。①

据泰伯里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和艾卜·菲达的《人类史纲要》记载,部分穆斯林对骆驼战役和绥芬战役两党争夺政教大权之争,或认为均属不义,或觉正义谁属难定。于是他们"分离"各派而采取中立立场,遂称穆尔太齐赖派。② 由此可见,一开始穆尔太齐赖派就同时涉及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

8 世纪上半叶,巴士拉出现了后期的穆尔太齐赖派。这派产生的原因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著名学者哈桑·巴士里(642～728)的学生瓦绥勒·伊本·阿塔(699～748)在对待犯罪者的问题上和他的意见相左,由此形成穆尔太齐赖派。麦斯欧迪在其《黄金草原》中说,瓦绥勒主张,犯大罪者的地位,与信士和叛徒"分离",而介于两者之间,故有穆尔太齐赖派之称。③

阿拔斯朝时期,穆尔太齐赖派发展成为在教义学上排除其他教派学说,独具己见的派别。其创始者为瓦绥勒·伊本·阿塔,而奠定该派教义学体系基础的则是艾卜·胡宰勒·阿拉弗(约 752～849)。穆尔太齐赖派的思想家和教义学家,文化水平很高。他们最早精通希腊哲学,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较深。

阿拔斯朝时期,穆尔太齐赖派分为巴士拉派和巴格达派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5 版,穆尔太齐赖条。

② 参看荷茨玛等:《伊斯兰百科全书》,1936 年,第 3 卷,第 787～788 页。

③ 《黄金草原》,第 4 卷,第 104 页。

两大支派，其下还有小的分派。

（二）穆尔太齐赖派的主要教义　穆尔太齐赖派自称“认主公正和认主唯一的人”。[①] 所谓“认主公正”，是因为他们反对宿命论，否认安拉前定罪人犯罪，然后又惩罚他们。所谓“认主唯一”，是因为他们否认安拉具有本体以外的德性，他们的教义主要可归纳为以下的4点：

1．对犯罪者的主张。穆尔太齐赖派认为，信仰体现于许多善良行为，既犯大罪，就不能称为信士，但也不算叛徒，因为他们念过信仰证言，又有别的善行。他们是罪人，应受火狱的惩罚。

2．对意志自由说和前定说（宿命论）的看法。伊斯兰教学者一派主张，安拉为人们安排了一生的行为，行善作恶全由安拉前定，绝不会改变。持这样观点的人，称为哲卜里叶派，又称宿命论派。另一派主张，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自己做出的。持这样观点的人，称为盖德里叶派，又称反宿命论派。盖德里叶派是穆尔太齐赖派的前驱。穆尔太齐赖派也主张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他们说，安拉只创造了人行善作恶的能力，并没有前定人的善恶行为。思想和罪恶都不是直接由安拉发出来的，人才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安拉的赏罚是根据人的功过而定的，因此，安拉是公正的。

3．关于安拉有无本体以外的德性问题。穆尔太齐赖派否认安拉具有本体以外的知觉、能力、生活、视听等永恒的德性，反对把安拉人格化。他们斥责正统派主张神人同形说，破坏了安拉的统一性，陷入了多神论的泥坑。[②]

---

① 《教派与教义》，第1卷，第57页。

② 参看《伊斯兰哲学史》，第39～40页。

4．关于《古兰经》性质的问题。正统派认为，安拉具有种种永恒的、非创造的德性。安拉的语言是安拉许多永恒德性中的一种德性，因而也是永恒的、非创造的。穆尔太齐赖派认为，穆罕默德听到的并不是安拉本身，而是安拉创造出来的一种声音，并离安拉而独立存在，因而《古兰经》是受造之物，并非永恒的。须知，只有安拉才是永恒的，非创作的。如果把《古兰经》也说成是永恒的，就会损害安拉的统一性，从而与多神信仰毫无区别。①

（三）穆尔太齐赖派教义的政治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对伊斯教互相对立的派别，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对以阿里和穆阿维叶为代表的两派均有所评论，不过分严厉，也不过分宽大。当时，一般群众拥护阿里的情绪十分浓厚。穆尔太齐赖派对上述两派都批评，表面上无亲疏之分，实际上它削弱了人们对阿里的崇拜和同情。穆尔太齐赖派的这种中立态度，对倭马亚朝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倭马亚朝不迫害穆尔太齐赖派，为什么哈里发叶齐德亲近他们，为什么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和麦尔旺二世都崇奉穆尔太齐赖派了。②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理性能观察事物，判断是非，这和僵化的、谨守《古兰经》和圣训的正统派比较起来，确实前进了一大步。穆尔太齐赖派有希腊逻辑学和哲学论证为武器来阐述他们的学说，这和正统派死板的、静止的论证方法比较起来，同样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加有力地证明伊斯兰教根本信条的合理性，而不是要否定它。

---

① 参看《伊斯兰教派》，第1卷，第164～169页。

②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黎明时期》，贝鲁特，1969，第293～295页。

穆尔太齐赖派反对神人同形说。主张《古兰经》为受造之物，正好弥补了正统派教义的不足，维护了安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也就更有利于统治者。

穆尔太齐赖派的意志自由说，是和正统派的宿命论对立的。但是，穆尔太齐赖派反对宿命论，是为了从宿命论自相矛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赏善罚恶的教义无懈可击。正统派说，，安拉前定人行善作恶，安拉又赏善罚恶，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也不足以使信徒诚服。穆尔太齐赖派说，善之为善和恶之为恶，都有其自身的属性，安拉只是据其自身的属性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这就是说，安拉规定的善恶是合乎理性的，是绝对正确的，因而安拉的规定具有无上权威，信徒必须遵循，其次，安拉只是创造人行善作恶的能力，而并不前定人行善作恶。人具有自由意志，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安拉根据人自己的行为，奖善罚恶，因而安拉是公正的。人必须绝对信仰安拉，听命于安拉降示的《古兰经》。穆尔太齐赖派的意志自由说，给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犯上作乱”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根据。

8世纪末到9世纪初，封建剥削压迫加剧，人民起义不断爆发（如776～783年的穆盖奈尔起义，816～837年的巴贝克起义），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纷纷涌现出来。古代东西方宗教，如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等的思想，进一步渗入伊斯兰教，向伊斯兰教提出了更加具有威胁性的挑战。

上述情况使伊斯兰教必须在坚持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维新其神学理论，改变其论证方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从思想上、宗教上、政治上击败敌人，保持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穆尔太齐赖派就是挑起这一重担的伊斯兰教派之

一。实际上，该派在驳斥拜火教、摩尼教等异教学说，捍卫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穆尔太齐赖派的教义和它所起的作用，并不为阿拔斯朝每一位哈里发所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把穆尔太齐赖派视为洪水猛兽。正统派的神学家也把穆尔太齐赖派斥为异端。

阿拔斯朝哈里发麦蒙(813～833 在位)认为，坚持一神论同尊重理性并不矛盾，[①] 认识到吸取希腊学术文化精华，用以深化伊斯兰教义理论的必要性。他第一个清醒地看到穆尔太齐赖派对巩固哈里发政权的积极作用，于是他在穆尔太齐赖派大法官伊本·艾比·杜瓦德的鼓动下，把穆尔太齐赖派提升到国教的地位。[②] 827 年，麦蒙颁布敕命，宣布"《古兰经》是受造之物"的教条。麦蒙还成立宗教裁判所，对异派进行宗教迫害。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就是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又恢复了古老的信条，正统派转入反攻，穆尔太齐赖派被赶出政府机构。

四、艾什耳里派和阿萨里 艾卜·哈桑·阿里·艾什耳里(935 或 936 年卒)巴格达人，原来是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学家祝巴仪(915 或 916 年卒)的学生，后来改变了观点，成为重建正统派教义的人。

艾什耳里一方面反对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论，一方面反对正统派信仰的极端形式主义。他的教义往往带有综合众说，加以折衷的性质。艾什耳里认为，安拉前定人的行为，但人类具有选择行为的能力，因而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① 参看《书目》，第 339 页。

② 《阿拉伯通史》，第 429 页。参看《名人传》，第 1 卷，第 63～75 页。

他反对神人同形说，反对用与物和人有关的属性来叙述安拉，但他认为，安拉是全能的，是万物的创造者，可以用一切完全的德性来叙述安拉，不过，这种德性的意义超乎受造之物所具有的德性的意义，是永恒的。艾什耳里认为，借天神之口而降示的文辞，是永恒语言的标志，是受造的，非永恒的；但它所表示的意义则是永恒的。[①] 艾什耳里派反对穆尔太齐赖派把理性提到不应有的高度。他们说，理性能认识安拉，但理性仅是认识的工具，只有依靠经典，理性才能达到对安拉的认识。

艾什耳里之后，最有名的伊斯兰正统教义学家为阿萨里（1058～1111）。他使艾什耳里教派最后定型，并使这个教派的金言成为伊斯兰教普遍的纲领，后代的穆斯林称他为“伊斯兰的权威和圣教的文采”。反映了阿萨里在和异端邪说的论战中，对维护正统派的哲学和教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阿萨里属波斯血统，1058 年生于呼罗珊的突斯城。苏非派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②] 他把苏非派的某些神学理论加以改造，并将其引入了正统派的神学体系。1091 年，他被聘为巴格达尼扎木大学的教授。他在那里潜心研究各个哲学学派和教义学派，决意驳斥他们。4 年后，他辞去教授职务，以托钵僧的身份，漫游各地达 10 年之久，然后回到巴格达，从事宣教和讲学。1111 年卒于故乡。

阿萨里认为，安拉以其意志和能力创造了世界，由世界可以证明安拉是实有的，有意志的，全能的。阿萨里说，专凭理性，不可能获得真理，必须以纯粹的直觉去接近安拉，才可获得安拉的启示，与安拉融合，达到正确而又完全的真理。

---

① 参看《教派与教义》，第 1 卷，第 30 页。

②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第 4 卷，第 84 页。

阿萨里的著作有《圣学复苏》和《哲学家的矛盾》等。前者对伊斯兰教义、教律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是批判各学派的专著，其中包括对法拉比和阿维森纳(伊本·西那)的驳斥。至阿萨里，正统派的理论已登峰造级。阿萨里的部分著作有拉丁语译本，他的学说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有显著的影响。

五、苏非派　苏非派是以修行形式出现的，以遁世思想为核心的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7 世纪末到 8 世纪初产生于伊拉克。苏非派这个名称，来自 suf 一词(意为"羊毛")。因该派教徒常穿粗制毛质衣服，以示朴素和苦行，故名。苏非主义作为一个宗教派别，是当时社会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正统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的产物。它立足于伊斯兰教本身的思想体系，广泛吸收东西方各种哲学、宗教思想，使之融为一体，形成禁欲主义、神秘主义、神智教和泛神论诸说混合的一种宗教神学。

苏非派的禁欲主义主要表现为不贪图享受、独身、孤独冥想、徒步朝觐和长期守夜等。这些苦行生活显然受了基督教的影响。

"在基督教和希腊各种观念的影响下，穆斯林的禁欲主义，在回历 2 世纪时，变成了神秘主义"。[①] 神秘主义者认为，认识安拉是凭借个人灵魂的闪光所获得的一种神秘直觉，而不是通过理性和公认的圣训。神秘派认为，爱能使人们与安拉相亲近，引导人们达到安拉的道路是爱，而不是恐惧，也不是希望。这样，爱便是成为神秘主义的精髓，[②] 成为引导人

① 《阿拉伯通史》，第 434 页。

② 参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第 4 卷，第 153～154 页。

们逃避现实斗争，宽容邪恶势力最有效的精神武器。

苏非派从神秘主义发展到神智教（神智可以理解为关于神的宗教真知）。新柏拉图主义为这种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苏非派神智教的代表为埃及人祖农（860年卒于埃及的吉萨）。苏非派公认他是苏非派教义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这样的神智教观念：只有入神，才能真正认识真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①

苏非派由神智教又进到了泛神论。苏非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不过安拉的若干状态中的一种状态，并不由其本体而存在。这种学说叫做“万有单一论”。极端的苏非派更进一步主张，安拉存在于万物，万物即安拉。波斯人侯赛因·伊本·曼苏尔·哈拉吉就是极端苏非派的一位泛神论者。他说，“我就是安拉”。② 922年，他被阿拔斯朝的宗教裁判所处以绞刑。最有权威的一神论兼泛神论的苏非派主义者，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1165～1240）。他是“万物即安拉”这一观念的提出者。他死后葬于大马士革。

苏非派最初仅有一些临时性的小团体。11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永久性的教团组织。苏非派的教团，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教会组织。教团成员通称“德尔维什”（苦行僧，本意为“贫民”、“乞丐”）。他们的住所同时也是社会活动中心，叫“台基叶”、“扎维叶”或“里巴特”，类似修道院。

由于时间和地理条件的不同，苏非派各个教团信仰的着重点和宗教仪式也互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仪式，叫做“迪克尔”，意为“记诵”，即连续不断地赞美安拉，出声和默念的都

① 同上书，第4卷，第159～160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62页。

有，有时还伴随一定的动作。此外，苏非派都使用念珠，作为祈祷的工具。念珠为一百颗，据说，这个数目是根据安拉所具有的美名的数目而定的。

第 14 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帝国时期，学术文化发达，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帝国各族学者，从古代东西方文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发展了帝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的。阿拉伯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哈里发既是全国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阿拉伯语通行全国，所有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伊斯兰教徒。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带有显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特色。

倭马亚王朝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孕育时期，阿拔斯王朝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初以巴格达为中心，以后学术西渐，又形成开罗和科尔多瓦两个中心。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被认为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三大源泉。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昌盛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巨著珠联，繁花似锦。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创造性成果对欧洲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

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章除有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共同性的问题外，在介绍学者及其著作时，一般仅限于阿拉伯帝国东部的，西部学者及著作分别在有关各章中介绍。为了行文方便，有时用“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来代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特定用语，实际上它们所指的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归之于阿拉伯人“智力的觉醒”。他们认为，阿拉伯人兴起时，只有很少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底。但是，他们从沙漠带来了敏锐的感官，智力的好奇心，强烈的求知欲和大量潜在的才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到更古老、更文明的民族时，他们很快就成了那些古老文明的受益人和继承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未究其堂奥。国家要“长治久安”，上层建筑要起到维护政权、巩固经济基础的作用，伊斯兰的意识形态要适应新的社会状况，生产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人民要友好往来，对外关系要正确处理，凡此等等，向科学文化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成为科学文化发达的原动力。举例来说，正是军事扩张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促进了地理学的研究；农业的兴旺和海上航行的繁盛，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天文、地理的研究，农田水利的兴办和国家财政经济的筹划，加速了数学研究的开展；政治体制和典章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类别化、深入化；东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导致了伊斯兰教义学的理论化、系统化和伊斯兰哲学体系的形成。由此可见，阿拉伯人的聪明才智与古老文明的结合，只是阿拉伯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实践的需要，才是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高，又反过来给予社会实践以深刻的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文化基础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但是，如果不具备必要的文化基础，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阿拉伯人征服的印度西北部、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是世界文化的先驱。阿拉伯文化就是在这些地区的文化基础上产生的。

古代东西方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影响的方面和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大体上说，印度文化的影响多在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波斯文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而希腊文化的影响则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早在前汉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就有了友好往来。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学习，使各自的文化得到了充实和发展。8 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接受了中国的造纸技术，改变了使用笨重的纸草纸和羊皮纸的状况，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后，便利了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对阿拉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关于古代中阿关系的问题，将于第 15 章详述。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重要条件

一、统治者对科学文化的重视和奖励 阿拉伯统治者，包括一些地方王朝的统治者，对科学文化非常重视。阿拔斯王朝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如曼苏尔和赖世德)，提倡教育，奖掖科学。他们不分宗教畛域，重金延聘人才，尊重知识分子，开展

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巴格达哲人荟萃，学者云集，成为举世著称的文化名城。

第七代哈里发麦蒙时期(813～833 年在位)，阿拉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大量的希腊文著作译成了阿拉伯语，阿拉伯的科学研究放射出异彩。麦蒙喜欢天文学和数学，十分关心并积极支持科学文化的发展。他兴办学校，创建天文台，设立著名的智慧馆(或译哲理大学)。智慧馆由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等三个机构组成，它是公元前 2 世纪亚历山大港博学院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麦蒙曾派智慧馆馆长萨拉姆等人远至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廷皇帝索取希腊语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① 并鼓励学者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他用与译稿同等重量的黄金，酬谢翻译家侯奈因(809～873)。麦蒙在学术上采取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方针，他的宫廷里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祆教徒……为他主持翻译事业的侯奈因就是一位基督教徒。阿拔斯朝初期推行的科学文化政策，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阿拉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教育事业的发达　倭马亚王朝时期，教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仍不普及。阿拔斯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兴起。当时，相当于小学校的库塔卜已非常普遍。皇室和富裕之家有家庭教师教授子弟的宗教学、纯文学或作诗法。值得注意的是，热心教育、设馆办学者也不乏其人。城市和农村的清真寺继续起着学校的作用。据叶耳孤比所著《地方志》(书成于 891～892 年)记载，巴格达城清真寺多达 3

① 《书目》，第 339 页；《绪论》，第 401 页。

万座。[1] 又据《伊本·朱拜尔游记》记载，亚历山大港的清真寺有8000到1.2万座。[2] 这说明那时清真寺确实很多，成为普及伊斯兰教育的主要力量。清真寺设有圣训学的课程，还有由宗教学者和文学家主持的各种学习小组和学术集会。

麦蒙在巴格达建立的智慧馆，既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所学术机关，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智慧馆的领导人，都是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学者。担任过智慧馆馆长的萨拉姆是有名的数学家，麦蒙曾命他注释托勒密的"天文表"。担任过该馆图书馆长和科学院长的侯奈因，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和学者。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花拉子密（约780～850左右）也担任过该馆的图书馆长。智慧馆培养的学生，成绩优良。除智慧馆外，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和医院，也是培养科学人才的中心。

9～10世纪，阿拉伯帝国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很高水平，朝野上下，求知如渴。相传哈里发赖世德曾到大教长马立克家请教。麦蒙常亲自主持学术讨论会。一般学子为求名师，不惜远离家乡，备尝艰辛。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其门下学生可多达数百名。

通观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教育，自有其缺点和不足之处，如偏重宗教课程，在某些时期内排斥科学等。但是，阿拉伯各种类型的学校毕竟培养了大批人才，它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不能设想，没有发达的阿拉伯教育，能够产生那样多的学者和科学家。

阿拔斯时期，不但教育事业发达，作为保存和传播文化的

① 寻看托太哈：《回教教育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3页。

② 《回教教育史》，第32页。

机构，图书馆和书店也很兴盛。清真寺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私人藏书形成风气。由国家、显贵或富商出资，在各地兴建的许多图书馆收藏着关于逻辑、哲学、天文学等科学的书籍。图书馆被用作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的场所。地理学家雅古特(1179～1229)，为了编辑他的《地名辞典》，花了三年时间，从木鹿到花拉子模的各图书馆搜集资料，可见，图书馆在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书店在阿拔斯朝初期即已出现，到9世纪末，巴格达已有书店100家。书商本人多是书法家和天文家，① 有些大书店成为古籍鉴定家和藏书家的"俱乐部"和文学讨论会的中心。总之，阿拉伯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阿拔斯朝教育事业的发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尼科尔森对此事有一段生动的论述，可供参考。他说："一种智力的活动，伴随着物质的发展而爆发；这种活动，是东方人从未见过的。上自哈里发、下至平民，所有的人仿佛忽然间变成学生或文学的奖励者。一般人为求学而游历欧、亚、非三洲，然后犹如蜜蜂一般，载蜜而归，把他们所储蓄的宝藏，分给发奋的学生们，并且孜孜不倦地编辑许多典籍，其卷帙之浩大与内容之丰富，不亚现代的百科全书，而其对于现代科学的贡献，远非一般人的想象所能及。"②

三、翻译运动的兴起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轫于印度、波斯和希腊古籍的翻译。由于肥沃的新月地区和埃及给阿拉伯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希腊古籍的翻译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倭马亚朝时期，少数希腊医学、天文学和炼金术等方

① 《书目》的作者伊本·奈迪木，显系一位书商兼图书馆学专家和著作家。

② 《阿拉伯文学史》，第281页。

面的书籍即已译成了阿拉伯语。阿拔斯朝时期，翻译事业发展很快。曼苏尔曾命法萨里(796～806年间卒)把一篇印度的天文学论文《悉檀多》译为阿拉伯文。法萨里后来成了阿拉伯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法萨里还译了一篇印度的数学论文。这篇论文把印度数字传入阿拉伯，然后，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来自印度。① 另外，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波斯人伊本·穆噶发耳(757年卒)，将帕赫莱维语(中古波斯语)的《列王纪》译成了阿拉伯语，叫作《波斯列王纪》。还把古代印度哲学家比德湃的寓言，由帕赫莱维语的译本，重译为阿拉伯语，叫做《克利莱和迪木奈》。梵语的《比德湃寓言》原本和帕赫莱维译本早已散佚，② 因此，阿拉伯语译本具有重要意义。

麦蒙建立哲理大学以后，阿拉伯的翻译进入到一个高潮。麦蒙和其后的几位哈里发，把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到哲理大学的翻译局进行，结束了过去翻译工作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翻译局是由政府领导的全国性的翻译和学术机构。馆中主要的翻译人员有阿拉伯人，也有非阿拉伯人；有伊斯兰教徒，也有非伊斯兰教徒。他们既是翻译家，也是研究工作者，他们不仅翻译，而且通过译注阐述原著的论点或表明自己的看法。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是这个时代伟大的翻译家和学者。侯奈因为希拉城的一个景教徒，精通希腊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的译作深得麦蒙赏识，麦蒙派他到哲理大学做翻译，不久，擢升翻译局长。他以把格林的全部科学著作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而闻名于世。侯奈因译作等身，品

① 有人考证，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数字和零号即已出现于印度支那，比出现在印度的时间早。

② 梵语原本的材料，经过发挥，保存在《五卷书》(Panchatahtra)中。

德高尚，被誉为“科学的渊泉，道德的宝库。”①

经过阿拔斯朝200多年的翻译工作，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差不多都译成了阿拉伯语。丰富的希腊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连同各东方古国的文化遗产，一经被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吸收、消化和提高，便出现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代。

除上面谈到的重要条件外，中国造纸技术和指南针的传入，发达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成就 阿拉伯文化最初以阿拔斯朝首都巴格达为中心，阿拔斯朝衰微以后，阿拉伯文化继续在东方和西方各独立王朝发展，形成众多的文化中心，其中以开罗和科瓦多瓦最为有名。

在漫长的数百年内，阿拉伯——伊斯兰的学术巨擘，更仆难数，阿拉伯——伊斯兰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只能述其梗概。

一、语言学和文学

(一)语言学 阿拉伯语具有丰富的词汇、严密的句法和各种各样的修辞形式。阿拉伯帝国建立后，阿拉伯人从阿拉马语、希伯莱语、埃塞俄比亚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突厥语、梵语等语言中，吸取很多他们所需要的词汇，从而使阿拉伯语成为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富有活力的交际工具。自8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叶，阿拉伯语曾是国际性的语言，在科学文化、政治、外交、商业和宗教等方面，都广泛使用阿拉伯

① 《阿拉伯通史》，第313页。

语。凡是想受高等教育的西方人，必须学习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的普遍应用，促进了阿拉伯语研究工作的开展。倭马亚朝的阿拉伯语法学家，在当时文化中心之一的巴士拉，开始研究阿拉伯语法。

阿拉伯语法的创始人为巴士拉学者赫立勒·伊本·艾哈迈德（约786年卒）。他编写的辞典《艾因书》，开阿拉伯辞典学的先河。他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语法规律，但未成书。他的学生波斯人西伯威（约793年卒）据其讲述，兼采别家之言，编写了著名的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叫做《西伯威之书》，或简称《书》。这部著作不但引起当时语言学家的重视，而且是迄今为止历代语法著作的主要依据。

阿拉伯语对东西方许多民族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曾经使用或仍在使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前者如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语，后者如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在伊斯兰国家中，不少穆斯林的子弟从小就学习阿拉伯文，读《古兰经》。现代波斯语、普什图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拉丁语和非洲一些民族的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阿拉伯语词汇。

（二）文学　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谚语、故事和诗歌等。从谚语中，还可以看到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阿拉伯的故事大多数是关于部落战争和对外战争的，也有关于爱情的。阿拉伯人是爱好诗歌的民族，长于用诗歌来表情达意。

阿拉伯人把诗人叫做“沙伊尔”，意为“感觉者”、“学者”，即他能觉察诸种事物，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知识。战时，他的诗歌能唤起整个部族英勇对敌，起着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诗人又是部落的决策者和代言人。

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一种长诗体。长诗体格律严格，感情炽烈，语言简洁，文辞优美，刻画细微，描写逼真。但是，这种诗往往为一定的形式所束缚，而且题材不广，寓意不深。

在长诗中，7 篇《悬诗》被认为是出自大师之手的杰作。相传每一篇都曾在乌卡兹每年一次集市的诗歌比赛大会上被评为最优秀的作品，并用泥金书写下来，悬挂在克尔白的墙上，以示给予最高的荣誉。首先获得这种荣誉的是伊木鲁·盖斯（540 年卒）。[①] 他原系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盖哈丹人，属铿德部族，号称“诗人之王”。他的诗以自我为中心，并以对自然的描写和对爱情的坦率表露著称。另一位《悬诗》作者安塔拉（525？～615？）以其英雄气概和任侠好义以及他与情人阿卜莱的相爱而为阿拉伯人传颂不绝。他的诗着意夸耀他的作战英勇。《悬诗》是 8 世纪中叶才由著名的史诗吟诵者哈马德·拉维叶（库法人，属波斯的德莱木族）选集成册的，有多种西方语言的译本。除《悬诗》外，伊斯兰以前的诗歌流传至今的，还有艾卜·太马木（845 年卒）的《坚贞诗集》（有德语译本）和伊斯法哈尼（967 年卒）的《诗歌集》等。《诗歌集》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巨著，它的价值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伊本·赫勒敦称这部书为“阿拉伯人的文献”，[②] 完全合乎事实。

从伊斯兰教兴起到倭马亚朝建立，在“人人皆诗人的民族”中，创作的优秀诗篇微乎其微。这种现象同社会的急剧变革、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包括伊斯兰教与偶像崇拜，伊

① 《阿拉伯文学史》，第 103～107 页。

② 《绪论》，第 487 页。

斯兰教道德标准与旧时诗人推崇的社会风尚的斗争)以及阿拉伯人忙于对外扩张有很大关系。

倭马亚王朝时期,随着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生活的变化,阿拉伯文学内容或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在波斯文学的影响下,诗歌出现了新的主题和格局。

在阿拉伯半岛,新的爱情诗的代表为欧麦尔·伊本·艾比·拉比耳(719年卒)。他的诗清新、欢快而又富于豪爽气概,欧洲人称他为阿拉伯的奥维特(公元纪元前后的罗马爱情诗人)。另一位有名的半岛诗人为麦地那欧兹赖部族的杰米勒(701年卒)。

与半岛的爱情诗人差不同时的,是伊拉克的赞颂诗人和讽刺诗人法拉兹德格(约640～728)、杰里尔(729年卒)和艾赫塔勒(约640～710年)。人们称他们为倭马亚朝的诗中三杰。

阿拔斯朝时期,阿拉伯文学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这一时期,阿拉伯的散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固有的那种简洁、尖锐、明快和朴实的风格,逐渐被优雅、辞藻华丽和比喻精当的波斯散文特征所代替。伊本·穆盖发耳(757年卒)翻译的《克利莱和迪木奈》是早期具有浓厚的波斯散文色彩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拉伯的散文,经巴士拉文学查希兹(868～869年卒)到哈利利(1054～1122),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查希兹巴士拉人,为一黑奴的后代。他虽属穆尔太齐赖派,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①] 他富于创造精神,以学问渊博、才思敏捷、讽刺尖刻著称。他写的《动物书》短论集实际上是一部教义学和民间

① 雅古特:《文豪列传》,埃及,第16卷,第76页。

文学的著作，论述动物的部分居次要地位。巴士拉文学家哈利利是新文学体裁“麦噶麦”（意为“集会”）创作者的杰出代表。“麦噶麦”是一种戏剧性故事，由韵文和曲调组成，类似我国的弹词和鼓儿词，由押韵的散文发展而成。哈利利博学多才，他因写作《麦噶麻特》（“麦噶麦”的复数）而一举成名。《麦噶麻特》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宝库中仅次于《古兰经》的名著。

阿拔斯朝时期产生了打破守旧观念，脱离古典主义轨道的新诗体。阿拔斯朝最著名的新诗人为艾卜·努瓦斯（约810年卒）和艾卜·阿塔希叶（748～约828）。艾卜·努瓦斯，半波斯血统，生于伊朗的阿瓦士。他被选为宫廷诗人，成为哈里发赖世德和艾敏的朋友。他才华横溢，自由放纵，蔑视旧礼教，不受宗教约束，“有自然诗人”之称。艾卜·努瓦斯的诗表现皇室贵族的豪华生活，而艾卜·阿塔希叶的诗则带有浓厚的悲观厌世思想，这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艾卜·阿塔希叶，陶工出身，是阿拉伯艾奈宰部族的后代。艾卜·阿塔希叶是他的绰号，意为“狂士”，其名为伊司马仪·伊本·噶西木。艾卜·阿塔希叶在宫廷住了较长时期，赖世德给他的年俸为5万第尔汗，[①] 但他反对巴格达那种挥霍的高级生活。他的诗不受传统的束缚，语言朴实自然，被誉为“阿拉伯宗教诗之父”。

穆台奈比（915～965）是阿拉伯最有名的诗人。他原为巴士拉一个水夫的儿子，成长于叙利亚。他的诗修辞华丽，隐喻微妙，风格夸张，被认为达到了高度的完美，在伊斯兰世界最受推崇，被人引证最多。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为艾卜勒·阿拉伊·麦阿里（973～1057），他被誉为“诗人中的哲人和哲人中的诗人”。麦阿里属

① 参看《阿拉伯文学史》，第296页。

台努赫族，生于叙利亚的麦阿赖特·努耳曼。他因患天花，4岁双目失明，但记忆力惊人。他受精诚同志社的思想影响较深，晚年素食隐居。主要著作为《作茧集》和《饶恕集》。他的诗表现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悲观情绪。

故事小说是阿拉伯文学百花中一枝永不凋谢的奇葩。安塔拉故事被誉为阿拉伯的《伊利亚特》。《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世界文学名著。10世纪上半叶，杰赫希亚里（942年卒）在伊拉克完成该书初稿。初稿以古波斯的《一千个故事》（其中有几个印度故事）为基础，补充了一些说书人的故事。后又陆续增添了东方各种民间故事，直到16世纪，才在埃及定型，成为分夜讲述的故事，也才有《一千零一夜》的名称。《一千零一夜》分为三部分：古波斯语的《一千个故事》，阿拔斯王朝的故事，埃及的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内容有寓言、童话、恋爱故事、冒险故事、历史故事和名人轶事等，它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社会制度。它的艺术魔力和人民性，使它得以在世界各国普遍流传，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一千零一夜》有多种阿拉伯文版本，1935年埃及政府印行的版本为公认的善本。《一千零一夜》还有世界各种语言的译本。阿拉伯文学在形式、内容和写作风格上对欧洲文学都有广泛的影响。

二、历史学　倭马亚朝时代，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历史研究很快开展起来，但历史著作保存下来的很少。

阿拔斯朝前期著名的历史著作家有瓦基迪、伊本·希沙木和白拉祖里（892年卒）等人。瓦基迪（822年卒于巴格达），麦地那人，曾任麦蒙的大法官。他是《武功纪》的作者之一。伊本·希沙木（834年卒）原籍巴士拉，生于埃及。他的《先知穆罕默德传》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的权威著作。白拉祖里波斯

人，生于巴格达。他是最重要的研究伊斯兰教武功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为《诸国征服记》和《贵族谱系》。

阿拔斯朝后期，许多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经典著作译成了阿拉伯语，各种史料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已具有相当规模，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使阿拉伯的历史学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

阿拔斯朝后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为泰伯里、麦斯欧迪和伊本·艾西尔。

泰伯里(838～923)，名穆罕默德·伊本·杰利尔，生于里海南岸泰伯里斯坦的阿莫勒，故以泰伯里之名闻世。泰伯里幼年在赖伊(德黑兰南面)读书，及长，至巴格达学习。后到巴士拉、库法、叙利亚和埃及等地游学求师，搜集传说轶事，最后返回巴格达定居。

泰伯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达 40 年之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兰经》学家、圣训学家和法律学家。他的名著为《历代先知及帝王史》和《古兰经注》。《历代先知及帝王史》是一部不朽的世界编年通史。全书共 13 册约 7500 页，从创造世界讲起，到公元 915 年为止。以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为主，其他民族历史为从。该书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对后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史学家影响很大，为阿拉伯史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泰伯里的世界编年史，有波斯语、土耳其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译本或节译本。

麦斯欧迪的全名为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957 年卒于弗斯塔特)，生于巴格达。他是中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有百科全书家之称。

麦斯欧迪勤奋好学，博闻强记。他既重视书本知识，又重视实地考查。他大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当时盛行的学术旅行

中。他在叙利亚和埃及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10年。在这10年中，他编成了30册的巨著。保存至今的只有一部摘要，名叫《黄金草原和珍玉宝藏》（简称《黄金草原》）。这部书的第一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各国的历史概要；后三卷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史，起自伊斯兰教创立，终于公元947年。《黄金草原》有英语、法语等多种译本。

伊本·艾西尔（1160～1234）生于底格里斯河畔的伊本·欧麦尔岛，出身富裕的学者家庭。青年时代，在摩苏尔受教育，后游学巴格达、大马士革和麦加等文化中心，学业突飞猛进。他的主要著作为《历史大全》。这部书共12卷，上起创世时代，下迄公元1231年。《历史大全》节录泰伯里史的精华，并增益其不足之处，史料非常丰富。《历史大全》辞藻优美，文笔流畅，同时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阿拉伯的历史学家以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历史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著作保存了很多极为宝贵的史料，成为研究中世纪阿拉伯史、中亚史、西亚史、北非史和西班牙史的重要文献。

三、地理学　阿拉伯的地理学盛行10世纪前后。礼拜正向的规定，朝觐制度的确立，海外贸易的兴旺，交通邮务的发达，人民之间的往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促进了阿拉伯地理学的研究。

天文学家花拉子密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编纂了《地形学》一书，该书附有他和其他69位学者共同绘制的一幅“地球形象”。这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第一张关于天空和地球的地图。

成书于9世纪中叶，10世纪初又有增补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阿曼至中国之间的海洋和岛屿以及阿曼至中国之间

的各地风土人情，均较详尽，是中古时期关于远东史地的重要著作。

伊本·胡尔达兹贝（约912年卒）波斯人，曾任吉巴勒省的邮政和情报局长，所著《道程及郡国志》（又译《省道记》）记东西交通路线驿站及贸易情况甚详。古达麦曾任阿拔斯朝政府中央岁入工作的职员，他的《土地税》一书，对哈里发帝国省区的划分，邮务和税收工作的组织，均有详细记载。1889年，上述两位地理学家的著作由德·荷叶合编成一大册，并附注释，在莱顿出版。有宋岘的中译本，书名《道里邦国志》，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

雅古特（1179～1229）生于小亚细亚，出身希腊家庭。1224年，他在摩苏尔完成《地名辞典》的初稿。1228年，在阿勒颇完成最后的编纂工作。该书所收地名，按字母次序排列。《地名辞典》文笔生动，内容广泛，除地理学外，还涉及历史学、人物志和自然科学，实为一部百科全书。

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地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著作是研究远东、中亚、西亚、黑非洲乃至俄罗斯草原的重要材料。他们的制图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在地学理论方面亦有创见。

四、天文学和数学　阿拉伯人系统地研究天文学始于阿拔斯朝。阿拉伯在学习希腊、印度和波斯天文学的基础上，经过几百年的观测和研究，大大充实了古代天文学知识的宝库。

阿拔斯朝时期，在巴格达、大马士革、腊卡（赖盖）、马腊格、设拉子、君迪·沙普尔、内沙布尔、撒马尔罕等地，有许多天文学家受聘进行天体的观察和实测。

麦蒙时代的天文学家还在幼发拉底河北面的辛贾尔平原和叙利亚的帕尔米拉附近，做过细致的大地测量工作。他们

实测子午线一度之距离，据此而推算出地球的直径和圆周。

在天文观测和研究中，阿拉伯人制造了不少比较精密的天文仪器，如星盘、象限仪（四分仪）、平纬仪、方位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他们制造的天文仪器，直到16世纪还为欧洲人采用。

阿拔斯朝时期，最负盛名的天文学家为花拉子密等人。

花拉子密（约780～850左右）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精通天文学和数学，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曾制定著名的花拉子密天文表。1126年，英国人艾德拉把它译成拉丁语。这个天文表代替了希腊和印度的各种天文表，成为东方和西方各种天文表的蓝本。

白塔尼（929年卒）拉丁语著作家称他为Albategnius或Albatenius，也是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天文学家。他修正了托勒密天文著作中的一些错误，证明了太阳环食的可能性，较精确地确定了黄道、黄道斜角度以及回归年和四季之长。他编的《萨比天文表》，先后被译成了拉丁语和西班牙语。

艾卜·瓦法（940～997或998）伊朗内沙布尔人，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曾发现二均差，这个发现被人误认为是600年后第谷的功绩。

比鲁尼（973～1048）生于花拉子模城的比伦郊区，故以比鲁尼为姓。他是学识渊博而又富于创造性的伊斯兰教学者。他论证了地球自转和绕太阳运行的学说。他主要的天文学著作为《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及《古代遗迹》。比鲁尼也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侨居印度多年，所著《印度志》一书，对研究古代印度很有价值。

欧麦尔·海雅木（1048～1123或1124）内沙布尔人，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哲拉里历”的创作人之一。

阿拉伯的一些天文学著作对欧洲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现在各种欧洲语言中的天文学术语，不少来自阿拉伯语。如 Acrab(天蝎宫)来自 aqrab，Al tair(牛郎星)来自 al－ta'ir 等。阿拉伯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与天文学发展的同时，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花拉子密是中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是最早编写算术和代数的人，被誉为"代数之父"。他的主要代数学著作《接骨和对照的计算》(意译为《积分和方程的计算》)，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有所发展。该书的阿拉伯语原本已散佚，12 世纪，克利摩拿人热拉尔的拉丁语译本，被用作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直到 16 世纪。阿拉伯代数学和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 al－jabr 就是通过《积分和方程的计算》这部书传入欧洲的(英国人把 al－jabr 译成写 algebra)。

天文学家艾卜·瓦法曾发明一种计算正弦表的方法，能使半度的正弦有 9 位小数的正确。他计算出一个正切表，并发明了正割和余割。他还用几何法解四次方程式，以圆锥曲线的交割解三次方程式，这是他在代数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欧麦尔·海雅木提出了二次方程的几何解法和代数解法，以及巧妙的各种方程分类法。

阿拉伯数学家把印度数字介绍到西方，对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8 世纪时。印度数字和零号传入阿拉伯。12 世纪，印度数字和零号以及十进位法，通过花拉子密的著作传入了欧洲。因此，欧洲人把这套印度数字称为 Algorism("阿拉伯数字")，这是用花拉子模的名字来命名的。12 世纪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数字，后来演变成现代各国通行的阿拉伯数字。计算的科学能很快进步，应归功于零号和阿拉伯数字的使用。

五、物理学和化学　肯迪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创见的物理学家。他写了一部几何光学和生理光学相结合的光学著作。这部著作在东方和西方曾被广泛采用，有拉丁语译本。巴士拉人伊本·海赛木(965～1039)是晚期有贡献的阿拉伯物理学家，拉丁语名字叫艾勒哈精。他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埃及。他写了一本《光学书》，涉及光学的许多问题。他正确说明了视觉的产生，纠正了希腊人认为光线是从眼中射出的错误。

阿拉伯最著名的化学家为查比尔和拉齐。查比尔被誉为阿拉伯的化学大师，776 年前后活跃于库法城。查比尔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首创“燃素说”。他科学地叙述了燃烧和还原的作用，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他是第一个把硝酸和盐酸合成王水的化学家。

哲学家兼化学家拉齐的《秘典》由热拉尔译成拉丁语后，被当作化学知识的宝库沿用到 14 世纪。罗杰·培根曾引用这本书的理论。

现代的化学术语，不少仍沿用阿拉伯词(见本节，六、医药学部分)。

六、医药学　阿拉伯的医学主要来自希腊，其次来自波斯和印度。阿拔斯朝时代，医学和医疗事业发展很快，阿拉伯人开办制药工厂，创建药剂学校，编写药方集子，大大提高了药学水平。阿拉伯的药学家曾介绍酒精、樟脑、硇精、大黄等药品的用法。在治疗方面，阿拉伯医师已知道消毒，知道使用麻醉剂，他们能用较好的方法治疗伤寒、霍乱等症候。为了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哈里发赖世德于 9 世纪初在巴格达建立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医院，叫做“比马里斯坦”(波斯语，意为

"医院")。

阿拔斯朝政府对药剂师和医生的要求很严。931 年,由于发生庸医杀人事件,巴格达医院院长司南奉命对巴格达的所有营业医生进行一次考试,有 860 多名医生成绩合格,获得行医执照,庸医悉被淘汰。

医疗事业的发展与医药学的研究密切相关。翻译家约哈纳·伊本·马赛维的父亲曾任巴格达医院院长,他写过一篇眼科学的论文,叫做《眼的失调》。伊本·马赛维的学生、翻译家侯奈因也是著名的眼科学家。据说他写了一本叫做《眼科十论》的专著。哈里发穆台瓦基勒的御医阿里·伊本·赛海勒·拉班·泰伯里,于 850 年写成的《智慧的乐园》是最古的一本医学纲要。

拉齐(865～925)是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也是著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拉齐因生于伊朗德黑兰附近的赖伊而得名,欧洲人称他为拉齐斯。拉齐是外科串线法的发明者。他的《曼苏尔医书》内容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治疗、摄生等各个方面,15 世纪 80 年代该书被译成拉丁语,在米兰出版。拉齐的专论《天花和麻疹》,是一篇著名的医学论文,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拉齐最主要著作为《医学集成》,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有拉丁语译本。

阿里·伊本·阿拔斯·麦居西(994 年卒,原是祆教徒)是著名的医药学家,他成名著作《皇家医书》被译成拉丁语后,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欧洲医生的必读著作。

拉齐之后,最著名的医学家为伊本·西那。他在总结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的基础上,写成医学名著《医典》。《医典》科学地诊断了钩虫病是一种肠寄生虫病,它讨论的药物达 760 多

种。12 世纪，热拉尔把《医典》译为拉丁语，叫做《Canon》。这部系统的医学百科全书，以其卓越的成就取代了格林、拉齐和麦居西的著作，成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直到 17 世纪。

总之，那时阿拉伯的医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阿拉伯医学对欧洲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拉伯人曾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起，创办了欧洲的第一所医科学校萨勒诺医科学校。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数百年间成为欧洲的医学教科书，为欧洲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 世纪，欧洲各国建立医院也是从穆斯林东方学来的。西方医学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阿拉伯的术语，如英语的 Julep（芳香药水），来自阿语的 julap，源于波斯语的 qulab（蔷薇水）；syrup（糖浆）来自阿语的 sharab；alcohol（酒精）来自阿语的 al－kuhul；alkali（碱）来自阿语的 al－pali 等。

七、哲学　早期的阿拉伯哲学家首推肯迪（约 801～873）、法拉比（870～950）和伊本·西那（980～1037）。肯迪属阿拉伯半岛的肯德族，生于库法，卒于巴格达。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他都有影响。他力图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调和起来。肯迪认为宇宙是安拉创造的，安拉对宇宙万有的作用是间接的，二者之间有若干媒介。肯迪主张，知识或得自感官，或得自理性。感官所能知道的是特称，是物质形式，属于形而下的世界；而理性所能认识的是全称，是种属或精神的形式，属于形而上的世界。肯迪的著作现存者大多为拉丁语译本，阿拉伯语原本较少。

法拉比，突厥人，生于中亚突厥斯坦法拉卜区的瓦西吉村，950 年卒于大马士革。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公认的医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学家。

法拉比搜集、编纂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多种著作，对亚里士多德有深刻的研究，获得了“第二教师”的称号（“第一教师”为亚里士多德）。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派和苏非派思想的融合体。法拉比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世界由物质构成，运动是物质的特性；又认为宇宙万物都导源于安拉。

在政治学方面，法拉比显然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提出了模范城市的概念。在这个城市里，社会的目的是公民的幸福，而君主的道德和才智都是十全十美的。

法拉比最著名的著作为《哲理的宝石》、《优越城居民意见书》等。

法拉比的学说对欧洲中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欧洲人把他叫做艾勒法拉比阿斯。

伊本·西那（980～1037）塔吉克人，980 年生于中亚布哈拉城附近的艾富申村，出身于显宦人家。17 岁时，因治好了萨曼王朝国王努哈·伊本·曼苏尔（976～997）的病，努哈特许他使用自己的宫廷图书馆。

伊本·西那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把阿拉伯的科学水平提高到它的顶点，因而阿拉伯人尊称他为科学家的“领导长老”。他的科学论著中最重要的是《治疗论》[①] 和《医典》。前者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后者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在哲学上，伊本·西那师承法拉比，属于阿拉伯亚里士多德派，同时，也受到新柏拉图派的影响。伊本·西那是最后完成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调和的学者，这一点可由《治疗论》一

① 《治疗论》中的第 6 卷《论灵魂》有中译本，北京大学哲学系译，1963 年，商务印书馆。

书得到证明。伊本·西那徘徊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总的来说，是推崇唯心主义和宗教。伊本·西那认为，物质是永恒的，宇宙万物不是安拉创造的，但又主张安拉流出第一精神，宇宙万物即由此精神开端。

伊本·西那认为，人类通过感官获得对外界事物的感觉，通过头脑的思辨作用，使复杂的表象普遍化。但是，他又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从安拉流出的原动精神赋予了人类以理性。

伊本·西那认为，一切物体都是地、火、水、风四行因诸星的作用混合而成的，人体也不例外。但是，人体是按照最好的比例混合起来的。

伊本·西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破坏了固有的宗教神学体系，因而遭到许多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攻击。1150 年，巴格达哈里发曾下令焚毁他的著作。伊本·西那的哲学著作译成拉丁语后，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精诚同志社（别名“正义派”和“赞颂家”）是 970 年前后出现的一个哲学团体，同时也是以宗教为掩护的秘密政治党派。总部在巴士拉，巴格达有分社。

这个党派认为，伊斯兰教已为愚昧所玷污，为迷误所混淆，必须用哲学来加以洗涤。他们的政治目的，在于推翻阿拔斯朝的统治，但不像盖尔麦特派那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他们属于温和的反对派。

精诚同志社主张，安拉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世界完全导源于安拉，万物俱由安拉流出。人类灵魂中最可贵的是思维的能力，借思维可以获得知识。

精诚同志社的成员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论文集》，讨论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音乐、伦理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

这部《论文集》糅诸家之说，力图调和哲学和伊斯兰教义，不免失之杂沓。但是，它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知识，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因而仍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1150 年，《论文集》与伊本·西那的著作同时在巴格达被哈里发焚毁。

中世纪时，阿拉伯出了许多有名的哲学家，上面谈到的只不过是早期阿拉伯哲学家的代表而已。除了肯迪等阿拉伯东方的哲学家外，阿拉伯西方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阿拉伯哲学家，如伊本·鲁世德。阿拉伯哲学对中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有过重大影响，它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八、艺术

（一）建筑艺术　阿拉伯人在学习被征服民族建筑艺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创造了世界闻名的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阿拉伯的建筑艺术集中地表现在清真寺的结构和装饰方面。

倭马亚王朝建立后，清真寺增设了指示礼拜方向的“米哈拉卜”（凹壁）和“米宰奈”（尖塔）。“米哈拉卜”的装潢特别考究，很快便成为一般清真寺共同具有的特征。“米宰奈”最早出现于叙利亚，以后遍及各处清真寺，只是形式随当地高塔的传统结构有所改变而已。

691 年，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在耶路撒冷的摩里亚山上修建了一座磐石上的圆顶寺。圆顶寺的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古老清真寺不同，它采用了镶嵌细工和其它装饰图案以及一个耸立的圆顶。圆顶周围有库法体的铭文。这座壮丽辉煌的圆顶寺被认为是保存至今的最古的伊斯兰教古迹。

阿卜杜·马立克还在紧靠圆顶寺的地方建造了另一座清真寺，按当地的习惯，叫做“艾格萨清真寺”（意为“辽远的清真寺”）。广义的艾格萨清真寺指包括圆顶寺在内的一组宗教建

筑物，圆顶寺是其中最圣洁的地方。广义的艾格萨清真寺又称为“尊敬的圣地”，它的地位仅次于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705年，瓦立德接收了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大教堂，接着就在这座基督教堂的原址上，建筑了著名的倭马亚清真大寺，非常豪华。

倭马亚朝以后，各地清真寺的建筑结合当地建筑艺术传统和特点，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

西方建筑曾吸取阿拉伯建筑艺术的某些特点，尤以西班牙的建筑表现得明显。

(二)绘画　伊斯兰教严禁偶像崇拜，这就使阿拉伯绘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在清真寺中，画饰几乎全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见不到人的画像。这种画饰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特殊风格的“阿拉伯图案”艺术。

阿拉伯的绘画曾受希腊、波斯和中国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书籍的插图和宫殿的壁画方面。

(三)音乐　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即有各种商队的歌曲、战争的歌曲、宗教的歌曲和爱情的歌曲。阿拉伯人也有自己的乐器，如铃鼓、长笛、芦管、号角鼓和皮面琵琶等。

阿拉伯音乐是在希腊和波斯的影响下逐步发展提高的。

黑人赛义德·伊本·米斯杰哈(约714年卒)是麦加的第一音乐家。他首先把拜占廷和波斯歌曲译成了阿拉伯语。

倭马亚王朝时期，希贾兹的两大城市麦加和麦地那，特别是麦地那成了歌曲的苗圃和音乐的课堂，为大马士革宫廷培育了许多艺术天才。

阿拔斯朝时代，阿拉伯的音乐艺术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著名的音乐家麦加人西亚特(739～785)是麦赫迪(775～785

年在位)宫廷的著名歌手,同时又是作曲家、诗人、学者。

在音乐艺术理论方面,阿拉伯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哲学家、医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乐理学家。法拉比是一位熟练的琵琶弹奏者。他的《音乐大全》是东方最有权威的著作。

阿拉伯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的某些方面对欧洲都有影响。波斯人齐尔亚卜是巴格达城毛绥里(摩苏尔)派的音乐家。他把波斯——阿拉伯的音乐体系传到西班牙,奠定了西班牙音乐艺术的基础(关于阿拉伯音乐影响欧洲音乐的情况,可参考本书第12章西班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第九部分)。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拉伯人建立帝国,发展生产,繁荣文化之日,正是欧洲干戈扰攘、民不聊生、文化低落之时。那时,在欧洲,辉煌的希腊典籍,已荡然无存;而阿拉伯的学者,却通过翻译,把大量的希腊学术著作保存了下来。后来,这些学术著作又通过各种欧洲语,特别是拉丁语的译本,回到了欧洲,对欧洲的学术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①] 恩格斯说的是哲学,在其他学科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阿拉伯学者把东西方文化冶为一炉,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他们在发展自然科学方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0卷,第361页。

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的社会科学著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拉伯文化传入欧洲后，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炬，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在科学文化史上居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恩格斯说："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①] 在这里，恩格斯对阿拉伯的数学和炼金术在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实际上，阿拉伯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也同样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

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和印度的糖、稻米、棉花等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欧洲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加速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他们不愧为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东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① 同上书，第20卷，第363页。

第15章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自古就有了往来。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交通路线，分陆海两路。陆路由长安（今西安）经河西走廊出新疆，越中亚，至伊拉克之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两者均在巴格达东南20英里处），这里有多条道路通叙利亚。这条交通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为开辟这条道路做出了伟大贡献。海路从我国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地南航，过马六甲海峡，经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西海岸，至波斯湾或红海。这条路线就是有名的“香料之路”（又叫“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动脉。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

一、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　中国对阿拉伯很早就有所了解。《史记·大宛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

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安息（公元前247～公元226）为古波斯王朝，西海即波斯湾。古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为Tazi，条枝即Tazi之对音。中国把阿拉伯叫做条枝，乃沿袭波斯人的称法。《史记》谈到的阿拉伯情况，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阿拉伯的记载，材料很可能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了解到的。

继张骞之后，前汉（公元前206～公元25）使节不断去西域各国，其中就有阿拉伯。《前汉书·张骞传》：“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条枝、身毒国。”这是见诸我国史籍的中阿友好往来的开始。

唐代以前，阿拉伯人曾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中，起过活跃的中介作用。中国丝绸运到塞琉西亚和泰西封后，一部分经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至安条克（安提俄克），再从安条克运往意大利等地；一部分经帕尔米拉运到大马士革，为提尔、西顿和加沙等城市的纺织业提供原料。在安条克与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之间，有一阿拉伯部落建立的奥斯尔荷叶纳国。奥斯尔荷叶纳人把中国丝绸及其他商品，转运至安条克，在安息和罗马[①]之间，起着中间商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公元216年他们被罗马占领，才告结束。[②] 在大马士革与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之间，阿拉伯部落帕尔米拉人于公地前1世纪以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首都为帕尔米拉。帕尔米拉坐落在叙利亚沙漠的一块绿洲里，地当交通枢纽，且有大量新鲜矿泉，各地商贾多汇集于此，成为举世闻名的城市。帕尔米拉人在安息和罗马之间，同样起着重要的中间商的作用。他们在组织中国

① 当时的罗马，中国史书称为“大秦”。

② 参看赫德森：《欧洲和中国关系》，波士顿，1961年，第81～82页。

丝绸的运输，保护商队的安全，为商队提供服务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致使罗马和印度的贸易，一度从红海和埃及转到了波斯湾和叙利亚。①

海路方面，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转运到波斯湾和红海。当时，也门的尤达蒙（今亚丁）、俄塞里斯、莫扎（今木哈）都是红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中国的商品到达也门后，再沿阿拉伯半岛西部海岸北上，经麦加运到罗马的辖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或供当地的需要，或转运至埃及等地。

唐代以前，中国和阿拉伯之间，除上述间接的经济关系外，可能还有直接的经济往来。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斯欧迪曾记述中国船只在唐代以前就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②《宋书·蛮夷传》（约成于500年左右）也说，中国与大秦（指叙利亚和埃及）、天竺（印度）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总之，我们不能排除唐代以前在经济上中阿直接交往的可能性。

二、唐代至明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　唐代，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直接接壤，双方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对外开放政策，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为中阿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约在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朝政府尊重来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关心他们的宗教生活。伊斯兰教成为联系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重要纽带。

---

① 关于帕尔米拉在中国丝绸贸易中的地位，可参看《阿拉伯通史》，第74～75页；沃明顿，《印度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商业》，剑桥，1928年，第138页。

② 《黄金草原》，第1卷，第103页。

阿拔斯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立他的新都时说这里有底格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他的谈话表明，唐时中阿关系非常密切。

有唐一代，自永徽二年(615)到贞元十四年(789)的148年间，大食(也是Tazi的对音，即阿拉伯帝国)遣使中国共39次[①]。可能还有遗漏未录者。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黑衣大食和唐朝曾在中亚发生战争。怛逻斯一役，中国战败。但这次军事冲突并没有使两国关系继续恶化。战争的第二年，黑衣大食就3次遣使中国。安史之乱时(755～763年)，黑衣大食还应中国的请求，派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叛乱。[②] 怛逻斯战役产生两个重大影响，一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见后一节"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一是《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被俘到阿拉伯受到宽待，762年回国后著《经行记》。该书散失，仅从《通典》所引看到部分内容。《经行记》概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和行为准则，相当准确，为我国最早论述伊斯兰教的文献。它在中阿关系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时，海陆交通发达，很多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何乔远《闽书》记载，穆罕默德弟子三贤、四贤到泉州传教，死后葬于灵山。8世纪中叶，阿曼航海家艾卜·阿比德·阿卜杜拉，驾驶木帆船，从马斯喀特航行到中国的广州。《新唐书·邓景山传》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展反，田神功去讨伐，扬州"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广州是"阿

① 据《旧唐书·大食传》，永徽二年，大食王噉密莫末腻第一次遣使中国。噉密莫末腻即Amir al-Mu' minin之讹音，意为"信徒之君"，这个"信徒之君"，就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

② 《旧唐书·肃宗本记》；《册府元龟》，卷九百三十七。

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麦斯欧迪也提到，巴士拉、西拉甫和阿曼等地的商船，航行到广州贸易。[①] 艾卜·宰德·哈桑记广州有12万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火祆教徒。[②] 由此可见，唐时，中国的重要国际港口泉州、扬州和广州，都有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人，且多聚居广州。曾到中国、印度等地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归国后，别人根据他们的叙述，于851年写成游记。916年，艾卜·宰德·哈桑又据别人见闻，作了补注。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这本书是最先报道中国情况的阿拉伯文著作。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一些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宗教信仰、诉讼程序、地方组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和外贸政策。它是中阿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受到中阿人民的广泛重视。

唐代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负责管理阿拉伯等国外商。“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③] 唐朝对外商的轻税政策，有的地方官吏执行得很好，有的却“贱售其珍”，“多务征求”，《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说的中国政府向外商征收30%的入口税，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吏的勒索，引起外商的不满。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④]

唐朝政府保护阿拉伯商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

① 《黄金草原》，第1卷，第138页。参看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38页。

② 《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纳忠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百二十卷。

④ 《全唐文》，第七十五卷。

习惯。有的地方建立了清真寺。在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①

与阿拉伯商船来华的同时,中国商船也远航到阿曼、西拉夫、巴林、俄波拉(在阿拉伯河的左岸)、巴士拉和巴格达等地,与当地商人进行贸易。当时,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锦缎、瓷器、麝香、沉香、黑貂皮、马鞍等。巴格达城市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亚丁也有中国商品。

唐代,除商人外,还有向往中国,专程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友好人士。《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的伊本·瓦哈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伊本·瓦哈卜,伊拉克巴士拉人。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自西拉夫乘商船来到中国。他很想见中国皇帝,由广州到了长安。由于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族人,皇帝特别接见了他。皇帝称赞穆罕默德和他的人民建立了强盛的国家,还询问了有关阿拉伯人、阿拉伯哈里发和伊斯兰教方面的问题。皇帝送给伊本·瓦哈卜一份重礼,还嘱广州地方长官好好招待,直到他离开为止。② 伊本·瓦哈卜回国后,艾布·宰德·哈桑采访了他,并作了记录。伊本·瓦哈卜谈到的长安情况,与我国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伊本·瓦哈卜游历中国的故事,堪称中阿关系史上的佳话。一个普通的阿

① 《中国印度见闻录》,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02~108页。

拉伯人，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阿拉伯人民对中国怀有多么真挚的友好感情。

与阿拉伯人来华的同时，中国人也有去阿拉伯的。《书目》记载，有个中国人在阿拉伯著名医学家拉齐的家中住了一年，学习了5个月的阿拉伯语，就能讲话流利，书写熟练。走的时候，还用速记法，记下了拉齐和他的学生朗诵的格林医学著作。[①] 这个中国人很可以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医生，与拉齐交情很深。值得注意的是，在去阿拉伯的中国人中，还有画师和织丝、金银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工人。[②]

宋代(960～1279年)，来华阿拉伯商人日益增多，中阿关系顺利发展。据陈垣先生统计，自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年间(1207)，大食正式遣使中国39次。[③] 其中不少是地方政府派遣的，如层檀、俞卢和地、勿巡(今阿曼的苏哈尔)等。

宋代，中国海船常航行至幼发拉底河口、亚丁及索马里等地贸易，中国运到阿拉伯等国家的商品，有瓷器、丝绸、金、银、铜钱、铁、刀剑、鲛革、天鹅绒及各种植物纺织品。[④] 阿拉伯到中国的商船，大抵从亚丁或阿曼的苏哈尔启航。运来的商品有乳香、龙涎香、龙脑、蔷薇水、象牙、犀角、玻璃器皿、珍珠、玛瑙等。乳香和龙涎香为阿拉伯特产。据神宗熙宁十年(1077)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有34万多斤。[⑤] 乳香系宋朝榷货之一，由政府垄断。除“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

① 《书目》，第25页。
② 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国下引杜环《经行记》。
③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见白寿彝著《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附录。
④ 参看《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互市船法》。
⑤ 《粤海关志》，卷三，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

博。”①

宋代，特别是南宋，非常重视对外贸易，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的措施。如派人至海南诸国，招引外商；明令遵循旧法，以市舶之利，充国库之需；指定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处为国际港口，并于以上各地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② 对非法勒取外商办罪；对市舶纲首招诱舶舟，抽解货物有功者授官；每年排办筵席，招待外商，等等。

宋朝的对外政策，吸引了大批大食商人来到中国。对大食的贡使，宋朝政府一律待以客礼，以等于或优于“贡物”价值的贵重物品回赠。对互市有功的大食商人，宋朝政府则授予官爵，以资奖励。如大食商人辛押陁罗神宗熙宁间（1069～1077）被封为归德将军。③ 另一大食商人蒲罗辛高宗绍兴六年（1136）被封为承信郎。④

宋时，中国西北地区先后为辽和西夏的辖地，河西走廊受阻，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海路。阿拉伯等国外商，几集中于广州和泉州，而以阿拉伯人为最富。⑤ 当时，广州的外商聚区，称为蕃坊（泉州也能有蕃坊）。宋朝政府从外商中任命蕃长（或称都蕃长）一人，“巾袍履笏如华人”，负责管理蕃坊事务，并招揽外商来华贸易。⑥ 大食人蒲陁婆离慈就曾于熙宁六年（1072）做过广州蕃坊的蕃长，为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增进中

①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香》。
②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
③ 《东坡外制集》：《辛押陁罗归德将军》。
④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十六。
⑤ 参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赵汝适：《诸番志》上，《大食国》条。
⑥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都蕃长之设，唐已开始。

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到中国的阿拉伯穆斯林越来越多，为了便于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创建了不少清真寺。如泉州的圣友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扬州南门外的清真寺，南宋德祐元年(1275)普哈丁建。据说，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16世孙。

元代(1280～1368)东西陆海交通，臻于极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① 从中国直到西亚，商使往来不绝。中国商船远至阿拉伯各国。和林、大都外商云集，泉州、广州，船舶辐辏。当时的泉州，已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② 马可波罗称泉州是世界的良港。伊本·白图泰说：泉州“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也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商港。我见港里有船百来只，小船不计其数。”③ 广州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市场。”④

来华阿拉伯商人，不少富商大贾，活跃于中国各大城市。定居杭州的埃及巨商奥斯曼，曾为该地伊斯兰教徒修建了一所大清真寺。

元代和元代以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从中亚迁到中国的阿拉伯人，不少在中国安家落户。这些人成为以后形成的中国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元代，来中国的阿拉伯人中，还有一些上层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据元史记

① 王礼：《麟原文集》，卷六，《义冢记》。

②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见《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③ 《伊本·白图泰游记》，开罗，1938年，第2卷，第163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164页。

载，赛典赤赡思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历任元朝要职，做过云南平章政事。他在云南期间，兴水利，办教育，改善交通运输，传播种植技术，对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古时期有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大约在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到达中国，去过广州、泉州、杭州及其他城市。1349年，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1355年，由伊本·朱泽记录其口述之见闻，成《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脍炙人口，关于中国部分的记载，许多都是可靠的。如泉州和杭州等地的情况，中国使用纸币，中国丝织业和陶瓷业发达，等等。伊本·白图泰来华之前，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访问过阿拉伯和其他印度洋国家，归著《岛夷志略》，记其经历。《岛夷志略》谈到麦加、巴士拉和杜姆亚特等阿拉伯城市的情况符合实际。汪大渊访问阿拉伯和伊本·白图泰访问中国也是中阿关系史上的佳话。《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是珍贵的文献，而且是中阿友好的绝好见证。

元朝政府也很重视海外贸易。元世祖承袭宋制，于泉州、广州、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今宁波）设市舶司，并规定有关市舶的法则。元世祖还重用在南宋掌管市舶达30年之久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以便利用他在海外商人中的影响，发展对外贸易。

明代最初的100年间，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海陆交往都很频繁。郑和船队停航以后，明朝政府采取不务远略的海禁政策，中国对西印度洋的贸易，受到很大影响。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横行印度洋上，洗劫阿拉伯和印度船只，占领红海入口附近的索科特拉岛和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和中国的海路交通，从此中断。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节，达40多次。他们既有来自麦加、麦地那和亚丁等亚洲地区的，也有来自埃及和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非洲地区的。

在明代的中阿交往中，必须特别提到的，就是郑和下西洋时，[①] 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报聘和访问。

郑和原姓马，名和，回族，云南昆阳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和建立中国与亚非各国的邦交，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

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起航，到宣德八年（1433）最后一次回来，前后出使7次，生活在海上20余年。当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当发达。郑和船队最多时有大、小船只200余艘，最大的长160米，宽66米，乘员达2700多人。明人黄省曾形容郑和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生动地勾画出郑和出海时，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雄伟气象。

郑和船队到过36个国家，其中属于阿拉伯地区的有阿拉伯半岛上的剌撒（今哈萨）、祖法尔（今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和非洲的木骨都束等。

祖法尔于永乐十九年（1421）遣使中国，明朝政府命郑和携带皇帝诏书和礼物到祖法儿报聘。宣德五年（1430），又一次出使祖法儿。郑和在祖法儿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祖法儿国王晓谕老百姓，拿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等物品，和郑和船队进行友好贸易。"[②]

阿丹于"永乐十四年（1416），遣使奉表，贡方物。辞还，命

① 明以婆罗洲为界，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

② 参看《明史·外国传》；马欢：《瀛涯胜览》，祖法儿条；费信：《星槎胜览》，佐法儿条。

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赐之。"① 宣德五年，郑和复至阿丹。阿丹王那思儿随即派人回访。阿丹王非常尊重中国，郑和到阿丹时，他亲自率领百官出迎，并"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②

天方派到中国的使节，多达20余次。使者送给明朝的礼物，有玉石、骆驼、毛织品、珊瑚、鱼牙刀和阿拉伯名马。中国回赠的礼物，有蟒龙金织衣、麝香及金银器。郑和最后一次出海时(1430—1433)，曾派7人携带麝香、瓷器、缎匹等，从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今卡利卡持)，乘船到天方访问。他们在天方买了各种奇珍异宝、麒麟、狮子和驼鸡等物，还画了克尔白天房的图形。③ 克尔白天房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中国第一次派遣使者到那里进行友好访问，对于增强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就其海外见闻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阿拉伯等亚洲国家的情况作了简明生动的介绍。这也是中阿友好的历史见证。

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友好往来，不仅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富，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互相学习，使各自的文化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① 《明史·外国传》。
② 《明史·外国传》。
③ 参看《明史·西域传》；费信：《星槎胜览》，天方国条。

阿拉伯文化对中国文化有过很大贡献。

阿拉伯的天文学对中国的天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元世祖时，有关阿拉伯天文仪器和天文学的书籍，传入中国。中国的天文学家，从中学得了不少知识。这些书籍今多散失，仅从元王士点、商企翁所著《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条中，可以看到部分书籍的名称。如《积尺诸家历》48 部、《兀速剌八个窟勒小浑天圆》和《撒那的阿剌忒造浑天仪香漏》8 部等。①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旭烈兀派到中国工作的马腊格天文学家扎马鲁丁，② 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并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伟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 7 种阿拉伯天文仪器。③

这些天文书籍和天文仪器对中国的天文观测和天文仪器制造，都有很大帮助。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在原有天文仪器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不少新的天文仪器。他创造的简仪，精密完善而又简单，它比丹麦天文家第谷制造的，类似简仪的赤道浑仪要早 3 个世纪。④

阿拉伯历法对中国历法的改进起了重大作用。元以前，中国历法常发生错误。郭守敬作授时历，一革前代之弊。“惟授时历不用积年，截用至元辛巳为元，一凭实测，而无假借。

---

① “积尺”是 zij 的对音，意为“天文历表”。“兀速剌八个窟勒”可能是“兀速土剌八窟勒(usturlab kura)之误，意为“球形观象仪”；“小浑天圆”为译名。“撒那的阿剌忒”为 sanat alāt 的对音，意为“仪器的制造”；“造浑天仪香漏”为译名。参阅马坚著《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见 1955 年 7 月 7 日《光明日报》。

② 这个人可能就是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加理。

③ 《元史·天文志》。

④ 参看席泽宗：《浑仪和简仪——中国古代测天仪器的成就》，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 30～37 页。

故自元迄明，承用三四百年。[①] 法无大差，以视汉、晋、唐、宋之屡改屡差，不啻霄壤。故曰授集时历集诸家之大成，盖西历以前，未有精于授时历者。"[②] 所谓集诸家之大成，就是吸取了各种天文历算的优点。其中，有中国历法的成就，也有阿拉伯历法的精华。

即使元代采用授时历，明代采用大统历（以授时历为蓝本），阿拉伯历法在元、明两代及清初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阿拉伯数学和阿拉伯天文学同时传入中国。元朝郭守敬首先采用的弧三角学，很可能来自阿拉伯。[③]《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条中，载有《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17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等阿拉伯数学书。[④] 这是阿拉伯数学传入中国的明证。

阿拉伯的医药学对中国的医药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伯输入中国的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香、葫芦巴、丁香、阿魏、诃黎勒、珍珠、龙脑（冰片）等药材，为中国医药界广泛采用。有些药材，还沿用阿拉伯名称。如没药（Murr）、葫芦巴（Hulbah）、诃黎勒（HalīlaJ）等。

阿拉伯医药学深受中国人民欢迎。元代，阿拉伯的外科手术，特别有名。民间流传着"回回医官"治头疼和马腹膨胀等病神效的故事。

元朝政府很重视阿拉伯医药学。在太医院中，有专门研究和使用阿拉伯医药的广惠司，它的职责是"掌修制御用回回

① 明时的大统历以授时历为蓝本，故曰承用三四百年。

② 《历学骈枝》，一。

③ 参看萨敦：《科学史入门》，华盛顿，1931年，第2卷，第1022页。

④ "撒唯那罕答昔牙"，Safina Handsiya的对音，意为"几何学"；"诸般算法段目仪式"是译名。"呵些必牙"，Hisabiya的对音，意为"算学"；"诸般算法"是译名。

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①] 在它下面还设有大都回回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掌管回回药事。元朝政府藏有自阿拉伯传入的医药书籍。[②]

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后，更加丰富了中国的医药学宝库。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所作的《本草纲目》里，就有阿拉伯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阿拉伯的服饰、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对我国穆斯林也有影响。比如泉州的圣友寺，就具有明显的阿拉伯清真寺的建筑特色。

阿拉伯语文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的穆斯林，很多从小就学习阿拉伯语文和《古兰经》，他们礼拜的时候，都用阿拉伯语的祈祷词。我国维吾尔等兄弟民族曾借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并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另一方面，阿拉伯语中，也含有突厥语（维吾尔语属突厥语）词汇。

中国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同样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是最早发明丝绸的国家。中国丝绸很早就运往阿拉伯。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 51～前 30 年在位）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制作的。在公元 83 年的帕尔米拉的一座坟墓中，曾发现中国的生丝。[③] 中国织丝技术也传入了阿拉伯。8 世纪时，巴格达有专门销售中国丝绸的市场。阿拉伯人民十分爱好中国的丝织品，他们把杭州生产的丝织品叫做“汉沙维耶”，[④] 意为“杭州的”。中国丝也是古代叙利亚、埃

① 《元史·百官志》，太医院条。

② 如《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条目所载的《忒毕医经》。忒毕是 Tibb 的对音，意为“医学”；“医经”是译名。

③ 希提：《叙利亚史》，伦敦，1951 年，第 388～389 页。

④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2 卷，第 169 页，阿拉伯人称杭州为汉沙。

及等地纺织业的重要原料。在中阿文化交流上，丝绸是中国人民送给阿拉伯人民最早又最美的礼物。

《伊本·白图泰游记》载，中国瓷器是世界上最好的，远销至印度、也门和摩洛哥。伊拉克、阿曼、埃及和索马里等地发掘出大量中国古瓷碎片。巴格达的博物馆和大马士革阿泽姆宫内，陈列有中国的古瓷。阿拉伯人非常喜欢中国瓷器。亲切地把它叫做"绥尼"，意为"中国的"。阿拉伯人民很欣赏中国瓷器。《中国印度见闻录》说，中国瓷器杯子和玻璃一样薄。里面装的流体也可以看得见。

中国的造瓷技术，于公元 11 世纪传到了阿拉伯。1470 年，又由阿拉伯传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从此欧洲才开始生产瓷器。①

阿拉伯人民十分赞赏中国的绘画艺术。伊本·白图泰称赞中国绘画艺术高妙，无与伦比。8 世纪时，中国工匠曾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带到阿拉伯。② 836 年，阿拔斯朝哈里发穆耳台绥木兴建萨马腊城时，从中国雇用了大批艺术家，萨马腊壁画除受到希腊、波斯和突厥绘画的影响外，也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③

中国的医药学对阿拉伯的医药学也产生过影响。3 世纪后，中国的肉桂运到了波斯湾。④ 阿拉伯人沿用波斯人的叫法，把肉桂叫做"达尔绥尼"，意为"中国树"，说明它来自中国。元代，中国的药材，经印度和亚丁运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医典中的切脉部分，明显地受中

① 洪光柱：《世界驰名的中国瓷器》，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 222 页。

② 参看《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引杜环《经行记》。

③ 哈立德·迦底尔：《伊拉克美术简介》，纳忠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年，第 18～19 页。

④ 《罗马帝国和印度的商业》，第 257 页。

国脉学的影响。①

阿拉伯人接受过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发明。

751年，怛逻斯之役，阿拉伯人俘虏了一些擅长造纸的中国士兵。这些士兵把造纸技术传入撒马儿罕。② 撒马儿罕造出的纸，驰誉亚洲。794年，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在首都巴格达建立第一所造纸厂。以后，大马士革和阿拉伯半岛的帖哈麦等处，也相继开办了造纸厂。900年左右，埃及创立了造纸厂。摩洛哥和西班牙，先后于1100年和1150年设厂造纸。接着，欧洲各国也创建了造纸厂。1690年，造纸技术又由欧洲传入美洲。

造纸技术的西传，对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指南针大约至迟在南宋传入阿拉伯。指南针大大便利了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后，阿拉伯人又于1180年把它传到欧洲。欧洲人寻求海上新航路，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16世纪初麦哲伦环航世界成功，都有赖于指南针的使用。

早在唐代，阿拉伯人就使用中国硝(制造火药的原料)来炼金和制造玻璃。他们把硝叫做塞尔朱绥尼，意为"中国雪"，说明它来自中国。1225～1248年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到阿拉伯。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火器随之传入阿拉伯。以后，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火药、火器的制造和使用。

---

① 参看马堪温：《中国古代医学的突出成就之一——脉诊》，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449～459页。

② 巴托德：《蒙古侵略前的突厥斯坦》，牛津，1928年，第236～237页。参看《书目》，第32页。

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传入欧洲，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

最后，谈谈来华阿拉伯人学习中国文化的问题。来华的阿拉伯人很多在中国定居不返。他们和他们的子弟，有的学习中国语文，博通经史，在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也是中阿文化关系史上值得称道的事情。唐时，大食人李彦升于宣宗大中二年(848)，考中了进士。[①] 那时，试进士须通五经，明时务。往往皓首穷年，不得登第。李彦升以一外国人而能被录取，可见其学习勤奋，造诣很深。元时的赡思，是三代定居中国的大食人。赡思的祖父在元太宗时，曾任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赡思9岁就学习经传，是王思廉的弟子，元好问的再传弟子。元史称其“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②] 赡思在陕西、云南和浙江做过官。他精通经、易，对天文、地理、音乐、算术、水利等都有研究。他的著作有10余种，惜多散佚，仅《河防通仪》两卷存《四库全书》中。

大量史实说明，中国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存在着悠久的友谊和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① 参看陈黯：《华心》，见《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

② 《元史·赡思传》。

近代部分 上编

第16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各国

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

一、残酷的经济掠夺　土耳其军攻占阿拉伯各国时，大肆抢劫，将一些地方的金银财宝和珍贵古物掠夺一空。仅阿勒颇城堡内的珍宝，就值几百万第纳尔。

土耳其统治者宣布，帝国的土地全归国有，实际由素丹一人支配。在埃及，一部分土地由素丹委派帕夏直接管理；一部分（占全部土地的2/3）由马木鲁克封建主继续占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1/3的土地为素丹私有，2/3的土地保留在阿拉伯封建主手中。封建主将取自农民的地租和捐税的一部分交给总督，[①] 总督把所得的一部分作为贡赋上缴素丹国库，而将其余的部分据为己有。总督的职位多系用巨额金钱贿赂而来，任期一般很短。长的不过两三年，短的只有几个月。这些"五日京兆"一到任就加紧搜刮，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据统计，苏莱曼一世时期，每年征收的赋税和没收的财产，共1200万杜卡特[②]。17世纪，黎巴嫩艾米尔法赫鲁丁二

① 总督即省长，多带帕夏头衔，也有带艾米尔和贝伊（或称"贝"）头衔的。

② 费希尔：《中东史》，纽约，1968年，第229页。杜卡特（dukat）为当时土耳其通用的一种金币。

世每年的收入为90万里佛尔，上缴素丹的只34万里佛尔。[①] 18世纪，巴勒斯坦北部艾米尔扎希尔·欧麦尔，每年榨取的财富有125万卢布之多。[②]

阿拉伯农民身受素丹、总督和本地封建主的三重剥削。封建剥削不断加重。17世纪初期的人头税和其他捐税，比16世纪初期至少增加了6～7倍，同一时期，绵羊税提高了14～16倍。[③] 18世纪末期，埃及每年送到君士坦丁堡的贡赋，竟达32万多法郎，赋税多至70多种。总督、封建主、官吏和包税人，[④] 也以各种名义向农民勒索。农民虽竭其所入，也不能满足统治者的无限欲壑。

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的游牧区和半游牧区，土耳其素丹则利用当地的部落贵族向牧民和农民强征贡物。

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同样遭到帕夏和封建主的掠夺。

土耳其统治者的无情掠夺，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各国工商业的衰落和农村的破产，使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处于死亡线上。曾经是东西商业贸易大港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到18世纪末叶，已远不如昔日繁荣。农村更是一幅凄惨景象。村落破坏，赤地千里，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到18世纪中叶，成了沙漠。土耳其征服叙利亚的时候，政府登记的

---

① 里佛尔为法国货币。参看雷斯涅尔、鲁布佐夫：《东方各国近代史》，莫斯科，1952年，第1卷，第70页。

② 同上书，第71页。

③ 《东方各国近代史》，第51页。

④ 包税人叫做"穆勒特兹木"(al－multazim)，多是有势力的地方官、封建主、部落贵族、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和军事领袖。包税人把某一地区应缴的税额，预付国库，取得征税权利。他们可以随便向农民课税，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血汗，远远超过预付的税款。

乡村有3200个，到18世纪末，只剩下了400个。[①] 整个叙利亚的人口下降到只有150万人。18世纪时，埃及每年的农业生产量，还不及法特梅朝时代的1/4。在伊拉克，很多耕地荒废。瘟疫不断流行。在1619年的一次鼠疫中，埃及死了30多万人；在1643年的另一次鼠疫中，有130个乡村变成了废墟。[②] 1690年，巴士拉发生黑热病，每天有500人丧失生命。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劳动人民的死亡率相当惊人。10世纪末，埃及有600万人口，到18世纪末，减少了1/2。[③]

二、残暴的专制压迫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封建国家。素丹僭取哈里发的称号，集全国政教大权于一身。他的政府和宫廷，叫做"崇高的阙下"，表明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一切臣民，都被视为素丹的奴隶。

农民被称为"赖伊亚"，意即"牲畜"。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为封建主耕种。除了缴纳繁重的赋税外，还要服各种徭役（如修路、造桥、建筑堡寨和宫殿等无偿劳动）。如果缴不出租税，便会受到鞭打和酷刑。如果逃亡，便会被抓回来判罪，以至处以死刑。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农村，还建立了连环保的制度，一人有"罪"，株连全村。

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同样备受压迫，毫无政治权利。

土耳其的残暴统治，激起了阿拉伯人民多次武装起义。素丹政府残酷对付起义者，17世纪初，在叙利亚等地的一次暴动中，据传被屠杀的就有10万人。土耳其政府有一部维护

① 《中东各国近代史》，第1卷，第71页。
② 《阿拉伯通史》，第720页。
③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第29页。

其封建专制政权的法典。还有一套镇压人民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素丹政府的近卫步兵,[①] 执行强制收税和军事镇压的任务,凶狠已极。特务机构的人员遍布阿拉伯各国,任意横行。

三、恶毒的愚民政策　土耳其统治者毫不关心阿拉伯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提倡教育,不奖励学术。奥斯曼政府在阿拉伯各国推行极其恶毒的同化政策和愚民政策。在国家机关、法庭和学校,强制使用土耳其语,企图人为地消灭阿拉伯语。那时,学校极少,而且都是初级的宗教学校,根本没有阿拉伯文的报纸和刊物,书籍也很缺乏,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找不到一家书店。经院神学统治一切,盲目崇古之风盛行。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自然科学衰落,社会科学毫无生气。曾经放过异彩的阿拉伯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阿拉伯人民反对奥斯曼政府和地方封建主的斗争　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财富,源源流入素丹宫廷、大臣公馆和当地封建主的府邸,供他们挥霍享用。苏莱曼一世为庆祝儿子举行割礼,大摆筵席 20 余日。赛里木二世(1566～1574 年在位)是个淫荡之徒,耗去大批国帑。苏莱曼一世的宰相艾亚斯帕夏生活豪华,妻妾无数,据传所生子女多达 120 人。黎巴嫩艾米尔法赫鲁丁二世的宫廷富丽豪华,武夫前呵,从者塞途,欧洲封建主亦相形见绌。统治者操生杀予夺之权,老百姓怀痛心疾首之恨。矛盾日益激化。阿拉伯人民反对奥斯曼帝国压迫的起义不断发生。

① 近卫步兵最初由奴隶组成。以后,从巴尔干征召 10～15 岁少年,训练他们为近卫步兵,享受种种优遇和特权。17 世纪时,直属素丹的近卫步兵有 5.5 万人。各省总督也有近卫步兵。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农民起义席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游击队到处袭击土耳其近卫步兵，并长期占领过巴格达城。帕夏军队中的阿拉伯士兵支持人民的斗争，拒绝对起义者作战。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等北非地区，开展了限制土耳其素丹权力的斗争。

17世纪，阿拉伯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进一步发展。1613年，黎巴嫩人民起义，坚持了5年之久。1690～1701年孟塔菲克部落联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起义。起义者攻陷巴士拉，占领底格里斯河和鲁里斯坦（在伊朗西部）之间，以及幼发拉底河下游一带地方，威胁巴格达。1701年1月，起义不幸失败。1633年，也门人民迫使土耳其人放弃对也门的统治。

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危机日益加深，阿拉伯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更为激烈。

这段时期，埃及爆发过三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农民拒绝缴纳租税，向压榨、凌辱他们的封建主冲击。

1769年，巴勒斯坦北部的统治者扎希尔·欧麦尔联合埃及马木鲁克首领阿里贝（1728～1773），[①] 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由于内部发生叛变，独立运动失败。

18世纪中叶，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和巴士拉等地，爆发了成百次的武装暴动。素丹政府使用收买部落领袖，煽动各部落互相仇杀等阴险手段，把暴动镇压了下去。

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中部爆发了伊斯兰教瓦哈比派领导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运动，并于18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强大的瓦哈比派国家。

① 1769年，阿里贝趁俄土战争爆发，赶走帕夏，宣布埃及独立。在俄国支持下，阿里贝的部将艾卜·扎哈卜先后攻占麦加和大马士革。后艾卜·扎哈卜倒向土耳其，阿里贝被害（1773）。

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阿拉伯各部落也纷纷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进行斗争。

1858 年，黎巴嫩北部农民掀起反对马龙派[①] 地主的武装斗争，要求废除封建徭役。他们赶走封建主，分配庄园和土地，并建立了以马掌铁匠塔努士·沙希木为首的农民政权。

1831 年和 1832 年在利比亚的乔夫拉绿洲和的黎波里，1835 年在杰夫兰分别爆发了反对土耳其和当地统治者的起义。

1840、1843 和 1864 年，突尼斯人民开展了抗税的武装斗争。

阿拉伯各国反对土耳其统治者的运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质。运动的领导者多是当地的封建主或部落酋长。这些人一方面与人民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又与土耳其统治者有争夺权力的矛盾。他们往往利用人民大众对土耳其统治者的愤怒情绪，来反对素丹政府，借以达到他们扩大权势的目的。他们常常窃夺起义的胜利果实，或者背叛人民，使运动遭到失败。

但是，这些反土耳其的运动，与其他各族人民（包括土耳其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者的运动结合在一起，震撼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提高了阿拉伯人民的觉悟，从而推动了阿拉伯人民以后反对土耳其统治者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① 马龙派，天主教的一个派别，因首创者马龙（约 4 世纪下半叶到 5 世纪上半叶）而得名。

第 17 章
殖民主义入侵亚洲阿拉伯国家，亚洲阿拉伯国家的觉醒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土耳其人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实行较直接统治。这三个地区，阿拉伯人总称沙牧。土耳其人按古名统称叙利亚。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叙利亚分为三个省：阿勒颇、大马士革和特里波利。阿勒颇省辖叙利亚北部各地；黎巴嫩的贝鲁特和西顿以及巴勒斯坦，划入大马士革省；特里波利省包括霍姆斯和哈马。省长称瓦里，并带帕夏头衔。黎巴嫩为当地几个艾米尔统治的自治山区。艾米尔可以自己征税，不服兵役，只向素丹缴纳少量的贡赋，肥沃的贝卡平原和富庶的欧朗提斯河流域的大部分由素丹直接控制。

土耳其委任的帕夏，更迭频繁。从 1517～1697 年的 180 年间，大马士革的帕夏更换了 133 人。阿勒颇在 3 年内，省长九易其人。[①] 这些人只图搜刮，毫不为民谋利。到 18 世纪中叶，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富饶平原变成了沙漠。

一、西方势力的渗入　17～18 世纪，西方资本利用通商特惠条约和治外法权侵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欧洲

① 《阿拉伯通史》，第 726 页。

商人在一些大城市建立贸易机构，进行不等价交换。欧洲国家在西顿、贝鲁特等地设立领事馆，保护本国侨民的利益。

当时，进口的商品，有法国的棉毛织品，英国的铜、铁和纸张等。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生丝、橄榄油、肥皂和葡萄干。

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加紧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掠夺。1841年，法商在黎巴嫩开办第一个丝织厂，不久，英商又开办了另一个丝织厂。西方资本的大量渗入，使这一地区的手工业遭到严重打击。19世纪初期，叙利亚各城市有丝织机5万架。到40年代，只剩下2500架。出口棉织品的生产完全停止。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创办学校和兴办各种印刷厂等活动来进行文化侵略。在创办的各类学校中，以1734年法国耶稣会教徒在黎巴嫩创办的艾因·土拉学校、1875年法国耶稣会在贝鲁特创办的圣约瑟大学、1866年美国建立的叙利亚新教学院（即后来的美国贝鲁特大学）最有影响。

二、艾米尔的独立活动

（一）法赫鲁丁·麦尔尼二世（1590～1635年在位）　法赫鲁丁是17世纪统一黎巴嫩的德鲁兹艾米尔。他初据舒夫地区，首府为代尔·卡马尔。法赫鲁丁二世年青时即立下三个目标：创建一个大黎巴嫩，脱离土耳其独立，使黎巴嫩走上发展的道路。

他使用与其他部族结盟、联姻，向土耳其素丹行贿和武力征服等手段，把他的辖区向北扩张到特里波利，向南延伸到太巴列。他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

1608年，法赫鲁丁与意大利托斯卡尼的梅迪奇大公菲迪南德一世签订一个条约，其中包括反对土耳其的秘密军事条款。

土耳其素丹出兵讨伐这个胆大妄为的叛臣。1613 年，法赫鲁丁从西顿乘船逃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618 年，法赫鲁丁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妥协，返回黎巴嫩复位。1622 年，土耳其政府为了笼络法赫鲁丁，把阿吉伦和纳布卢斯赐给他，并于1624 年承认他是阿拉比斯坦的君主，疆域北起阿勒颇，南迄埃及边境。

法赫鲁丁致力振兴黎巴嫩。他修筑道路，建设桥梁，改善交通状况，开设旅栈，发展国内外贸易。他奖励种植橄榄树、桑树和亚麻，扶持丝绸生产。贝鲁特成为国内外商品荟萃的重要港口。法赫鲁丁从意大利招聘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农业专家到黎巴嫩工作，改良了耕作方法，培育了优良牲畜品种，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法赫鲁丁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态度。他欢迎基督教，特别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到黎巴嫩传教。这些人把西方文化带到了黎巴嫩。

法赫鲁丁的宗教政策和对外政策，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渗入黎巴嫩敞开了大门。

黎巴嫩国势的强盛，法赫鲁丁的独立倾向及其在宗教上的兼容并蓄，触怒了土耳其政府。1633 年，土耳其的海陆军同时进攻黎巴嫩，法赫鲁丁儿子阿里投降，立被处决。1635 年，法赫鲁丁被俘，被押送到君士坦丁堡绞死。

法赫鲁丁死后，麦耳尼家族的大黎巴嫩政权，落到谢哈卜家族手里。

(二)伯什尔·谢哈卜二世(1788～1840 年在位)　1788 年，在阿克的统治者查萨尔(？～1804)的支持下，伯什尔·谢哈卜二世被立为黎巴嫩艾米尔。首府由代尔·卡马尔迁到贝特丁。

伯什尔挑起封建上层之间的矛盾，坐收渔利。他无情对付那些二三其德、不甘臣服的德鲁兹派领主和基督教领主，残酷镇压农牧民。

伯什尔继承并发展了100多年前法赫鲁丁的事业。

他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鼓励农桑，发展丝织业。他修筑道路，货畅其流，扩建贝鲁特港，开展对外贸易。他招徕外国资本家，开发黎巴嫩经济。黎巴嫩的生产力提高了，但仍然是外国资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伯什尔更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加向西方开放。他的宫廷里同时有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他欢迎西方传教士在黎巴嫩兴建学校。为了学习西方的医药科学，伯什尔派遣学生到开罗留学，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

1831年，埃及军队进犯叙利亚，伯什尔的军队在阿克、特里波利、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同埃及人并肩作战，帮助埃及人赢得了胜利。

1840年9月，英土军队在贝鲁特登陆。10月，伯什尔投降，被英军押送至马耳他岛，后转君士坦丁堡，他的妻子伴随。1850年，伯什尔去世。

（三）扎希尔·欧麦尔（1737～1775年在位）　扎希尔·欧麦尔父亲是萨法德游牧部落的一个酋长，1737年，扎希尔·欧麦尔继为酋长后，逐步占领了太巴列、加利利、纳布卢斯和拿撒勒。1750年，进入阿克。扎希尔·欧麦尔修海港，设城防，定阿克为首都，阿克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扎希尔·欧麦尔采取严厉措施，刹住了抢劫之风，制止了违法乱纪的现象。他奖励农业和纺织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他宽大对待基督教，任用希腊天主教徒为政府官员。他按时缴纳贡赋，土耳其素丹封他为“阿克谢赫，众王之王；拿撒勒、

太巴列和萨法德的领主；全加利利之王和领主”。①

扎希尔·欧麦尔无情榨取人民的血汗。有些乡村缴纳的赋税高达畜类总数的1/2。他还从包税制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扎希尔·欧麦尔为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与埃及的阿里贝结盟。当时，土耳其正陷入同俄国的苦战中。俄国支持阿里贝和扎希尔·欧麦尔的独立运动，意欲借此在南翼打击土耳其人。1772年，在俄国舰队的帮助下，扎希尔·欧麦尔占领了西顿。

土耳其政府不能容忍在它统治的叙利亚出现一个独立王国。1775年，黎巴嫩谢哈卜家族与大马士革的联军在土耳其海军支援下，攻下西顿。阿克随之失陷，扎希尔·欧麦尔被杀。

三、艾哈迈德·查萨尔（约1734～1804） 查萨尔原是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被阿里贝用作刽子手。他以杀人为快，因而获得了“查萨尔”（意为“屠夫”）的称号。查萨尔后来逃到叙利亚，在军队中当了一名军官。1772年，查萨尔同扎希尔·欧麦尔及其俄国盟友作战立下战功，被任命为西顿长官，后来成为巴勒斯坦的统治者。

查萨尔积极向外扩张，占领了贝鲁特和阿克，把阿克作为它的首府。他建立了一支由800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一支约1000马格里布人组成的步兵，势力日益壮大。1799年，他打退了拿破仑对阿克的进攻。土耳其素丹对他采取羁縻政策，1780年封他为大马士革省长。在25年内，他实际上是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总督，主宰一切。

查萨尔挥霍无度，封建掠夺达到惊人程度。他把黎巴嫩

① 希提：《黎巴嫩简史》，纽约，1965年，第173页。

的贡赋提高了3倍。查萨尔无情镇压起义者。他的骑兵刑讯起义的黎巴嫩农民。他们饿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烤吃他们的肢体，借以取乐。查萨尔还下令把巴勒斯坦游牧部落的俘虏活活砌死在墙内。①

1804年，查萨尔死去。

四、西方列强争夺黎巴嫩的斗争　19世纪，土耳其日益衰弱，列强觊觎。仅仅由于欧洲各国在宰割这个“欧洲病夫”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才得苟延时日。

黎巴嫩地处地中东岸，为西亚通向西方的孔道，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交通的要冲，因而成为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俄国插手黎巴嫩事务，法国以保护天主教徒为借口，干涉黎巴嫩内政，英国在黎巴嫩德鲁兹派中扶植它的代理人。外国的争夺，使黎巴嫩内部的阶级矛盾、教派矛盾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烈化、复杂化。土耳其政府挑起各派冲突，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为外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伯什尔二世被解职后，伯什尔·谢哈卜三世(1840～1842)被任命为德鲁兹山区的艾米尔。他上任不久，在土耳其的挑动下，德鲁兹派与基督教徒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流血斗争。土耳其人表面上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支持德鲁兹派。土耳其政府利用这一时机，把军队开进黎巴嫩山区，罢黜伯什尔三世，取消艾米尔制，任命欧麦尔·南萨维为帕夏，对黎巴嫩实行直接统治。渴望在黎巴嫩树立势力的法国和英国，抗议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措施。1843年，土耳其政府把黎巴嫩划为两个辖区：基督教徒聚居的北部，由一位基督教的助理长官统治；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派共居的南部，由一位德鲁兹助理长官

① 《东方各国近代史》，第1卷，第76页。

统治;两者均向西顿长官(瓦里)负责。法国表示反对,要求恢复谢哈卜家族对黎巴嫩的完全统治。

1860年4月,法国挑起马腾、舒夫地区德鲁兹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新屠杀,企图借此干涉黎巴嫩内政。屠杀使几十个村庄化为灰烬。代尔·卡马尔等城市被洗劫。马龙派难民惨遭袭击。战火蔓延到大马士革,约1万多基督教徒死于非命。

1860年8月,拿破仑第三派出7000法军,占领了黎巴嫩(1861年6月撤走)。在列强的压力下,土耳其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奉命赶到贝鲁特处理这一件事。他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审判罪犯,确定赔偿金额,并负责组织黎巴嫩新政府。福阿德任委员会主席,成员有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48名德鲁兹人被判处死刑,其余一些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或被放逐。赔偿金额为125万镑,全数由土耳其政府支付。这些判决和决定并未完全实行。

1861年6月9日,法、英、普、奥、俄在君士坦丁堡签署一项黎巴嫩组织法令(3年后曾修订。1867年,意大利接受了修订后的组织法令)。法令承认并保证黎巴嫩山区的自治,由土耳其委派一名基督教的行政长官统治,人选须经签字国同意。另设一个由12个各派代表组成的参议会,协助长官工作。土耳其军队不驻山区。山区居民不服兵役,也不向素丹缴纳贡赋。

黎巴嫩山区的民族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才被土耳其人废除。

五、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轫 阿拉伯民族主义兴于19世纪上半叶。它由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逐步发展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叙利亚(指沙牧地区)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

外来的专制统治和殖民压迫，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传入，19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的锐意改革，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和教育文化的发达，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西方各国向叙利亚派遣传教使团，怀有争夺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些传教团的办学等活动，客观上起了提高阿拉伯人科学文化水平，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民族主义观念，加速阿拉伯民族觉醒的作用。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叙利亚的知识界，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教徒，纷纷起来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印刷厂，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们宣传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提倡研究阿拉伯历史和文化。这个复兴阿拉伯文化的启蒙运动是阿拉伯人对土耳其政府几百年来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重建以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为基础的阿拉伯民族的一致性，从而把宗教的一致性推到次要地位，而宗教正是土耳其素丹能以哈里发身份骗取阿拉伯人对其效忠的一个重要支柱。

叙利亚早期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杰出人物为纳西夫·雅兹吉（1800～1871）和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①] 纳西夫·雅兹吉黎巴嫩人，信奉基督教。他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著作很多。他和布斯塔尼共同创办了叙利亚第一所世俗的“民族学校”。布斯塔尼黎巴嫩人，基督教徒，曾著《辞洋新编》和《百科全书》6 卷（其余 5 卷由其子孙续完。主办过《叙利亚号角报》和《花园》双周刊，是阿拉伯民族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具有显著的阿拉伯

① 参看蒂比：《阿拉伯民族主义》，伦敦，1981 年，第 76～77 页。

民族主义色彩，起了推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前进的作用。他在《叙利亚号角报》上揭露，1860 年德鲁兹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之间的互相残杀，完全是欧洲列强和本国封建主挑起的，他呼吁阿拉伯人在超宗教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他为《花园》写下了如下的题词："热爱祖国是信仰的一个项目"。[①] 把热爱祖国提到信仰的高度，是阿拉伯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代叙利亚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领袖，有易卜拉欣·雅兹吉（1847～1905）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克比（1849～1902）等人。[②] 伊卜拉欣·雅兹吉是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作家，曾在一次秘密集会上朗诵他写的第一首爱国主义长诗。长诗颂扬阿拉伯人是具有辉煌的、独特文化的民族，谴责土耳其帝国的罪恶统治。长诗开头的一句便是："起来，阿拉伯人，觉醒吧！"长诗起了鼓动民族革命的巨大作用。卡瓦克比阿勒颇人，卓越的民族主义者。曾因创办报纸，攻击土耳其当局，数度入狱。后逃亡埃及，与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过从甚密。他的主要著作为两个文集：《诸镇之母》（麦加的另一名称）和《专制的本质》。他严格地把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既存在一个伊斯兰的民族，又存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他反对使用暴力，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提高民智，专制统治的基础才能根除。卡瓦克比的思想理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伊拉克　伊拉克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总督住巴格

① 安托尼阿斯：《阿拉伯人的觉醒》，纽约，1939 年，第 50 页。

② 参看萨米·基亚里：《叙利亚现代阿拉伯文学》，埃及，1959 年，第 18 页。

达。伊拉克北部居民，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南部居民，以十叶派教徒为主；两派共居的中部，十叶派占优势。伊拉克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库尔德人、迦勒底人、土库曼人、犹太人、叶齐德人、亚述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等。各个教派和民族之间，不时发生冲突，造成社会动乱。

1747～1831年伊拉克为地方势力割据，摩苏尔的权力落到望族贾利利人手中，巴格达的大权被来自塞加西亚的马木鲁克夺取。1831年，土耳其政府派阿里帕夏·拉兹进军巴格达，逮捕了马木鲁克达五德贝克，将其押送君士坦丁堡，其余马木鲁克权贵悉被聚歼于城堡之内，马木鲁克时代由是结束，[①] 土耳其人恢复了对伊拉克的直接统治。米德哈特帕夏任巴格达总督期间(1869～1872)，课征重税，强行征兵，并勒令游牧人定居。他的暴政，激起了阿拉伯部落的武装反抗。

伊拉克虽属奥斯曼帝国贫瘠边远的省区，但它是东西交往的孔道，通向印度的桥梁，因而成为殖民主义者攫取的对象。

17世纪，英国在巴士拉和巴格达建立了自己的商馆。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商在巴士拉和巴格达设立了固定栈，英国向伊拉克派遣了驻扎官。巴格达的帕夏必须听从英国驻扎官的指挥。

19世纪初期，英国在伊拉克的势力居列强首位。[②] 1861年，英国林奇公司开办“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轮船航运公司”，取得了巴格达和巴士拉之间的内河航运权利。巴士拉成为英国资本家掠夺东方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① 阿卜杜·拉扎克·哈萨尼：《伊拉克近代政治史》，西顿，1948年，第1卷，第30页。

② 朗里格：《伊拉克》，伦敦，1958年，第74页。

跟在英国人后面的是法、德、俄等国。法国人主要从事文化侵略活动，他们在伊拉克进行考古发掘，传布天主教，创办学校，建立印刷所，出版书籍，很有影响。

阿拉伯半岛

一、海湾国家

(一)总述　18世纪，海湾国家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同时保存着奴隶占有制。有地方尚有原始公社的残余。

古代的阿曼，以精于造船和航海著称。阿曼人是东方海上贸易的先驱。

阿曼现在的居民，主要由艾兹德部族、雅鲁卜部族(均属南阿拉伯的葛哈坦人)和尼萨尔部族(属北阿拉伯人的阿德南人)的后代组成。

哈瓦立及派被阿里打败后，阿卜杜拉·伊本·伊巴德带领部分人来到阿曼，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伊玛目政权。这部分人后来发展为伊巴迪亚派。

雅鲁卜族的纳绥尔·伊本·穆尔希德任伊玛目后(1615或1916～1640或1941)，开传子先例，成为雅鲁卜王朝的始祖。雅鲁卜王朝时期，疆域曾扩张到桑给巴尔和莫桑比克海峡以北的东非港口。1722～1723年，阿曼分裂为严重敌对的两个派别：希那威派和加菲里派。前者奉伊巴迪亚派，属葛哈坦族，以红色为部落标志；后者奉逊尼派和伊巴迪亚派，属阿德南族，以白色为部落标志。两派鸿沟很深。

1749年，苏哈尔长官艾哈迈德·伊本·赛义德(属希那威派)建立艾勒卜·赛义德王朝，统治迄今。1786年，王朝首都由鲁斯塔克迁到马斯喀特。

19世纪上半叶，赛义德·伊本·苏尔坦(1807～1856年在

位)主政时期,发展海上贸易,合并祖法尔,阿曼成为海湾地区的一个强国。赛义德在桑给巴尔建立的王朝,存在到1964年。他把丁香引入桑给巴尔,给当地带来巨大利益。[①] 赛义德是个家财万贯的统治者和奴隶商。赛义德与英国结盟,阿曼落入英国魔掌。他死后,阿曼和桑给巴尔分别由其两个儿子统治(186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1972年由阿布扎比、迪拜、沙加、富查伊拉、乌姆盖万、阿治曼和哈伊马角(1972加入)等7个酋长国组成。阿联酋成立前,又被称为麦什哈特阿曼、"特鲁西尔阿曼"("休战的阿曼"),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之为"海盗沿岸"。

18世纪和19世纪,哈伊马角的卡西姆人(因酋长卡西姆而得名,自称是穆罕默德女儿法特梅的后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统治锡尔地区(约在富查伊纳至沙加之间)、伦格、格什姆岛和路夫特,与阿曼的艾勒卜·赛义德王朝互争雄长。

19世纪初,瓦哈比派控制了麦什哈特阿曼。从20年代起,内战连绵,英国坐收其利。

现在统治卡塔尔的萨尼家族,因酋长萨尼·穆罕默德·萨米尔·阿里而得名,属尼萨尔部落的台米木部族。原住阿拉伯半岛叶麻麦之瓦什姆,18世纪初,迁卡塔尔的萨勒瓦,后转祖巴尔和多哈。卡塔尔岛上居住着许多各自为政的部落,或放牧为生,或从事海上贸易和采珠业。

萨尼人是卡塔尔岛上势力最大的部落,1878年,卡西姆·萨尼继为酋长。他是波斯湾的大珠宝商人。1913年去世。

巴林在很长时期内为波斯湾的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岛上

① 《中东和北非年鉴》,伦敦,1983年,第522页。

居民多数为逊尼派，其次为十叶派，目前统治巴林的哈里法家族，属安宰部落，与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同宗。约在18世纪初，因纳季德干旱，哈里法族和萨巴赫族迁到科威特，建立了联合政权。[①] 以后，哈里法族离开了科威特。1797年，酋长苏莱曼(1794～1820年在位)在巴林建国，成为哈里法王朝的始祖。

如前所述，现今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和哈里法家族均属安宰部落。18世纪初迁到科威特。1756年，当地居民(奉沙斐仪教派)选举萨巴赫家族的萨巴赫·伊本·贾比尔为酋长，是为萨巴赫一世。

19世纪初，科威特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和战略要地，引起西方列强重视。

(二)欧洲列强在波斯湾的角逐，英国独霸波斯湾　波斯湾地处"五海中心"，[②] 为东西交通之走廊，乃南北往来之要道，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列强展开了争夺波斯湾的激烈斗争。土耳其和波斯也卷入了这场角逐。

首先侵入波斯湾的是葡萄牙人。1498年4月15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约1460～1524)赖阿拉伯航海家、哈伊马角人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之助，航行到印度半岛西岸的卡利卡特。葡萄牙人闯进印度洋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打破阿拉伯人的海上优势，垄断香料买卖。葡萄牙人的东航，一开始便具有残酷的掠夺性质。1502年，达·伽马袭击并俘虏了载有

① 参看奥斯本：《海湾国家和阿曼》，伦敦，1977年，第34页。

② 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

200～400 名到麦加朝圣者的阿拉伯船只。除 50 名妇女和小孩受了洗礼，一人逃走和一个领航员外，所有船上的人全被杀害。①

达·伽马通航印度，客观上促进了东西商业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欧洲列强殖民掠夺的开端。1506 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海岸击败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联合舰队。同年，阿方索·阿尔布奎克占领了索科特拉岛，封锁了红海。接着，又占领了卡勒哈特、库尔亚特、苏哈尔和豪尔法坎，疯狂抢劫杀人。1507 年，阿尔布奎克夺取马斯喀特和霍尔木兹。阿尔布奎克把俘虏的老百姓作为人质，勒令居民缴纳 1 万金币罚金。居民拿不出这笔巨款，他就下令割掉战俘的耳朵和鼻子，抢光、烧光全城。②

霍尔木兹位于阿巴斯港对面的小岛上，但其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515 年，阿尔布奎克统率 27 艘战船再次占领霍尔木兹。数月后，葡萄牙王国的旗帜飘扬整个波斯湾上空。葡萄牙人掌握了海湾的最高权力。当地船只没有葡萄牙发给的通行证，寸步难行。

16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的 50 年中，强大的土耳其人同葡萄牙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土耳其舰队发动了多次攻势。1580～1581 年，土耳其也门长官派阿里伯克占领哈萨海岸，夺取巴林，控制了半岛东南部的整个地带。后因土波战争爆发，土军被迫撤走。到 16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人仍占有马斯喀特和巴林，但失去了哈萨、卡塔尔等地。

16 世纪末，葡萄牙人在波斯湾的统治已临末日。不久，

① 菲力普：《阿曼史》，贝鲁特，1971 年，第 33 页。

② 盖德里·盖勒阿吉：《科威特简史》，贝鲁特，1962 年，第 34 页。

两个不速之客——英国和荷兰来到了波斯湾。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纽贝里和费奇先后勘察了霍尔木兹。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进行贸易和侵略活动。1600年，英国人安东尼·舍利及其弟罗伯特·舍利打入波斯国王阿拔斯一世宫廷，受到重用。[①] 1617年，阿拔斯一世允许英国派遣大使常驻波斯，并给英国人从波斯输出蚕丝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荷兰在波斯湾的势力也日益增长。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积极争夺葡萄牙在波斯湾的领地。

1622年，英国与波斯国王阿拔斯一世联合进攻霍尔木兹和格什姆岛，葡萄牙人被迫撤出霍尔木兹。此后，霍尔木兹的贸易转到了阿拔斯港。在100多年里，该港成为英、荷、法在海湾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中心。17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波斯湾销声匿迹。

英荷两国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争。荷兰势力逐渐衰弱，无力再与英国竞争。

荷兰退出海湾后，英国又面临另一强敌法国。1664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问鼎海湾。17世纪末，法国人在阿巴斯港建立了贸易代办处。1756～1763年英法争夺印度半岛的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从此开始了英国在波斯湾称霸的时代。

1798年10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同阿曼艾勒卜·赛义德王朝的伊玛目苏尔坦签订了7条商务条约。条约保证，在国际事务中，阿曼站在英国一边；在英国和法荷作战期间，拒绝给法荷提供立足点；解雇一名法籍阿曼船长；将法国船只

① 唐纳德·霍利：《特鲁西尔诸国》，伦敦，1972年，第74页。

逐出马斯喀特内港，等等。这是英国第一次和阿拉伯统治者签订条约，它表明英国在阿曼比较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势力。次年，拿破仑写信给伊玛目苏尔坦，声称法军已到达埃及，要他与法国亲善[①] 这封密信被英国缴获。英国布什尔驻扎官立即奉命致函阿曼摄政赛弗·伊本·穆罕默德(时苏尔坦往征卡西姆人)，希望阿曼认清英国是马斯喀特赖以生存的保证，抛弃同法国的友好关系。苏尔坦决定依靠英国。1833 年，美国染指阿曼，与马斯喀特素丹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取得了经商权利和治外法权。

英国加紧控制阿曼。1854 年，英国与马斯喀特素丹签订了把库里亚木里亚群岛割让给英国的协定。[②] 1865 年，阿曼爆发以阿赞·伊本·盖斯教长为首的、反对英国傀儡马斯喀特素丹苏维尼的起义，英国公开支持苏维尼，轰击起义城市。次年，苏维尼死，英国又扶持其弟盘踞马斯喀特。

1820 年 1 月 8 日～3 月 15 日，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和巴林先后签订了"制止海盗和奴隶买卖总条约"。[③] 1835 年，与麦什哈特阿曼几个酋长签订了"第一海上协定"。1839 年，与马斯卡特、麦什哈特阿曼各酋长和巴林签订了反对海盗活动和贩卖奴隶的条约。1847 年，与麦什哈特阿曼各酋长和巴林签订了代替过去一切条约的新条约。1853 年，与麦什哈特阿曼各酋长签订了"海上永远休战协定"。[④] 1856 年，与巴林签订了"关于取缔奴隶贩卖更有效措施"条约。1861 年，与巴林

① 《阿曼史》，第 71 页。
② 胡里维茨：《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耶鲁大学，1975 年，第 1 卷，第 309 页。
③ 同上书，第 1 卷，第 217～219 页。
④ 同上书，第 1 卷，第 306～307 页。

签订专约。[①] 1868 年，与卡塔尔签订了保护卡塔尔的协定。凭借武力，并通过以上一系列条约和协定，英国把巴林、卡塔尔、麦什哈特阿曼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866 年，英国获得了瓦哈比派不侵犯与英国结盟各酋长国领土的保证。

经过长期的斗争，英国终于挫败群敌，把海湾阿拉伯各国变成它的禁脔。

二、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自称为"一神论者"，兴于 18 世纪中叶，创始人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87)。

18 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半岛，部落酋长各据一方，经济凋敝，封建剥削严重。各氏族部落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前伊斯兰时期的原始多神信仰。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处在土耳其人的占领或控制之下，西方列强角逐波斯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瓦哈比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瓦哈卜属台米木部落的司南族，生于纳季德的欧叶伊奈，曾到麦地那、巴士拉、巴格达、库尔德斯坦、哈马丹、伊斯法罕和库姆等地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教，当过教师。[②] 瓦哈卜的宗教思想，深受罕伯里教法学派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的影响。

1740 年，瓦哈卜在内志公开宣传他的教义。瓦哈卜在其所著《一神论》一书中，阐述了他的教义和主张。瓦哈卜主张扫除所有异端邪说，一切回到《古兰经》去，一切遵从《古兰经》和圣训的教训，恢复伊斯兰教固有的纯洁性和严格性，在唯一的伊斯兰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穆斯林国家。瓦哈比派断言，异

① 瓦·拉·波将斯基：《巴林》，莫斯科，1962 年，第 73～74 页。

② 参看苟茨玛等：《伊斯兰百科全书》，瓦哈比派条。

端邪说在土耳其最为突出。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土耳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素丹，和土耳其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上述瓦哈比派的宗教观点，反映了阿拉伯半岛人民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冲破土耳其统治，维护民族生存的强烈愿望。

瓦哈比派坚持一神论，反对人与安拉之间存在"中介"之说，谴责一切多神信仰的表现，如崇拜圣徒、朝拜圣墓，祭祀神树等。[①] 瓦哈比派的一神论，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思想武器，在沙特家族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瓦哈比派否认四大立法原则中为统治者制造合法根据的公议原则。

瓦哈比派反对奢侈的生活和豪华的建筑，许多富丽堂皇的清真寺遭到他们的破坏，麦加的圣寺也不例外。瓦哈比派严禁吸烟、喝酒等恶习。

1744 年，瓦哈卜因传教活动被反对派逐出欧叶伊奈，受到纳季德德尔伊亚地区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1765 年卒）的热情接待。1745 年，瓦哈卜与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结盟。穆罕默德·伊本·沙特接受瓦哈卜学说，作为他统一内志、开疆拓土的思想武器，并负责维护瓦哈卜的传教事业；瓦哈卜则支持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经济掠夺和政治统一。[②]

瓦哈比派的势力迅速发展。1773 年，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一世（1765～1803）成为整个纳季德的主人。1801～1805 年，瓦哈比派劫掠了卡尔巴拉，攻克了麦加和麦地那，进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把他们的领土从帕尔米拉扩张到阿曼

① 参看《伊斯兰教的重要教派》，第 101 页。

②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贝鲁特，1968 年，第 39～40 页。

的锡尔地区。[①] 1811 年，瓦哈比派建立了第一个由沙特家族统治的王朝，首都为德尔伊亚。瓦哈比派使海湾沿岸一些酋长国卷入一场反对外来异教徒的运动，给英国造成极大威胁。

土耳其素丹惊惶失措，急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征讨。经过数年鏖战，1818 年 4 月，易卜拉欣帕夏率领的埃及军队把德尔伊亚夷为平地。国王阿卜杜拉·伊本·沙特（1814～1818 年在位）投降，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处死。此后，在近一个世纪内，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运动处于低潮。

瓦哈比派教义，在亚洲的印度、苏门答腊和非洲的苏丹、尼日利亚都有影响。

三、也门　也门人主要信奉十叶派的宰德派。倭马亚朝时期，侯赛因的孙子宰德在也门起义被害（740）。公元 10 世纪，叶哈亚·哈迪·伊拉勒·哈格建立了宰德派的伊玛目王朝，一直延续到近代。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扼曼德海峡的大门，自古就是东西交通的枢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15 世纪末，亚丁已是一个连结印度洋和红海贸易的巨大中转港。因此，也门成为列强觊觎之地。

16 世纪初，也门遭到葡萄牙人入侵。1583 年，土耳其人驱逐葡萄牙人，占领了从亚丁到荷台达地区。[②] 1633 年，卡西姆率众赶走土耳其人，重建伊玛目国家。

1799 年，英国强占丕林岛（1857 年割让），第一次与亚丁建立政治关系。180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管辖亚丁港的拉

① 参看穆塞尔：《北内志》，纽约，1928 年，第 261～267 页。

② 苏尔坦·艾哈迈德·欧麦尔：《也门社会发展一瞥》，易元译，纳忠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7 页。

赫季艾米尔签订一项条约，取得了贸易特权，开辟了英国经红海到埃及的航线。1839 年，一艘英国船只在亚丁附近沉没。英国声称亚丁居民抢劫了这艘船只，趁机占领了亚丁。1843 年，拉赫季艾米尔与英国签订“友好条约”，承认英国对亚丁的控制，允许英国人进入拉赫季内地经商，占有土地。

1849 年，土耳其人卷土重来，攻占荷台达。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也门地位日趋重要，土耳其又于 1872 年占领也门全境，把它划为土耳其的一个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18章
埃　及

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　土耳其人征服埃及后，除委任帕夏（总督）统治，派遣近卫军驻防，索取一定贡赋外，对埃及的社会制度和行政管理，未做任何变动，马木鲁克人仍然具有很大势力。及至土耳其衰微，帕夏形同虚设，近卫军跋扈骄横。马木鲁克首领各据一方，他们既是地方官，又是包税人。到18世纪末，整个埃及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无以为生。

一、拿破仑侵略埃及的目的　法国大资产阶级不仅把埃及看作是可以榨取巨大利润的一块肥肉，而且把它看作是与英国争夺霸权的重要战略基地。埃及地当欧、亚、非三洲交通的枢纽，是通往印度的孔道。法国占领埃及，就可以控制中近东，夺取英国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贸易特权，进一步远征印度。①

1797年夏，拿破仑（1769～1821）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侵占埃及的计划。法国人在土伦开始了进攻埃及的准备。

① 参看阿卜杜勒·拉赫曼·拉斐仪：《埃及民族运动及政治制度发展史》，开罗，1955年，第1卷，第66～69页。

这一切，法国人进行得非常秘密。土耳其素丹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根本不知道法国人很快就会入侵埃及。

二、拿破仑进攻埃及与埃及人民的反抗　1798年5月10日，拿破仑率领战舰350艘，军队3.5万人，自土伦远征埃及。随行的还有100多个科学家和工程师。

英国得悉法军在土伦集结，特命海军上将纳尔逊带领一支舰队，游弋地中海，预为准备。但是，纳尔逊在法军登陆埃及前始终没有找到法国人。

7月2日，法军在亚历山大港西面的马拉布特登陆。土耳其舰队被摧毁，土耳其陆军逃往叙利亚。马木鲁克军团退到开罗。但是，亚历山大港人民用原始武器(枪、矛、弓箭等)，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法国付出重大的代价，才占领了亚历山大港。法军将领克莱贝尔和梅诺受伤，拿破仑险些丧命。①

法军向开罗推进。拿破仑采取军事、诱骗、威胁交相使用的手段。他发表"告埃及人民书"，装出一付伪善的面孔，说什么"我是来恢复你们的权利的，并惩罚掠夺你们的人。"拿破仑接着警告埃及人民，要他们放下武器，与法军合作；否则，他们将走投无路，全被消灭。他命令，"凡距离法军进军路线3小时路程以内的村庄，都应派代表来见法军长官，表示他们的忠诚"。"凡抵抗的村庄，将被焚毁"。"长老、法官、教长们，要继续执行职务。每一个人都应安分守己，静静留在家中"。② 埃及人民既不屈服于拿破仑的军事威力，也不相信他的甜言蜜语。

① 《埃及民族运动及政治制度发展史》，第1卷，第171～172页。

② 这段所有引文见杰伯尔谛：《传记与编年史珍闻》，开罗，1965年，第4卷，第289～290页。

法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后，开罗的权贵和富豪，便日夜忙着洗劫国库逃亡。[①] 与此相反，广大的开罗人民，团结在伊斯兰教长老欧麦尔·穆凯赖木周围，组成志愿军，以萨拉丁城堡为大本营，准备迎击法国侵略军。为了肃清内奸，他们在开罗全城搜捕外国间谍，封闭法国的教堂和商店，拘留全部法国商人。[②] 凡通敌的，一律格杀勿论。

拿破仑的军队在金字塔附近遭到3000马木鲁克军团骑兵和9000农民军的迎头痛击。[③] 农民作战，特别英勇，法军蒙受重大损失。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总部设在艾兹白基叶穆罕默德伯克·艾勒菲的官邸。

三、拿破仑的残暴统治和开罗人民第一次起义　拿破仑发表了第二次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埃及人民已经被法军"解放"，应该和法军亲善，恢复秩序，安居乐业。拿破仑诡称自己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戴着伊斯兰教徒的头巾到清真寺参加礼拜，并把自己说成是伊斯兰教的"保护人"。

拿破仑指派舍尔噶威等10位长老为部长，组成傀儡政权国务会议，负责执行他统治埃及的意志。[④]

不几天，拿破仑更加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7月28日，拿破仑召集国务会议，命令各大城市商人缴纳巨款（开罗65万多银币，亚历山大港30万法郎，杜姆亚特15万法郎，腊席德10万法郎）。[⑤] 他以"叛国罪"，逮捕亚历山大港巨商赛义德·克赖伊姆，限他24小时内交纳30万法郎赎金。赛义德·

① 参看《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4卷，第292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293页。
③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1969年，第32页。
④ 《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4卷，第302页。
⑤ 艾敏·赛义德：《埃及政治史》，开罗，1957年，第17页。

克赖伊姆拒绝这种无理讹诈，惨遭杀害。[1] 法国军队打破商店，大肆抢劫，并捣毁了保存在萨拉丁城堡里的历代文物。

拿破仑用血腥屠杀政策来对付埃及人民。他指示各地驻军，只有夺去埃及人民的一切武器，每天杀人示众，才能制服埃及人民。

拿破仑的残暴统治，把埃及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开罗人民悲愤与反抗的情绪，好似尼罗河的浪涛汹涌澎湃，不可遏制。10 月初，爱资哈尔清真大寺的师生成立起义委员会，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

10 月 20 日，法国占领当局下令征收房地产税，起义由是爆发，全国各地随之掀起反法浪潮。开罗全城沸腾，群众纷纷拿起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安拉赐伊斯兰胜利”。[2] 群众手持刀枪棍棒，与赶来镇压的法军搏斗，杀死了开罗卫戍司令杜布，揭开了武装起义的序幕。

22 日，城郊居民继续涌向开罗，沿途和法军激战，击毙法军上校萨勒考斯基。[3] 拿破仑一面命邦将军继杜布为开罗卫戍司令，攻占爱资哈尔清真寺；一面写信给长老们，要他们出来制止起义，长老们置之不理。傍晚，法国炮兵开始轰击起义中心爱资哈尔清真寺及其周围的古利市场和法哈米大街。起义者向法军司令部发起猛攻，登上周围房顶开火，打死许多法军。晚上，法国侵略军占领了爱资哈尔清真寺。

23 日，法军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内胡作非为，打碎了清真寺的挂灯，洗劫了寺内所有财物，把《古兰经》撕得粉碎，恣意

① 《埃及民族运动及政治制度发展史》，第 1 卷，第 188 页。
② 《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 4 卷，第 330 页。
③ 《埃及民族运动及政治制度发展史》，第 1 卷，第 284～285 页。

践踏。①

法国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被捕的起义领袖惨遭处死。法军在大街上挑着他们的头颅以恐吓群众。拿破仑派出的讨伐队，把开罗郊区一个部落的男人全部杀光。法国卫戍司令部的大批间谍到处捕人。拿破仑曾下令杀死全部身藏武器的人，把他们的尸首抛到尼罗河去。法军以搜索叛乱者为名，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捣毁清真寺。

四、拿破仑在叙利亚的溃败　拿破仑本想成为埃及和东方的主人，② 但是，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的侵略妄想。人民群众拒绝和法军合作。农民和牧民的游击战士，到处袭击法国的巡逻队。法军被埃及人民重重包围，拿破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当法军在埃及到处挨打的时候，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湾消灭了法国舰队的大部分，封锁了埃及海岸，拿破仑和法国本土的联系断绝。同时，土耳其赛里木三世向法国宣战，并与俄、奥、英等国结成同盟，从叙利亚南进。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拿破仑决定孤注一掷，倾全力进攻叙利亚，然后侵入美索不达米亚，或者从小亚细亚退回欧洲。

1799 年 1 月，拿破仑的军队从西奈半岛进入巴勒斯坦。3 月 6 日，拿破仑攻入雅法城下令屠杀全城居民，并枪毙了 4000 名投降的土耳其俘虏。③

法军被阻于阿克要塞。据守阿克的查萨尔在英国的物质支援和军事帮助下，几次击败了法军的强攻。5 月 20 日法军

① 《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 4 卷，第 333 页。

② 拿破仑委派随同侵略军来到埃及的科学家，考察和研究埃及的各个方面，准备长期霸占埃及。他计划开凿苏伊士运河和从尼罗河通到红海的运河，以便有效地控制中东，夺取英国在东方的属地。

③ 《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 5 卷，第 68 页。

撤除对阿克的包围，狼狈溃退。6月中旬拿破仑回到开罗时，仅余残部1.2万人。8月，拿破仑把军队和统治埃及的大权交给部将克莱贝尔，自己偷偷溜回法国。

五、开罗人民第二次起义，法军被迫撤离埃及　英国一面怂恿和帮助土耳其出兵埃及，一面又装做土法之间的调停人。在英国的调停下，土法两国于1800年1月24日签订了“阿里什和约”，法国同意限期撤出埃及。根据和约，土耳其军队进驻埃及境内，先头部队直达开罗郊区，与法军对峙。1801年英国军队乘机占领了埃及沿地中海岸的一些城市。

法国侵略军企图在埃及挣扎下去。克莱贝尔撕毁和约，炮轰土耳其兵营，残酷屠杀开罗人民。3月20日，开罗人民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留下来的一部分马木鲁克士兵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起义一直支持到4月20日，历时一个月。开罗起义得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等地人民的响应。

起义者攻打法军总部，布拉格的老百姓拿起棍棒等简易武器攻击法国军营，杀死警卫，打开粮仓和库房，夺取大量物资。[①] 起义者设立俘虏营，组织侦察网，严惩卖国贼。全国同仇敌忾，城乡居民自动给起义者送来奶油、干酪、牛奶、羊肉和粮食，大大鼓舞了战士的斗志。

法国强盗拚命轰击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和布拉格区，并屡次发动猛烈攻击。经过数十天的激战，起义军弹尽粮绝，马木鲁克的头目撤走了自己的部队，领导起义的部分长老乞和投降，起义遭到失败。法军对开罗居民实行残酷的报复。布拉格区到处堆满尸首，各种建筑物被烧毁，客栈粮仓悉遭抢劫。

在埃及人民的长期抵制和不断打击下，法国侵略军已经

① 艾尼斯、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37~38页。

精疲力尽。1801 年 3 月，英土联军进攻埃及。8 月，法国统帅梅诺被迫向英土军队投降。10 月，法军撤离埃及。根据 1801 年土法签订的初步和约以及 1802 年英法签订的亚眠和约，埃及仍归土耳其素丹统治。

拿破仑入侵埃及，使埃及人民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巨额的财富被掠夺，神圣的国土被蹂躏。千万无辜百姓惨死在法国屠刀之下。

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埃及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斗争中，埃及人民不畏强暴，表现出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慨和坚强决心。尽管他们把这场斗争看作是维护伊斯兰教的圣战，提出“真主赐伊斯兰胜利”，“愿土耳其皇帝昌盛”等口号，并曾以宗教划分敌我，一度把一般基督教徒也作为打击对象，① 但斗争的实质，仍是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在反法斗争中，埃及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受到了战火的锻炼，增强了胜利信心，萌生了民族意识，这对以后的反殖反帝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这次斗争，埃及人民逐渐认识到，埃及之所以遭受侵凌，在于土耳其人和马木鲁克对埃及的长期黑暗统治。他们日益感到，不推翻这两座大山，埃及就不能获得新生，民族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并为此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拿破仑入侵埃及前，埃及人过着因循守旧的自给自足生活，拿破仑的火与剑，打破了埃及闭关自守的大门，其他西方国家随之接踵而至。埃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复杂的

① 参看《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 4 卷，第 331 页；第 5 卷，第 106 页。

国际政治之中，成为列强逐鹿之地，蒙受长期的苦难。拿破仑入侵埃及前，作为埃及主要居民的阿拉伯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生活准则，无一不受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支配。随着拿破仑的入侵，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像一股决堤的洪流，猛烈冲击着这个古老的金字塔国度。在两种思想、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埃及人民认真思考，积极学习，开阔视野，提高素质，迸发了智慧的火花，从而大大推动了埃及民族斗争向前发展。

拿破仑入侵埃及，使统治埃及数百年的马木鲁克封建势力遭到致命打击，为穆罕默德·阿里夺取埃及政权，进行改革，扫除了障碍。

为了长期霸占埃及，把埃及变为同英国争夺东方的牢固基地，拿破仑在埃及建立了几家医院，创建了一所阿拉伯文印刷厂。拿破仑还在开罗建立了埃及科学院，他的朋友、著名的科学家蒙热任院长，他自己任副院长。科学院各个学科的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他们把研究所得写成一部内容宏富的《埃及志》，涉及埃及的历史、地理、农业、手工业、贸易、动物、植物、矿藏、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文学、古迹、音乐等各个方面，为人们研究埃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法国考古学家，发掘、整理了埋藏几千年的法老时代的古迹文物，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宝库。腊席德(旧译罗塞塔)刻有3种文字石碑的发现，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由是产生。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

一、穆罕默德·阿里夺取埃及政权　法国侵略军退出埃及后，埃及主要存在着5种势力：英国军队，土耳其军队，马木鲁

克军团，穆罕默德·阿里统率的部队和穆凯莱木为首的人民力量。

1803年，英军被迫撤退。土耳其军队回到埃及后，到处抢劫，人民不堪其苦。马木鲁克军团成为几股流寇，骚扰上下埃及。英法侵略军暗中支持各自的傀儡（土耳其将军和马木鲁克伯克）出来争夺政权。上述诸因素造成埃及极端混乱的局面。

埃及人民日益觉醒起来，迫切要求除掉马木鲁克，抵抗外来侵略，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急切希望结束混乱状态，建立统一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从1801年到1805年，人民反对土耳其帕夏和马木鲁克伯克的起义，不断发生。穆罕默德·阿里利用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埃及的政权。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原是阿尔巴尼亚的烟草商人，30岁后，参加土耳其军队。到埃及后，又不断和法国军队作战，短短几年内，便升为一支土耳其后备军（阿尔巴尼亚部队）的军官。①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善弄权术。在埃及混乱的年代里，他竭力亲近伊斯兰教的长老、教师和商人，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采取“以敌制敌”的策略，极大地削弱了土耳其帕夏和马木鲁克的势力。1805年5月，开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土耳其素丹委派的总督胡尔希德帕夏。围攻困守城堡的土耳其军队。5月13日，宗教长老们在废黜胡尔希德以后，向穆罕默德·阿里表示，只要他廉正无私，与人为善，

① 土耳其在埃及的驻军分两种：近卫军和后备军。近卫军享有种种特权，待遇优厚。后备军多半是从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等地招募来的，待遇较差。

便拥护他做埃及总督。[①] 穆罕默德·阿里始则假意推辞，继而欣然同意。欧麦尔·穆凯赖木和阿卜杜拉·舍尔噶威把长袖袍子给穆罕默德·阿里穿上，穆罕默德·阿里由是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土耳其素丹被迫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并赠予帕夏的封号。埃及实际上赢得了独立。

二、1807 年埃及人民挫败英国入侵　英国侵埃之心不死。1806 年，法土修好。12 月，拿破仑怂恿土耳其素丹赛里木三世向英俄宣战。英国派遣一支舰队驶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攻土耳其本土。又由弗雷泽率领另一支舰队，径趋埃及，意在抢占亚历山大港，实现窃据埃及的计划。1807 年 3 月 16 日，英军 6000 人抵达亚历山大。土耳其守将艾敏阿迦[②] 不战而降。[③] 29 日，弗雷泽命沃科卜率军 2000 人进攻腊席德。

腊席德守军仅四五百人，武器缺乏，弹药不足。当地军民决心抗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腊席德驻军长官阿里伯克·塞南克利诱敌入城，沃科卜被击毙。[④] 英国付出惨重代价才占领了腊席德。赛南克利乘机潜入市内，从住宅窗户袭击英军。英军措手不及，无法组织战斗，逃回亚历山大港。

弗雷泽命威廉·斯图尔特于 4 月 3 日率军 2500 人，再次进攻腊席德。4 月 9 日，腊席德告急。

腊席德军民炮轰英国兵营，不时主动出击。开罗和下埃及各地志愿军像潮水一般冲击英军。他们高呼“大哉安拉”，英勇杀敌。英军抵挡不住，斯图尔特率残部逃回亚历山大。

---

① 《传记与编年史珍闻》，第 6 卷，第 219 页。

② 阿迦，Agha 的译音，土耳其的一种封号。

③ 《埃及政治史》，第 48 页。

④ 艾尼斯、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 52 页。

9月，英军撤离，穆罕默德·阿里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亚历山大港口。在反英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埃及商业资产阶级和伊斯兰长老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英国入侵的威胁解除后，穆罕默德·阿里同埃及商业资产阶级和长老之间争夺权势的矛盾，随即公开化，激烈化。

三、穆罕默德·阿里专制政权的巩固　穆罕默德·阿里的最终目的，是要取代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地位，建立一个由其家族世代统治的、以埃及为中心的庞大帝国。穆罕默德·阿里深知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铲除一切异己势力，树立自己在埃及的绝对统治。

穆罕默德·阿里把矛头指向对他威胁最大的伊斯兰教长老和马木鲁克伯克。

最初。为了渡过严重的政权危机，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和长老虚与委蛇。及至政权初步稳定，长老又因骄奢胡为而威信扫地时，穆罕默德·阿里决定向长老开刀。1808年8月，穆罕默德·阿里下令征收4%的粮食和食品税。1809年6月，穆罕默德·阿里连续下令向宗教田产、慈善基金产业和赠给包税人的免税土地"乌西叶"开征赋税。同时规定，长老必须交验所管宗教地产的证件，否则，地产收归国有；包税人必须将自己增收的"包税余额税"（叫做"法伊德"）的一半上缴政府。穆罕默德·阿里采取这些措施，使许多长老失去了大量宗教地产，丧失了巨额"法伊德"收入，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7月1日，以欧麦尔·穆凯赖木为首的长老们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停止种种暴行，废除一切擅自作主的决定。

穆罕默德·阿里采取分化策略，尽力拉拢谢赫穆罕默德·萨达特、麦赫迪、舍尔噶威等人，集中力量打击贵族首领欧麦

尔·穆凯赖木。8月9日，穆罕默德·阿里下令革除欧麦尔·穆凯赖木贵族首领的职务，将其流放杜姆亚特。[①]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除去一大政敌。

穆罕默德·阿里下一个打击的对象便是马木鲁克伯克。1811年3月，他以庆祝其子图松出征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为名，邀请留在开罗的全部马木鲁克头目到萨拉丁城堡参加盛宴。这些头目一入城堡，大门随之紧闭，470名马木鲁克头目及其侍从，除一人外，全部被杀。[②] 次年，他又消灭了盘踞在上埃及的马木鲁克伯克，处死1000多人。至此，横行埃及500多年的马木鲁克封建伯克势力，悉被铲除。

四、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政权初步巩固之后，穆罕默德·阿里便着手进行改革。他不惜重金从欧亚各国聘请各种技术人员和专家，负责各级领导的工作。他身边有不少为他出谋献策的外国顾问。兹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分述如下：

(一)农业 在农业改革方面，穆罕默德·阿里采取的重大决策，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1809年和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剥夺了长老和马木鲁克伯克的部分经济特权。1813年又下令废除包税制，没收所有包税领地(政府给予一定补偿)，并将用于慈善事业的地产置于他的监督控制之下。至此，长老和马木鲁克的经济基础被完全摧毁，全国绝大部分土地都被收归国有，这就为农业改革扫清了道路。

穆罕默德·阿里本人占有10多万费丹的土地，并把几十万费丹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免税重新分封给他的皇族近亲和达官显贵，这些人多是阿尔巴尼亚人、塞加西亚人和土

①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斐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开罗，1947年，第75页。

② 同上书，第86～88页。

耳其人。这些新的地主阶级成为穆罕默德·阿里专制政权的支柱。

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农民直接依附国家的奴主关系。他把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的土地(约100万费丹)租给农民耕种,每户3~5费丹。

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在他执政晚期,实际上已停止执行。他允许买卖封地,允许农民转让份地,因而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

发展经济作物是穆罕默德·阿里进行农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国外市场对棉花的需要有增无已,国家又急需外汇,穆罕默德·阿里特别重视经济作物棉花的生产,竭力扩大三角洲的棉花种植面积。

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农民的无偿劳动,挖掘新运河,疏浚旧运河,在河道上筑坝蓄水,形成尼罗河三角洲水渠交错的常年灌溉网。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兴建了两项最大的水利工程,一是麦哈穆德运河,建于1819年,征集民工25万,[①]它把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联接起来,既利交通,又助灌溉;一是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入口处的福利坝,1847年始建,1861年完工。

控制农作物种植计划,建立对农产品的专卖制度,是穆罕默德农业改革的又一重要措施。

穆罕默德·阿里的农业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农田水利大大发展了。耕地面积由1821年的203万多费丹,增加到1835年的350万费丹。[②] 棉花产量由1931年的4.19多万

① 邦讷:《中东的政治经济状况》,伦敦,1955年,第200页。

②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68页。

包，上升到1840年的7.68多万包，1836年，曾高达17.75多万包。[①] 其他农作物，如稻子、甘蔗、蓝靛、小麦和生丝的产量，也有所增长。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农业改革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改革使国家、地主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获益。而农民依旧在封建枷锁下呻吟。

（二）工业　穆罕默德·阿里从外国引进技术力量，大力发展工业，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军队的需要。他对外国先进技术的态度是吸收消化，一旦掌握后，便将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辞退。他兴建了火药、军火、造船等军事工业。其他如纺织、制糖、榨油、印染、造纸、肥皂等近代民用工厂，也相继建立起来。1829年，埃及共有纺纱机1459台，夏季每天可纺纱2.764万磅。织布机1215架，夏季每天可织布3574米。[②] 1837年，埃及的棉纺厂有29个，[③] 纺纱5万坎塔尔。[④] 到1840年，工业投资总额达1200万镑，全国工厂工人约有3万人。[⑤]

工厂带着农奴制的烙印。工人是从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强制征集来的，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工资很低，还往往被克扣，不能及时发放。

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工业的生产力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建立在军事需要基础上的工业，很不巩固。当然，穆罕默德·阿里开埃及工业化的先河，为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技术力量，这是应予肯定的。

---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64页。每包等于108公斤。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同上书，第71页。
④ 《中东的政治经济状况》，第241页。一坎塔尔等于44.928公斤。
⑤ 同上书，第242页。

(三)商业　亚历山大港成为国际性的商港,人口由1805年的1.5万增加到1847年的15万。[①] 穆罕默德·阿里强制推行专卖政策,几乎垄断了全部农业和手工业商品,[②] 1836年,控制了出口总额的95%,进口的40%。[③] 1821年,垄断利润为33万多镑,占国家收入的28%。[④] 穆罕默德·阿里的垄断政策,常通过商人,特别是外国巨商来执行。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垄断政策,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削弱了埃及的手工业。

1841年土埃战争后,埃及作为战败国,被迫接受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垄断政策随即废除,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埃及。

(四)财政金融　为了筹措所需资金和军费,穆罕默德·阿里特别重视财政金融的改革。他任命法国财政专家整顿财政,消除了财政上的混乱状态。他改进税收制度,把包税人过去征收的各种赋税合并到土地税内,税额根据土壤和灌溉条件而定。1833年的土地税占全年岁入的45%。

1822年,穆罕默德开征人丁税。税额由15皮亚斯特到500皮亚斯特不等。农民交30～100皮亚斯特。1836年,人丁税占国家收入的14.5%。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人民不堪其苦。

(五)军事　穆罕默德·阿里派遣留学生到法国、意大利学习军事。聘请法国上校塞夫负责在阿斯旺创办第一所步兵学

---

① 《中东史》,第1卷,第285页。

② 垄断手工业的手段是:国家供给手工业者亚麻、生丝、棉花和其他原料,手工业者把制成品交给国家,领取计件工资。

③ 《中东的政治经济状况》,第242页。

④ 穆罕默德·法赫米·勒希塔:《埃及近代经济史》,开罗,1944年,第166页。

校，由外国教官任教。[①] 以后又开办了各种军事学校。他采用强迫手段，大量征募农民入伍。军营也打上农奴制的烙印。到1837年，埃及已有陆军22.7万人，海军1.5万人，军舰72艘。[②] 军事开支，在国家总支出中占很大比例。

（六）文化教育　改革需要大量的具有文化和各种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旧式的宗教学校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派遣留学生到法、英、意等国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业、艺术和考古等学科。1813～1847年，共派遣了留学生300多人，耗资30万镑。[③] 穆罕默德·阿里在国内建立了几十所初级、中级和专科学校（如军事专校、医科专校、技术专校、农科专校和外语专校等）。不久以后，埃及便培养出一批军事教官、教师、科学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

这一时期，埃及的文化事业也有所发展。如布拉格印刷厂的建立、阿拉伯文的使用和改革，古典著作和各种新作品的出版，外国书籍的翻译，《埃及事件报》的创办（1828年）等。

穆罕默德·阿里以无情的手段消灭了长期作恶多端的马木鲁克，结束了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使埃及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内唯一有生命力的、实际上独立的省区。他是埃及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发动的改革，提高了生产力，培养了新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力量，奠定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称他是“唯一能用真正的

① 《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第292～294页。塞夫后来改奉伊斯兰教，取名苏莱曼，长期任穆罕默德·阿里顾问。

② 《埃及近代经济史》，第95页。

③ 《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第367～368页。

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

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 国力增强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发动了多次的侵略战争。

一、侵占阿拉伯半岛 土耳其素丹命穆罕默德·阿里出兵镇压瓦哈比派的反叛。穆罕默德·阿里早有侵占阿拉伯半岛的野心，素丹的命令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

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命令他的儿子图松率领大军出征。1812年底和1813年初。埃及先后占领了麦地那和麦加，但瓦哈比派势力并未摧毁。1816年8月，穆罕默德·阿里的养子易卜拉欣又出征阿拉伯半岛。1818年9月，埃及军队攻入瓦哈比派首都德尔伊亚，将其夷为平地。

二、吞并苏丹 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苏丹北部。穆罕默德·阿里入侵苏丹的目的是要霸占苏丹的金矿、宝石和其他资源，掠夺苏丹的财富，控制苏丹的对外贸易，猎取健壮的苏丹青年来扩充他的部队。②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开始进兵苏丹。埃军总司令，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司马仪，一次就抓了近2000名俘虏，2000头骆驼，1000头牛和1600只羊。这些战利品，悉数解往开罗。伊司马仪曾要贾林地区的两个小国一次交纳价值2万英镑的牛、骆驼和黄金。贾林部落酋长愤而纵火，将伊司马仪烧死。贾林部落遭到严厉镇压，被杀者达5000人。

埃军占领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达尔福尔未攻占)。苏丹

① 马克思：《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卷，第222页。"讲究的头巾"当指土耳其素丹。

② 穆罕默德·撒列哈·迪拉尔：《苏丹史》，贝鲁特，1965年，第73~74页。

形式上划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实际上是穆罕默德·阿里个人的战利品。

猎取奴隶是穆罕默德·阿里侵占苏丹的主要目的之一。埃军经常出击，搜捕奴隶。部分被编入军队，其余或用作家奴，或在阿斯旺等地市场出售。穆罕默德·阿里在苏丹公开推行奴隶制度。据帕勒米报道，1825 年，科尔多凡省沦为奴隶的有 4 万人，1839 年增至 20 万人。①

三、镇压希腊起义　素丹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起义，答应把叙利亚划归埃及，作为出兵的报酬。1825 年，易卜拉欣率领埃及军队在希腊登陆，占领了纳瓦里诺。1827 年 10 月，英、法、俄三国以支持希腊独立为名，出动舰队，在纳瓦里诺大破土耳其和埃及海军，易卜拉欣被迫撤出希腊。1830 年，希腊脱离土耳其独立。

四、土埃战争

（一）第一次土埃战争　叙利亚是个战略要地，具有丰富的资源，历代强大的埃及政府都向叙利亚扩张势力。

穆罕默德·阿里极欲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束缚，形成包括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广大市场。他想趁土耳其衰落之际，夺取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实现他称霸的野心。

土耳其素丹拒绝履行诺言，不把叙利亚交给埃及政府。1831 年穆罕默德·阿里借口阿克帕夏阿卜杜拉扣留逃往巴勒斯坦的埃及农民，命令易卜拉欣帕夏进军叙利亚，第一次土埃战争（1831～1833 年）于是爆发。

埃军连陷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雅法、阿克等地，并向小亚细亚的阿达纳推进。土耳其素丹宣布穆罕默德·阿里为叛逆。

① 麦克米歇尔：《苏丹》，伦敦，1954 年，第 29 页。

易卜拉欣从海陆两面逼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由于列强干涉，土耳其政权得免倾覆。

沙皇俄国力求维持它在土耳其的既得利益，不愿法国支持下的埃及盘踞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出兵援助土耳其。英、法、奥等国为了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共同向土耳其和埃及施加压力，要它们尽快达成停战协议。1833 年 4 月，土耳其与埃及在屈塔希亚签订和约。埃及军队撤出小亚细亚，取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西里西亚等地。埃及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区，每年向土耳其素丹纳贡 15 万镑，土耳其素丹宣布恢复穆罕默德·阿里埃及总督的职位。

易卜拉欣统治叙利亚期间，改革行政制度，加强司法管理，征收统一的土地税，扶植农工商业，兴办学校，引进欧洲技术，凡此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对叙利亚采取无情的掠夺政策。叙利亚的木材（主要在黎巴嫩山区）、煤、铁等资源，被运往埃及。埃及的纺织品充斥叙利亚市场，当地纺织业受到打击，许多工人失业。他的农业垄断制度，使农民深受其苦。他把赋税提高了两倍多，并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民怨沸腾。他强制征兵，解除部落武装，导致大规模人民起义。① 人心背离，加之英国武装干涉，易卜拉欣终于被迫退出了叙利亚。

（二）第二次土埃战争　土耳其素丹麦哈穆德不甘失败，他聘请普鲁士的军官为他训练新军，决心报复。穆罕默德·阿里也加紧备战，并积极向东扩张势力。

① 1873 年，征召的士兵达 3.6 万人。最大的起义有 1843 年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和 1837 年的德鲁兹部落起义。见里奇蒙德：《1798～1952 的埃及》，纽约，1977 年，第 57～58 页。

英国不愿在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上存在着一个法国支持的强大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威胁着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侵犯了英国在波斯湾和伊拉克的势力范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接受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① 不让英国商人势力大举渗入埃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唆使土耳其素丹讨伐穆罕默德·阿里，企图借此削弱埃及势力，拆散俄土联盟，达到独霸近东的目的。

1839年春，土耳其对埃及发动进攻。6月，埃及军队反攻。纳西宾一战，土耳其军几乎全部覆灭。6月30日，土耳其素丹麦哈穆德死去，国内一片紊乱。7月，土耳其舰队司令艾哈迈德·法齐率领全部舰队向穆罕默德·阿里投降。土耳其求和，穆罕默德·阿里提出苛刻的议和条件，素丹准备全部答应。但是，列强的干涉，又改变了土耳其的危险局势。

1839年7月27日，英、俄、普、奥、法五国共同签署了一个致土耳其素丹的通谍，要求停止土埃之间的任何直接谈判；在列强对“东方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土耳其不能单独采取任何行动。土耳其素丹表示同意，穆罕默德·阿里反对列强干涉。

英国防止了俄国的单独出兵，进而拉拢俄、普、奥三国，孤立法国，打击穆罕默德·阿里。1840年7月15日，英、俄、普、奥与土耳其在伦敦签订了一项“解决近东事件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规定：埃及王位由穆罕默德·阿里的家族世袭，穆罕默德·阿里个人终身管辖阿克省（今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归还土耳其舰队，保证向素丹纳贡。如穆罕默德·阿里在10

① 这个协定规定了奥斯曼帝国的低关税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辖区内的一切垄断制度，给予了外国商人（首先是英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自由贸易的特权。同年，法土之间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天内不接受这些条件，则剥夺其管辖阿克省的权利。如20天内不接受这些条件，即剥夺其一切权力，并诉诸武力。①

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四强最后通牒，于是英奥联合舰队封锁叙利亚海岸，炮轰贝鲁特和其他港口，埃及守军遭受巨大损失。1840年9月，英土军队在贝鲁特附近登陆。11月，英军占领阿克要塞，切断叙埃之间的联系，埃及军队孤悬叙境。

这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人民不断举行反抗埃及统治者的起义，埃及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英国策动起义，并利用了起义的力量。

法国此时作壁上观。英国舰队开到亚历山大港，胁迫穆罕默德·阿里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屈服。1840年12月，侵叙军队撤回埃及。

根据1840年的伦敦条约和1841年的素丹敕令，穆罕默德·阿里失去全部属地，只保留了对埃及的世袭权和对苏丹的终身管辖权。此外，埃及还必须接受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归还土耳其海军，把陆军缩减9/10，即从20万人减少到1.8万人。

穆罕默德·阿里发动的侵略战争，损伤了埃及的元气，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削弱了阿拉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力量，给英法两国进一步侵略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地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外国资本对埃及的奴役　土埃战争不仅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国梦想完全破灭，而且给埃及带来严重的后果：门户洞开，外国势力排闼直入。

① 《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第258～259页。

外国资本操纵了埃及的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埃及的交通事业。埃及变成了他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埃及输出最多的是棉花，输入最多的是布匹。英国商人一方面迫使农民以很低的价格向他们预售棉花。棉花的出口量，从1850年的36.9万坎塔尔，增至1855年的52万坎塔尔。[①] 一方面用廉价的埃及棉花织成布匹，再运到埃及倾销，从中赚取大量利润。

外国资本把埃及的交通运输事业也掌握在自己手里。1851～1857年，英国承包商修筑了自亚历山大港经开罗到苏伊士的铁路。这条贯穿尼罗河三角洲产棉区的铁路，大大便利了埃及棉花的输出和英国商品的输入，它还缩短了从英国到印度的距离。在水路运输方面，埃及的河运和海运事业也租给了外国公司。

掠夺埃及，法国不甘示弱。1854年，法国人菲迪南·德·累塞普斯，以奴役性的租借条约从埃及统治者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那里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权。1856年又签订补充条约。条约规定：租期99年，埃及出让开凿运河所需的土地，无偿提供劳动力，获得运河收益的15%。运河1859年开凿，1869年完成。埃及为开凿运河承担了4/5的费用(埃及为此大举外债)。12万埃及人民为开凿运河丧失了生命。运河应该属于埃及。然而，运河却控制在英法等国手中，成为奴役埃及和东方各国人民的工具。

从赛义德时代起，英法等国资本家便开始在埃及兴办轧棉、磨面、碾米、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开设电车、自来水、煤气等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104页。

公用企业公司，[①] 承包挖掘运河、修筑堤坝、架设电话网、建筑铁路和海港等工程。修筑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铁路，外国商人仅花了750万法郎，而埃及国库却支付了3.25亿法郎，利润高达3倍以上。[②]

1856年，英国在埃及创办了“埃及银行”，伊司马仪时代（1863～1879年在位），外国银行大批建立起来，如英埃银行公司、奥斯曼帝国银行分行、亚历山大商业银行、里昂银行开罗分行、法埃银行亚历山大分行等。它们不仅从事工商业活动，而且放高利贷，典押土地，进行土地投机买卖。它们通过向埃及贷款，左右埃及的财政，侵犯埃及主权。赛义德周围的法国顾问千方百计地使他跌入法国的经济陷井。到他死的时候，除去有关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债务外，埃及外债已达1630万镑。[③] 利息高达7～9%。伊司马仪时期，更是债务累累，不可终日。埃及财政的破产，导致英法对埃及的“双重控制”和埃及“欧洲内阁”的产生。

① 如：1857年，法国在亚历山大港设立自来水公司；同年，法国在埃及开办面粉厂；1860年，英国在亚历山大港成立电车公司等。

②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第89页。

③ 《埃及近代经济史》，第244页。

第19章
利比亚

土耳其人和卡拉曼利王朝 利比亚包括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其中，的黎波里自然条件较优越，经济文化较发达，为三府之冠。利比亚的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其次为柏柏尔人，尼格罗人、图阿雷格人、特布人、达瓦达人和阿拉伯—柏柏尔混血人。

利比亚是埃及通向北非的走廊，处于从地中海到中非的最短路线上。中古时期，的黎波里和非洲、欧洲和亚洲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利比亚以其特殊的战略价值和经济地位成为地中海沿岸各强国争夺的目标。

16世纪初，西班牙攻占了的黎波里(1510年7月)。1551年8月，土耳其夺取的黎波里，塔古腊的统治者穆拉德·阿迦因助战有功，被土耳其素丹封为塔古腊长官兼的黎波里总督，称“德伊”。

以后，费赞和班加昔先后纳入的黎波里辖区。的黎波里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官方和私人仍大量使用奴隶。在的黎波里，奴隶被当作牲畜在市场上出售。国家从贩运奴隶中获得不少收入。

的黎波里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各派政治力

量的消长，导致德伊的频繁更迭。1711 年，阿拉伯—柏柏尔混血人政治集团领袖艾哈迈德·卡拉曼利推翻了德伊穆罕默德·哈利勒·伊本·金，建立了卡拉曼利王朝。艾哈迈德·卡拉曼利名义上仍保持对土耳其的从属关系，给以素丹大量贿赂，素丹承认他在的黎波里的统治地位。

卡拉曼利王朝延续了 120 多年。早期的德伊，尚能维持政权。及至优素福时期，外受列强侵凌，内遭人民痛恨，国势日渐衰弱，优素福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阿里。1835 年，土耳其占领的黎波里，阿里被捕，卡拉曼利王朝灭亡。土耳其素丹任命穆罕默德·拉乌弗为帕夏，代替阿里为的黎波里总督。

西方列强不断侵入利比亚　西方殖民主义把魔掌伸向利比亚，企图把利比亚变为它们的殖民地。

英、法、意、荷等国商人，以较小的代价，从德伊手中买到船只安全通行证，把欧洲的丝棉纺织品、玻璃、硫磺、铜、铁、铅、沥青、纸张、酒类、火药、武器等运到利比亚，换回羊毛、皮革、象牙、蜡、椰枣、盐和旃那叶(可作通便剂)。

他们借口打击海盗活动，制止奴隶买卖，出动坚船利炮，迫使德伊开门揖盗，受制于人。1638 年，法国舰队轰击的黎波里，德伊被迫接受一项条约，答应法国在的黎波里开设领事馆。1658 年，英国取得了向利比亚派遣领事的权利。继欧洲列强之后，美国也来到了利比亚。1801 年，因美国拒绝增加安全通行费，德伊优素福扣留美国船只。1804 年，美国海军准将普雷布勒统率由 7 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驶抵利比亚，要求优素福赔偿损失。美军炸毁了利比亚一艘双桅船，一度占领了昔兰尼加的德尔纳。

在武装进犯的同时，西方国家不断派人深入利比亚内地，

进行所谓考察活动，为攫取利比亚作准备。

西方国家的考察活动，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杀死西方考察人员的事件，多次发生。19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为了保住北非的这块唯一领土，也竭力阻挠欧洲人深入利比亚腹地。

赛努西教团 赛努西教团为赛努西(1791～1859)创立的一个近代伊斯兰教团，属苏非派。赛努西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加内姆，自称是穆罕默德女儿法特梅的后裔。1821～1829年，赛努西就学于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1828～1830年间，从开罗到麦加，拜宗教学家法西为师，并得到艾米尔穆罕默德·谢里夫的支持。1837年，赛努西在麦加郊区首创"扎维亚"修道院。他在也门与瓦哈比派取得了联系。

赛努西宣传伊斯兰教的大团结，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要求苦行禁欲，不承认土耳其素丹的哈里发地位，反对盲目接受西方影响，提倡圣战。

赛努西因不见容于土耳其素丹，1840年移居昔兰尼加。1843年，在绿山地区建立了非洲的第一个扎维亚，后发展为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成为赛努西教团初期的总部。1853年，赛努西把教团总部迁到贾加布卜绿洲。该地气候宜人，又处赛努西教团势力中心，且可避免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对教团的干扰。赛努西在贾加布卜创立了一所伊斯兰大学，死后葬于校内。

赛努西逝世时，非洲的扎维亚已达100个。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麦赫迪·赛努西时代，教团的宗教、政治和商业势力达到了顶点。除利比亚外，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乍得、

苏丹都有扎维亚。19 世纪 80 年代，有 150 万至 300 万信徒。①

赛努西运动实质上是反对异族统治的政治运动，不断受到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打击。但是，它燃起的火焰并不熄灭，在以后抗击意大利的侵略中起了重要作用。

① 约翰·赖特：《利比亚》，纽约，1969 年，第 112 页；参看维拉德：《北非的新阿拉伯王国——利比亚》，纽约，1956 年，第 36 页。

第 20 章
马格里布诸国

本章谈到的马格里布诸国，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 3 个国家，位于北非西部，临地中海，自古为地中海沿岸各大国必争之地。

自 15 世纪起，葡、西、荷、英、法、美等国，相继侵入马格里布，遇到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

摩洛哥 继马林王朝统治摩洛哥的是萨尔德人，建都马拉喀什。1603～1668 年，摩洛哥处于分裂状态。1668 年，阿拉维族的毛莱·赖世德取代萨尔德人，在摩洛哥建立阿拉维王朝，建都非斯（一度迁到梅克内斯）。阿拉维王朝掌权迄今。

1415 年，葡萄牙人占领了休达。15 世纪下半叶到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又占领了丹吉尔（1471 年 8 月）、阿赖什（1473 年）、阿扎木尔（1486）。1505 年，葡萄牙人攻取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的阿加迪尔，并与一些部落建立了联系。①

约与葡萄牙人占领阿加迪尔的同时，欧洲商人，特别是热那亚人和西班牙人，也来到了苏斯。热那亚人在葡萄牙控制

① 艾本·纳斯尔：《马格里布史》，剑桥，1975 年，第 203～204 页。

的马萨(在阿加迪尔南面)和哈哈地区的塔尔库库港(在阿加迪尔北面)进行贸易,收购西非运来的黄金和蜂蜡、兽皮、虫胶、靛蓝等土产。西班牙人主要通过塔尔库库与当地人做生意。葡萄牙人把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视为争夺摩洛哥的劲敌。

欧洲国家的入侵,激起了摩洛哥人民的反抗。领导北部反葡斗争的为杰伯勒·阿拉木的部落酋长,领导南部反葡斗争的为萨尔德人的首领。两者都属苏非派。

一、萨尔德王朝时期(1510～1668)　葡萄牙人在摩洛哥南部的力量比较薄弱,萨尔德人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反葡运动,并进而统一了摩洛哥。萨尔德族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初居德腊河谷的塔格玛尔达特。1510 年,该族酋长噶伊木在塔鲁丹特附近的梯德希被推为苏斯地区抗击西方入侵者的领袖。

1517 年,噶伊木之子艾尔拉杰继承父位。他多次袭击了萨菲和阿扎木尔。1524 年,攻占马拉喀什。1536 年,控制马林王朝的瓦塔斯人被萨尔德人击败,被迫承认艾耳拉杰为塔德拉以南的统治者。

1539 年(或 1540 年),穆罕默德谢赫夺取其兄艾耳拉杰政权。1548 年攻占梅克内斯,1550 年进入非斯,1541 年攻占阿加迪尔。他领导的"圣战"给了葡萄牙人以致命打击,迫使葡萄牙人放弃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堡垒,仅守西北一隅。

穆罕默德谢赫对外实行打击葡萄牙,联合西班牙共同驱逐土耳其人出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对内强征重税,不断引起部落反叛。1557 年,在他远征阿特拉斯抗税部落时,被所部土耳其士兵杀死。

穆罕默德谢赫孙子穆台瓦基勒当政时期，其叔阿卜杜·马立克引阿尔及尔土军入摩，窃夺王位，摩洛哥沦为土耳其人附庸达两年之久(1576～1578)。1578 年夏，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趁穆台瓦基勒求援之机，率葡军 2.5 万人进入摩洛哥北部，穆台瓦基勒随征。[①] 8 月 4 日，瓦迪·马哈曾一役，葡军覆没，塞巴斯蒂昂、穆台瓦基勒和阿卜杜·马立克战死，史称“三王战役”。

“三王战役”后两年，葡萄牙合并于西班牙，所辖摩洛哥领地，随之转入西班牙。

“三王战役”后，阿卜杜·马立克的兄弟艾哈迈德继为素丹，自称“曼苏尔”，意为“胜利者”。曼苏尔横征暴敛，严酷残暴，挥霍奢侈，他建立的封建中央政府“麦赫赞”成为他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早在 16 世纪 50 年代，英国和摩洛哥就有了商业关系。80 年代。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英国向摩洛哥输出的大宗商品为布匹、加农炮弹和其他军用物资，摩洛哥出口糖和硝石。

16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英摩双方曾酝酿建立同盟，进攻西班牙，未果。尽管如此，英在摩势力还是得到了发展，英商终于压倒热那亚和西班牙商人，在摩洛哥商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萨非、阿加迪尔和马拉喀什，都有英国代理商。1586～1589 年，塔鲁丹特的英国代理商，还负责监督硝石的生产。

1603 年曼苏尔去世后，萨尔德王朝衰落，南方的阿拉维人随之兴起。

① 《马格里布史》，第 210 页。

二、阿拉维王朝时期(1668～现在)　阿拉维人系萨杰拉马赛的望族,自称是哈里发阿里的后裔。17 世纪上半叶,这个家族的毛莱·谢里夫① 被宗教首领拥立为素丹。1659 年,毛莱·谢里夫逝世。其子毛莱·赖世德弒兄(穆罕默德·谢里夫)自立。毛莱·赖世德向北扩张,1667 年进入非斯,1668 年夺取马拉喀什。1670 年,远征苏斯,取塔鲁丹特。毛莱·赖世德摧毁了穆拉比特教团势力,把土耳其人赶出了乌季达,为阿拉维王朝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毛莱·伊司马仪(1673～1727 年在位)统一摩洛哥,维护民族独立　赖世德的异母兄弟和继承人毛莱·伊司马仪曾任梅克内斯长官。这个城市空气新鲜,水质洁净,地处通往南摩洛哥的要冲,又不易受到土耳其威胁。因此,他把首都迁往梅克内斯。他改革依赖部落力量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一支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强大黑奴兵团。这个兵团有 15 万人,在巩固阿拉维王朝政权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伊司马仪严厉打击西方殖民主义。他围攻丹吉尔(已于 1661 年转入英国手中)达数年之久(1678～1684),英国撤退时,大肆破坏。他占领了西班牙的领地阿赖什和阿尔西拉。经过长期围困(1693～1720),休达也被攻克。至此,仅梅利利亚和马扎甘(葡占)等少数几个城市尚在外国人手中。伊司马仪与法国友好,企图借助法国收复失地,并从法国进口摩洛哥所需商品。

贸易利润、海盗税收和赋税为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摩洛哥港口的商船,有一半是伊司马仪的。国家听任海盗劫掠,向他们征收 60%的捐税。农民除缴纳赋税外,还被迫把自己

① 毛莱,阿拉伯语 Mawlay 的译音,意为"主人"、"领袖"。

喂养的马匹上交省长，还要附上 10 米士格勒[1] 黄金的制鞍费。

伊司马仪严刑峻法，铲除异已。他周围的谢里夫和谢赫深得他的信任，在政治上很有势力。

伊司马仪统一了摩洛哥，维护了民族主权，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伊司马仪死后，摩洛哥随即分崩离析。政府能管辖的地区（叫做"布拉德·麦赫赞"）很少，不能管辖的地区（叫做布拉德·西巴）为它的 4～5 倍。[2] 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地方搜刮勒索之弊难绝。人民如处倒悬，外敌乘虚而入。

（二）西方势力渗入摩洛哥　毛莱·穆罕默德在位时期（1757～1790）迫使葡萄牙人撤出了马扎甘，但他奉行的对外政策导致摩洛哥门户洞开，西方人纷至沓来，窃据要津。他先后同丹麦、瑞典、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法国获利最多。[3] 毛莱·穆罕默德的几个大臣是意大利人，另有 800 个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担任了各种行政工作。巴黎帽商的一个儿子，改信伊斯兰教后，在摩加多尔负责指挥一支由 250 名法国人组成的军队。

阿卜杜勒·拉赫曼（1822～1859 年在位）素丹最初支持阿卜杜勒·噶迪尔的抗法斗争，曾派兵袭击阿尔及利亚法军，为阿卜杜勒·噶迪尔提供避难所。法国使用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政策，促使阿卜杜勒·拉赫曼公开反对阿卜杜勒·噶迪尔。1846 年，他在接见法国驻摩代办夏托时，表示了他对阿卜杜勒·噶迪尔的强烈仇视。1847 年，他派他的两个儿子统率 1.5

① 一米士格勒（mithqal）约等于 4.68 克。

② 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伦敦，1956 年，第 404 页。

③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87～90 页。

万步兵和一个骑兵团，围攻摩东北部塞卢阿奈的阿卜杜勒·噶迪尔部队，致使阿卜杜勒·噶迪尔的抗法斗争遭到失败。

法国在摩洛哥加紧扩张，把驻丹吉尔领事升为代办级。1846～1849年，法国金融家塞耶，在欧洲商港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萨非和马扎甘建立代理机构网，购销摩洛哥的羊毛。从1846年起，法国船只在丹吉尔和瓦赫兰之间按月提供服务。

英国竭力抵制法国的扩张，也把驻丹吉尔领事升为代办级。1856年12月9日，英国驻丹吉尔代办哈伊迫使素丹放弃垄断政策，与英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①] 条约规定商品进口税率为10%（原为10～20%），出口税不变。根据条约，英国人可以在摩洛哥占有财产，英国领事有权审理英国人为被告的案件。除法国和西班牙外，所有欧洲国家都参加了这项条约。

西班牙对英国的加紧扩张十分恼火，决定以休达、梅利利亚和巴迪斯为基地，控制里夫，清除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西班牙在法国支持下，借口里夫的安贾拉部落袭击并破坏了休达的防御工事，占领了得土安。穆莱·穆罕默德（1859～1873年在位）素丹被迫于1860年5月与西班牙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主要条款如下：西班牙占领得土安，直到摩洛哥付出巨额赔偿费；扩大休达和梅利利亚领地的范围，禁止部落袭击。英国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要它尽早撤出得土安。在英国调停下，西摩签订新的协定。根据协定，西班牙于1862年5月2日撤出得土安，摩洛哥付出部分赔偿费，其余用部分关税收入担保。这样，西班牙人得以在摩海关任职，干涉摩洛哥事务。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324～336页。

1860年后，欧洲人大量渗入摩洛哥。1867年，摩洛哥有1500个欧洲人，他们取得各种租让权，积极扩张在摩经济势力。继英国之后，法国和西班牙先后在丹吉尔建立了自己的邮电局，不受素丹政府管辖。外国资本渗入了摩洛哥的畜牧业。据估计，1866年，法国资本家占有绵羊50万头。①

阿尔及利亚 16世纪初叶，西班牙占领了瓦赫兰（即奥兰）、贝贾亚（即布惹）、特内斯、德利斯、谢尔谢勒和莫斯塔加内姆等阿尔及利亚沿海城市。阿鲁杰·巴巴罗萨和其弟哈伊尔丁·巴巴罗萨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赶走西班牙人，攫取了阿尔及尔。

阿鲁杰死后，哈伊尔丁继主阿尔及尔。1519年，阿尔及尔落入突尼斯哈夫斯人手中。1525年，哈伊尔丁以土耳其官员的身份重占阿尔及尔。土耳其派2000近卫军交他指挥，并允其在土耳其招募新兵。

一、贝勒贝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哈伊尔丁执政期间，创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属于土耳其海军的西部分舰队拥有84艘战船，经常袭击西班牙人和其他不友好的基督教徒。阿尔及尔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这种海上袭击和劫掠。由于哈伊尔丁在巩固和发展土耳其西地中海势力起了巨大作用，1533年被任命为土耳其海军的最高统帅。1533年后，哈伊尔丁即未回阿尔及尔，1546年死去。

阿尔及尔的统治者贝勒贝，由土耳其素丹任命。他的政权一般称摄政政权。他除了统治阿尔及利亚外，还代表素丹对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帕夏行使宗主国的权力。

① 《马格里布史》，第293页。

从1525年起，阿尔及尔成为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土耳其人统治马格里布的中心和主要的海军基地。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全赖阿尔及尔这个牢固据点的支持。

阿尔及尔各族杂居，有土耳其人、摩尔人、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等。16世纪时人口超过8万。[①] 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但广泛使用阿拉伯语。

贝勒贝统治阿尔及利亚期间，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和近卫军两大对立的集团，窃踞要职，掌握武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具有很大势力。前者是阿尔及利亚人从西西里岛和科西嘉岛等地俘虏来的。阿尔及利亚统治者允许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后参加海员社团。近卫军几乎都是从安纳托利亚招来的。近卫军的总司令阿迦和它的最高行政机关狄万的成员全由选举产生。近卫军具有种种特权，不受摄政政权（即贝勒贝政权）的司法管辖。上述两大集团为争夺权势，明争暗斗。但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协力一致。

1568年，乌勒吉·阿里（欧洲文献称之为俄奇阿里）被任命为贝勒贝。1574年，他以土耳其舰队卡普丹帕夏的身份统率海军，随同司南帕夏指挥的海军出征，最后征服了突尼斯。1587年，阿里去世，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体制发生了变化。

二、德伊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1587年后，阿尔及利亚由土耳其素丹委派的帕夏统治，任期3年。帕夏形式上是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左右政局的是在攻击欧洲船只和港口中屡建战功的海员社团的拉伊斯（意为"首领"）。最有名的拉伊斯为穆拉德。

17世纪初，海事和内政分别由海军首脑和狄万控制。

① 马赛尔·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维泽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4页。

1626年，根据素丹法令，狄万掌握了阿尔及利亚的全部大权，包括海军首脑的任免。阿迦既是阿尔及尔长官，又是狄万主席。

1671年，拉伊斯反叛，最后一任阿迦阿里被杀。拉伊斯被选为阿尔及尔的统治者，称“德伊”，阿迦从此不再掌权。1710年，德伊获得帕夏称号，成为阿尔及利亚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统治者。

德伊有一个由其亲信和5个大臣组成的狄万协助他处理政务。德伊直接管辖阿尔及尔及其周围的米蒂贾平原，其余地区分为三个省：东方省，首府君士坦丁；中央省（即提塔利省），首府麦迪亚；西方省，首府瓦赫兰。

当地封建贵族仍有权势。1.5万乌贾克（土耳其军人侨民的总称）形成特殊的外来统治阶级。处于最低层的是农牧民和小手工业者。

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在商业上举足轻重，其中以从意大利来亨迁来的犹太人最有影响，如巴克里和布斯纳克。

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入侵的斗争　阿尔及利亚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法国参谋部早已准备好进攻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地图。法国殖民主义狂热分子毕若的一段话可谓一语破的：“阿尔及利亚将在长时期中需要法国生产的制成品，而阿尔及利亚则将充分供应法国本土工业所需的原料。但是，在殖民者能使土地出产油类、丝、烟草、棉花、软木等等之前，在阿拉伯人能供给我们更多的油类、生皮、谷物、牲畜、胭脂虫、蜡、羊毛和阿尔及利亚内地的其他产品之前，应该用武力来取得统治权，并用政治方法来维持统治”。①

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35页。

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的借口是所谓“扇子事件”。18世纪末,法国通过两个犹太中间商巴克里和布斯纳克向阿尔及利亚购买了大量小麦。法国欠犹太商人的款,犹太商人又欠德伊侯赛因的款。侯赛因致函法国政府催付欠款,法国不予答复。1827年4月30日,侯赛因举行伊斯兰开斋节日招待会。会上,侯赛因询问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为什么法国政府不复信。皮埃尔·德瓦尔答称,不给你回信,就是说你的请求无效。侯赛因对皮埃尔·德瓦尔的横蛮挑衅非常气愤,用扇子打了他。侯赛因拒绝道歉,法国封锁阿尔及尔港口,企图迫使德伊就范。

封锁持续两年,侯赛因并未屈服。国王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想利用侵阿战争平息国内反对王权的浪潮,摆脱困难处境,树立自己的威信。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宣布远征阿尔及利亚。

5月25日,布尔蒙率领步兵3万多人,骑兵4000人,分乘600只大帆船,7艘小轮船,从马赛出发,直趋阿尔及利亚。6月14日,法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弗鲁希登陆,占领了阿尔及尔、瓦赫兰和波纳等城市,推进到卜利达。7月5日侯赛因交出阿尔及尔投降,后去那不勒斯定居。

布尔蒙吹嘘:“整个阿尔及利亚将在15天内投降,用不着我们再放一枪”,[①] 布尔蒙完全低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西部地区的人民和部分封建主在阿卜杜勒·噶迪尔(1808～1883)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反法斗争。阿卜杜勒·噶迪尔出生于马斯卡腊附近,曾两次去麦加朝觐。1832年,阿卜杜勒·噶迪尔被几个部落推为艾米尔。1832～1834年,阿卜杜

① 贝尔:《阿尔及利亚问题》,纽约,1962年,第17页。

勒·噶迪尔抗法军运用游击战术，使法军疲于奔命，遭受很大损失。法国政府被迫和他缔结协定(1834 年 2 月)，承认他在西部的统治地位，法国仅保有瓦赫兰、阿尔休和莫斯塔加内姆三城。

阿卜杜勒·噶迪尔识破法国妥协纯系缓兵之计。他振军经武，警惕法军侵袭。他最初以马斯卡腊为首都，严禁贪污腐化，消除封建割据。1835 年克劳塞尔袭击马斯卡腊后，阿卜杜勒·噶迪尔无固定军事、政治中心，在运动战中相机歼敌。

1835 年，法军远征内地。7 月 26 日马克达一役，法军惨败，阿卜杜勒·噶迪尔威名远扬。同年 12 月 6 日，法国总督克劳塞尔亲征马斯卡腊，阿卜杜勒·噶迪尔主动撤离。1836 年 11 月 21 日，他又远袭君士坦丁，被东部抗法领袖艾哈迈德贝伊打败，法军死伤遍野。1837 年 2 月，达姆雷蒙继为总督。同年 5 月 30 日，法军为了集中兵力围剿东部抗法军，雪君士坦丁失败之耻，与阿卜杜勒·噶迪尔签订塔夫纳和约，把马斯卡腊、奥兰省的绝大部分和阿尔及尔省的一部划给了阿卜杜勒·噶迪尔。法军占领君士坦丁后，撕毁塔夫纳和约，于 1839 年 10 月全力进犯阿卜杜勒·噶迪尔辖区。1840 年底，毕若被任命为总督。这时，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由“有限占领”变为“全部占领”，侵阿法军增至 10 多万人。毕若以其优势兵力，采取“犁庭扫穴”政策，于 1841～1842 年占领了马斯卡腊、塔格德木特和特累姆森，把阿卜杜勒·噶迪尔包围在达赫拉山区。1843 年底，阿卜杜勒·噶迪尔突围进入摩洛哥。1846 年，阿卜杜勒·噶迪尔返回塔夫纳河谷，未能扭转军事形势。1847 年春，阿卜杜勒·噶迪尔再度退到摩洛哥，在里夫地区坚持抗法斗争。同年 12 月 21 日，阿卜杜勒·噶迪尔被摩法军队包围在木卢亚河岸，23 日向法军投降，被押往土伦监禁。直到

1852年，拿破仑三世才释放了他。他最后定居大马士革，1883年去世。

1848年，东部抗法领袖艾哈迈德被俘。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法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法军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奸淫、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① 法军进入阿尔及尔时，从国库抢走了1亿法郎。1847年，法军攻入大卡比利亚的阿拔斯族山区，劫掠了大量的珠宝。法国侵略者对阿尔及利亚实行“焦土战术”，1835年，法军撤出马斯卡腊时，将该城付之一炬。法国当局亵渎伊斯兰教，把清真寺改为天主教堂，任意破坏穆斯林的坟地。法国强盗使用最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抗法战士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1842年，法军的一个上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把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杀掉，总之，剿灭一切不愿意象狗一样伏在我们脚下的人们”。② 1845年，毕若下令将达赫拉山区已经投降并答应缴纳赎金的部落堵在洞中，用烟薰死。“尸体有800到1000具。……人们从洞中搬出约600具尸，那些象面团一样堆在一起的尸体和几乎完全藏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尸体，还不计算在内。”③ 法国侵略者的累累罪行，令人发指。

阿卜杜勒·噶迪尔领导的抗法斗争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写下了英雄篇章，永远激励着阿尔及利亚人民与法国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今天，阿尔及利亚的绿白两色、红月红星国

①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卷，第104页。
②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45～46页。
③ 同上书，第47页。

旗，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当年高举的抗法旗帜。

四、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 1834年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它的殖民地。法国把阿尔及利亚分为瓦赫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三省。各省又划分为“公民区”和“阿拉伯人区”。公民区供欧洲人殖民，由文官治理。阿拉伯人区占阿尔及利亚领土的绝大部分，初由法国当局委派当地的亲法上层人物管理，给以“阿迦”头衔。1832年后，阿拉伯人区事务改由“阿拉伯局”负责，局长为法国人。1840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设总督府，总督兼管军事和民政。毕若担任总督期间(1840～1847)，阿拉伯局局长及下属官员都是法国的“穆斯林通”。阿拉伯局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特务侦察活动，为政府提供情报；管理穆斯林，直接处理与当地穆斯林有关的问题。

1848年，法国宪法把阿尔及利亚说成是法国领土。1865年7月14日法兰西第二帝国贵族院颁布一项法令：“阿尔及利亚本地的穆斯林就是法国人，然而，他们仍受穆斯林法律管辖。根据他们的要求，他们得享有法国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受法国民法和政策法令的管辖。”[①] 这项法令的实质，是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使阿尔及利亚完全法国化。1870年10月24日，法国临时政府公布法令，把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

加速移民和强占土地是法国政府巩固它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加紧它对阿尔及利亚的掠夺的两项重大措施。移民可以改变社会人口的构成，进而消灭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文化；占地旨在建立牢固的殖民基地，摧毁氏族部落的基础，消除氏族部落反法起义的危险。

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57页。

毕若疯狂掠夺阿尔及利亚土地，他曾叫嚷只要土地好，水源足，就应把殖民者安置在那里，不管这些土地原属谁有。1843年，毕若不顾广大穆斯林的严厉谴责，把哈布斯地[①]并入土地局。次年，取消哈布斯地产的不可转让性，亦即可以买卖。1846年，法国当局颁布法令，公开侵占氏族部落集体所有土地。[②]法令规定，部落的"空地和无主地"（事实上是休耕、休牧土地），一律由土地局没收。1847年，被没收的土地多达20多万公顷。[③]除此以外，法国还剥夺了抗法部落数十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使他们无以为生。上述这些土地，被分成小块，分配给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土地大量被占的同时，欧洲人蜂拥而至。1833年，阿尔及利亚只有8000欧洲人，1847年增至11万人，其中法国人为4.8万。

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即把法国法律应用于阿尔及利亚），并大力鼓励移民，答应给予每个移民10公顷土地。1850年，殖民者占有土地11.5万公顷。1851年，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达到13.1万，而2.5万人从事农业。

随着第二帝国（1852～1870）的建立，法国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大规模殖民时期。1863年4月22日，法国贵族院公布一项法令，确认部落成员对土地的所有权。这项法令名曰保护部落成员的地产，实为法国殖民者夺取部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因为部落土地既是私产，便可转让。在第二帝国

① 哈布斯地为赠给宗教法人（如清真寺、伊斯兰教社团等）的地产，用于宗教和公益事业，不能转让。

② 部落集体所有地，同样不能转让。部落成员可以分得一块土地，用于耕种或牧畜。有使用权，但无所有权。这种地产根据习惯继承，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证明文件。

③ 《马格里布史》，第249页。

政策的支持下，1871 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增加到 13 万。[①] 1870 年，欧洲人占有的土地升至 76.5 万公顷。[②] 拿破仑第三把掠夺来的土地分给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大公司和大企业家，并纵容他们兼并小殖民者的地产。1862～1863 年，30 来个殖民者获得了 16 万公顷的森林地。1865 年，“阿尔及利亚总公司”租到了 10 万公顷的土地(8 万公顷在君士坦丁)。[③]

除农业外，殖民者还投资开采阿尔及利亚的铁、铅、铜等金属，开始攫取阿尔及利亚的矿产资源。

法国殖民者的横暴统治和残酷压榨，使阿尔及利亚人民陷于饥饿贫困的境地。19 世纪中期，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了多次武装起义。1868 年，阿尔及利亚发生严重的饥荒和霍乱，30 万人丧失生命，15 万头牲畜死亡。[④] 法国殖民统治造成的这一严重灾难，导致了 1871 年阿尔及利亚的全民大起义。

突尼斯

一、德伊及侯赛因王朝前期(1705～1837)统治下的突尼斯

司南再克突尼斯后，留下驻防近卫军 4000 人。这支军队分成 100 个小队，小队长称德伊。突尼斯初由土耳其素丹派遣帕夏统治，并设贝伊一名协助帕夏工作。和阿尔及利亚一样，突尼斯也有由高级军官和地方显贵组成的狄万(政务会议)。1591 年，军队反叛，杀死一些狄万成员，逼使帕夏委任

①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巴黎，1960 年，第 52 页。
②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 68 页。
③ 同上。
④ 《马格里布史》，第 253 页。

德伊选出的一名首领，负责首都治安和军务，德伊成为突尼斯事实上的统治者。

优素福德伊主政时期(1610～1637)，穆拉德贝伊(科西嘉岛人)控制全国税收，征召地方部队，镇压部落反叛，势力日渐强大，致获帕夏称号。贝伊势力的增长，导致17世纪中叶突尼斯形成二元权力中心：穆拉德家族贝伊掌管内地，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是本地王朝的统治者；德伊管辖首都，代表土耳其军人集团的利益。

1702年，骑兵部队的阿迦易卜拉欣·谢里夫杀死穆拉德家族最后一位贝伊，集贝伊、德伊大权于一身。1705年，阿尔及尔德伊阿什希·穆斯塔法入侵突尼斯，易卜拉欣被俘。贝贾地区骑兵的阿迦侯赛因·伊本·阿里(希腊血统的土耳其人)，击退阿尔及利亚人，战功卓著，遂为贝伊。他剪除政敌近卫军首领，建侯赛因王朝(一直存在到1957年)。侯赛因发展油橄榄的种植，注意振兴农业，修建清真寺和学校，关心宗教生活和儿童教育，颇得人心。

侯赛因王朝与土耳其素丹保持名义上的从属关系。素丹授予贝伊帕夏称号，贝伊奉献礼物，不纳定期贡赋，有时为土耳其的对外战争提供军队或作战物资。

哈姆达贝伊在位时期(1771～1813)，突尼斯成为地中海的一个强大国家，多次打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入侵。一些欧洲小国为了免遭突尼斯海上袭击，每年都要向哈姆达缴纳贡礼。史称他俭朴精明，深入调查民情。他对属下，特别是各省长官，要求严格，但鼓励他们直陈施政得失，甚至评论他本人。哈姆达任人唯贤，从善如流，故士乐为之用，担任大臣的优素福·萨希卜·塔巴邑就是一例。哈姆达巧妙地使部落酋长和地方军事长官，土耳其军队和柏柏尔祖瓦瓦部队，互相颉颃，以

避免任何一方过分强大，危及他的政权。

1813 年哈姆达去世，突尼斯从此衰落。国势不振，外敌侵凌。1830 年 8 月 17 日，法国领事累塞普斯迫使侯赛因（1824～1835 年在位）贝伊签订一项条约，突尼斯答应取消不利于法商垄断的专卖政策，停止一切海上袭击活动，接受欧洲国家与土耳其签订的领事裁判权条款。以后，欧洲列强也相继取得了领事裁判权。

二、1861 年宪法的产生　贝伊按奥斯曼帝国的方式，对突尼斯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贝伊是最高的政治和宗教首领，他的意旨就是法律。贝伊身边的大臣和宠信，几乎全系希腊人、塞加西亚人、意大利冒险家和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他们掌握各部门大权，任意横行。地方长官噶伊德割据称雄，俨如土皇帝。殖民主义入侵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出现了急剧的变化。

欧洲国家在突尼斯取得领事裁判权，为欧洲商人特别是马赛和热那亚的商人（他们最为富有）到突尼斯经商、定居，创造了有利条件。1856 年，突尼斯的欧洲侨民有 1.2 万人。其中英国国籍的马耳他人最多（约 7000 人），意大利次之（不超过 4000 人），再次为希腊人（约 215 人）和法国人（50～60 户）。[①] 外国商船来突尼斯收购油类、羊毛、粮食和皮革等农牧业产品，出售棉、毛、丝织物、五金、酒类、糖、咖啡、首饰、香水等工业产品。进口税仅为 3%，这就大大便利了欧洲货物的倾销。突尼斯的对外贸易主要被法、意、英三国的垄断。外国货的泛滥，导致突尼斯的传统手工业急速衰落；不等价交换，使广大农牧民日趋贫困。

①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1861～1881）》，巴黎，1959 年，第 44 页。

除商业竞争外，法、英、意等国还在设立银行，承包建筑工程，兴办农场，开设工厂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各大国的互相争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在要求贝伊改变专制统治、废除专卖政策、允许自由通商、革新司法制度、保障侨民安全、维护外资权益等方面，他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向贝伊施加压力，要求改革。而在这种联合行动中，又包含着互争霸权的斗争。

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亟欲废除专制统治，掌握政权，从根本上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他们的改革要求得到了英法两国的支持。

屈于内外势力的压力，1857 年 9 月 10 日，穆罕默德贝伊（1855～1859 年在位）发表基本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根据。基本法是法国领事罗什提出的，由贝伊秘书伊本·艾比·迪艾夫编译为阿拉伯文本。

11 月，成立以首相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①] 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国领事罗什为委员会的成员，宪法起草工作实际上由他主持。1859 年 9 月，穆罕默德贝伊卧病不起，其弟萨迪克继为贝伊。1861 年 1 月，宪法公布。1 月 24 日，国务议会（或名“最高议会”，以下简称议会）举行了开幕典礼。

根据宪法，贝伊为世袭的君主，有权选择和任命首相，首相向他负责，同时向议会负责。贝伊可以罢免犯罪官员，但须得到议会批准。贝伊为海陆军统帅，有权对外宣战和缔结条约。一切法律、法令，须经议会通过，贝伊签署，才能执行。

① 穆斯塔法原籍希腊，名乔治·卡勒基亚斯·斯特腊佛拉基斯。1821 年土耳其镇压希腊人民起义时，被劫至伊兹密尔，又被转卖到突尼斯。改奉伊斯兰教后，始名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1837～1873 年任突尼斯首相。

议会由60名议员组成，1/3是军政高级官员，其余为知名人士，即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的代表。议员每5年更换一次。议会同时是最高法院，有权传讯各部大臣及贝伊本人，甚至可以废黜贝伊。

宪法确认，外国侨民可经营工业和手工业，可拥有不动产，为外国资本侵入突尼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①

这部宪法保障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突尼斯人民除了遭受更加残酷的压迫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贝伊被剥夺了统治大权，议会成为具有最高权力的决策机关和最高审判者。所谓议会议员，几乎全是从首相的亲友、亲信或拥护他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大臣和主要地区的噶伊德都进了议会。首相穆斯塔法的女婿、塞加西亚人、海军大臣哈伊尔丁做了议会的议长(后来成了首相的政敌)。以穆斯塔法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贝伊的封建专制，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家权力。

这样的宪法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1864年，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贝伊只好宣布暂时停止实施宪法。

三、1864年起义　宪法实施不到一年，民怨沸腾。阿拉伯人说，过去他们在法律上仅受宗教法官和地方长官噶伊德宰割，今天却要受法庭所有人员(庭长、副庭长和陪审官)的宰割。游牧部落反对架设电线，害怕政府利用这种外国发明镇压他们。突尼斯城居民使用扎光渠水要出钱，农民则根本无权用水，人人谴责政府的这种勒索和专横。突尼斯城的1000

① 1863年，英国与突尼斯签订条约，英国侨民可以在突尼斯购置不动产，但须受突尼斯法律管辖。1866年、1868年和1871年，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分别和突尼斯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里所说的法律管辖，仅限于有关不动产的诉讼，不包括民事、刑事和商业的诉讼。

多居民曾到巴尔杜宫请愿，要求禁止粮食出口，要求贝伊把他们从改革中解救出来。

司法改革使一些噶伊德、哈利法（噶伊德的代理人）和宗教法官丧失了大部权力，他们严厉斥责宠臣窃据要津，指控首相把国家出卖给法国人。

伊斯兰教教长和宗教上层人物，也反对触犯了他们利益的改革。

过去，首都突尼斯和凯鲁万、苏萨、木纳斯提尔和斯法克斯的居民，以及官吏、士兵、学生、穆斯林传教师和突尼斯的犹太人，一律免缴人头税。1863 年 9 月，突尼斯政府决定，不分阶级和宗教信仰，向全国所有居民征收人头税。12 月，人头税提高到 72 皮阿斯特，增加了一倍。人头税的征收，成为 1864 年春全国大起义的导火线。

起义从阿拉德开始，迅即遍及全国。参加起义的主要是游牧部落和农民，一些谢赫和知名人士也卷入了起义。“取消人头税，不要军人，废除宪法，”成为起义的战斗目标和动员令。领导西部起义的是马贾尔部落的阿里·伊本·格达赫姆。起义军来势迅猛，占领了克夫、凯鲁万、贝贾等城市和广大乡村，逼近突尼斯城。突尼斯政府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只好妥协。4 月 21 日，贝伊通告各地，取消人头税增加一倍的决定，停止司法改革，宪法也暂停实施。

7 月，西部 14 个部落放下了武器。不久，伊本·格达赫姆聚集 4000 人，再次起义。1865 年 1 月，鲁斯塔木将军镇压了起义。鲁斯塔木大肆杀戮，疯狂勒索，还把近 300 名谢赫押解到巴尔杜宫内，活活打死。

对东部沿海起义的镇压，也很凶狠。1864 年 10 月，扎鲁克将军在斯里拉堡附近击败姆萨肯人，所有村庄被洗劫一空。

扎鲁克强令居民缴纳军费、税款和罚金。据估计，从1864年10月至1865年1月，扎鲁克在东部沿海地区榨取了2300万皮阿斯特，政府人员贪污中饱的500万皮阿斯特尚未计算在内。[①] 扎鲁克以镇压起义有功，当上了苏萨和木纳斯提尔的噶伊德。

四、财政危机、国际财政委员会和法国势力的增长　皇室贵族滥用国帑，以穆斯塔法为首的达官显贵盗窃国家资财。外国商品涌入，金银币大量外流。

财政拮据，国库耗尽，突尼斯政府只能靠借债度日。到1862年，突尼斯的内债已高达2800万法郎。[②] 内债未了，外债又起。1863年5月10日，突尼斯政府以人头税作担保，与巴黎的犹太银行家埃尔兰格签订了一项贷款3500万法郎的合同。

1867～1868年霍乱和斑疹伤寒先后流行，几万人死亡，大量牲畜倒毙。连年饥荒，民不聊生。突尼斯濒于绝境，被迫宣告破产。

法国是突尼斯最大的债权国，提出对突尼斯实行财政托管。经过同英意两国一年多的讨价还价，三方达成了组织国际财政委员会，接管突尼斯财政的协议。法国领事德·博特米利奥把起草的托管法令交给贝伊公布实施。1869年7月5日，贝伊公布的财政托管法令的主要内容如下：成立国际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下设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两名突尼斯官员和一各法国财政督察组成；监督委员会由法籍委员两人、英籍和意籍委员各两人组成；管理委员会

① 《法国对突尼斯保护制的起源(1861～1881)》，第269页。

② 《马格里布》史，第267页。

负责对突尼斯的债务情况和偿付债务的财源进行调查和审定，课征突尼斯的一切赋税，制定公平偿还债务的办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检查管理委员会的一切业务活动；管理委员会的有些活动，须经监督委员会批准。法国财政督察参加管理委员会，表明法国在财政委员会中处于优越地位。财政督察实际上是突尼斯真正的财政大臣，甚至是突尼斯政府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人。

1869 年 12 月 16 日，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哈伊尔丁任主席，法国财政督察维克托·维莱任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也是财政委员会副主席）。维莱原是法国财政部财政督察长，他大权独揽。成了“维莱贝伊”。

巴黎银行家的代表和突尼斯犹太财团的代表，就财政委员会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协议。总括起来，这些措施是：财政委员会统一各项债务（1870 年 12 月，统一债务定为 1.25 亿法郎），用新债券调换旧债券，按规定分期偿还债务；突尼斯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让与债权人（只保留了人头税、粮食税、椰枣税等），直到债务还清为止；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共同筹备由 5 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突尼斯代表 1 人，债权人代表 4 人），理事会在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责征收和集中政府让与的税收。就这样，突尼斯落入外国资本设下的陷井之中，成为任人宰割的砧上之肉。

五、英国取得优势　英国从未放弃促使突土亲近以扩大英国在突势力的政策。1871 年，英国领事伍德说合贝伊与土耳其和解，并排挤法国，从突尼斯首相那里取得了一系列的租让权。[①] 1871 年 11 月，巴尔杜宫宣布了土耳其素丹颁发的诏

① 纳尔逊：《突尼斯》，伦敦，1974 年，第 30 页。

书。诏书确认贝伊为土耳其帝国突尼斯行省的世袭总督；突尼斯一如既往以素丹名义进行祷告和铸造钱币；突尼斯政府可与外国保持关系，但不得与外国缔结有关政治、军事、变更边界等属于奥斯曼帝国主权范围的条约或协议。诏书的公布表明，贝伊放弃了亲法政策，转而依靠土耳其，寻求英国的保护。法国领事德·博特米利奥对此十分恼火，建议吞并突尼斯。当时，法国政府困难重重，拒绝了德·博特米利奥的建议。面对既成事实，只能采取不承认诏书的政策。

英国大力发展它在突尼斯的势力，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企业网。1871 年 8 月，伍德为英国实业家皮克林取得了建筑突尼斯城—巴尔杜—古累特铁路和经营 99 年的特权。1872 年 11 月，伍德又为皮克林取得了兴建突尼斯—哈曼—利夫铁路支线的权利。1872 年，英国工程师利费夫尔和突尼斯政府先后签订了在突尼斯兴建和经营煤气厂 50 年，为突尼斯城供应自来水的协议。此外，英国资本家还取得了开采杰巴铅矿，供应突尼斯城扎光渠水，开设“突尼斯伦敦银行”，发行纸币等特权。

但是，英国在突尼斯的优势地位为时不久。英国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有的关闭，有的落入外国公司手中。法国势力东山再起。

法国政府命令驻突代理领事德·瓦拉协助维莱，把亲英的穆斯塔法赶下台。1873 年 10 月 21 日，贝伊被迫宣布穆斯塔法辞职。[①] 哈伊尔丁出任首相，贝伊亲信伊本·伊司马仪任海军大臣。

① 1878 年 7 月死于突尼斯。

近代部分　下编

第21章
亚洲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瓜分奥斯曼帝国，争夺亚洲阿拉伯各国的斗争，十分剧烈。

在争夺亚洲阿拉伯国家的斗争中，英、法、俄暂时达成了妥协。但是，出现了另一个强敌德帝国主义。

德国在土耳其有很大的影响，阿卜杜·哈米德把德国视为亲密的朋友。德国亟欲染指阿拉伯国家。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土耳其时，来到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声称德国是3亿穆斯林的朋友。1899年，土耳其政府把修建巴格达铁路的权利让给了德国。这条铁路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拜占廷)到巴格达，故称"三B"铁路。这条铁路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英德两国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的奴役，土耳其的压迫，激起了阿拉伯人民的无比忿恨。亚洲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新月地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 反对外族统治导致阿拉伯民族传统的再发现和文化复兴；民族传统的再发现和文化复兴，又反过来推动反对外族统治的斗争。阿拉伯民族的

觉醒，发轫于文化觉醒，而最终发展为政治觉醒。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转成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解放运动。

1875年，叙利亚新教学院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其成员包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后，叙利亚各城市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要求建立一个阿拉伯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阿拉伯人不分宗教、党派，都是公民，而不再是臣民。①

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大土耳其主义，压制其他民族，阿拉伯民族运动采取了隐蔽的方式。这段时期建立了许多地下的民族主义政治社团。② 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青年阿拉伯协会"（简称"青年会"）和"盟约社"。前者1991年成立于巴黎，1913年总部迁贝鲁特，次年，又迁大马士革。它的成员为大学生，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后者1913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领导人为埃及人阿齐兹·阿里·米斯里少校，成员为土耳其军队中的阿拉伯军官。

在建立政治组织的同时，从1908年到1914年，各地创办的宣传民族主义的报刊，有如雨后春笋。③

1913年，由阿拉伯青年会发起，在巴黎召开了阿拉伯民族会议（6月18～24日），不同地区，不同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的各方代表出席了会议。有独立派，也有自治派，有亲土耳其派，也有亲西方派。大会主席为阿卜杜·哈米德·扎赫拉维。大会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阿拉伯民族，承认他们在帝国中央

① 《阿拉伯民族主义》，第79页。
② 有关情况，可参看《阿拉伯人的觉醒》，第6章。
③ 参看艾敏·赛义德：《阿拉伯大革命》，埃及，第1卷，第11～12页。

政府有按比例分配的代表;确认在国会和阿拉伯各省,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同为官方语言。大会决议是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它的政治要求没有超出地方分权和民族文化自治的范围。但是,大会否定了泛伊斯兰主义,一致认为,阿拉伯人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阿拉伯人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大会在一个共同政治纲领的基础上统一了各派力量,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不惜流血牺牲;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一个巨大发展。

英国把海湾变成它的"内湖"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商品市场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激烈。为了确保自己在海湾的既得利益,英国不遗余力地强化对海湾的统治。英国对海湾的策略是,严厉控制海湾各国,排除任何国家染指,而又不付出昂贵代价。它先与当地统治者结盟,然后把他们所辖领土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为此,它和海湾沿岸的酋长国和素丹国,签订了一系列排他性的条约,给它们带上殖民主义的枷锁。

1880年12月22日,英巴签订协定,规定巴林酋长及其继承人,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同第三国进行任何谈判或缔结任何条约;除英国外,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允许其他任何政府在巴林建立外交或领事机构,或加煤站。[①] 1892年3月13日,英国迫使伊萨酋长签订另一协定,伊萨保证,不把本国领土的任何部分割让、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与除英国以外的任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432页。

何第三者。[①] 至此，巴林完全变成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林成为英国在波斯湾的重要军事基地。

1882 年，卡塔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根据 1913 年 7 月 29 日英土有关波斯湾的协定，奥斯曼帝国永远放弃卡塔尔，英国保护卡塔尔不受巴林侵犯。1916 年 11 月 3 日，英国与卡塔尔酋长签订一个独占卡塔尔的条约，正式建立了对卡塔尔的保护关系。[②]

英国于 1899 年 1 月 23 日与科威特酋长穆巴拉克·萨巴赫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为：科威特艾米尔保证，他本人及其继承人不把国家的任何部分租给或让给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其臣民；未经英国同意，不允许任何外国代表驻在科威特；英国方面向艾米尔提供财政援助；保护他不受敌人进犯；承认科威特内政独立。[③] 英科协定把英国在海湾的领地连接了起来，对英国十分有利。

1913 年，英土关于波斯湾的协定规定：科威特属土耳其主权范围之内，但土耳其承认英科之间签订的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宣布科威特为它的保护国。

1892 年 3 月，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酋长签订“专有权协定”。酋长们保证，除英国外，不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建立任何联系；也不允许其他政府派遣任何代表常驻他们的领土；除英国外，他们决不把自己领土的任何部分割让、出卖、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给任何人。英国政府承担保护各酋长国免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465～466 页；穆罕默德·拉米希：《巴林——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难题》，贝鲁特，1976 年，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75 页。

③ 同上书，第 1 卷，第 475～477 页。

受外来侵犯的义务。[①] 通过这个“专有权协定”，英国独占了麦什哈特阿曼。

1891 年 3 月，英国与阿曼马斯喀特素丹签订了一项协定。素丹及其继承人保证，除英国外，不把马斯喀特和阿曼的领土或其任何属地割让、出卖、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②] 1898 年，700 名英属印度士兵，进驻马斯喀特港，实即军事占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海湾成了英国的内湖。英国的殖民统治，引起了海湾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伊赫万运动 20 世纪初，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岛再度兴起。

1818 年瓦哈比派失势后，该派艾米尔费萨尔·伊本·图尔基曾恢复在纳季德的统治，建都利雅得。1865 年（一说为 1869 年），费萨尔去世，国势衰微。1884 年沦为纳季德北方沙马尔山区伊本·赖世德家族的附庸。1902～1904 年，避难于科威特的沙特王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二世（费萨尔·伊本·图尔基的孙子，1880～1953）率众攻陷利雅得，据有纳季德全境。

1910 年，伊本·沙特二世建立“伊赫万·陶希德”（意为“一神论兄弟会”）。[③] 意在借此打破氏族壁垒，以宗教纽带把各部落结成一体。伊本·沙特派遣宣教师分赴各地，宣讲瓦哈比派信条，劝说氏族部落成员加入伊赫万，忠于伊本·沙特。宣

① 《特鲁西尔诸国》，第 138～139 页；《中东和北非年鉴》，1983，第 647 页。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464 页。
③ 萨拉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贝鲁特，1957 年，第 146 页。

教师晓谕各部落，阿拉伯半岛正面临土耳其人和欧洲异教徒的威胁，要求各部落停止自相残杀，团结在瓦哈比派的旗帜下，共同对敌。

为了进一步消除氏族部落的分裂状态，制服叛服无常的贝督英人，挽救日益加深的游牧经济危机，伊本·沙特于1912年建立了伊赫万的农垦区"希志来"（意为"迁徙"），强迫贝督英人从游牧的沙漠地带迁到垦殖区定居，从事农业。最初的希志来设在阿尔塔维亚，该地不久就变成一个村庄，继又发展为有2万人口的城镇。[①]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希志来达100多个。希志来事实上是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特殊组织。[②] 伊本·沙特的伊赫万士兵，主要从希志来征召。士兵自备武器、乘骑和口粮，在战争中每人可分得一份战利品。采取这种军事组织的原因，一是因袭传统，二是经济薄弱，无力维持一支正规军。

从希志来征召的伊赫万士兵，自视高人一等，恪守宗教义务，勇于圣战，在伊本·沙特的征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土耳其和英国使尽各种手段来压制和破坏这一运动，[③] 但是，这股来自半岛内陆的狂飙，挫败了它们的阴谋，并于1913年攻占了哈萨，赶走了土耳其人。两个月后，英国承认伊本·沙特为纳季德的艾米尔，企图利用他来反对土耳其。

1915年12月，伊本·沙特与英国签订一个协定，英国把纳季德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伊本·沙特每年从英国获得

① 尼·伊·普罗申：《沙特阿拉伯》，莫斯科，1964年，第26页。

② 参看田村秀治：《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67～68页。

③ 参看《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237～246页。

6万英镑的津贴。[①]

也门 土耳其对也门的统治，并不牢固。1904年，叶哈亚任宰德派伊玛目。他以盖弗莱·欧兹尔为临时首都，联合哈穆丹、哈希德和艾赫努木等部落举行起义。1905年，叶哈亚进入萨那。土耳其素丹命艾哈迈德·菲达率部驰援。菲达10营精锐之师在沙哈拉遭到叶哈亚伏击，死伤无算。沙哈拉战役成为也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门人称之为"安纳托利亚的坟墓"。[②] 1911年，土耳其与叶哈亚在阿姆兰附近签订和约，土耳其承认叶哈亚自治，土耳其军仅据沿海地区。

英国占领亚丁后，扩大亚丁辖地，合并小亚丁、谢赫·奥斯曼，组成亚丁殖民地。丕林岛、库里亚木里亚群岛、卡马兰群岛也属亚丁殖民地范围。

1882～1914年，英国诱骗也门阿拉伯海沿岸的一些酋长国和素丹国和它签订一系列条约，把它们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保护地的酋长和素丹可自由处理内政，但须接受英国亚丁长官委派的代理人和政治官员提出的行政建议。[③]

亚丁保护地西邻亚丁殖民地，东接阿曼，北连鲁卜哈利沙漠，南临阿拉伯海，面积约28.82万平方公里。保护地分东西两部。西保护地包括20个小国，东保护地有7个小国，索科特拉也属东保护地。东保护地的主要国家为哈达拉毛的古阿伊特和凯西尔素丹国。

1914年，英土签订一项条约，在也门北部与英控制的南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57～58页；福阿德·法尔西：《发展中的沙特阿拉伯》，伦敦，1982年，第34页。

② 艾哈迈德·侯赛因·谢莱夫丁：《也门史》，开罗，1963年，第270页。

③ 《中东和北非年鉴》，1983，第705页。

部地区之间，划了一条边界线。这条线自丕林岛起至班纳河止，班纳河以东的边界则未划定，形成长期以来的未定界。这条线的划定，表明土耳其事实上已承认英国对南部也门的统治权力。

第22章
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

19世纪70年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形势 19世纪70年代，埃及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

1877年，耕地面积增加到474万多费丹，棉花出口量由50年代中期的52万坎塔尔增加到1880年的300万坎塔尔。[①] 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873年，有2万多工人。铁路由50年代的200多公里，增至1880年的1300公里。[②] 亚历山大港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更多的国际航线经过埃及。西方列强为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政治上，埃及开始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少数富裕农民和大地主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成为农业资本家。穆罕默德·阿里的工业国营体制瓦解后，一批企业主、地主和商人成了工业资本家。但埃及的封建剥削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在社会经济中仍占优势。

外国资本的野蛮掠夺，激化了埃及人民大众与外国殖民

① 萨弗兰：《埃及政治社会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主义的矛盾。民族资本家一方面与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摆脱外国控制，获得参政权利，发展私人资本。但是，他们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强大力量。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与外国势力也有一定矛盾。他们反对为偿付外债增加税收，反对外国抵押银行重利盘剥，夺取土地。农民痛恨重税、徭役和外国资本的重利剥削。手工业者抱怨洋货泛滥，使他们纷纷破产，难以为继。政府职员不满外国官吏排挤他们而领取高额工资。土著军官备受压抑，薪饷很少，且不能提升；而土耳其族和塞加西亚族军官却窃踞高位，享受优俸。土著军官对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十分愤慨，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掌握部分武装力量，组织又较严密，因而成为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力量。

国家多难，民族垂危，不少革命先驱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他们运用的思想武器，主要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伊斯兰革命派提出的泛伊斯兰主义。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塔赫塔维(1801～1873)。塔赫塔维曾赴法学习 5 年，深受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思想的影响。他和他的学生翻译了几百种欧洲著作，对传播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起了巨大作用。爱国主义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赋予"Watan"以"祖国"的含义，被誉为阿拉伯的第一个爱国思想家。[①] 泛伊斯兰主义的倡导者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阿富汗尼是有名的阿富汗伊斯兰学者，出身贵族家庭。他主张革新伊斯兰教，恢复伊斯兰教固有的纯洁性。提

① 参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第 58～59 页。

倡兴办教育，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他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方殖民主义。1871 年，他应邀到埃及讲学，鼓励学生走出经院神学的象牙之塔，观察世界变化，研究济世救民之理。他以埃及辉煌的过去，激励人民起来和统治者作斗争。号召农民去劈开压迫者的心。[①]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反映了埃及和西亚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愿望，在埃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领导反英斗争的艾哈迈德·阿拉比、穆罕默德·阿卜杜和宰格鲁勒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879 年，赫底威陶菲克把阿富汗尼逐出埃及。

在上述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埃及出现了两个政治组织："青年埃及协会"和"祖国党"。"青年埃及协会"于 1876 年成立，主要成员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土著军官，领导人有艾哈迈德·阿拉比、阿里·鲁比和阿里·法赫米等。该组织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政治纲领为打倒军队里的土塞贵族集团，推翻伊司马仪的专制统治，拥立哈利姆亲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为赫底威，建立立宪政府。祖国党于 1878 年成立，主要成员为具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地主豪绅，领导人为谢里夫帕夏和穆罕默德·苏尔坦帕夏。该组织最初反对外国干涉，反对取消"补偿法令"和增加土地税。后在阿富汗尼的指导下，始提出打倒伊司马仪，实施宪政的政治纲领。1879 年青年埃及协会并入了祖国党。祖国党提出"埃及是埃及人民的埃及"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埃及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土耳其宗主国和赫底威统治的愿望，标志着埃及人民的进一步觉醒。

① 参看《埃及政治社会研究》，第 43～46 页。

英法对埃及的"双重控制"和"欧洲内阁"的产生 伊司马仪执政期间(1863～1879 年在位),发展经济,兴办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好大喜功,奢侈豪华,醉心欧化,导致财经状况急剧恶化。他大兴土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华,抬高自己的地位,1869 年他邀请各国元首到埃及参加苏伊士运河通航的庆祝会,花去了 100 万埃镑。在英国的怂恿下,他发动对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花去了大量的战费。1866 年,他以 2000 万埃镑贿赂土耳其素丹,把埃及总督的职位,改为由前任总督的长子继承(过去是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中年纪最大的人继承),并获得了赫底威的封号。伊司马仪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向外国大银行家乞求条件苛刻的贷款。1875 年,英国政府利用埃及的财政困难,以大约 400 万英镑的代价,从伊司马仪手中购得了苏伊士运河公司 44% 的股票。英国付出的代价只相当于原价的 1/4。运河股票的出卖使英国的黑手伸进了埃及的内部。英国人直认不讳:收购股票是"追求旨在巩固帝国基础的政治目标";"不能把收购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同英埃未来的关系分开"。[①] 1876 年,埃及外债达 6849 多万英镑,付出的利息占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②]

外债的绳索愈拉愈紧,伊司马仪被迫于 1876 年 4 月宣布埃及财政破产,请求债权国帮助埃及解决财政问题。以英法为首的债权国家借机直接干涉埃及内政。1876 年 11 月,伊司马仪完全接受英法两国提出的要求,英国人担任了国家财政收入和预算总监的职务,法国人担任了国家财政支出总监

① 参看《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125 页。

② 《中东史》,第 1 卷,第 288 页。

的职务；全部预算非经总监同意，不得任意开支。所有债权国决定把埃及的国债和伊司马仪的私债合并处理。全国公私外债总数达9100万英镑，规定年息为7%，65年还清。[①] 埃及每年支付的债务600多万镑，约占总收入的2/3。英、法、意、奥代表组成"国债局"，负责征收和管理用于偿还债务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全部海关和铁路的收入以及部分省区的税收，拨作偿付利息之用。英法两国的"双重控制"，彻底剥夺了埃及的经济独立，埃及人民遭到外国资本更加残酷的剥削。

凶狠的英法资本家进一步在政治上控制埃及。1878年8月，英法两国强迫伊司马仪任命埃及国籍的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为首相。努巴尔是西方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埃及人民最痛恨他。努巴尔名为首相，实际权力却完全操纵在财政部长英国人威尔逊和建设部长法国人布里尼尔手里。埃及人民把这个由欧洲人掌握大权的傀儡政府称做"欧洲内阁"。

埃及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权力，也受到混合法庭（由英、法、美、奥、意等14国组成）极大的限制。混合法庭不仅能处理各国侨民之间和外侨与埃及人之间的案件，而且还能够否决埃及政府的任何法令。

双重控制与欧洲内阁损害了埃及人民的利益，侵犯了埃及的独立主权，埃及人民强烈反对外国干涉，要求结束伊司马仪的专制统治。

在广大的农村，濒于绝境的农民掀起了抗租抗税的斗争，在城市，一场反对外国奴役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风暴也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英籍财政部长威尔逊的胁迫下，努巴尔以削减开支为

① 《埃及政治史》，第91页。

名，一下解除了 2500 名埃及下级军官的职务。1879 年 2 月 18 日，2600 多名军官和士兵在开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努巴尔的无理决定，反对欧洲内阁，反对卖国政策。广大士兵和群众在大街上把努巴尔从车里拖出来，痛打一顿。威尔逊正好路过这里，他杖击群众，企图驱散示威者。群众怒不可遏，把他和努巴尔一起带到财政部。伊司马仪闻讯赶来，答应留用被解职军官，发放积欠军饷，群众才忿然离去。

在人民的压力下，伊司马仪被迫罢免努巴尔，不让英法两国部长继续参加政府，任命谢里夫帕夏组阁。1879 年 4 月，谘议会通过了谢里夫提出的宪法草案。

欧洲的大资本家决心换上一个更加驯服的走狗。他们唆使土耳其素丹废黜伊司马仪，任命他的长子陶菲克（1879－1892 年在位）为赫底威。6 月，伊司马仪被流放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895 年，在土耳其病死。

陶菲克秉承外国资本家的旨意，拒绝批准宪法。谢里夫内阁被迫辞职，反动的里亚德帕夏组成了政府。1879 年 9 月，陶菲克下令恢复双重控制，任命英国人贝林少校（即后来统治埃及 25 年的克罗默勋爵）为财政收入总监，法国人布里尼尔为财政支出总监，内阁事务完全由他们控制。1880 年 1 月，贝林和布里尼尔强迫陶菲克出卖埃及享有运河公司 15% 利润的权利，增收乌西叶地赋税。7 月，陶菲克公布了“清算委员会”（由英、法、德、奥、意等国代表组成）提出的“清算法令”。这个法令使埃及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列强手中，并且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埃及人民的反抗浪潮再度高涨。领导这一斗争的杰出人物为祖国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阿拉比。

阿拉比领导下的反英斗争　1879 年 11 月 4 日，祖国党

改组，阿拉比任主席。1841 年，阿拉比出生于扎加济格附近一个农村村长的家庭，有地 8.5 费丹维持生活。阿拉比 14 岁时应征入伍，20 岁时晋升为陆军中校，拥有土地 750 费丹。阿拉比刚毅正直，忠诚爱国，身材魁梧，辞锋犀利。他善于团结各族各界人士，他曾争取塞族高级将领巴鲁迪站到祖国党一边。他不主张使用暴力，“只要求改革，建立以自由、博爱、平等为基础的公正社会；而这一目的，只有成立议会，才能实现。”① 及至赫底威阴谋败露，图穷匕见，他决然废黜陶菲克，领导抗战，保卫祖国。

一、尼罗河宫事件和阿比丁宫兵谏　陶菲克指示仇视土著军人的陆军大臣奥斯曼·里夫基，大量裁减、迫害土著军人，擢升土耳其和塞加西亚族军官。复命塞族军官接替开罗第一团团长阿卜杜·阿勒·希勒米和骑兵团团长阿卜杜·加法尔职务。1881 年 1 月 16 日夜，阿拉比召集王宫警卫团长阿里·法赫米和阿卜杜·阿勒·希勒米等人在其家共商对策。他们一致推选阿拉比为首领，上书请愿。他们指控里夫基歧视、迫害土著军人，要求撤其职务，恢复土著军官原职。

1 月 17 日，阿拉比向首相里亚德提交了请愿书。里亚德召见阿拉比等人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提交这份请愿书是要判处绞刑的！……想让谁来组阁！”阿拉比忿然责问道：“帕夏先生，难道埃及是一个只生了 8 个孩子就不会再生的女人?!”② 阿拉比所说的 8 个孩子是指里亚德及其 7 个部长。里亚德听了极为恼火，却不形之于色，佯称认真研究。

陶菲克决定严惩阿拉比及其战友。2 月 1 日，英籍埃军

① 阿卜杜勒·拉赫曼·亚斐仪：《阿拉比革命与英国占领埃及》，开罗，1949 年，第 107 页。

② 布朗特：《英国占领埃及秘史》，纽约，1922 年，第 104 页。

参谋长斯通逮捕阿拉比等人，送交军事法庭审讯。

消息传来，土著军人气愤填膺。王宫警卫团的官兵包围尼罗河宫，冲入陆军部，救出了阿拉比等人。阿拉比带领士兵，在军乐的凯歌声中，浩浩荡荡开往阿比丁宫广场示威。第一团的士兵也赶来参加示威，成千上万的市民齐集广场，表示声援。

陶菲克深恐事态扩大，下令撤换里基夫，任命巴鲁迪为陆军大臣，并答应修订军事法案，改善土著军人待遇。

尼罗河宫事件后，阿拉比名扬全国，成为举国赞颂的民族英雄，缙绅长老登门祝贺，同僚部属竭诚支持。

陶菲克对尼罗河宫事件怀恨在心，伺机反扑。陶菲克撤掉巴鲁迪，任命他的内弟达乌德·亚昆为陆军部长。

阿拉比决定乘亚昆命令驻开罗第三团与亲赫底威的亚历山大守军换防之机。于9月9日下午在阿比丁宫广场举行开罗驻军的武装示威，向陶菲克提出全民族的要求。

阿拉比把这一决定事先通知了陶菲克和外国。陶菲克与里亚德命令阿里·法赫米率警卫团包围广场四周，相机镇压示威，阿里·法赫米佯称从命。9月9日下午，阿拉比及其战友率领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来到阿比丁宫广场，军容严整。群众会集四周助威，声势浩大。警卫团倒向阿拉比，气氛十分紧张。陶菲克在斯通、英国驻亚历山大港领事科克森、英国财政监督科尔文等人的陪同下，走出阿比丁宫，行至广场中间，传令阿拉比晋见。阿拉比持刀纵马，后跟30名军官，驰近陶菲克。陶菲克质问阿拉比，为何陈兵广场。阿拉比答道："陛下，我等来此，乃为陈述全军和全民族要求。"这些要求是：(一)打倒里亚德独裁政府；(二)建立欧洲式议会；(三)按土耳其素丹敕令，军队增至最高额1.8万人；(四)批准改善土著军

人待遇，提高他们地位的军事法案。陶菲克说："你们无权提出这些要求。朕从祖先那里继承这个国家，尔等何人？受朕恩典的奴隶而已。"阿拉比反驳道："真主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做自由人，决非让我们去当别人的遗产。我向独一无二的安拉起誓：今后，我们决不让人把我们当继承品，也不受人奴役。"① 阿拉比义正辞严，陶菲克无言以对，悻悻回宫。

二、祖国党内阁的成立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　英法两国和陶菲克迫于形势，暂时作了让步。9月10日，陶菲克下令改组内阁。14日，任命谢里夫为首相，巴鲁迪出任陆军大臣。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但是，以谢里夫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害怕人民力量，转而与英法两国及其走狗封建皇室妥协。他一上台，即宣布军队不得干预政治，把阿拉比部调往东方省（舍尔基亚省）的拉斯·瓦迪，命阿卜杜·阿勒部移防杜姆亚特。10月4日，全国举行大选，当选议员地主豪绅占多数，议长为拥有土地1万多费丹的苏尔坦帕夏。8日，阿拉比率部离开开罗，欢送的人成千上万，路为之塞。阿拉比在东方省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了更多的群众。谢里夫深为恐惧，于1882年1月将其调回开罗，意在约束和监视他的行动。

面临国内外的复杂局势，阿拉比、巴鲁迪和穆罕默德·阿卜杜对英国议员布朗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布郎特据此写了一篇有关阿拉比等人政治立场的报道，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个报道的内容被认为包括了祖国党的纲领，但阿拉比只承认为祖国党军方立场。其要点如下：②

① 《阿拉比革命与英国占领埃及》，第127页。

② 《英国占领埃及秘史》，第383～385页。

(1)在保持埃及已获得的权利的基础上承认土耳其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为穆斯林的首领和哈里发。

(2)只要赫底威放弃独裁,实施宪政,人民享有自由,祖国党仍忠于赫底威,并支持其政权。

(3)承认外债。希望逐步摆脱外国债主对埃及财政的控制,使埃及掌握在埃及人民手中。

(4)埃及人民深知,在一个统治者仍然仇视自由的国度,消极等待,绝不可能获得自由。议会可能受人的花言巧语欺骗或威胁而无所作为,因此,祖国党目前把埃及的利益托付给军人。一旦人民牢固地掌握了他们的权利,议会召开之日,军队就不再干预政治。军队增至1.8万人是绝对必要的。

(5)祖国党不是宗教团体,而是政党,由不同信仰和不同派别的人组成。

(6)希望对国家进行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改革。只有维护法律尊严,普及教育,扩大政治自由,这一目的才能实现。祖国党将为此奋斗。

这个纲领的基本目的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的愿望,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同时它又指出了议会可能受到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强调了军队维护人民权利的必要性,作好了应付一切事变的思想准备。这又不是一般改良主义者所能及的。

1881年12月底,谢里夫提出一部宪法(称基本法)。宪法剥夺了议会讨论和通过预算的权力,引起议员的强烈反对。1882年1月7日,英法两国向赫底威提出一份联合备忘录,支持其限制议会权力的立场。阿拉比对英法干涉埃及内政的强横态度非常愤慨。当布朗特会见他时,他面如铁色,两眼发出异乎寻常的光芒。他对布朗特说,备忘录是对埃及自由的

严重威胁，像法国侵占突尼斯一样，英国将入侵埃及。他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来吧！埃及的每一个大人和孩儿将同他们血战到底。"①

谢里夫的倒戈媚外，陶菲克的卖国求荣，英法殖民主义者的野蛮行径，引起全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怒，军人最为激烈。谢里夫受到举国一致的谴责，2月2日被迫下台。2月4日，巴鲁迪内阁组成，阿拉比出任陆军大臣，成为内阁的实际领导人。

巴鲁迪内阁执政不久，但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大事。内阁辞退了一批外国官吏；解除了土塞族无能军官的职务，提升了几百名土著军人为中下级军官；取消了奴隶制；废除了徭役和鞭笞征税；开设了农业银行，保护农民免受外国剥削。

英法两国把祖国党政府视作眼中钉，英法领事馆指使土塞族军官，组织暗杀团，阴谋发动叛乱，谋害祖国党首领，颠覆巴鲁迪政府。阿拉比粉碎了这一阴谋，逮捕了以前陆军大臣里夫基为首的叛乱分子，宣布剥夺46名军官的军衔，把他们放逐到苏丹。陶菲克秉承英法旨意，拒绝批准这项决定。阿拉比感到，必须废黜陶菲克以结束整个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② 但是，阿拉比的主张遭到以苏尔坦议长为首的议员们的反对。1882年5月，英法两国向巴鲁迪提出联合备忘录，无理要求内阁辞职，放逐阿拉比，并派遣舰队到亚历山大港示威，"以便在埃及军人中制造分裂和混乱，让赫底威乘机控制埃及局势。"③

① 《英国占领埃及秘史》，第144页。
② 《阿拉比革命与英国占领埃及》，第264页。
③ 艾尼斯·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105页。

奴颜婢膝的陶菲克接受英法的备忘录，巴鲁迪内阁宣布辞职，表示抗议。阿拉比领导的改革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英法的蛮横干涉，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27 日晚，部分军官和议员，在苏尔坦家中开会。阿拉比主张包围王宫，废黜陶菲克。与会军人全体支持，大多数议员沉默。在这关键时刻，阿拉比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同意把废黜问题搁置起来，只向陶菲克提出恢复他陆军大臣职务的要求。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陶菲克恢复了阿拉比陆军部长的职务。

革命的狂飙烈焰，吓坏了欧洲资本家、陶菲克和大封建主。6 月，陶菲克和大封建主逃到亚历山大港，无耻地请求英军保护。

三、英国武装进攻埃及　5 月以后，形势急剧变化，陶菲克积极组织反革命武装，英国秘密策划单独入侵埃及的阴谋。阿拉比洞悉敌人的阴谋，警告西方列强：战端一开，埃及将不受所有条约的约束，欧洲人将丧失在埃及的全部公私贷款，洋人财产将被没收。[①] 阿拉比下令征召后备役军官，修复亚历山大港炮台。1882 年 7 月 10 日，英国海军上将塞姆尔向埃及提出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交出亚历山大港炮台，阿拉比断然拒绝。次日，英国军舰开始向亚历山大港疯狂轰击，亚历山大港顿成一片火海。

英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并向城内猛扑。英军有各种舰艇 15 艘，海军 5000 多人，而防守部队实际仅 700 人。他们用陈旧简陋的武器，抗击英军的凌厉攻势，前仆后继地与英军进行搏斗。成千上万的居民参加志愿军。

12 日，埃及军民主动撤出亚历山大港，退守亚历山大东

① 萨拉赫·伊萨：《阿拉比革命》，贝鲁特，1972 年，第 436 页。

南面30公里处的道瓦尔村一线。处于英国保护下的反动统治集团，在亚历山大港组织了以拉格卜为首的政府，陶菲克下令罢免阿拉比的军职，命令全国停止抵抗。

开罗连续举行了有各宗教团体、各族、各界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揭露陶菲克的叛国行为。阿拉比组织了全国抵抗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抵抗委员会委任阿拉比为总司令，领导抗战。国民大会授予他“埃及保卫者”的称号，阿拉比成为全民族的领袖。

埃及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声援和支持。

阿拉比宣布全国总动员，亲自率领军队去道瓦尔村加速设防。并决定抽调全国民警2.5万人参战；征召牧民入伍，维持后方秩序。

各地人民每天到军营报名参军的络绎不绝，人人踊跃捐输，有的毁家纾难，全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爱国意志。

8月初，英国政府任命沃尔斯利为远征军总司令，向道瓦尔防线发动猛烈攻势，经过3个星期的血战，英军损失惨重，毫无进展。

但是，阿拉比对殖民主义者的本性认识不足。他对英国自由党政府首脑格拉斯顿抱有幻想，认为一旦英国政府明白事实真相，了解埃及人民具有坚定的爱国心，就会与埃及友好。因此，没有作好应付一切不测的充分准备。他轻信苏伊士运河公司负责人德·累塞普斯所作的英国人不会侵犯运河的保证，对下属提出的防止英军偷袭苏伊士运河的建议，迟迟不付诸实施。他把主力集结在西线，放松了东线的防御，犯了战略上错误。

8月20日，英军突袭运河区，连陷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城市。英军利用公开投敌的苏尔坦议长和英国间谍去收买东

部的一些部落酋长和埃及军队中的败类，并迫使土耳其素丹宣布阿拉比为叛逆，动摇了人心。①

9月13日，沃尔斯利发起总攻，英军3000多人，由部落酋长带路，穿过沙漠，径趋泰勒·克比尔。泰勒·克比尔守军只有步兵6000～7000人，骑兵2000人，其余2万人都是未经训练的、毫无纪律的贝督英人和农民。② 部分英军迂回到防线后面，前后夹击，埃军蒙受重大损失，泰勒·克比尔失陷。

阿拉比回到开罗，决定在城郊设防，继续抵抗，而没有撤到上埃及与英军长期周旋。英军在罗维的率领下，很快到达开罗。开罗守军很少，且系新兵，缺乏战斗力。埃军决定投降。阿拉比向英军交出宝剑，作了俘虏。

在英军的保护下，陶菲克回到开罗。傀儡政府疯狂追害爱国人士，逮捕了2.9万人，其中有军官、居民、学生、教授、长老和议员。英军在全国各地设立军事法庭，许多人被处死。英国不敢杀害阿拉比，判处他和阿里·法赫米、阿卜杜·阿勒·希勒米、巴鲁迪等人终身苦役，把他们放逐到锡兰。穆罕默德·阿卜杜被放逐到叙利亚。1901年阿拉比回到开罗，1911年去世。

英国强盗把1亿法郎的赔款强加在埃及人民的头上，还要埃及人民担负英军的占领费。

埃及被英军占领了，但是1882年吹响的反帝号角，永远激励着埃及人民前进。③ 1882年埃及人民抗战的光辉篇章，永垂史册。

---

① 《阿拉比革命》，第466页。

② 《英国占领埃及秘史》，第317页。

③ 参看穆尔什迪：《阿拉比革命及其在民族发展和复兴中的影响》，埃及，1957年，第98页。

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一、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英国占领埃及后，控制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地区，在运河沿线建立了镇压埃及人民、统治东方殖民地的基地。

英国占领埃及后，立即解散埃及军队，派遣以杜弗林为首的特别使团到埃及，负责筹划如何加强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杜弗林为埃及制造了一部宪法，一所立法院和一个国会（又称“总会议”）。从188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及内阁一直掌握在大封建主和大买办手中，所谓埃及政府只不过是奉行英帝国主义号令的傀儡。

1883年，贝林（后来被封为克罗默勋爵）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他统治埃及25年（1883～1907年），在埃及做尽了坏事。

克罗默是一个顽固而又凶狠的殖民主义者，他把大批英国顾问派到埃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埃及政府必须按英国的政策行事，各部部长对英国顾问奉命唯谨。

英国军官控制着埃及新建的警察和军队，连埃军总司令也由英国人担任。

克罗默在埃及实行恐怖统治。全国有100所监狱。国民法庭的总检察长为英国人。英国审讯员对被捕者任意拷打，滥施酷刑。

在克罗默的庇护下，外国人可以在埃及营私舞弊，盗窃资财，杀人越货，胡作非为，不受法律制裁。

埃及人民对克罗默十分痛恨，把他推行的殖民制度称做“克罗默制度”，咒骂他是东方暴君。

英国整顿埃及财政，征收重税，保证外国债权人的利益。从1882年到1902年，埃及共支出1.36亿英镑，其中60%用

于偿还外债。

英国加紧掠夺埃及，其主要手段是：推行单一作物制，使埃及成为英国的种植园和商品销售市场；直接在埃及投资。

埃及本来盛产棉花。英国占领埃及后，使棉花变成了单一作物。从英国占领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棉花播种面积，由占总播种面积的 11.5% 上升到 22.5%。[①] 埃及棉花出口额从 1884～1885 年的平均每年 350 多万坎塔尔，增至 1903～1914 年的平均每年 730 多万坎塔尔。[②] 由于棉花播种面积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相应减少。埃及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从国外进口。从 1885～1913 年，小麦和面粉的进口总值，由 12.5 万埃镑增至 290 多万埃镑。[③] 埃及人民遭到英国商人在棉花输出和粮食输入方面的双重盘削。

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地主的压榨下，农民的生活急剧恶化。据 1914 年统计，90.7% 的小农户平均每户只有约 1 费丹的土地。他们虽终年劳动，不能一饱。与此相反，1.248 万户的地主，却占有耕地总面积的 43.9%，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④]

英国竭力限制埃及工业的发展，埃及政府不给工业任何补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品充斥埃及市场。英国商品占埃及全部进口总值的 32% 到 36%，居首位。在外国工业品的打击下，埃及的制糖、造纸、卷烟、净棉、纺织等民族工业纷纷倒闭，手工业也很快衰退。

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向埃及输出，控制了埃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1914 年，在埃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14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1 页。
③ 同上书，第 148 页。
④ 同上书，第 195 页。

及的外国企业资本达2.5亿镑，年利达900万镑。[①] 从1883年到1914年，土地、运输及工业公司的资本，增加了40多倍，银行资本增加了8倍。

英帝国主义摧残埃及的民族教育，关闭埃及的学校。在克罗默统治时期，埃及的教育经费仅占总预算的1%。1882～1902年，埃及的教育费还不到修建阿斯旺水坝费用的一半。[②] 英国人竭力阻止使用阿拉伯语。从小学开始，英语就被列为最基本的课程。

二、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阿拉比革命失败以后，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度沉寂。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久，反英斗争，再次兴起。

（一）文化复兴运动的高涨　塔赫塔维把西方著作介绍到埃及，文化复兴运动开始萌芽。伊司马仪时代引进西方文明，改革旧式教育，为文化复兴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英国占领时期，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如下：

1. 民办教育的发展　英国人根本不关心埃及教育，但民间办学蔚然成风。民办学校不仅有中小学，而且有大学。1908年，由噶绥木·艾敏、穆斯塔法·卡米勒、赛耳德·宰格鲁勒等著名人物筹办的埃及大学正式成立（1924年改国立）。这所大学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当时的教育部也派遣留学生。这些在外攻读的学生，很好地完成了把西方文化传到埃及的任务。民智的开发，为文化复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翻译工作的普遍开展　这一时期，翻译工作有了长足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187页。

② 《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454页。

的进展，翻译数量多，学科全，质量显著提高。许多西方著名作家和学者，如拉封丹、莫里哀、卢梭、雨果、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被译成了阿拉伯文，丰富了埃及人民的精神食粮，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3．出版事业的兴盛　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要求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前进。19 世纪下半叶，印刷厂日益增多，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使知识界看到了文学的典范，耳目为之一新。

除书籍外，各种报纸杂志，有如雨后春笋。最者名的报纸有《金字塔报》、《穆盖塔木报》和《旗帜报》等。著名的杂志有《文摘》和《新月》等。这些报刊传播了西方文化，启迪了民智，活跃了思想。

以上 3 个因素，同时又是文化复兴运动的组织部分。

4．有一大批优秀的先进人物和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叶，埃及涌现了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和逃到埃及的叙利亚、黎巴嫩的学者、作家一起，高举文化复兴的大旗，把埃及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5．外敌入侵，国土沦丧，激发人们思变图强　阿拉比革命失败了，埃及大地表面上一片寂静；但是，埃及人民的革命意志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更加坚定。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奋发图强。他们把目标首先集中在文化复兴和反英斗争上，即首先集中在文化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上。两者相辅相成。

以上五个因素，互相渗透，互为影响。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如何激励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旧时的语言晦涩难懂，不能很好地表情达意，动员群众；不能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做到信达雅；于是出

现了革新阿拉伯语的运动。在这方面，阿里·穆巴拉克 1870 年建立的师范学院起了很好的作用。该学院还把简明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古典文化遗产教给学生，培养了大批新的语文人才。

语言的革新和古文化的复兴，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土耳其统治时期和 19 世纪前半叶的诗歌，内容平淡，修辞雕琢，毫无生气。19 世纪下半叶，诗人们对这种窒息人民精神、不能表达人民自由愿望的腐朽诗歌传统，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早期诗歌那种简洁、豁达和明快的风格，但不是单纯的模仿。持这种观点的诗人，被称为复兴派。复兴派诗人使诗歌恢复了生气，成为滋润人们心灵的甘霖。复兴派诗人的出现，标志着 300 多年来埃及诗歌第一次发生了深刻的革命。[①] 最有影响的复兴派诗人为巴鲁迪（1840～1904）、萨卜里（1854～1923）、邵基（1868～1932）和哈菲兹（1871～1932）。巴鲁迪属塞加西亚族，曾任内阁首相。后因参加阿拉比革命，被流放锡兰。他的诗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是埃及近代伟大的爱国诗人。萨卜里出身于一个中等家庭。他的诗结合埃及的现实生活，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曾作诗讽刺首相穆斯塔法·法赫米对英国人的顺从。在丹沙微事件中，他以悲愤的笔调谴责英国人的暴行。邵基出生于一个豪华的贵族家庭，在宫廷工作 20 多年，经常作诗歌颂阿拔斯二世（1892～1914 年在位），被称为“宫廷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即人民诗人的阶段。这时，邵基写了许多爱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诗篇。他的诗，铿锵优美，有“诗王”之称。他写过几部抒发民族感情的

① 参看邵基·代伊夫：《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开罗，1961 年，第 41～57 页。

诗剧，如《克娄巴特拉之死》、《阿里贝克》等。哈菲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他自幼喜爱诗歌，勤奋好学，接近群众，因而他的诗作通俗豪放，具有浓厚的人民性和时代的特色。他讽刺英国的暴政，他写了一首激昂慷慨的诗，痛斥英军在丹沙微的罪行。他无愧于"尼罗河诗人"的称号。

散文也打破了过去僵硬死板、着重押韵和修辞的禁锢，恢复和发展了古代那种自然流畅、简洁明快的文体。题材由繁琐的宗教说教转到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杂文、戏剧和小说等新的文学体裁应运而生。在这些方面的著名作家有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鲁特菲（1872～1963）、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穆斯塔法·鲁特菲·曼弗鲁推（1876～1924）、乔治·宰丹（1861～1914）、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法拉赫·安东尼（1861～1922）等人。大文学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这时开始崭露头角。

文艺复兴不仅文起数代之衰，而且提高了民族的素质，启迪了人民的心扉，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埃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西方的思想理论为武器来观察埃及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要求独立自由，主张改革伊斯兰教和提倡解放妇女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伊斯兰教改革派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1）他们不是孤立地谈改革，而是把改革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紧密地结合起来。（2）他们不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是主张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3）他们不是从根本上改革伊斯兰教，而是要求消除其被沾染的种种迷信，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貌。（4）他们不是固步自封，一方面他们坚持根据经典制定伊斯兰教的教

律，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倡以探讨的方式对宗教进行自由讨论。认为现代科学与伊斯兰教并不矛盾，许多现代事物都可以用伊斯兰教的原则来解释。明乎此，就不难看出，伊斯兰教改革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要求革新，要求接受新事物，但它的立足点是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准则。因此，它在早期还能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合作，而当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便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解放妇女的倡导者为噶绥木·艾敏(1865～1908)，他认为，埃及妇女的不自由和无知识是埃及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噶绥木·艾敏写了《妇女解放》(1899)、《新妇女》(1901)等著作，主张妇女应该受教育，应该获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脱去面罩，进入社会，负起各种社会责任。19世纪末，噶绥木·艾敏提出解放妇女的主张，可以说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革命。

(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与丹沙微事件　随着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力量分裂为两大党派：一是以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为首的“激进派”，于1907年建祖国党，其机关报为《旗帜报》(1900)。一是以麦哈穆德·苏莱曼和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1872～1963)等人为首的“温和派”，于1907年建民族党，其机关报为《新闻报》(1907)。

民族党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该党的领导人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介绍西方各种著作、复兴阿拉伯文化、发展教育、启迪民智方面是有功绩的。如鲁特菲就被人尊称为“一代导师”。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之中不少人官高位显，他们主张独立，但不坚决要求结束英军占领，而愿意在英国占领的条件下实现自治，在自治中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祖国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希望参加政权，发展民族经济。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城市商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它猛烈抨击英国占领埃及，要求英军撤退，实行议会制度。它的旗帜比较鲜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地落到了它的手里。

祖国党的创建人穆斯塔法·卡米勒，生于开罗，父亲是一位工程师。穆斯塔法·卡米勒曾在开罗法律学校和法国图卢兹法律学校学习，1894 年获得律师执照。穆斯塔法·卡米勒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运动的青年领袖，著名的政论家。1900 年，他创办《旗帜报》，任主编。该报以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3 种文字出版，影响很大。他不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攻击英国的占领制度，号召人们起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他强调民族主义是埃及灵魂和躯体的首要养料，热爱祖国是最高的美德。他主张实行议会制度。

穆斯塔法·卡米勒反对英国占领，受到人们爱戴。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去充分发动群众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而是尽力避免阿拉比式的革命行动，把斗争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他把埃及人民所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人民的愚昧”，“真理的消灭”。他认为，要使埃及得救，就必须摆脱目前的愚昧状态，发扬真理，而达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则是兴办教育，实施宪政。

这一切说明，当时埃及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按照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可能实现埃及的独立。

尽管如此，穆斯塔法·卡米勒在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激励人民爱国意志，领导埃及人民反英斗争方面，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

20 世纪初，埃及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1906 年 6

月，一群英国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米努菲亚省的丹沙微村猎鸽时，践踏了农民的庄稼，焚毁了农民的房屋，杀伤了一个农妇，杀死了好几个农民。农民被迫起来自卫。一个英国军官在酷热气候下中暑死去，英国统治者硬说农民杀害了英国军官，对丹沙微村采取恐怖手段，意欲借此镇压已经蔓延全国的反英运动。

克罗默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担任首席法官的是英国走狗科卜特人布特鲁斯·迦里。4 个农民被绞死，被判罪的一些农民，在绞刑台下受到狠毒的鞭笞。

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埃及人民义愤填膺。全国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法庭的无理判决。所有报刊一致谴责英国镇压农民的罪恶行径。穆斯塔法·卡米勒在伦敦向自由党首相坎贝尔·班纳曼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换克罗默。

为了缓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1907 年英国政府赦免了被判处徒刑的人，另派艾尔顿·戈斯特为英国驻埃及的最高代表。

（三）祖国党的成立　艾尔顿·戈斯特是一个狡猾的殖民主义者，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埃及的反英斗争。他支持一些地主买办出身的官吏，组织所谓“改革党”，并拉拢民族党，来与祖国党对抗。

1907 年 12 月，祖国党正式成立，明确提出撤走英国军队，结束军事占领的纲领。穆斯塔法·卡米勒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只有结束外国的一切占领，才能建立真正的议会。

1908 年 1 月，穆斯塔法·卡米勒去世。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为他举行的 10 万人送葬仪式，成为一次民族大示威。穆

罕默德·法里德继任祖国党领袖。

戈斯特残酷迫害祖国党人，法里德被逐出埃及，祖国党人被迫转移国外(1910～1919)。留在国内的人，只能采取个人暗杀活动。

1911 年，戈斯特病重，基切纳勋爵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最高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帝国主义对埃及人民实行严厉的军事统治。

英国于 1914 年 12 月 18 日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并废黜了亲土耳其和德国的赫底威阿拔斯二世，另立亲英的阿拔斯二世叔父侯赛因·卡米勒(1914～1917)，称"素丹"，意在与土耳其素丹对抗。1917 年 10 月，侯赛因去世，王位传给了侯赛因的兄弟艾哈迈德·福阿德。

大战爆发，英国军事当局于 12 月 3 日公布戒严法令，把埃及完全置于它的军事管制之下，不准集会结社，不准触犯军事法令，甚至连装点门面的议会也不许开会。英国解散了许多人民团体，查封了许多报馆，禁止在报刊上谈论政治问题。英国占领军使用法西斯手段迫害爱国人士，许多人被捕入狱，遭到军事法庭的刑讯，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判处徒刑，或者被流放到马耳他岛去。

埃及是英国在中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海上交通线关键的一环。英国在埃及集中了 50 万军队来防守苏伊士运河。

大战爆发后，英国派亨利·麦克马洪为埃及高级专员。不久，由温盖特继任。埃及人民饱尝战争带来的苦难。英帝国主义强征埃及人民入伍。埃及军队在欧洲、西奈半岛、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场上，为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流血卖命。英国当

局把100多万埃及人(主要是农民)编入“劳动兵团”,强迫他们在欧亚两洲的战场上从事修路和挖掘战壕等繁重而危险的劳动,“劳动兵团”内的死亡现象非常严重。英帝国主义广泛搜刮埃及的物质资源,粮食、耕畜和运输工具被英国大量征用,农民经济破产,全国出现严重的饥荒。工人虽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所得仍不足以糊口。赋税繁多,通货膨胀,物价腾贵。战争的重担完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

但是,战争却给地主和商人带来莫大的利益。地主和投机商利用物价飞涨,大发横财。另外,军需品供应量的增加和外国进口商品的减少,使埃及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埃及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有所增长。

第 23 章
麦赫迪起义，英国占领苏丹

起义的背景 埃及占领当局的贪污腐败和残暴统治，使广大苏丹劳苦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被迫逃到中苏丹、西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谋生。

穆罕默德·阿里占领苏丹后，苏丹门户洞开，西方探险家和科学家成群结队涌入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外国人的实地考察，为欧洲人到苏丹殖民经商开辟了道路。欧洲各国相继在喀土穆设立领事馆。西方商人在乌拜伊德开设商行。西方贸易公司深入苏丹南部，从事非法的奴隶、象牙和驼毛买卖，派遣武装部队围捕奴隶，劫掠苏丹人民的财富。

西方列强在侵略苏丹的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英法两国的利害冲突最为尖锐。英国着手较早，抢先一步。

伊司马仪统治埃及时期，许多英国人以埃及政府派驻苏丹官员的名义，在苏丹积极推行殖民政策。1869 年，伊司马仪任命英国大探险家塞缪尔·贝克为赤道省省长。贝克直言不讳："我主要为埃及利益工作，同时维护并扩大英国影响。接替我的戈登也为同样的愿望所激励。他希望英国势力达到

喀土穆，就在这个时候，他死了。”[①] 1870 年初，贝克奉命自喀土穆上溯尼罗河兼并土地。1871 年 5 月，贝克占领了贡多科罗。1872 年，进到阿伯特湖东，宣布乌尼俄罗为埃及的一个省。

1874 年，伊司马仪委派戈登(1833～1885)接替贝克。戈登是一个阴险凶狠的殖民主义者，曾参加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戈登带着一批西方的冒险分子来到苏丹。戈登率领的船队，一直进到乌干达的基奥加湖。1876 年，戈登升任全苏丹总督。戈登在苏丹任职期间(1874～1879)，进行了大量的勘测和制图工作，掠夺了大片土地。

苏丹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每户农民每年要缴 3 次人头税，一次给赫底威，一次给收税员或地方贝伊，一次给总督，后两者全属非法苛征。种植谷物，每年须交税 3 英镑。使用水车须交税 7 英镑。收成好，赋税加倍。出售谷物要交税，找到工作也要交税。农民为其妻子或子女购买几件破旧衣服，或修缮房顶破洞，必须加倍交税。[②] 商人经常遭到勒索，一次 300 英镑到 1000 英镑。残暴的压迫迫使苏丹人民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和埃及统治者作殊死的斗争。

起义的经过 1881 年，苏丹爆发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4～1885)领导的全民大起义。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柏柏尔血统、栋古拉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造船工人家庭。苏非派的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经常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生活。

① 法本米：《英埃关系中的苏丹》，伦敦，1960 年，第 31 页。

② 塞顿·邱吉尔：《戈登将军》，伦敦，第 160 页。

1871年，他以卡瓦附近白尼罗河的阿巴岛为中心，到处宣传他的教义。他认为，现今的穆斯林社会已背离安拉所指引的道路，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所提出的社会生活准则。他谴责富人、长老、官吏和外国统治者的贪婪，鼓动人民起来造反。他的感人宣传和艰苦生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贫苦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1881年8月，艾哈迈德宣布自己是众所期待的“麦赫迪”，是安拉派来拯救世人的。他号召人们进行推翻外来统治的圣战，实现人人平等。他要求废除苛捐杂税，提出了“宁拚千条命，不缴一文税”的响亮口号。[①] 这个深得人心的口号成为反对赫底威和英帝国主义的战斗动员令。

一、建立科尔多凡根据地　苏丹总督拉乌夫帕夏派人劝艾哈迈德放弃“麦赫迪”的称号，他断然回答：除了他自己是受命于神的权威外，他不承认任何权威。[②]

拉乌夫决定逮捕麦赫迪。8月12日晨，两连埃及军队登上阿巴岛。预伏草丛的麦赫迪战士发起进攻，杀死埃及士兵120名，军官6名，武装起义由是开始。

阿巴岛初战告捷，麦赫迪速即率众向科尔多凡山地转移。麦赫迪在噶迪尔山区建立根据地，扩充势力，许多部落民参加了起义军。

1881年底，法绍达（即科多克）省长赖世德·艾曼调集1300名正规军和1000部落武装，奔袭起义军。起义军预设埋伏，敌军几乎全被歼灭。起义军声威远震，从者日众，通往

① 锡克：《黑非洲史》，布达佩斯，1966年，第1卷，第355页。
② 麦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纽约，1959年，第42页。

噶迪尔根据地的各条路线上，挤满了新教徒。①

科尔多凡的埃军防地，逐个落到起义军手里。麦赫迪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攻取科尔多凡的政治经济中心、苏丹第二大城市乌拜伊德。9月初，起义主力3万人到达乌拜伊德附近，麦赫迪决定围城取胜，同时包围巴腊。1883年1月5日，巴腊埃军献城投降，受到宽大处理。1月17日，乌拜伊德守将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及其他高级将领率众投降。起义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3000多名黑人士兵编入了麦赫迪部队，起义军更加壮大。

乌拜伊德的攻克，表明麦赫迪起义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起义队伍由最初的300人发展到10多万人，而且用敌人的先进武器改善了起义军的装备。起义军得到全国各地响应，杰济腊和散纳尔的部落举起叛旗，与科尔多凡的起义军东西呼应，苏丹总督阿卜德·噶迪尔帕夏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

二、希克斯的覆灭　麦赫迪起义使占领了埃及的英帝国主义十分忧虑。英国驻埃及代表处的军事顾问查尔斯·威廉·威尔逊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就指出，喀土穆很可能于一个月内沦陷。如果喀土穆沦陷，将对埃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乌拜伊德失守后，英国派往苏丹了解情况的特使斯图尔特忧心忡忡，他认为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很难预料。

英国政府授意埃及政府任命退役印度军官，英国人希克斯为苏丹部队总司令，进剿起义军，收复乌拜伊德。参谋长为英国人法夸尔。1883年9月8日，希克斯率领远征军向科尔多凡进发。新任苏丹总督阿拉丁帕夏一同出征。这支队伍拥

① 《独立的苏丹》，第50页。

有 7000 名步兵，1000 名骑兵，5500 匹供运输使用的骆驼。这是一支素质极差的杂牌军队。这群乌合之众，一进入科尔多凡，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将帅不和，千里运粮，炎热干旱，军纪松弛。这样一支乱七八糟的讨伐队，其失败的命运，已未卜先知。

麦赫迪方面，据估计有正规部队 6.9 万人，还有为数众多的民兵。客主形势不同，人心向背又异，起义军显占上风。麦赫迪坚壁清野，连续困扰敌人。远征军事实上已陷入起义军的流动包围之中。

远征军行至腊哈德附近的希甘，即被艾卜·安贾率领的起义军包围在四周都是森林的空旷地内。水源断绝，存水越来越少。起义军紧缩包围圈，军乐齐奏，士气振奋。11 月 4 日夜，安贾的黑人部队整夜鸣枪，使疲乏的远征军不能安歇。远征军已 3 天 3 夜缺水。5 日早晨，麦赫迪发起总攻，起义军冒着炮火，赤身冲入敌阵，远征军几乎全部被歼，希克斯、阿拉丁被击毙，幸存者仅获得麦赫迪下令赦免的 200 多人。①

希甘战役极大地鼓舞了苏丹人民的斗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北非、西亚各地。恩格斯高度评价希甘战役，赞扬苏丹人民“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②“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③

希克斯全军覆没使英国自由党格莱斯顿政府极为惊慌。执政党和在野党互相指责。埃德蒙·菲茨毛里斯勋爵哀叹：“或许从法老的军队在红海毁灭以来，从未有过象希克斯部队

① 据《黑非洲史》，第 354 页，希克斯军共 1 万人，被歼 9500 人。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1 卷，第 112 页。

③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22 卷，1965 年，第 526 页注。

在科尔多凡荒漠这样全军覆没的事”。[①] 戈登惊呼：“希克斯何其一败至此！一想到1.2万人被杀死，就感到可怕”。[②]

希甘之战成为麦赫迪起义的重大转折点。中部和东部的部落在麦赫迪密使的鼓动或领导下，掀起新的革命浪潮。许多犹豫观望的酋长和宗教领袖出于不同的考虑，也参加了起义，形成全民性的反英斗争。

苏丹中部和东部的起义，牵制了大量埃及军队，封锁了英国从红海增援喀土穆的道路，断绝了喀土穆与“粮仓”杰济腊的联系，对麦赫迪夺取喀土穆起了重大作用。

三、击毙戈登，解放喀土穆 英国政府决定通过所谓“撤出”的办法，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把苏丹从埃及分离出去，而“代之以一种在我们保护下的独立政府。”[③] 格莱斯顿政府委派戈登到苏丹执行这项罪恶计划，希望他能挽回败局。英国资产阶级吹嘘戈登“经常能对粗野的、难以控制的未开化民族施加十分显著的影响”；“光凭他的名字就会做出奇迹”。[④]

戈登在开罗会见了赫底威。赫底威给他两道敕令，一道敕令委任他为苏丹总督，另一道敕令涉及有关埃及撤出苏丹的问题。戈登在从英国到喀土穆的途中，就精心安排了保住苏丹的计划：(1)给予苏丹独立；(2)任命麦赫迪为科尔多凡素丹；(3)把苏丹交还给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以前就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小素丹；(4)设法使这些小素丹结成一个联盟，物色一些亲英的本地人来担任这个联盟的领导人；(5)这些小素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承认麦赫迪的权威；(6)埃及继续

① 《独立的苏丹》，第129页。

② 1884年3月5日，戈登给佛利俄特的信，见《戈登给其妹妹的信》，纽约，1888年，附录，第391页。

③ 《独立的苏丹》，第184页。

④ 同上书，第167～169页。

作为宗主国(后改为以英国为宗主国),指派苏丹总督和省长,并执行最高上诉法庭的职权。戈登估计,这些小素丹必然拒绝麦赫迪的控制,以致双方发生战争。这时,英国可向小素丹提供军事援助,同时收买麦赫迪的黑人部队,麦赫迪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从而遭到失败。

戈登致函麦赫迪,任命他为科尔多凡素丹,并说:"作为喀土穆总督的戈登和麦赫迪之间,没有必要进行战争"。① 麦赫迪复信戈登,断然拒绝所谓的委任,义正词严地指出,他是众所期待的麦赫迪。戈登只有放下武器,始有生路。

希甘战役后,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据估计,在一个时期,总数达 30 万人。② 麦赫迪派出使者,动员喀土穆周围人民起义。3 月中旬,喀土穆被围。8 月,除最北和最南小部分地区、红海沿岸及喀土穆外,整个苏丹都被麦赫迪的起义军占领。

8 月 26 日,英国任命沃尔斯利勋爵为司令官,率军往援戈登。

10 月,麦赫迪统率的大军抵达喀土穆对岸的乌姆杜尔曼,围城部队超过 10 万人。城中粮食用尽,士兵饥饿疲惫,纷纷投奔起义军。戈登面临即将来到的暴风雨,焦急万分。12 月 14 日,戈登在给沃森上校的信中,哀叹"一切全完了。……我们可以预料,10 天左右,这个城市就要发生一场大灾难"。③ 同日,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这或许是你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由于远征军迟迟不来,我们的末日快到了"。④ 不可一世的戈登发出垂死的悲鸣。

---

① 《独立的苏丹》,第 197 页。
② 《戈登将军》,第 210 页。
③ 《独立的苏丹》,第 321 页。
④ 《戈登给其妹妹的信》,第 384 页。

麦赫迪决定在英军到来之前攻占喀土穆。1885 年 1 月 26 日，麦赫迪发动总攻，起义军奋不顾身，冲破敌人防线，与守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他们高擎战旗，奋勇登城，直奔总督府。起义军涌入总督府时，正值戈登从办公室跑到楼梯口。戈登一见起义军，吓得不敢前进。一个满腔怒火的战士，手持长矛，直刺戈登胸膛，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苏丹人民鲜血的剑子手当即毙命。

28 日，当汽轮载着英军驶至喀土穆时，受到的不是戈登的热烈欢迎，而是两岸起义军的炮击。英军被迫退守栋古拉待命。

起义军击毙戈登，解放喀土穆，英国政府大为震惊。6 月 9 日，格莱斯顿政府辞职，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组阁，决定舍苏丹，保埃及。

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封建神权国家　1885 年 6 月 22 日，麦赫迪在乌姆杜尔曼逝世，阿卜杜拉继承其位，称哈里发。阿卜杜拉是麦赫迪的第一助手，属达尔富尔南部巴卡拉部落的塔伊沙族，麦赫迪生前即宣布阿卜杜拉为他的继承人。

阿卜杜拉主政时期，征服散纳尔，卡萨拉和赤道省，形成一个封建神权的统一国家，都乌姆杜尔曼。阿卜杜拉设立工厂，训练 10 万正规军，增强了实力。1889 年，打败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的进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

阿卜杜拉、部落酋长、军事领袖、行政首脑和宗教长老结成最高封建集团，起义时提出的平等原则没有实行，赋税依旧繁重。阿卜杜拉借助神权来巩固政权，宗教意识形态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对任何怀疑麦赫迪使命的人处以死刑，或将其财产充公。阿卡杜拉是麦赫迪的哈里发，人们服从他，就是

服从麦赫迪。

哈里发的专制统治是不牢固的。麦赫迪的正妻鼓励群众反对他，麦赫迪的亲属和他争夺权力，部落之间和高级指挥官之间的矛盾激化，努巴山区和达尔富尔部落反叛，1889 年北征埃及失利和同年发生严重灾荒（据估计，死于饥荒的老百姓大大超过起义中牺牲的人数），1894 年意大利军队入侵，这一切使这个封建神权国家大为削弱。

英国占领苏丹 19 世纪 90 年代，英、法、意、比等国展开了争夺苏丹的斗争。法国计划进占加扎勒河省，把西非和东非属地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非洲殖民帝国。英国为了保障它从好望角到开罗的帝国交通线，维护它在埃及的利益，图谋重新控制苏丹。索尔兹伯里政府感到法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决定及时采取行动。

1896 年 3 月，英国任命基切纳为总司令，率领 2 万英埃联军，自瓦迪·哈勒法入侵苏丹。阿卜杜拉英勇抵抗，给予英军以重创。1896 年 9 月，英国增派大量援军，猛攻乌姆杜尔曼，苏丹主力被击溃，乌姆杜尔曼沦陷，苏丹军队伤亡 1.2 万人。英军进入乌姆杜尔曼后，掘开麦赫迪的坟墓，亵渎他的防腐尸体，绞下他的头颅，把躯体抛入尼罗河，[①] 并疯狂破坏这个城市。

阿卜杜拉退守科尔多凡省继续抵抗。1899 年 11 月 24 日，英军温盖特上校在库斯提以西的乌姆德贝克拉特打败哈里发，哈里发及其忠诚信徒饮弹死去，苏丹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英斗争遭到失败。

① 《英埃关系中的苏丹》，第 50 页。

苏丹麦赫迪起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全民性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推迟了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间表，在亚非人民反殖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99年1月19日，英埃两国签订了一个共管苏丹的协定。[①] 根据协定，苏丹总督掌握全国军政大权，总督人选由英国提出，赫底威任命。第一任总督为基切纳。总督是英国人，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和各地视察也是英国人。县区行政负责人由埃及人担任，但必须受英国视察的监督。这就清楚表明，苏丹实际的统治者为英国人。

所有苏丹官员的薪俸和驻苏丹的埃及军队防务费，均由埃及支付。直到1913年，苏丹赤字也是由埃及弥补。

为了加强对苏丹的统治，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取缔了反政府的宗教组织。为了加强掠夺苏丹的财富，英国让埃及政府发行公债，修筑了从阿特巴拉到红海苏丹港，喀土穆到乌拜伊德的铁路，并计划开发尼罗河水利，灌溉杰济腊地区。由英国殖民当局和棉花种植场主联合组成的苏丹种植场辛迪加，以每英亩2先令的代价，强租地主土地，然后把它重新分配给农民。规定农民必须用1/3的土地种植棉花，农民所得仅占收成的40%。

英国侵略苏丹，不仅侵犯了苏丹人民的民族权利，而且加重了埃及人民的苦难。英国强迫埃及提供绝大部分侵略苏丹的战费，驱使埃及人当炮灰（英埃联军中埃及人占2/3）。以后，又在“共管”的名义下，要埃及负担行政费和占领费，而一切权益却由英国独占。在“共管协定”签订周年时，埃及穆斯

① 全文见《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467～475页。

塔法·卡米勒主编的《旗帜报》，发表一篇社论，把这一天看作是丧日，是用埃及人的，而不是用英国人的金钱和鲜血把苏丹变为英国殖民地的日子。这段话可谓一语破的。

第 24 章
意大利吞并利比亚与利比亚人民的反意斗争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利比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土耳其的统治薄弱，除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外，对部落和边远地区，完全失去控制。在昔兰尼加，行政权力实际上操在赛努西教团手里。

据统计，1991 年，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费赞区的人口为 57 万，昔兰尼加区为 25 万。的黎波里港的人口近 3 万。其中，穆斯林约 2 万，犹太人 6000 多，欧洲人 4000 左右。欧洲人中，意大利侨民共 1100 人，900 人在的黎波里，120 人在班加西。[①] 利比亚的文化教育极不发达，学校很少。

利比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伊士运河开辟后，托卜鲁克成了通向地中海中部的锁钥。

意大利吞并利比亚 意大利的地主资产阶级亟欲夺取世界市场和殖民地。他们把贪婪的目光射向非洲。早在 1838 年，马志尼就宣称："北非必须属于意大利"。19 世纪 80 年

① 关于居民情况可参看《利比亚》，第 117 页 哈桑·苏莱曼·麦哈穆德：《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比亚》，开罗，1962 年，第 210～217 页。

代，意大利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公然宣称，要把西西里与锡尔特湾之间的海洋变成意大利海峡。

1902 年，意大利先后与法英帝国主义达成妥协，意大利承认法国在摩洛哥、英国在埃及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法英两国对意大利在利比亚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予干涉。

19 世纪 80 年代末，意大利便与利比亚发生了密切的经济关系。1905 年，罗马银行开始在的黎波里经营业务，分行遍及利比亚的 12 个城市。意大利原想“和平渗透”，不战而得利比亚，但是，法国向提贝斯提高原的推进，法国对利突边境利比亚一侧领土的蚕食，促使意大利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

1908 年，两个意大利人（一为神父）在利比亚被杀害，成为意大利入侵的借口。意大利报刊危言耸听，叫嚷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鼓吹占领利比亚，维护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利益。意大利政府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列强，特别是与土耳其有着友好关系的德国的支持。

1911 年 9 月 29 日，意大利对土宣战。意大利政府无耻地把入侵利比亚说成是为了解放这个国家，完成“一项历史的使命”。

10 月 3～4 日，意大利的庞大舰队连续轰击的黎波里的堡垒和炮台。5 日，占领了这座城市。意大利军队同时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海岸登陆，德尔纳、胡姆斯和班加西相继沦陷。

但是，意大利侵略者遭到利比亚人民的顽强抵抗。赛努西教团的领导人，召集部落士兵，赶到沿海地带，与土耳其人组成联军，并肩作战。尽管意大利军队于 1911 年 11 月初到 1912 年 8 月又攻占了塔古腊、米苏腊塔和祖瓦拉，但始终仅

据有互不相连的几个大城市，难于向内地推进。

意大利前进不得；土耳其国内局势不稳，又受到巴尔干新战争的威胁；于是双方息战重和，于 1912 年 10 月 18 日在洛桑签订了和约。意大利取得对利比亚的宗主权，土耳其从利比亚撤军，承认利比亚完全自治，但土耳其素丹有权向利比亚派驻代表，维护他在利比亚的利益，有权任命利比亚大法官。①

1911～1912 年的意土战争，是意大利财政寡头和资本家为夺取新的市场对利比亚人民发动的一场大屠杀。被杀的阿拉伯人超过 1 万，成千的人被绞死。许多家庭被洗劫一空，无数妇女儿童惨遭不幸。意大利花去的战费达 8 亿多里拉，②被击毙和失踪的士兵约 2000 人。尽管土耳其政府背着利比亚人民和意大利秘密签订了和约，“战争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因为远离海岸的、处在非洲大陆内部的阿拉伯部落没有屈服”。③

利比亚人民的反意斗争

一、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 意土和约签订后，利比亚人拒不解除武装。赛努西教团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坚决反对和平，更不寻求和平，因为这种和平的代价是举国投降。”④ 在的黎波里，苏莱曼·巴鲁尼据内富萨山抗意，总部设在杰夫兰。1913 年 3 月，阿萨巴一役，巴鲁尼损失惨重，经突利边境逃往伊斯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552～557 页。

② 列宁：《意土战争的结局》，《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9 卷，第 330 页。

③ 同上书，第 331 页。

④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比亚》，第 225 页。

坦布尔。阿萨巴失陷，内富萨门户洞开，意军连陷杰夫兰、纳卢特、古达米斯、米兹达等城。1914 年夏，意军侵入加特。

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领导昔兰尼加部落继续抗战。1913 年春，意军发动攻势，连续占领了贝尼纳、苏卢克和格米内斯。年底，赛义德·艾哈迈德退至托卜鲁克南面的马尔马里卡。昔兰尼加部落在绿山区开展游击战，意军付出很大代价，才于 1914 年夏清除了山区的抵抗力量。

意大利决定占领费赞。1913 年 7 月，意军攻占苏克纳。1914 年 2 月，米亚尼统率的费赞纵队占领了塞卜哈。3 月初，木祖克失陷。意大利的另一支纵队从米兹达进占布腊克，当地部落坚壁清野，全部人畜转到锡尔提加。

二、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胜利　利比亚人民没有在意大利的铁蹄下屈服，仍然坚持战斗。意大利占领地区辽阔，兵力有限，战线太长，供给困难，这就为部落武装的反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赛义德·艾哈迈德决定先打击费赞的意军，再回歼沿海之敌。1914 年 8 月，赛义德·艾哈迈德命其弟萨非丁袭击一支费赞的运输纵队，首战告捷。费赞意军被赛努西军队团团围困，供应断绝。在抗意武装的猛攻下，意大利部队溃不成军，12 月下旬退到米苏腊塔时，仅余残部 1000 人。赛努西人的抗意斗争，得到沙漠中的特布人和图阿雷格人的支持。

1915 年 1 月，费赞部落领袖赛弗·纳绥尔举兵抗意。其子艾哈迈德攻下瓦丹、胡恩、苏克纳，意军撤至贝尼乌利德。

1915 年 2 月，意大利侵略军被迫退守纳卢特－米兹达一线。4 月 29 日，米亚尼带领 4000 名意军和 3500 名利比亚军队（指挥官为米苏腊塔酋长拉马丹·舒泰维），进攻锡尔特南面的布哈迪堡。战斗伊始，舒泰维倒戈，意军死伤累累，仅米亚

尼等少数几人得免于死。舒泰维缴获甚丰，乘胜直趋米苏腊塔。

利比亚部队向的黎波里步步进逼。此时，意大利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派不出援军。8月上旬，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只剩下胡姆斯、塔古腊和的黎波里等几个沿海据点。在昔兰尼加，意军退到离海岸20英里以内的地带。

利比亚人民的反意战争，赢得了巨大胜利。从1914年8月到1915年8月，打死意军3000人，俘虏2400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可惜，利比亚各派力量没有团结一致，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1916年，赛努西教团和舒泰维为争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统治权自相火并。

不久，巴鲁尼突然回到利比亚，土耳其素丹委他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他得到舒泰维及一些山区部落的支持，在米苏腊塔建立了一个独立共和国。德、土、奥、匈等国向这个共和国提供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

同盟国向赛义德·艾哈迈德也提供了同样的援助。1916年，赛义德·艾哈迈德把教团大权交给他的堂弟、麦赫迪的儿子赛义德·伊德里斯，自己乘坐一艘德国潜艇前往伊斯坦布尔，1933年去世。1917年，伊德里斯同英意两国在托卜鲁克附近的阿克鲁马达成和平协议，双方暂时休战。

第25章
摩洛哥和突尼斯沦为殖民地，1871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摩洛哥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一、毛莱·哈桑的改革和马德里条约　毛莱·哈桑（毛莱·穆罕默德之子，1873～1894年在位）即摩洛哥素丹位后，致力改革，渴望富国强兵。军事方面，他从主要城市征兵，购买外国新武器，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军。内政方面，他把原来的18个行省划为330个小的行政单位，由噶伊德治理。他把一些大权交给大维齐尔行使。财经方面，他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外国人和不纳税的宗教首领必须一律遵行。他规定货币兑换率，铸造银里亚尔，力图稳定摩洛哥币值。

与毛莱·哈桑的愿望相反，改革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带来不良后果。组建新军耗去大量经费。新军训练差，战斗力极为薄弱。他让苏格兰人麦克莱恩训练一支模范军队，同意法国派遣军事使团常驻非斯，[①] 这无异引狼入室。麦克莱恩后来成为素丹阿卜德·阿齐兹的权臣。法国军事使团享有特殊地位，掌握重要军事情报，对法国控制摩洛哥极为有利。使团的利纳雷斯（医生）与素丹过从甚密，同宰相交情很深。法国

① 参看罗提：《摩洛哥》，纽约，第136页。

政府因有利纳雷斯出入宫廷，影响素丹，在列强对摩洛哥的争夺中，处于优势。

法国在摩洛哥所处的优越地位及其独占摩洛哥的意图，引起对摩洛哥垂涎已久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极度不安。1876年，毛莱·哈桑照会欧洲列强，要求废除1863年法摩条约给予本地人的庇护权，英国趁此机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在西班牙的支持下，1880年5月19日，会议在马德里正式召开。法、英、德、西等13个国家参加了会议。7月3日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马德里条约。[①] 1881年4月10日，俄国加入了该条约。根据马德里条约，外国人在摩洛哥享有财产所有权；摩洛哥给予所有出席会议国家以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过去条约规定的在摩洛哥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有权庇护为其服务的摩洛哥人，这些摩洛哥人同样享有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二、帝国主义在摩洛哥的角逐　1904年毛莱·哈桑死去。其子阿卜杜·阿齐兹继位。阿卜杜·阿齐兹实行“改革”，醉心欧化。但他年轻，既乏经验，又无才智，“改革”完全受外国人操纵，被利用来为外国政府服务。麦克莱恩成为对素丹最有影响人物，阿卜杜·阿齐兹片刻也离不了他，对他言听计从，十分信任。

（一）1904年的英法协议和法西协议　法帝国主义不愿英国在它北非的领地附近扶植一个受到英国严格控制的国家，法驻丹吉尔公使圣·勒内·泰扬迪埃在拉巴特谒见素丹，向他明白指出，如摩英亲善，法将放弃边界合作政策，单独采取自由行动。1902年2月，阿卜杜·阿齐兹向圣·勒内·泰扬迪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422～426页。

埃提出保证，摩将加强同法的友谊。

这时，法国的对摩政策是：积极“和平渗透”；防止任何大国突然插手摩洛哥；创造条件，与竞争对手达成妥协，占有摩洛哥。经过多次秘密谈判，1904 年 4 月 8 日英法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英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独占权利；将摩洛哥的一些地区让与西班牙。①

西班牙自占领格拉纳达以来，一直把摩洛哥看作是留给它的当然遗产。英法协定签订后，由于英国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西班牙终于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条件，于 1904 年 10 月 3 日和法国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为：北部自木卢亚至阿赖什，南部从里俄特俄罗（即后来的西属撒哈拉）到苏斯河谷。根据协议，在今后的 15 年内，未经法国同意，西班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除非摩洛哥政府无法维持现状。②

法国把英法协议的内容通知阿卜杜·阿齐兹素丹。法国政府指出，法国将在协议提到的摩洛哥改革中起特殊作用，并答应帮助素丹获得一笔贷款。素丹初甚气愤，及知贷款有望，也就承认协议。1904 年 6 月，阿卜杜·阿齐兹通过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向以巴黎银行为首的银行财团借到 6250 万法郎，年息 5%。摩洛哥政府同意用关税收入的 60% 来偿还本息，36 年还清。法国银行在今后的贷款和铸造货币方面享有优先权。

（二）德国反对英法协议和阿耳黑西拉斯会议的召开　法国势力在摩洛哥的不断扩张，引起德国的强烈反对。德国唆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507～510 页；《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第 226～231 页。

② 1910～1911 年舍拉尔达、木提尔部落起义时，西班牙利用这一例外，占领了阿赖什和克比尔堡。

使阿卜杜·阿齐兹拒绝法国要求，主张召开马德里条约缔约国会议，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基础上讨论摩洛哥问题。

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怀着抵制英法协议的目的，访问了丹吉尔。他在发表的演说中，故意强调素丹是独立国家的君主。声称德国是伊斯兰教的朋友和保护人，是摩洛哥独立的捍卫者。反对在摩洛哥进行过早的改革。要求一切国家在摩洛哥享有平等的权利，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权益。德国使用一切手段，迫使素丹发表声明，说只有国际会议赞同，他才考虑法国的改革方案。

慑于德国的武力威胁，考虑到有英、西、意等国的支持，法国同意了德国召开国际会议的要求。1906年1月16日到4月7日，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举行，与会者有英、法、德、俄、意、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奥匈帝国、瑞典、荷兰、美国和摩洛哥等13个国家。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创办摩洛哥银行和对银行实行监督，一是如何组织警察。会议以德国为一方，以英、法、西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德国让步，于4月7日达成协议。会议决定，在摩洛哥建立国际银行，资本14股，每个国家一股，法国得两股。会议同意法国要求在摩洛哥主要港口设警察局，由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负责管理指挥。

宰割摩洛哥的阿耳黑西拉斯会议，以德国的失败而结束，法国由是可以在摩洛哥为所欲为。

三、摩洛哥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一)法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乌季达和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人民酷爱自由，他们对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本国统治者的暴戾极为痛恨，民变蜂起。1903年，吉拉利(绰号布·哈马拉)在乌季达反叛。他向北扩张势力，把梅利利亚附近的部落团结在

自己周围，在萨勒万建立了新的基地。

1904年，丹吉尔南部吉巴拉的谢里夫艾哈迈德·赖苏尼起来造反，矛头针对入侵的欧洲人。他曾俘虏麦克莱恩，索取了两万镑的赎金。

1907年3月19日，马拉喀什法国诊疗所的大夫莫尚被杀。法国以此为借口，侵入摩洛哥，占领乌季达。

1907年7月30日，沙维亚部落打死在卡萨布兰卡为摩洛哥公司（法商所建）修建港口的法、西、意等国工人，并包围了法国领事馆。8月5日，法国战舰炮轰卡萨布兰卡，西班牙军舰也开来助威。德律德将军指挥的3000法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遭到部落的顽强阻击。9月，卡萨布兰卡陷落。1908年1月5日，阿马德继德律德任司令。2月，法军攻陷塞塔特。卡萨布兰卡周围的沙维亚地区完全落入法军手中。

（二）舍拉尔达、木提尔部落起义和豹子号炮舰事件　阿卜杜·阿齐兹的兄弟，马拉喀什长官阿卜杜·哈菲兹，利用人民对现政权的不满起来反对阿卜杜·阿齐兹，1907年8月16日自称素丹。阿卜杜·哈菲兹接受阿耳黑西拉斯协议，获得列强承认。

阿卜杜·哈菲兹无情镇压反叛部落，打败并俘虏了吉拉利。1910年11月，梅克内斯北部的舍拉尔达和南部的木提尔部落举行起义，反对法西两国吞并摩洛哥领土。法国悍然出兵干涉。起义军连败法军，1911年4月非斯被围。法国政府命穆瓦尼埃率兵驰援，占领了非斯和梅克内斯。7月，起义被镇压下去。

法国出兵非斯后，德国便想借题发挥，占领摩加多尔和阿加迪尔。7月1日，德国借口保护德国人的生命财产，派遣豹子号军舰到阿加迪尔示威，声称一旦秩序恢复，豹子号即可撤

走。这个被称为"豹子跳跃"的事件，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惊。7月9日，法驻德大使朱尔·康崩与德国外长基德兰·瓦克特谈判。德索价太高，谈判陷入僵局。由于英国公开支持法国，德国又不能指望得到意土两国支持(意土战争已爆发)，德国不得不于1911年11月4日同法国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德国获得"门户开放"权(期限30年)，得到法属刚果的一部分(27.5万平方公里)。11月29日，德舰撤离阿加迪尔。

(三)摩洛哥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法国击败最后一个敌手德国后，立即采取措施巩固它在摩洛哥的地位。法国草拟了对摩洛哥建立保护权的条约。1912年3月30日，法摩代表在非斯签署了这个条约。[①] 条约规定：(1)双方同意在摩洛哥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以便进行法国认为必要的行政、司法、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有关西班牙在摩利益问题，由法西双方协商解决；(2)出于需要，法国有权占领摩洛哥，采取任何警察行动；(3)法国保护摩洛哥、素丹及其继承人，免受外来侵犯；(4)新制度所采取的措施，由素丹或其代表机构根据法国的建议公布；(5)法国派驻摩洛哥的总督为法国的全权代表，负责监督本条约的执行。摩洛哥所有涉外事务，均须通过总督处理。总督有权代表法国政府对素丹的一切敕令表示赞同和颁布。这个条约使法国侵占摩洛哥合法化，并确保了法国在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非洲沿岸的优势。

继非斯条约之后，法西双方于1912年11月27日签订了一项确定两国在摩洛哥的保护地位的条约。除协定外，还有一个关于修建丹吉尔—非斯铁路的补充议定书。法西条约的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550~552页。

主要内容为建立西班牙辖区，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①

1912 年 4 月 28 日，利奥泰被任命为摩洛哥总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利奥泰到达非斯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法斗争。6 月，利奥泰让素丹迁到拉巴特，并向法国提出军事占领摩洛哥的行动计划。利奥泰采取分化瓦解、“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步步为营的策略，付出了重大代价，才逐步稳定了局势。利奥泰在摩洛哥组织了一套新的政府机构。法国总督为最高统治者。素丹名义上是国王，实际上是傀儡。最高行政机关为麦赫赞政府，设大臣 4 人：宰相（总管全国行政）、陆军大臣（实际上是法国驻摩武装部队总司令）、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只管穆斯林的诉讼）。政府秘书长由总督提名，素丹任命。麦赫赞政府发布的命令或颁布的法令，都是出自法国当局的指示，由法国当局起草的。地方首脑噶伊德或帕夏，由总督提名，素丹任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摩法军调到欧洲前线，塔德拉、黑尼夫腊、塔扎、苏斯、塔菲拉勒和韦赞等地先后爆发起义，法军屡遭惨败。

1871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一、起义的原因、经过及结果　起义的根本原因为法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连年饥荒和霍乱流行。1870～1971 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乘普法战争之机起来反对军事政权，建立文官政府和市议会，对起义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

阿尔及利亚人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视为获得解放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557～566 页。

的良机。1871 年 2 月，穆罕默德·穆格拉尼反，卡比尔人（柏柏尔人的一支）和阿拉伯人群起响应，迅即形成全民族的大起义。

穆格拉尼是马贾那部落的首领，占有大卡比利亚地区的大部分。1870 年底，殖民者建立文官政府，派遣专员进驻穆格拉尼辖区的行政中心布尔吉。这意味着穆格拉尼权力的被剥夺，殖民统治的加强和部落土地有可能被完全吞并。穆格拉尼忿而密谋举事。

1871 年 2 月，穆格拉尼发动起义。他所辖的几十个部落和苏非派拉赫曼支派酋长哈达德领导的 200 多个部落，很快联合起来，宣布反法圣战，要求归还被占土地，实行民族独立。起义军发展到 20 万人，很快就占领了从阿尔及尔城郊东到科洛高地的广大地区，并蔓延到南部的图古尔特，约有 1/3 的穆斯林卷入了这场反法斗争。

法国政府抽调军队 8.5 万人，残酷镇压起义。梯也尔指示阿尔及利亚总督盖登，要他像对待巴黎公社那样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民。

1871 年 5 月 5 日，穆格拉尼在奥迈尔附近的遭遇战中阵亡。6 月底，拉赫曼教派领袖哈达德及其子阿齐兹（负责指挥作战）投降，法军随即进占卡比利亚山区。穆格拉尼的兄弟布·马兹拉克在南部继续战斗，1872 年 6 月被俘。在战争中，法军损失 2500 人，[①] 被杀害的穆斯林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同时，经济上受到毁灭性打击。

法国当局设立法庭审讯起义者。几千人被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少人被放逐到国外去服劳役。法国

① 萨盖、威尔逊：《非洲现代史》，伦敦，1974 年，第 37 页。

当局收缴了18万支枪支，勒索了3650万法郎的罚款，没收了45万公顷以上的最好土地。盖登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移民安置在苏马木河谷、塞蒂夫和君士坦丁地区，占地10万公顷。

二、法国加强对阿尔及利亚的掠夺和统治　法国继续进行军事征服。至1905年，占领了整个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把铁路线延伸到菲吉格和贝沙尔，控制了阿摩边境，并训练了一支由图阿雷格人组成的沙漠宪兵。①

1871～1872年大起义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更加疯狂的掠夺和更加残酷的统治。

掠夺主要表现在攫取阿尔及利亚土地上。1873年7月26日，法国当局颁布一项法令，明确取消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属于个人。这就为殖民者，特别是大商人、大公司和富有农场主进一步提供了兼并土地的机会。经过殖民者的巧取豪夺，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从1870年的76万多公顷上升到1900年的168万多公顷，1910年的184万多公顷。②

掠夺还表现在重税上。80年代，阿尔及利亚人民每年平均交税高达4100万法郎，内直接税约190万法郎。③

法国政府大力鼓励移民。1881年，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人达到34万，其中法国人约19万。1911年法国人增至56.3万，其它欧洲人为18.9万。少数大殖民者垄断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左右殖民当局的政策，总督实际上是他们的代理人。

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欧洲人享有公民权，阿尔及利亚人民沦为毫无政治权利的“臣民”。根据1881年的“土著法典”

① 《阿尔及利亚史》，第45～46页。
②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68页。
③ 《马格里布史》，第258页。

(法典的大纲是盖登任总督时起草的),殖民当局可以不经司法手续,任意逮捕、监禁、审问和严惩当地老百姓。未经特许,阿尔及利亚人不得擅离住地。法国殖民者简直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座大监狱。

掌握司法大权是法国侵略者残酷统治阿尔及利亚人民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1874 年,法国的地方官取代了卡比利亚地区的穆斯林法官,兼理一般司法事务。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法庭,从 1870 年的 184 个降到 1890 年的 61 个。

阿尔及利亚的财政大权牢牢控制在殖民者的手里。1898 年,法国当局建立一种"财政代表团"的制度。法国人在代表团中占优势,一切对穆斯林居民有利的预算都会被他们否决。

法国殖民者根本不关心、不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教育事业,企图从根本上改变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拉伯—伊斯兰特性。1870 年,阿尔及利亚有 36 所小学,到 1882 年只剩下了 16 所。法国人还千方百计地阻止穆斯林去麦加朝觐,防止他们与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接触,增强他们反法的民族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加紧准备战争,强征阿尔及利亚人入伍。大战爆发后,有 12 万人进入山区,逃避兵役,全国发生大骚乱,各地举行示威游行。①

大战期间,约有 17.3 万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军中服务,其中 8.7 万人参加了战斗,2.5 万人丧失生命。②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为法国提供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战后,觉醒了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得到报偿,法国殖民者却死抱着殖民制度不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① 阿拉勒·法西:《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开罗,1948 年,第 11 页。

② 《马格里布史》,第 317 页。

突尼斯的反殖斗争

一、哈伊尔丁的改革　哈伊尔丁是在突尼斯处于困境中受命的。哈伊尔丁依靠领导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团结和法国的支持，稳住了政权。1874 年 12 月 17 日，法国政府任命鲁斯唐为驻突总领事兼代办，[①] 要他支持哈伊尔丁，重建法国威信。1874 年 3 月，勒·布朗接替维莱为财政督察。

哈伊尔丁是个爱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改革派。他主张从健全行政制度、发展教育事业入手，逐步改革。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保持突尼斯对土耳其的从属关系。力求对法、英、意三国不偏不倚，避免亲近任何一方，招致不良后果。

哈伊尔丁革除卖官鬻爵的弊端，明文规定噶伊德和哈利法的薪俸为税收的 1/10。国家开支压缩到 700 万皮阿斯特，1873 和 1874 年连年丰收，政府按期偿还债务，国家信用初步恢复，但每年应还的统一债务仍是财政预算的沉重负担。

哈伊尔丁整顿了司法工作，成立了警察部队，改善了突尼斯城的交通状况和环境卫生，并着手兴建第一所穆斯林医院——萨迪基医院。

哈伊尔丁重视发展农业，全国耕地面积有所恢复。他鼓励农民栽种油橄榄，把斯法克斯弃种的国有土地交给农民耕种。

哈伊尔丁试图重振日益衰落的手工业。他下令草拟行会条例，减轻商品的出口税。

哈伊尔丁关心教育。他在突尼斯城及其他沿海城市修缮

① 鲁斯唐，阴险狡猾的殖民主义分子，曾任卡东外交官多年。因夺取突尼斯有功，升至驻突公使。1882 年 2 月离职。

和扩建了一批学校，兴建了公共图书馆。1875 年 1 月通过了建立萨迪基学院的法令。这所学院的课程有《古兰经》、法语（或意大利语）和自然科学。哈伊尔丁把萨基迪学院办成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由国家派往欧洲继续深造。

哈伊尔丁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边境动乱基本停止，社会秩序很快恢复，生产有所发展，国内外贸易兴盛，财经状况显著好转。但是，他的改革并不彻底。他连地主剥削农民的分成制（农民仅得收成净收入的 1/5）都不敢触动，更不用说改变土地所有制了。哈伊尔丁曾提出一些维护突尼斯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改革措施，但一遇列强反对即不再坚持。这一切说明，以哈伊尔丁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改革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软弱。这样的政权，很难长久维持。

哈伊尔丁拒绝了鲁斯唐提出的在迦太基开辟海港，把贝贾铁路延长到阿尔及利亚边境等要求。哈伊尔丁的独立自主政策，成为鲁斯唐在突尼斯实行殖民扩张的严重障碍。这个阴险凶狠的殖民主义分子，翻云覆雨，一反过去支持哈伊尔丁的态度，暗地策划推翻哈伊尔丁政权的阴谋。前首相的代理人为鲁斯唐摇旗呐喊，编写小册子诋毁哈伊尔丁。英国领事伍德和意大利领事皮纳也施展阴谋，想除掉这个对他们不利的首相。贝伊本来已对哈伊尔丁削减宫廷开支不满，被法国领事收买过去的穆斯塔法·伊本·伊司马仪又乘机进谗，于是 1877 年 7 月 22 日，贝伊命令哈伊尔丁辞职。①

1878 年 8 月，哈伊尔丁应土耳其素丹之邀，到了伊斯坦布尔。10 月，任土耳其司法大臣，12 月，任首相。1879 年 7

① 参看《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43～44 页。

月辞职。1889 年，卒于伊斯坦布尔。

1877 年，接替哈伊尔丁任突尼斯首相的是内政大臣穆罕默德。1878 年 8 月，穆罕默德借口年迈体弱辞职，凯觎首相职位已久的穆斯塔法·伊本·伊司马仪被任命为首相。

伊本·伊司马仪上台，鲁斯唐立即成为突尼斯政界的风云人物，主宰一切。伊本·伊司马仪奉命唯谨，很快批准了波纳·格勒马铁路公司把贝贾铁路修到阿尔及利亚边境和阿尔及利亚铁路网衔接起来的请求。1878 年 1 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协议。为此，法国授予伊本·伊司马仪以法国荣誉军团三级勋章。

伊本·伊司马仪吞噬大量财富，把持宫廷要职。他高价出卖噶伊德职位，百般勒索下属。

法纪废弛，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部落抢劫掳掠之风复起，边境不宁。哈伊尔丁时期取得的成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荡然无存，国家重新陷于混乱状态。

尤其严重的是，伊本·伊司马仪的挥霍无度，财政委员会内一小撮犹太经纪人的捣鬼和农业的歉收，使国家财政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878 年 1 月，政府只能偿付 3/5 的到期息票，应还债款则完全无法偿还。1878 年 5 月，勒·布朗离职回国。1878 年 7 月柏林会议期间，法国公开要求占领突尼斯，意大利反对。

二、柏林会议的秘密交易，突尼斯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一）柏林会议的秘密交易　突尼斯物产丰富，有“地中海国家的珍珠”之称。突尼斯位于地中海区域的中心，它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狭长海峡是地中海 3 大军事要地之一。[①] 优良的

① 另外两个战略要点为西面的直布罗陀海峡和东面的苏伊士运河。

宾泽特港扼守海峡的大门，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1880 年，在突尼斯 1.25 亿法郎的债券中，有 1 亿法郎掌握在法国金融臣头手里。[①] 对法国来说，占领突尼斯势在必行。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急于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突尼斯成为它夺取的第一个目标。法意两国在突尼斯严重敌对。

1878 年 6 月，英国从土耳其手中夺走了扼地中海东部大门的塞浦路斯。英国不反对法国侵占突尼斯。它认为，如果意大利占领突尼斯就可以控制西西里海峡两岸，堵住英帝国的生命线苏伊士运河，对英国极为不利。

俾斯麦支持法国占领突尼斯。在他看来，法国向海外扩张，就会分散力量，难复普法战争之仇；就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满足，就是德国在莱茵河畔获得安宁的一个保证。

柏林会议召开前夕，欧洲有关国家对突尼斯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如此。

1878 年 6 月 13 日，审议俄土圣斯特芬诺和约的柏林会议召开。会外，欧洲列强就突尼斯问题进行了秘密的肮脏交易。

会议期间，英国报纸正式发表了英土关于塞浦路斯的协议。与会各国对此大为不满。法国外交部长、代表团团长瓦丹通与英国首相贝肯斯菲尔德和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举行了会谈。最后，索尔兹伯里让法国在突尼斯谋取补偿，他对瓦丹通说："如果你们愿意，就把突尼斯拿去吧！英国不会反

① 维·卡·达什克维奇：《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明斯克，1960 年，第 40 页。

对，而且还尊重你们的决定。”①

俾斯麦表示，完全同意法国占领突尼斯。

意大利代表团被蒙在鼓里，处境孤立。索尔兹伯里暗示，意大利可以向的黎波里或突尼斯扩张领土。

（二）突尼斯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 法意两国在突尼斯的对抗　鲁斯唐草拟一项经济扩张计划，决心在突尼斯布下一面企业大网，使突尼斯经济殖民地化，实现事实上的保护制。1879 年 2 月伍德的离职（伍德的继任者为托马斯·里德），有利于这项计划的实现。然而鲁斯唐却遇到了另一个对手、意大利新任驻突领事马乔（1878 年 12 月到任）。

法国的经济扩张，引起马乔极大不安。他向突尼斯政府提出一系列租让权的要求，被伊本·伊司马仪一概拒绝。

马赛信用银行还排挤了意大利人，于 7 月 29 日购买了前首相哈伊尔丁在突尼斯城内和郊区的 3 座住宅、几处橄榄园和面积达 10 万公顷的昂菲达地产。

伊本·伊司马仪对哈伊尔丁的财产垂涎已久，马赛信用银行抢走了昂菲达，使他气急败坏，愤而采取敌视法国，投靠意大利政策。马乔欣喜若狂，对他赞誉备至。

伊本·伊司马仪不仅不给法国新的租让权，而且对已经与法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设置重重障碍，以致工程无法进展。与此相反，意大利的鲁巴蒂诺公司未经批准就在突尼斯和古累特之间架起一条电报线路；赖萨斯矿山公司未经许可就着手修建一个启运铅砂的港口。

2. 法国侵占突尼斯　法国大资产阶级对他们在突尼斯

① 《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1861～1881）》，第 512 页。

的困难处境忧心如焚，他们要求远征突尼斯。他们担心，一旦意大利和英国组成秘密联盟，法国将会失去突尼斯，甚至丢掉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人步步进逼，法国金融寡头面临丧失在突尼斯的全部利益的危险。于是，埃尔兰格、卡蒙多（银行家）和勒博第（议员兼金融家）等人四处活动，与总理朱尔·费里（镇压巴黎公社最凶狠的刽子手）和众议院议长甘必大频繁接触，使用种种手段，要求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决策。最后，法国政府决定出兵。

1881 年 2 月，克夫境内的赫鲁米尔部落袭击阿尔及利亚，为被杀的一个族人报仇。费里政府利用这一故意挑起的事件，[①] 向议会提出报告，要求出兵突尼斯。9 日，法国骑兵从阿尔及利亚越过边境，侵入突尼斯。经过几次激战，法军占领了克夫城。与此同时，从土伦开来的 8000 法军在布雷亚尔将军的率领下，占领了宾泽特。5 月 12 日，布雷亚尔包围巴尔杜王宫，鲁斯唐把一项条约交给穆罕默德·萨迪克要他在当晚 9 时前签字。贝伊只好照办。

巴尔杜条约共 10 条，[②] 主要内容如下：贝伊确认目前存在于法国和突尼斯之间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并重新生效；法军有权占领它认为有必要占领的据点；贝伊必须偿付赔款；法国派驻突尼斯的总督为法突之间的中间人，负责监督条约的履行；贝伊不得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的联系或独自缔结国际条约，突尼斯国防由法国接管。条约使突尼斯实际上丧失了独立，保证了法国金融寡头的利益。

① 参看《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第 44 页。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1 卷，第 441～442 页。

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地纷纷起义。1881 年 7 月 2 日，农民起义领袖阿里·伊本·哈利法率骑兵攻入斯法克斯。阿里·伊本·阿马尔领导克夫地区的阿乌纳、阿亚尔和德里德部落暴动，包围了克夫城。起义军一直战斗到 1883 年。在镇压起义中，法军到处烧杀抢劫，3 万人惨遭杀害，10 多万人被迫移居的黎波里。

三、法国对突尼斯的殖民统治与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一)法国对突尼斯的殖民统治　1882 年 2 月，保尔·康崩出任法国驻突尼斯总督。1883 年 6 月 8 日，康崩和萨迪克的继承人阿里贝伊签订马尔萨条约，明确规定贝伊有责任进行必要的行政、财政和司法改革；未经法国同意，贝伊不得同其他国家签订贷款协定。根据条约，法国接管了突尼斯的财政，国际财政委员会随即于 1884 年 10 月撤消。按照 1883 年 3 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令，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了法庭，任命了主要城市的法国法官，所有外国侨民的诉讼都归法国法官审理。

法国政府在突尼斯实行所谓的“间接统治”。法国只负担驻军费用，其他一切开支由突尼斯负责。总督独揽行政、立法、财政、军事大权，总督还兼任外交大臣和陆海军司令，有权发布具有立法和行政效能的特别命令。

突尼斯内阁大权操在代理首相职务的法国秘书长和总督府所辖的相应机构(如财政总署、经济总署、公安总署等)手中。

全国划分为民政和军事两类管区。民政管区的长官为噶伊德，人选全系亲法分子。民政管区分归十几个专区管辖。专区的最高领导人为法国的民政督察，由总督任免。军事管

区在南方，军事管区下设4个民事管理局，局长即当地的法国警备司令。

法国殖民者强占了大量的土地。殖民当局设有管理国有土地的专门机构，主要任务为把弄来的国有土地转卖给法国侨民，在付款和生产方面给以许多便利。到1892年，法国在突尼斯据有44.3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其中41.6万公顷属于16个大农场主，内有一些大股份公司。① 到1917年，加夫萨公司拥有土地200万公顷。②

法国政府鼓励法国人移居突尼斯。从1881年到1901年，法国在突尼斯的侨民由700人增加至2.4万人；同一时期，意大利侨民由1.12万人增至7.1万人。③

法国资本疯狂掠夺突尼斯的地下资源。1892至1901年，突尼斯输出的铅、锌、铁砂、锰和铜矿石，总值3.63亿法郎。④ 法国资本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法国货充斥市场，手工业工人普遍失业。

（二）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突尼斯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国内资本主义关系有所发展，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反法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

19世纪末叶，出现了青年突尼斯人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多是出身于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西方教育，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的伊斯兰教革新理论，对他们都有影响。这个运动的著名领袖有阿里·巴什·汉巴、阿卜杜·阿齐兹·萨阿列比和巴什尔·萨法尔等

① 《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马格里布史》，第281页；布拉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新泽西，1964年，第37页。
④ 《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第57页。

人。1888 年，他们出版了阿拉伯文的《首都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求实行宪政。主张妇女受教育。20 世纪初，青年突尼斯人提出通过与法国合作建立一个现代的自由突尼斯国家的主张。最初，青年突尼斯人成立“对抗党”，1908 年改称青年突尼斯党，① 发行法文《突尼斯人报》（后增阿拉伯文版）。青年突尼斯党人急切希望能有参政的机会。

1911 年，法国殖民主义者进入突尼斯城附近贾拉兹穆斯林公墓，企图扩大采石场，与居民发生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群众被迫撤离。这次事件激励了突尼斯人民的反法斗志，青年突尼斯党人开始认识到，与法国合作的纲领，根本不切实际。1912 年，一个穆斯林孩子被电车辗死，司机为意大利人。电车公司的穆斯林职工要求辞退公司中的意大利人，要求与欧洲人同工同酬。青年突尼斯党人积极支持工人的要求和罢工号召。法国总督解散青年突尼斯党。阿里·巴什·汉巴和阿卜杜·阿齐兹·萨阿列比被放逐，其他领导人被监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尼斯成为法帝国主义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有 10 万名突尼斯人在法军中服务，大部分是士兵。伤亡达 4 万人。1915～1916 年，突尼斯为法国提供了 8200 万法郎的军费。法国从突尼斯运走的农产品总值达 3300 万法郎，矿产总值达 1.1 亿法郎。

① 参看《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50 页。

第 26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阿拉伯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帝国主义争夺阿拉伯各国是大战的原因之一。

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强迫阿拉伯国家为战争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阿拉伯军队，特别是希贾兹军队，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

肥沃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成为大战的东方战场，受害最深。德帝国主义和土耳其把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当作通往苏伊士运河的桥头堡，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残酷杀害爱国者。由于德土军事当局的勒索和蝗虫为害，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战争的后三年（1916～1918），有 30 多万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乡村空无一人。在伊拉克，英土军队抢劫粮食，赶走牲畜，霸占住地，苛征重税，使伊拉克人民无以为生。英国还把印度的殖民地法推行到伊拉克。大战结束前夕，伊拉克的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大战时期，阿拉伯各国人民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统治。1916 年，阿尔及利亚的奥雷斯山区爆发

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从1914年起，摩洛哥人民发动了猛烈的反法武装斗争。利比亚部落四处袭击意大利军队，意大利侵略者被迫龟缩在的黎波里沿海一隅。苏丹努巴山区的反英暴动持续了数月之久才被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给予德帝国主义和土耳其军队以沉重打击。1918年3月到5月，伊拉克的纳贾夫地区和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掀起了反对英国占领的武装起义。纳贾夫的起义军抵抗英国的围攻达3个月之久。

帝国主义奴役阿拉伯人民的阴谋 为了既能在战时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的人力、物力，又能在战后长期统治阿拉伯人民，帝国主义策划了一系列奴役阿拉伯人民的阴谋。其中主要的阴谋活动，除了第21章谈到的1915年12月英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条约外，还有赛克斯—皮柯协定和贝尔福宣言。

一、赛克斯—皮柯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面答应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战后在肥沃新月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一面又与法国秘密进行瓜分阿拉伯国家的罪恶勾当。1916年5月16日，英国代表赛克斯和法国代表乔治·皮柯签订了宰割亚洲阿拉伯国家的赛克斯—皮柯协定。俄国赞同这个协定，作为交换条件，英法同意俄国吞并安拉托利亚的东北部。赛克斯—皮柯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①

(1)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利西亚由法国直接占有。

① 参看《阿拉伯大革命》，第1卷，第188～192页；《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62～63页。

(2)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巴勒斯坦的海法和阿克两港,由英国直接占有。

(3)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

(4)在叙利亚东部和摩苏尔(合称"甲地区")以及伊拉克北部和外约旦(合称"乙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独立的阿拉伯邦联国家。

(5)甲地区和乙地区分别划为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

协定中谈到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是受英法双重控制的殖民地。英法两国说,它们在东方作战的目的,"是使长期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族人民得到完全而确实的解放……它们绝不想把任何特定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的人民。"① 事实证明,它们娓娓动听的言词和接二连三的保证,纯系谎言。

二、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公开保证。

19世纪,由于犹太人在一些国家遭受排挤和迫害,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② 号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勒斯坦移民。1897年8月27~29日,以维也纳犹太记者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的复国纲领。

犹太复国主义者寄希望于德国和土耳其,继而又求助于英国。英国早想利用犹太人作为楔子打入巴勒斯坦,从而控制中东,确保苏伊士运河通道的安全。犹太复国主义的求助与英国的企图一拍即合。这就是贝尔福宣言产生的政治背

① 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伦敦,1959年,第74页。

② 本书第27章将进一步说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问题。

景。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华尔德·罗思柴耳德，原文如下：①

“我极其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意愿的宣言转达给你。这个宣言已提交内阁并经内阁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如果你能将这个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不胜感激。”

这就是所谓的“贝尔福宣言”。事实证明，“犹太民族之家”即“犹太国”。“民族之家”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后的提法，目的在于避免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的民族家园。贝尔福宣言发表那年，在巴勒斯坦的人口中，阿拉伯人占90%以上，犹太人仅占7～8%；阿拉伯人占有土地的97%以上，犹太人占有的土地极少。英国政府背着阿拉伯人把巴勒斯坦给予犹太人，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逻辑。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索科洛夫和魏兹曼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发表了告犹太人民书，欣喜若狂地把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日子称作是“通向我们民族未来之路的里程碑”。②

贝尔福宣言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主权的严重侵犯，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106页。

② 犹太百科手册，《犹太人：过去和现在》，纽约，1948年，第2卷，第337页。

成为以后阿以冲突的根源。贝尔福宣言为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奠定了政策基础，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对以后的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起义（阿拉伯大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拉伯半岛爆发了一次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其领导人为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叙利亚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为这次起义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起义提供了时机。侯赛因建立一个大阿拉伯王国的企图以及英国对侯赛因做出的许诺，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一、侯赛因与土耳其统治者的矛盾 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1856～1931）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1908 年土耳其素丹任命他为希贾兹总督和麦加市长。在此之前，他曾作为土耳其素丹的人质在伊斯坦布尔幽居了 15 年。

侯赛因对此愤懑不平，并望能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在阿拉伯半岛以及肥沃的新月地区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独立阿拉伯国家。

1914 年春，瓦赫卜帕夏被任命为希贾兹新总督，侯赛因极为不满。新总督奉命取消希贾兹地区享有的一些特权，如不向素丹政府纳税，不服兵役等。希贾兹人与土耳其统治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侯赛因安插在政府电讯部门的亲信，获取了伊斯坦布尔暗杀侯赛因的密件，并把它交给了侯赛因。侯赛因摆脱土耳其控制的决心遂更坚定。

二、侯赛因与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联合 20 世纪初，叙利亚的青年阿拉伯协会等民族主义组织，提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政治纲领，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于1914年11月被任命为土耳其第四军司令，执掌西利西亚、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希贾兹等行省的军政大权，指挥部设在大马士革。杰马尔设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加紧对阿拉伯人民敲诈勒索。这一切激起了阿拉伯人民的愤慨，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更加迫切。

但是，叙利亚民族主义组织的力量薄弱，希望联合侯赛因共同行动。侯赛因也需要得到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帮助。这时英正压侯赛因起义反土。侯赛因派三儿子费萨尔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组织接触，商讨向英国提出的起义条件和起义本身的问题。

1915年9月，侯赛因的三儿子费萨尔来到大马士革，一些民族主义组织提出准备在叙利亚发动一次反对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起义，并希望费萨尔担任这次起义的领导者。

1915年12月，侯赛因召集他的3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费萨尔在塔伊夫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请求，领导这次起义，并分头在叙利亚和希贾兹进行准备。

三、侯赛因与英国的秘密结盟 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土耳其素丹以哈里发的名义，号召穆斯林起来同协约国进行“圣战”。侯赛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保护者，如果他出来反对圣战，土耳其素丹的号召就可能不起作用。为此，英国与侯赛因进行了双方结为军事联盟的秘密接触。

1914年11月，吉切纳让他在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斯托尔斯三次写信给侯赛因，指出“土耳其参战正是阿拉伯人实现

自己愿望的良机”，希望侯赛因与英国合作，英国将为此提供保护和帮助。

侯赛因派遣费萨尔到叙利亚同民族主义者磋商，他们支持侯赛因与英国联系，并就向英国提出的起义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1915年7月14日，侯赛因根据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草拟的备忘录，写信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提出了双方结盟的基本条件：①

(1)英国承认下述疆界内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北界：自梅尔辛、阿达纳、乌尔法、马尔丁、阿马迪亚到波斯边界；东界：自波斯边界至巴士拉湾；南界：印度洋(亚丁仍为英国属地)；西界：沿红海、地中海到梅尔辛。

(2)谢里夫政府承认英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经济上的优先权。

(3)英国和未来的独立阿拉伯国家签订联合防御条约。

(4)英国同意废除外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特权。

麦克马洪在8月30日的复信中，故意不谈疆界问题。他说，现在就划疆界为时过早。因为在侯赛因提出的疆界内，还有人不愿接受英国帮助，而与土德合作，这显然是向侯赛因施加压力。为了拉拢侯赛因，麦克马洪表示，英国希望阿拉伯半岛及其人民独立，并含糊地谈到，英国赞同一个纯粹的阿拉伯人来重新占有哈里发的职位。在侯赛因的一再要求下，英国政府才同意确定疆界。但英国提出，梅尔辛、亚历山大勒塔以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地区以西部分，

① 关于双方来往的信件，可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46～56页；《阿拉伯大革命》第1卷，第131～144页。

应排除在侯赛因所提的疆界之外;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须作出特殊的行政安排(即由英国占领)。英国表示,经过上述修正,英国可接受侯赛因提出的疆界。麦克马洪受权代表英国政府,向侯赛因作了如下保证:

(1)英国准备承认并支持疆界内所有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独立。

(2)大不列颠保证圣地免受外来侵略。

尽管侯赛因这时已经知道,法国对叙利亚西部和黎巴嫩已提出了领土要求,但侯赛因还是向英国人作了让步,同意了英国人确定阿拉伯疆界的意见,而对叙利亚西部地区及黎巴嫩只是表示"决不对法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作任何让步"。

1916年5月16日,英法等国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签订了宰割阿拉伯国家的赛克斯—皮柯协定。这个协定完全违背了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中英国对阿拉伯人民的许诺。

三、阿拉伯大起义　1916年6月5日,希贾兹的阿拉伯军队向驻扎在麦加附近的土耳其军队发起进攻,宣告了起义的开始。

6月16日,吉达的1300名土耳其守军投降。

7月9日,阿拉伯军队攻下麦加。11月22日,阿卜杜拉亲王率军攻占塔伊夫。

阿拉伯军队分3路包围了土耳其军队在希贾兹的最后据点麦地那,久攻不下。

1916年10月,侯赛因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自称国王,并任命阿里担任王国政府的内阁首相,阿卜杜拉为外交大臣,费萨尔任内务大臣。1917年1月,英、法、意三国联合通知侯赛因,只承认他是希贾兹国王。

1916年10月,英国政府派遣劳伦斯到阿拉伯半岛同阿

拉伯人商讨作战部署问题。决定一面围困麦地那，一面由费萨尔率军北上，截断希贾兹铁路，阻止土耳其军需物资运往麦地那。

1917年1月25日，费萨尔军占领瓦季。接着，劳伦斯借助胡威塔特部落武装攻占了亚喀巴。8月19日费萨尔军进驻亚喀巴。在与巴勒斯坦的英军司令阿伦比取得联系后，包围了马安。

阿拉伯军队向叙利亚推进，与德鲁兹山区的民族主义者汇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准备进攻大马士革。

1918年9月28日，起义部队占领了德拉，于30日到达大马士革。10月2日，费萨尔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升起了第一面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旗帜，结束了奥斯曼帝国长达4个世纪的黑暗统治。

1918年10月30日，土耳其军队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军队撤出了麦地那、马安等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全境解放。

阿拉伯大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阿拉伯民族的大团结。阿拉伯民族合力则强，团结则兴，这是一条已为历史多次证明了的真理。

阿拉伯大起义消除了土耳其素丹圣战号召的影响，拖住并消灭了东线土耳其第4军和其他大量的土耳其军队，有力地配合了英军在西线的进攻，从而使英军得以击溃土耳其的第7军和第8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起义为协约国战败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英法帝国主义违背它们的诺言，把阿拉伯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行径。

现代部分

第27章
肥沃新月地带的反殖反帝斗争

叙利亚和黎巴嫩

一、法国并吞叙利亚和黎巴嫩　土耳其投降后，英军占领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并按赛克斯—皮柯协定把它分为三个行政区：南部行政区（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大部分）由英国管辖；西部行政区（黎巴嫩、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勒达）由法国管辖，驻有法军；东部行政区（大马士革、阿勒颇、德鲁兹山区和外约旦的一部分）由费萨尔管辖。法国决意推翻以费萨尔为首的叙利亚民族政府，完全吞并叙利亚和黎巴嫩。

1919年1月，费萨尔到巴黎参加和会，希望和会按协约国多次发表的声明承认阿拉伯民族独立。和会根据费萨尔的要求，决定派调查团到叙利亚，了解当地人民的愿望。英法对调查持消极态度，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只有美国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鲁·克伦。

7月，第一次叙利亚全国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大会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拒绝赛克斯—皮柯协定和贝尔福宣言，反对拟议中的委任统治，不

接受任何形式的法国援助。①

9月初，亨利·金和查尔斯·鲁·克伦把调查结果递交美国总统威尔逊。调查建议：尊重叙利亚的统一，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只委任给一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最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叙利亚实行君主立宪制，费萨尔为国王；彻底修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

同月，英法达成分赃协议，英国取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取得叙利亚和黎巴嫩。

11月，英国从叙利亚撤退占领军，法国接防。

11～12月叙利亚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叙利亚民族政府先后成立。

1920年3月7日，第二次叙利亚全国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立费萨尔为国王。

3月18日，英法宣布不承认大会决定。

4月，协约国在圣雷莫举行高级会议，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统治。②

5月，以哈希姆·阿塔西为首的叙利亚国防政府，宣布全国戒严，准备抗击法国侵略者。

7月14日，法军司令古罗向费萨尔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天内无条件接受法国的托管。费萨尔表示接受最后通牒。古罗借口复电已过限定时间，率军直扑大马士革。

21日，法军离大马士革只有28公里。在陆军部长优素福·阿泽姆的率领下，3000名志愿军和一些士兵驰往麦塞隆隘口严阵以待。24日凌晨，法军向麦塞隆发起进攻，10多架

① 《阿拉伯人的觉醒》，第440～442页。

② 参看托因比：《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20年卷，第10～12页。

飞机向志愿军扼守的山头狂轰滥炸。许多人为祖国的独立献出了生命，优素福·阿泽姆也光荣牺牲。7月25日，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宣布废黜费萨尔，开始了长达44年的殖民统治。7月底，费萨尔离开了叙利亚。

二、1925～1927年起义　法军占领叙利亚后，法帝国主义与叙利亚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叙利亚的主要矛盾。在反法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叙利亚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封建上层人物，主力为农牧民。

(一)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殖民统治　法国在叙利亚推行一整套罪恶的殖民制度。

政治上，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镇压民族运动，分化民族力量的政策。

法国高级专员掌握叙利亚的行政大权，主宰一切。叙利亚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法国的行政顾问和技术顾问。各省区的长官，往往是法国占领者的傀儡，实权仍操在高级专员派遣的代表手里。法国当局不给叙利亚人民任何自由，残酷迫害爱国者，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不少无辜者横遭逮捕、监禁和流放，冤狱遍于域中。

法国分化民族力量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买本地部分上层人物，支持亲法势力，拉拢少数民族，制造宗教对立。二是把叙利亚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扶植分裂主义势力。

经济上，法帝国主义残酷压榨叙利亚人民，强迫叙利亚支付沉重的委任统治费(其中，军事占领费占绝大部分)。据统计，1919年到1923年，法军驻叙费用为24.4亿法郎，行政费

为 3.65 亿法郎。1924～1928 年，军费为 50 亿法郎。[①]

法国统治者横征暴敛，征收的土地税高达农民收成的 20%。[②] 16 到 60 岁的男子必须服劳役。拉塔基亚的农民就曾为法国统治者修筑了 500 公里的道路。[③] 法国当局常以各种借口向居民勒索罚金。1920 年，巴尼亚斯居民曾被罚 50 万金里拉。

多达 10 亿法郎的法国垄断资本，[④] 控制着叙利亚的铁路、港口、电力、自来水等企业。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垄断了叙利亚的货币发行权。叙利亚 300 万金里拉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被殖民当局劫掠到法国。[⑤] 法国仅在贝鲁特一处的贸易公司就有 15 家。[⑥] 法国资本享有烟草专卖权，法国商品大量涌入叙利亚市场，叙利亚的工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

法帝国主义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叙利亚的经济日益恶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小麦产量，从战前的 72.8 万吨降到 1922 年的 34.5 万吨；大麦从 45 万吨减少到 18.5 万吨。[⑦] 1901～1910 年，蚕茧平均年产 5200 吨，1920～1925 年下降到 1800 吨。[⑧] 1910～1911 年，有 194 家丝纺厂，到 1922 年只剩下 45 家。[⑨] 由于纺织工业衰退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雇用成千上万的

① 《阿拉伯大革命》，第 3 卷，第 629 页。
②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莫斯科，1957 年，第 375 页。
③ 萨拉迈·俄拜德：《叙利亚大革命》，贝鲁特，1971 年，第 42 页。
④ 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伦敦，1954 年，第 153 页。
⑤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76 页。
⑥ 基尔古特：《叙利亚民族运动的发展(1920～1939)》，贝鲁特，1975 年，第 41 页。
⑦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76 页。
⑧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76 页。
⑨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376 页。

亚美尼亚人，大量工人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6.8万织布工人和手工业者，1926年仅余2.5万人。①

文化上，法国当局一方面限制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大力支持和保护法国天主教会的教育文化活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法语成了官方语言，通晓法语成为公务员，特别是高级职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法国文化和法国生活方式对叙利亚的影响，日益加深。

（二）1925～1927年反法起义

1.1925年以前的反法斗争　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后，各地游击队与法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1921年6月，高级专员古罗等人去库奈特拉访问，游击队在库奈特拉附近打伤了古罗的胳膊及其参谋长的嘴，法国当局惊恐万分。到1924年7月，游击队共击毙法军士兵5000人，军官250人。

与国内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侨居国外的民族主义者与法帝国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斗争。不少爱国者逃到开罗，在那里组织了叙利亚联合党等政治组织。1921年9月1日，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各党派代表在开罗召开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讨论统一组织、统一行动问题。大会选举联合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米歇尔·鲁特夫拉为主席。大会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一般称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会址设在开罗。执委会主席由大会主席担任。国外的政治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武装斗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2.1925～1927年反法起义

（1）人民党成立和贝尔福事件　1925年叙利亚的反法斗

①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376页。

争，进入空前未有的高潮。2月，叙利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成立。主席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德尔，秘书长为哈桑·哈基木。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为实现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个人享有完全的自由，保护民族工业等。①

1925年4月，贝尔福到大马士革访问，人们齐集车站示威。当得知贝尔福被法国当局从另一车站接往维多利亚饭店时，群情激愤，立即追去，高呼"打倒贝尔福"、"打倒犹太复国主义和法国委任统治"、"自由独立万岁"等口号。次晨（星期五），大马士革全市罢工，群众涌至倭马亚清真寺举行聚礼，接着开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倒委任统治"、"打倒贝尔福"、"向巴勒斯坦及其人民致敬"的口号，响遍全城。法国军警悍然向示威者开枪，顿时一片混乱。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尔派军警把贝尔福护送到贝鲁特，浪潮始渐平息。这是一次强烈的民族大示威，它标志着反法风暴即将来临。

（2）1925年德鲁兹人民起义　1925年7月，德鲁兹山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法起义。起义的导火线为德鲁兹人民要求撤换法国驻德鲁兹长官加比埃上校。

1923年7月，加比埃以山区艾米尔赛里木·阿特拉什顾问的身份来到德鲁兹。9月，赛里木去世，加比埃骗取山区代表会议选举他为正式长官，并经当时高级专员魏刚批准。山区谢赫们群起反对，要求按1921年和法国达成的协议，任命本地人为长官。

5月17日，加比埃回国休假两个月。18日，接替他的雷诺上校来到苏韦达。德鲁兹的首领们认为，这是赶走加比埃

① 参看朗里格：《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伦敦，1958年，第151页。

的好机会。他们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来领导反法斗争。会址设在苏韦达,领导人为苏尔坦帕夏阿特拉什。6 月 16 日,最高委员会派出 30 名代表到大马士革,向法国当局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雷诺来代替加比埃。接着,代表团又转赴贝鲁特,萨拉伊尔拒不接见,代表们忿忿而归。

7 月 11 日,萨拉伊尔密告驻大马士革的法国官员,要他把德鲁兹山区的代表骗到大马士革,以煽动骚乱罪将其扣留。代表哈木德、阿卜杜·加法尔和纳西卜等人一到达大马士革,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塔德木尔。苏尔坦帕夏阿特拉什十分警惕,一再拒绝法国当局的邀请。法军去抓他,亦未得逞。

当加比埃即将回来的消息传到山区后,苏尔坦帕夏阿特拉什亲到各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起义。7 月 18 日,起义爆发。起义军袭击苏韦达飞机场,烧毁法国飞机。20 日攻占萨勒哈德。法国驻该地代表团人员,逃往苏韦达,起义军将其住宅焚毁。次日,阿特拉什从两面夹击卡弗尔,法军被歼。起义军乘胜进攻苏韦达,法军龟缩堡内达两个月之久。

(3)全国大起义　德鲁兹人民反法斗争的胜利,成为全国大起义的先声。人民党派人与德鲁兹起义者联系,组成叙利亚民族政府,并积极准备在大马士革起义。8 月 23 日,民族革命军总司令苏尔坦帕夏阿特拉什发表文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赶走法国统治者,为叙利亚的自由独立而战。文告提出了如下的政治纲领:〈1〉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2〉建立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制定基本法;〈3〉撤退法国占领军和建立民族武装。文告指出,今后,全叙利亚人民没有教派纷争,没有党派倾轧,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残暴的军事统治和外来的帝国主义。文告要求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派、逊尼派、

阿拉维派和基督教徒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①

26日，法国当局查封人民党总部，逮捕人民党党员。许多人逃到德鲁兹山区，与阿特拉什会合。

阿特拉什的讨法檄文，激起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儿女起来参加战斗，起义军很快发展到4万人，② 农民、工人、职员、商人、律师和新闻记者有力地援助了起义。起义得到了设在开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巨大支持。它为游击队购买枪支，不断向全世界揭露法军的暴行。阿拉伯各国和叙利亚侨民为起义提供了12万镑的援助。③

9月3日，法国政府任命甘末林为驻叙法军总司令，要他挽回颓势。法军连克木赛菲亚和苏韦达，困守苏韦达城堡的法军得以解围。后因供给困难，法军被迫撤回大马士革。

10～11月，反法起义达到高潮。各地成立了革命政府，起义军一度占领了考卡巴、哈萨巴亚、马尔吉欧云和哈马。游击队经常破坏交通，法军在长时期内只能守住一些大城市。

(4)大马士革—库塔鏖战　当法军向德鲁兹山区猛扑时，阿特拉什等起义首领决定派人到大马士革郊区的库塔和盖莱蒙山区组织游击队，把战争引向敌人的心脏大马士革。起义者很快在库塔地区建立起游击队，纳西卜·贝克里为最高指挥官，屡创法军。

18日，一支有400人的游击队(1/4来自德鲁兹山区，其余为库塔居民)在纳西卜·贝克里的率领下，潜入市内，准备在萨拉伊尔到阿泽姆宫时，将其活捉。游击队在阿泽姆宫和守

① 《叙利亚民族运动的发展》，第70页。
②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380页。
③ 《阿拉伯大革命》，第3卷，第608页。

军交火，法军蒙受很大损失，警察缴械投降。起义者进至市中心的加比叶门，威胁政府大楼和城堡。从18日下午起，法军连续炮击、轰炸大马士革近48小时。许多住宅、商场变成废墟，无数市民惨遭不幸。阿泽姆宫的无价之宝，有的被抢，有的被毁。被破坏的建筑物，估计价值100～200万土耳其金镑。[①] 为了避免大马士革遭到彻底毁坏，游击队于19日晚撤回库塔。

大马士革的大屠杀，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法国人民的谴责。法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撤换了萨拉伊尔。12月2日新任高级专员戴·茹文尼尔到达贝鲁特。

(5)最后的战斗　戴·茹文尼尔是一个阴险狠毒的殖民主义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军政部增派5万援兵。接着，他到伦敦，与英国达成了两国在东方互助合作的协议。英国支持法国，对叙利亚反法起义极为不利。

法国当局收买一些参加起义的封建首领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挑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分化、削弱了民族革命力量。它成立了一些由伊司马仪派、努赛尔派和马龙派组成的分遣队，利用叙利亚人打叙利亚人，基督教徒打穆斯林，穆斯林这一派打那一派。尤其阴险的是，法国当局在德鲁兹山区武装了一批德鲁兹人，让他们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②]

就革命方面来说，各路起义部队只有少数战役上的配合，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起义没有真正执行团结

① 《阿拉伯大革命》，第3卷，第338页。

② 参看《叙利亚和黎巴嫩》，第188页；《阿拉伯大革命》，第3卷，第419页。

基督教徒的政策,[1] 没有统一的军事计划、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能最有效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

1926 年 4 月下旬,法军 2 万人分 3 路进攻德鲁兹山区。25 日,法国飞机狂轰滥炸苏韦达,经过激战,法军进入城内。沙赫班德尔带着部分起义将士,转移到库塔,阿特拉什向艾因·哈沙拜撤退。经过 6 个月(5～10 月)的反复较量,法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在德鲁兹山区站稳了脚跟。阿特拉什率领一部分战士在山区坚持战斗,直到 1927 年 5 月。退到外约旦阿兹拉克的阿特拉什,被英国逐回叙利亚,后又逃到纳季德。

1927 年 7 月 18 日,法军出动 8000 多人,集中进攻 14 英里长、11 英里宽的库塔密林区。法国仗着它的大炮、坦克,把起义军逐出了库塔。许多无辜老百姓惨被杀害,不少人被逮捕监禁。

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促进了叙利亚人民的觉醒,激励了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斗争,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1936 年反法斗争的高涨与法叙条约　1925～1927 年起义后,法国垄断资本获得了新的租让权,并开始吸收叙利亚买办资产阶级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

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殖民剥削的不断加强,政治压迫的有增无减,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领导运动的,是 1927 年成立的地主资产阶级反法联盟"民族集团"。1924 年成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参加了运动。

① 参看《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第 158、161 页。

从1936年1月中旬起，叙利亚爆发了反法总罢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公用事业一片混乱，全国生活瘫于瘫痪。妇女第一次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准军事部队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打击法国军警。法国驻叙利亚高级专员戴·马尔特采取高压政策，残杀民族主义者，为死者举行的葬礼，成为更大的反法示威。

2月25日，戴·马尔特与民族集团举行谈判。3月1日，双方在贝鲁特就叙利亚独立问题和未来法叙条约的主要内容达成协议。长近50天的反法斗争，同日结束。

4月2日，民族集团的领袖阿塔西，率领叙利亚代表团到达巴黎。雷昂·勃鲁姆政府答应了叙利亚代表团提出的一些要求，给予民族集团一定的政治地位，代表团随即与法国妥协。9月9日，双方签定了法叙条约，主要内容如下：(1)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统一和独立。(2)双方和平友好，结成军事同盟。(3)5年内，法国有权在拉塔基亚和德鲁兹山区驻军。(4)法国有权在叙利亚的大城市周围建立4个空军基地，法军可临时使用大马士革附近的麦泽机场和阿勒颇附近的尼拉卜机场。(5)法国向叙利亚民族军派遣军事代表团，民族军的教官和顾问由法国人担任，武器装备与法军一致。(6)叙利亚聘请法国人担任外交顾问和外交官员。在涉及双方的外交事务中，叙利亚和法国应通过协商，采取共同行动。(7)阿拉威区和德鲁兹区与叙利亚合并，但各自保持其特殊的行政组织和财政制度。①

条约应在3年内经双方议会批准，有效期25年。

叙利亚形式上独立了，实际上仍然是法国的殖民地。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500页。

1936 年 11 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民族集团获得绝对优势。阿塔西任总统，杰米勒·马尔丹任总理，法里斯·胡利任议长。

12 月 7 日，叙议会讨论通过了法叙条约。

法帝国主义翻云覆雨，不仅拒绝批准条约，而且不断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得到新的政治经济特权。

这时，土耳其借口亚历山大勒达有 40% 左右的居民是土耳其人，提出这个区应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划归土耳其。问题提到国际联盟讨论，国际联盟于 1937 年做出了亚历山大勒达由法土共管的决定，引起叙利亚人民的强烈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为了争取土耳其中立，1939 年 6 月法土签订了把亚历山大勒达划归土耳其的协定。

四、叙利亚、黎巴嫩人民赢得独立　法国以“执政委员会”来代替民族政府，对叙利亚实行直接军事统治。

1940 年，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德意委员会控制之下。

1941 年 6 月 8 日，自由法国驻地中海东岸高级专员贾德鲁将军在开罗代表戴高乐发表声明，答应结束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当晚，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向叙利亚发起进攻。7 月 11 日，法国维希政府军停止抵抗。

1941 年 9 月和 11 月，贾德鲁先后正式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

1943 年，法国军事当局被迫恢复叙利亚和黎巴嫩宪法，两国举行了议会选举。法国承诺将来撤退军队。

1945 年 5 月，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与法国谈判撤军问题。法国坚持维护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一切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驻军和保有军事基地的特权。正当谈

判进行的时候，法军竟于5月17日在贝鲁特登陆，企图迫使叙利亚、黎巴嫩就范。叙利亚、黎巴嫩各地爆发了罢工和反法示威。19日，法军向大马士革的示威群众开枪，其他城市也发生了法军枪杀爱国群众的暴行。

27日，法军炮轰霍姆斯和哈马。29日，法军出动空军轰炸大马士革，攻占了政府大楼和议会大厦。

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英国的干涉下，法军停止军事行动，6月3日撤离大马士革，由英军负责"维持秩序"。

1946年4月，英法军队撤退。叙利亚和黎巴嫩赢得完全独立。

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巴勒斯坦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叉点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觊觎之地。

英国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它海上生命线苏伊士运河东部的屏障，通往印度、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要道，维护它在中东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基地，因而大力扶持犹太复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东取得战略据点，保障它在中东的利益，为了争取国内的犹太人，也积极扶持犹太复国主义。

几十年来阿拉伯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阿拉伯人民有权恢复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返回家园，实行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的国家。中东各国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在叙述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反犹、反帝斗争之前，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一扼要的介绍和剖析，将有助于理解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

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它的理论和策略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音译为锡安主义。锡安(Zion)是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圣庙的所在地,犹太名王大卫(公元前1010～前970年在位)曾住在这里。犹太教把它视为"圣山",视为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精神的象征。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于19世纪。它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

(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犹太人曾在巴勒斯坦建立过强大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统治,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11世纪70年代,整个巴勒斯坦只有1400多犹太人;19世纪初,不超过8000人。

长期以来,犹太人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受到种种歧视和迫害。在欧洲,犹太人日益强大的经济势力,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犹太教被视为异端,犹太人遭到排挤、打击、驱逐和屠杀,处境悲惨,由是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

19世纪初,欧洲一些犹太宗教学者,鼓吹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摆脱目前困境,求得民族解放。1862年,海斯在其《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中,主张在巴勒斯坦组织犹太人的民族中心。[①] 随着沙俄政府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10多万犹太人逃往国外,[②] 俄国奥德萨的犹太医生平斯克发表了他的小册子《自我解放》,认为犹太人必须定居于一个适当地区,在那里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③] 在平斯克思想的影响下,俄国出

①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贝鲁特,1974年,第29～30页。
② 《美国百科全书》,第16卷,第82页。
③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第44～45页。

现了由西部一些城市建立的“圣山热爱者”和哈尔科夫大学犹太学生建立的“比路”① 等组织。比路鼓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掀起第一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几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批最早的定居点。平斯克复国思想和比路运动的结合，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开始兴起。

1897年8月27～29日以赫茨尔(1860～1904)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通过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纲领，全文如下：“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会决定采取下列方法：(1)以适当方式鼓励犹太工农业工人在巴勒斯坦定居。(2)利用各地合法而又恰当的地方性和国际性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培养和加强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觉悟。(4)为了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必须事先采取措施，获得有关政府的同意。”②

“犹太人之家”实即“犹太国”。犹太人的力量不足，他们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就必须依靠西方列强。

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会统一了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力量，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制订了所应采取的步骤和方法，并在思想上武装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以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赫茨尔是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并提出

① “比路”，“Bilu”的译音。为《以赛亚》中“Bet yaakov lechu ve nelcha”(雅各之家，让我们同行”)这句话的缩写。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1卷，第466页。

了系统的复国主义理论，因而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1917年11月2日，英帝国主义出于攫取巴勒斯坦的目的，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贝尔福宣言粗暴践踏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向犹太复国主义敞开了巴勒斯坦的大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犹太复国主义的复国“理论”

1.“神授说” 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的传统说教，针对犹太人渴望摆脱困境的心情，大肆宣传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鼓吹“我们的国土锡安山乃是我们的一个希望”。[①] 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学家，甚至声称只有在巴勒斯坦才能实现犹太教的教义。

2.“故国说” 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犹太人曾在巴勒斯坦建国为理由，断言犹太人有权重返“故国”，再建犹太国家。尤有甚者，1907年，赫茨尔的密友诺尔道公开提出，犹太人肩负着把道德边界扩展到幼发拉底河的使命。[②] 曾任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的本·古里安自1918年起，就鼓吹所谓历史边界（即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边界）。[③] 犹太复国主义者恢复历史边界，实现“大以色列”的野心，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

3.“优秀民族说”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是“优秀”的民族，“文明的旗手”，而阿拉伯人却愚昧落后。赫茨尔

① 犹太百科手册，《犹太人：过去和现在》，第2卷，第334～335页。

② 《巴勒斯坦论文集》（54），贝鲁特，1969年，第62页。

③ 弗拉潘：《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伦敦，1979年，第144页。

以西方文明的“代表”自居。他宣称，如果犹太人按照上帝的意志回到他们历史上的祖国，将把日耳曼文化带到地中海，带到东方瘟疫流行和枯槁的地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欧洲对抗亚洲的堡垒，一个反对野蛮状态的文明前哨。① 本·古里安声言：犹太人是欧化了的东方民族，生活在20世纪。阿拉伯人生活在15世纪，部分人甚至生活在7世纪。② “优秀民族说”对处理阿犹关系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三）犹太复国主义的策略和手段

1. 造成事实上的“犹太国” 这一策略是在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就初步定下的，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为完整的策略思想和政治手段。犹太复国主义懂得，只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足以和阿拉伯人抗衡的犹太实体，才能实现复国的愿望。建立犹太实体的关键，一是人，二是土地。没有人，所谓犹太民族就是一句空话。“没有土地所有权，不管在城市和乡村有多少犹太人，巴勒斯坦绝不会属于犹太人。”③ 为此，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先后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和“巴勒斯坦局”来负责组织移民和购买土地。通过“合法”和非法移民，购买和强占土地，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和土地所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犹太人由1918年的5.6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70多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1918年的9%上升到1948年的30%。④ 犹太人占有的土地，由1914

① 《巴勒斯坦论文集》(54)，第21～23页。

② 《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第132～134页。

③ 基梅灵：《犹太复国主义和土地》，加利福尼亚大学，1983年，第14页。

④ 参看《犹太复国主义和土地》，第93页；卡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伦敦，1970年，第21页。

年的2.2万杜努姆增加到1947年的173万多杜努姆。[①] 犹太人和土地结合，组成一个一个的居民点（1944年，已有272个居民点），然后由点到面，发展为许多犹太区，进而形成为一个犹太实体。委任统治时期的伊休夫就是一个具有政治实体性质的犹太社团。它总管犹太移民、分配土地、组织定居、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复兴文化等事务，[②] 它为以后以色列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 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与帝国主义结盟上。赫茨尔在其《犹太国》一书中宣称，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征服，乃是欧洲海外政策的延伸。魏兹曼（1874～1952）强调"和英国合作是我们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石。""巴勒斯坦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我们将在其后的50～60年内，很容易地将100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从而英国将有一个非常强固的屏障，我们将有一个国家。"[③] 魏兹曼乞求英国给予犹太复国主义帮助，遂有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最初推行亲英政策的本·古里安说："只要我们还处于少数和孱弱地位，为了在巴勒斯坦增加我们的人数，增强我们力量，和委任统治当局合作就是生命攸关的问题。"[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开始衰落，犹太复国主义转而求助于美国。

争取帝国主义支持的策略，是犹太复国主义赖以发展壮大，以色列国得以产生，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前提。

---

① 《犹太复国主义和土地》，第43页。1杜努姆等于3.75市亩。

② 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哈佛大学，1963年，第27页。

③ 《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第21～22页。

④ 同上书，第132页。

3. 使用暴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很早就定下了用暴力征服巴勒斯坦的决策。赫茨尔声言，要把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剥夺阿拉伯人的财产，使之成为犹太人所有。[①] 犹太复国主义狂热分子的首领加波廷斯基断言，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阿犹冲突。只有让阿拉伯人面临铁墙，阿拉伯人才能就范，犹太人才能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控制这个国家。[②] 在加波廷斯基的直接筹划或影响下，比塔尔、哈加纳、伊尔贡·茨瓦夷·柳米等军事组织相继建立，这些组织的分子，抢劫阿拉伯人的财产，焚毁阿拉伯人的房屋，甚至无故杀害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暴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1939 年 2 月，在巴勒斯坦各地进行爆炸活动，炸死 38 名阿拉伯人，炸伤 44 人；[③] 1948 年，集体杀害代尔亚辛村阿拉伯无辜居民；[④] 1982 年 6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对黎巴嫩居民和难民营巴勒斯坦人进行血腥屠杀；等等。

4. 各个击破　阿拉伯国家团结则强，分裂则弱。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分化阿拉伯人民的力量，是犹太复国主义使用的又一策略。

二、英国的“扶犹抑阿”政策和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　1920 年 4 月，协约国在圣雷莫举行的高级会议，将巴勒斯坦划归英国托管。1922 年，国际联盟给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书（或称训令）规定：托管国应为保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创造政治、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条件，应承认一个适当的犹太人机构，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应使犹太移民的

① 《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第 91 页。
② 同上书，第 113～117 页。
③ 阿卜杜勒·瓦哈卜·基雅里：《巴勒斯坦近代史》，贝鲁特，1970 年，第 355 页。
④ 拉奎尔：《犹太复国主义史》，伦敦，1972 年，第 584 页。

入境得到便利，托管当局有事须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机构协商。①

这个委任统治书给英国在巴勒斯坦扶持犹太人建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托管期间，英国推行了一整套“扶犹抑阿”政策。

英国为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敞开大门。仅 1938 年 9 月到 1939 年 9 月，非法潜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有 3.5 万人。②

英国支持或纵容犹太复国主义者强占了阿拉伯人民的大量土地。例如：居住在埃斯德累龙（位于巴勒斯坦北部）平原 21 个村庄中的 8000 名阿拉伯人，全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赶出他们的家园，而 7000 犹太人竟成了这些村庄和土地的主人。③

在托管当局的扶持下，犹太资本大量投入工业和商业等部门。据估计，1922～1941 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投资达 1 亿多英镑。④ 阿拉伯工人被排挤出犹太人的工厂，幸而留下的，工资只有犹太人的 1/3。

英国当局不仅公开承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管理机构，如“犹太代办处”（又称“犹太建国会”）等，而且还积极为哈加纳、伊尔贡·茨瓦夷·柳米、斯特恩帮等组织的地下军提供必要的武器（阿拉伯人携带武器则要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和军事训练。犹太地下军在巴勒斯坦猖狂地进行恐怖活动，无所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2 卷，第 305～309 页。

② 《英国和阿拉伯人》，第 159 页。关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情况可参看同书第 143～149 页。

③ 同上书，第 149 页。

④ 《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第 223 页。

还训练了与欧洲军队水平不相上下的一个犹太旅，这个旅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以色列军队的骨干力量。

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1919年，美国在巴黎和会提出建议，邀请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由和会保证一切实际的援助。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决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于1943～1945年通过了一系列主张犹太移民无限制地进入巴勒斯坦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立即接纳10万犹太新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就这样，英美帝国主义把犹太复国主义很快地扶植了起来。

综上所述，犹太复国主义一方面反映了犹太人摆脱悲惨处境，求得生存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互相利用，不择手段地侵犯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权和利益，具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性质。

三、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　英帝国主义的“扶犹抑阿”政策，犹太人的涌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的被强占，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受到粗暴侵犯，阿拉伯的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为了捍卫神圣的民族独立和主权，1936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起义，直到1939年，起义的烈火才被扑灭。

1936年4月15～16日，发生阿犹互杀事件，引起双方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进而发展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起义。①

4月25日，包括各党派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立，主

① 《巴勒斯坦近代史》，第302页。

席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解释者)、耶路撒冷的大地主哈吉·艾敏·侯赛尼。高级委员会宣布总罢工,全国立即响应。高级委员会向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沃考卜提出禁止犹太人入境,不许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土地,成立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族政府等要求。

英国当局不但拒不答应高级委员会的要求,反而同意"犹太代办处"的申请,于5月18日宣布,在以后的6个月内允许4500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英国这一决定,更加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巴勒斯坦。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运动。

英帝国主义唆使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的国王出面,要求高级委员会结束罢工,放下武器,"信赖我们的朋友大英帝国所宣布的将公正处理问题的善意。"① 高级委员会接受了政治解决的建议。10月,罢工停止,但许多地方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1937年7月,以皮尔为首的英国"皇家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的调查报告,主张把巴勒斯坦划成三部分:沿海地带和加利利区为犹太国所有;耶路撒冷以及由此通往地中海的走廊仍由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并入外约旦。巴勒斯坦人民强烈谴责这个肢解巴勒斯坦的计划,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8月8日,阿拉伯国家的441名代表,在叙利亚的布鲁丹举行会议,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结束委任统治,缔结承认巴勒斯坦独立的英阿条约,停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英国被迫放弃皮尔计划。

10月1日,英国当局宣布高级委员会为非法,逮捕了委

① 参看《巴勒斯坦近代史》,第321页;科恩:《巴勒斯坦(1936~1945)》,伦敦,1978年,第18~21页。

员会的一些成员，把他们放逐到塞舌尔群岛。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潜入黎巴嫩，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总部。14～15日，第二次起义全面爆发。游击队在大马士革成立了“圣战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领导人为哈吉·艾敏·侯赛尼。国内的武装斗争主要由阿卜杜·噶迪尔·侯赛尼、阿里夫·阿卜杜·拉兹格和优素福·阿卜·杜赖等人指挥。

1938年夏，反英武装斗争达到高潮。游击队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在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在广大农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游击队切断了大部分铁路线和电话线，整个巴勒斯坦再度陷于瘫痪。

英国残酷镇压起义。新任高级专员哈罗德和新任英军总司令海宁把游击队同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隔绝开来，切断了游击队的供应线。英国当局甚至从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中挑选精干人员，组成夜袭队，进攻游击队据点。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后，大批英军被调到巴勒斯坦，形势对革命十分不利。这时亲英的纳沙希比分子倒戈投敌，另组所谓“和平队”。他们向英国提供重要情报，甘当英帝国主义的走卒。

1939年4月～7月，一部分游击队被迫向法军投降，一部分游击队逃到外约旦，被阿拉伯军团消灭。巴勒斯坦人民起义不幸遭到失败。

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所以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主观上是由于缺乏英明坚强的领导，革命内部分裂和没有执行正确的政策。哈吉·艾敏·侯赛尼以“最高伊斯兰会议”主席和耶路撒冷穆夫提的身份，被轰轰烈烈的人民起义推上了政治舞台，做了革命的领袖。他没有驾驭革命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哈吉·艾敏·侯赛尼逃到

柏林，投靠了德国法西斯。

在革命的高潮中，巴勒斯坦两大对立的地主阶级集团的政党，以哈吉·艾敏·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党和以纳沙希比为首的捍卫党，暂时联合了起来，但是不久就宣告分裂。捍卫党竟然充当英国镇压游击队的帮凶。大敌当前，同室操戈，英国坐收渔人之利。

起义带有一定的恐怖色彩和盲目的破坏性，起义把犹太劳动人民和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把心存疑虑、行动缓慢的群众和死心塌地为英国效劳的分子等同起来，统统加以打击。这就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最终使自己陷于孤立。

1939 年起义快结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确保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维持它在中东的交通线，于 1939 年 5 月发表了白皮书，宣布在以后的 5 年内，只许 7.5 万犹太移民入境。5 年以后，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不再接受犹太移民。10 年后，巴勒斯坦独立。

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接受白皮书。哈加纳、伊尔贡·茨瓦夷·柳米和斯特恩帮等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恐怖手段来反对英国，威胁阿拉伯人，企图迫使英国放弃白皮书。

大战爆发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投靠美国。1942 年 5 月 6～11 日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倡议下，来自欧洲、巴勒斯坦等地的 600 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在纽约的比尔特摩尔旅馆召开非常会议。会议选举亲美的本·古里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公开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1944 年，犹太恐怖主义分子猖狂到谋刺英国高级专员和英国派驻中东的大臣莫因。[①] 犹太复国主义者已下定决心，要占

① 乔治·柯克：《战时中东》，伦敦，1954 年，第 14 页。

有巴勒斯坦。

伊拉克

一、1920 年伊拉克起义　1920 年，伊拉克爆发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领导起义的为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十叶派和逊尼派的爱国宗教领袖。起义主要在广大农村和游牧区进行，大城市同时开展了政治斗争。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军官在宣传鼓动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战后，在英国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毫无政治权利，英国派驻伊拉克的民政专员成为最高统治者。各省政务官均由英国人担任，总揽该省行政、财政和司法大权。

英国一方面向伊拉克倾销商品，一方面从伊拉克掠夺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巴士拉的进口总产值，由 1918 年的 1110 万卢比上升到 1919 年的 1399 万卢比。其中从英国本土和英属印度进口的商品产值，1918 年占巴士拉进口总产值的 79%，1919 年上升到 84.9%。巴士拉的出口总产值，由 1918 年的 135 万卢比上升到 1919 年的 361 万卢比，其中出口到英国本土和英属印度的商品产值，1918 年占巴士拉出口总产值的 47.6%，1919 年上升到 54.9%。[①] 为了支付巨大的占领费用，英国采取了提高赋税的措施。1919～1920 年度，下幼发拉底河纳西里亚区的税收达 24 万多卢比，为 1915～1916 年度的 20 多倍。[②]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物价上涨，粮食奇缺，全国出现严重的饥荒。

① 阿希亚：《1908～1921 年的伊拉克》，贝鲁特，1973 年，第 2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43 页。

反英运动不断高涨，一些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相继建立。其中最大的组织为“独立捍卫者协会”和“伊拉克盟约社”。独立捍卫者协会成立于1919年初，创建者为杰拉勒·巴班、舍克尔·麦哈穆德等人。以后，有影响的知名人士、逊尼派的宗教领袖优素福·苏韦迪以及著名的十叶派领袖穆罕默德·萨迪尔也参加了该协会。它的成员除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总部在巴格达。盟约社成立于1918年末，是旧盟约社的一个支系，成员为封建贵族、军官、职员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它的领袖有费萨尔军中的高级将领努里·赛义德①、贾法尔·阿斯卡里以及巴格达的宗教权威和封建显贵纳格沙班迪。盟约社的人数较少，总部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摩苏尔设有支部，这两个组织都要求伊拉克独立，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以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为国王。盟约社的领导者具有浓厚的亲英倾向。

1920年4月下旬列强在圣雷莫会议上决定把伊拉克交英国委任统治。消息传来，举国愤慨。5月11日，独立捍卫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决定发起反对委任统治、要求伊拉克独立的政治运动，动员人民起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革命推动逊尼派和十叶派第一次联合起来，共同对敌。②

25日，各方代表在著名十叶派民族主义者、巴格达商人艾卜·蒂曼家中举行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号召人民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当局逮捕传送爱国诗的青年阿卜杜·噶

① 努里·赛义德，巴格达人，1888年生。190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毕业，1906～1913年，在土耳其部队服役。1916年参加希贾兹起义的阿拉伯部队。1920年任伊拉克军参谋长。1922～1930年任国防大臣。1930～1958年，曾多次组阁或参加内阁，任首相、外交大臣、内政大臣等职。1958年伊拉克革命时被击毙。

② 福斯特：《现代伊拉克的形成》，俄克拉何马大学，1935年，第79页。

迪尔。会议选出15名与英国谈判的代表，其中有独立捍卫者协会的领导人艾卜·蒂曼、萨迪尔、苏韦迪和盟约社的纳格沙班迪。代表们受亲英势力的影响，行动软弱无力。在谈判中，他们只要求召开全国性的代表会议，解决建立伊拉克政府的问题，给予出版和迁移自由。但是，就连这样的要求也遭到英国民政专员威尔逊的拒绝。

就在代表和威尔逊谈判那天(6月2日)巴格达市民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示威，各地武装起义随之爆发。

幼发拉底河中游是十叶派的中心，那里的武装斗争发展最猛，给予英军的打击也最重。6月4日和6日，卡尔巴拉和纳贾夫的代表分别向英国驻沙米亚的政务官提出3点要求(内容与巴格达代表提出的相同)，同样遭到英国当局的拒绝。

6月21日，卡尔巴拉人民在里达等激进的十叶派领袖主持下，召开了声讨英国的群众大会。次日，英国逮捕了包括里达在内的12名民族主义者。英国的暴行成为十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纳贾夫和幼发拉底河中游部落起义的导火线。30日，鲁迈萨的道林部落起义。7月，英军撤出卡尔巴拉和纳贾夫。接着库法被围。8月12日萨马瓦的部落攻占希迪尔火车站，670名英军困守萨马瓦城内，直到10月14日。①

8月25日，巴格达东北迪亚拉区迪亚拉河以北地带全被部落占领。②

8月12日，巴格达以西的祖巴耳部落起义，杜莱木区的英国政务官利奇曼上校被击毙，英国被迫从希特撤退。

9月，除巴格达、巴士拉等大城市及库尔德斯坦、底格里

① 《1908～1921年的伊拉克》，第343页。

② 朗里格：《1900～1950年的伊拉克》，伦敦，1956年，第125页。

斯河下游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部分地区外，都燃起了反英斗争的烈火，全国一片混乱，乡村政权陷于瘫痪，8 万英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①

英帝国主义严厉镇压民族运动领袖，拉拢亲英分子，收买部落首领，分化革命营垒，力图挽回颓势。

英国的分裂阴谋，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与此同时，英国从印度调来两个师，加紧进攻起义部落。

起义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带有很大的自发性，部落谢赫的叛变投敌，部落之间的自相残杀，起义部队装备低劣，这些内在的致命弱点导致了起义的失败。10 月底，英军几乎重新占领了失去的全部土地。

1920 年的伊拉克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提高了人民的斗志，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成为现代伊拉克民族解放运动的转折点。英国为镇压起义每周耗费近 60 万镑，死伤和失踪的总人数超过 2000 人。英帝国主义的惨重失败，极大地鼓舞了伊拉克人民的反英斗争。通过起义，现代民族的概念，如民族权利、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不同程度地输入部落，特别是谢赫们的脑子里，这就提高了他们反英的自觉性。

二、1922 年的英伊同盟条约和 1930 年的英伊同盟条约

（一）1922 年的英伊同盟条约　1920 年 10 月，珀西·考克斯代替威尔逊任驻伊拉克高级专员。考克斯设国务会议管理全国行政。国务会议包括主席一人，部长若干人，在高级专员监督下进行工作，外交和战争不包括在内。11 月国务会议成立，主席为纳吉卜家族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盖拉尼，成员有旧

① 参看斯拉格勒特：《英国在伊拉克(1914～1932)》，伦敦，1976 年，第 41 页；《1908～1921 年的伊拉克》，第 344 页。

高级军官、旧议员、部落和家族的头面人物、宗教界(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十叶派)的领袖和社会贤达,还有犹太金融巨头。

1921 年 6 月,宣布大赦。8 月 23 日,英国把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被法国废黜的前叙利亚国王费萨尔扶上了伊拉克王位。内政部顾问康沃利斯兼任费萨尔的顾问。

为了掩盖委任统治的实质,英国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了一个确定英伊关系的条约。1922 年 10 月 10 日,考克斯和阿卜杜勒·拉赫曼·盖拉尼在条约上签了字。13 日,费萨尔发表演说,吹嘘条约为实现民族愿望迈进了一大步。

1924 年 3 月,举行了议会选举。6 月,在高级专员亨利·多布斯(5 月就职)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了条约,并于同年 11 月 10 日和 12 月 12 日先后由英王乔治五世和费萨尔国王批准。条约有效期 4 年。

根据条约和附件的条款,伊拉克政府同意接受英国高级专员在外交、财政、司法等方面的指导;英国在伊拉克驻军,并保持一支地方部队;驻伊英国军官有权监督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承担对土和约分配给它的有关土耳其帝国的债务。①

条约批准后,首相阿斯卡里·贾法尔提出,如英国政府不能保护伊拉克在摩苏尔省全部利益,英伊条约即将无效。

摩苏尔省原属土耳其,1918 年 10～11 月被英军占领。土耳其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摩苏尔省的主权。早在 1914 年,由英德资本组成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就获得了开采摩苏尔和巴格达两省的石油开采权。1920 年,法国继承了德国人在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1925 年,土耳其石油公司与伊拉克政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2 卷,第 310～312 页。

府签订了协定，伊拉克政府准许公司于4年内在摩苏尔省和巴格达省选择24块长方形土地（每块8平方英亩），进行勘探和开采。[①] 1926年，在安卡拉召开的英国、土耳其和伊拉克三国会议上，签订了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的协定。

（二）1930年的英伊同盟条约

1930年，英国宣布伊拉克独立，同时与亲英的努里·赛义德政府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英伊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②] （1）英伊双方建立亲密的联盟，战时互相帮助。（2）伊拉克聘请英国人担任外交官。英伊双方对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外交政策，应进行坦率而充分的协商。（3）在条约签订后5年，英国有权占有巴士拉附近的舒艾巴和巴格达西面的哈巴尼亚两个空军基地。在此以前，英国可继续使用希奈迪和摩苏尔的营房和机场。驻伊英军享有种种特权。（4）战时，英军有在伊拉克陆地、领水、领海、领空自由活动的权利。英伊同盟条约对英国十分有利，而对伊拉克人民来说，则是一副沉重的枷锁。

1932年10月3日，在英国的建议和影响下，国际联盟接纳伊拉克为成员国。

三、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伊拉克

（一）30年代的伊拉克　30年代的伊拉克是大地主资产阶级掌权的混乱时期。30年代和委任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唯一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英国通过它的代理人来统治伊拉克，后

① 1929年，土耳其石油公司改名伊拉克石油公司。经过多次组合，公司股份占有的情况如下：英籍资本家古勒宾金占5%，其余95%由壳牌石油公司（英资）、英伊（朗）石油公司（英资）、法国石油公司及美国新泽西及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平分，各占23.75%。伊拉克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拉克的全部石油开采权。1935年，该公司建成了由基尔库克至海法和特里波利的两条输油管。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421～424页。

者是英国直接统治伊拉克。30年代，伊拉克大地主资产阶级组成的各个集团，为争夺政权勾心斗角，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伊拉克政府只是以民主形式做门面，在一片紧张、劳累以及派别倾轧和利己主义的混乱中，一个小小的统治阶层在行使实际权力。”① 他们对外投靠英国，对内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压榨老百姓，毫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生活极为困难。他们只能获得收成的2/5，除去生产费用，所余无几。不少人以低于市价30～60%的价格出卖土地。② 据估计，1930年，伊拉克农民平均每人每年负债27镑，相当于全年的收入，每年债务支出占总收入的1/3。③

30年代初，伊拉克有1万多工人（手工业和服务业工人不包括在内），集中在铁路（5000多人）和石油工业（3000多人）两个部门，巴士拉港约有1000工人。④ 工人工资很低，不足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建筑工人的日工资为16美分，石油工人为50美分，铁路工人为40美分到1.5美元。⑤ 许多工人找不到工作，衣不蔽体，靠糠菜充饥。

医疗卫生条件差，每年死于疟疾者达5万人。1934年，有47万多人害眼病，60多万人患流行性肠胃病，40多万人患流行病和传染病，60万人有梅毒。⑥

外国垄断资本对伊拉克的榨取十分惊人。英国运走伊拉克出口大麦的80%，五金、机器等商品的40%。⑦ 伊拉克石

① 《1900～1950年的伊拉克》，第224页。
② 格·伊·米尔斯基：《混乱时期的伊拉克（1930～1941）》，莫斯科，1961年，第29页。
③ 《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第210页。
④ 《混乱时期的伊拉克（1930～1941）》，第33页。
⑤ 同上书，第42页。
⑥ 同上书，第44～45页。
⑦ 同上书，第36页。

油公司开采出来的石油，通过输油管，源源不断地流到地中海东海岸。这不是石油，而是伊拉克人民的鲜血。1939 年，英、法、美等从伊拉克运走了 400 万吨石油，每吨石油仅付给伊拉克政府 4 先令。

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铤而走险。30 年代，人民起义连续不断。

库尔德人是西亚的古老民族之一。30 年代，伊拉克约有 80 万库尔德人。库尔德人一直要求民族自治权利，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和费萨尔王朝的专横压迫。1931～1932 年，在巴尔赞族谢赫艾哈迈德的领导下，库尔德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整个库尔德区一片战火。1 万伊拉克军队依靠英国空军的助战，才击败了艾哈迈德。1932 年 6 月，艾哈迈德逃入土耳其境内。

1935 年 1 月，十叶派起义爆发。2 月中旬，起义浪潮席卷迪瓦尼亚和希拉全境。3 月，亚辛·哈希米的祖国同胞党[①] 内阁拉拢起义领袖，起义暂时平息。5 月，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巴尼·祖赖吉和孟塔菲克等部落再度发动起义。巴尼·祖赖吉部落攻占了鲁迈萨，切断了巴格达—巴士拉的铁路线。孟塔菲克部落推翻了地方政权，一些驻军投向起义部落。5 月 15 日，国王派伯克尔·西德基前往征讨。决战前夕，巴尼·哈桑等部落投降，起义失败。

在城市，工人运动开始兴起。1933 年 5 月，伊拉克工人联合会成立。1933 年底，工会发动了抵制英国巴格达电厂的运动，巴格达停电达 27 天之久。伊拉克政府维护英国资本家利益，镇压了抵制运动。1936 年，连续出现了石油工人、铁路

① 祖国同胞党由阿卜·蒂曼的民族主义党和原纳吉·苏韦迪的人民党中的一些人组成。

工人、海港工人和纺织工人的罢工，表明工人进一步觉悟。

与工人运动兴起的同时，1934 年成立了伊拉克共产党，创建者为法赫德。[①] 1938 年被宣布为非法。

1936 年 4 月 3 日，国王加齐（费萨尔之子，1934 年即位）驾车撞到王宫附近的电线杆上死亡。[②] 德国乘机煽动说，加齐之死是英国特务干的。伊拉克人民十分愤怒，摩苏尔发生了打死英国领事蒙克·梅森的事件。

德意纳粹分子在伊拉克的活动日益频繁，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伊拉克反英、反犹的激烈情绪来为自己的罪恶目的服务。墨索里尼自称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朋友。意大利资助伊拉克的亲法西斯组织，给到意大利的伊拉克访问者授勋。1938 年，伊拉克承认意大利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1935 年 8 月，希特勒把自己打扮成伊拉克的天然盟友，授予加齐国王勋章。在伊拉克政界、知识界、学生界，特别是陆军军官中，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明显扩大。[③] 伊拉克的政客如优尼斯·巴赫里、艾敏·鲁韦哈和萨米·肖卡特等成了德国的走狗。高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中的准军事组织“福图瓦”（意为“青年”、“武士”），完全是按“希特勒青年联盟”的模式组织起来的。伊拉克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认为法西斯轴心国才是伊拉克依靠的力量。这一切表明，伊拉克政府和相当一部分伊拉克人已具有明显的亲法西斯倾向。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拉克　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赛义德政府宣布忠于英伊同盟条约，9 月

① 拉奎尔：《中东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伦敦，1956 年，第 176 页。

② 王位由其 1 岁的儿子费萨尔二世继承，希贾兹国王阿里（费萨尔的长兄）之子阿卜杜·伊拉摄政。

③ 《1900～1950 年的伊拉克》，第 272 页。

5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10月16日，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来到巴格达时，被当作民族英雄来接待。他设在巴格达总部的一切费用，都由伊拉克政府提供。[①] 侯赛尼投靠德意法西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利用他的威信来争取阿拉伯人，给了他巨额津贴。

1940年3月，军队中的四上校（又称"金方阵"，有译"四大金刚"者）萨拉赫丁·萨巴格、卡米勒·沙比卜、法赫米·赛义德和麦哈穆德·赛勒曼完全控制了军队。4月1日，四上校把他们的盟友拉希德·阿里·盖拉尼推上首相的位置。内阁形成以盖拉尼为首的亲德派和以努里·赛义德为首的亲英派。

1941年4月1日，金方阵发动政变。陆军开进巴格达，占领了市内各主要据点。摄政王和努里·赛义德等人逃到安曼。18日，英军一个旅在巴士拉登陆。金方阵速即包围了哈巴尼亚英军据点，企图拿下飞机场，等待德国空军部队增援。当时，伊拉克军队处于绝对优势。但是，英军打退了伊拉克军队的进攻，守住了机场。英国从巴勒斯坦和约旦调来援军，截断了巴格达和摩苏尔之间的铁路，金方阵的军队彻底崩溃。5月28日，英军向巴格达推进。29日，盖拉尼、金方阵和哈吉·艾敏·侯赛尼逃入伊朗。6月1日，已经返回伊拉克的摄政王和努里·赛义德进入巴格达。6月2日新政府成立。

特别法庭缺席判处盖拉尼死刑（已从伊朗逃往德国），金方阵先后被捕，均被处决。

伊拉克人民协助英军粉碎了德国占领伊拉克、截断盟军东西通道、进攻苏联的罪恶计划。伊拉克为盟军提供了大量

① 参看《战时中东》，第65页。

的人力、物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战时，盟军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巴士拉和哈纳金经伊朗运到苏联，伊拉克对盟军支援苏联战场起了重大作用。

战时，有关战争的经济部门（如制砖、榨油、制革、纺织、肥皂等轻工业和运输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获利的只是外国资本家、军事首脑、达官显贵、工厂主、商人、运输业经营者和有农产品出售的地主，绝大多数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生活非常艰苦。1943 年的生活费用为 1939 年的 6 倍。人民在饥饿中挣扎，而政客们却忙于争夺权势，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外约旦　外约旦只有 20 万人口，大部分地区为沙漠。但是，它是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桥梁，它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连接起来，形成一道遏制法国的铁壁铜墙，对英国来说，十分重要。

法国侵略叙利亚，促使英国积极进行夺取外约旦的活动。1920 年 8 月 20 日，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在萨勒特召开有外约旦首领 600 人参加的会议，宣布外约旦独立于叙利亚之外，受英国委任统治。他保证英国决不把外约旦合并到巴勒斯坦，而是准备在外约旦成立各个地方政府，由英国派遣顾问指导。① 接着卡拉克、萨勒特和阿杰隆等地方政权相继建立。马安和亚喀巴为希贾兹国王控制。

为了维护英国在外约旦的殖民秩序，巴勒斯坦当局委托弗雷德里克·皮克组织了一支军警分队，到 1921 年底，达 1300 人。1923 年初，改名为阿拉伯军团。1921～1939 年，皮

① 阿鲁里：《1921～1965 年的约旦：政治发展研究》，海牙，1972 年，第 18 页。

克任总司令。1939 年，总司令一职，改由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担任，但实权操在总参谋长英国人格拉布（1936～1956 年在职）将军手里。阿拉伯军团在维护和巩固英国在约旦和中东的统治，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刽子手作用。

1920 年 11 月 11 日，阿卜杜拉率领 2000 杂牌部队来到马安，声称打算征服叙利亚王国，恢复费萨尔王位。他保证，一旦叙利亚解放，他即返回希贾兹。1921 年 3 月，阿卜杜拉进入安曼，准备占领整个外约旦。英法两国已就法国占领叙利亚达成协议，阿卜杜拉向叙利亚进军，势必引起法国的不满。在英国的压力下，伦敦的费萨尔和谢里夫侯赛因都要求阿卜杜拉克制。

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邱吉尔到耶路撒冷与阿卜杜拉会谈。1921 年 3 月 27～28 日，双方达成协议：在外约旦成立以艾米尔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民族政府，这个政府在行政上完全独立；英国为外约旦提供财政援助，以维护其安全；外约旦接受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派驻安曼驻扎官的指导；外约旦保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边境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英国得在安曼和季扎建筑机场。[①] 1922 年，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把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划分出去的委任统治书，外约旦成为单独的国家。1923 年 5 月 25 日，赫伯特·塞缪尔正式声明英国准备承认外约旦的独立存在，阿卜杜拉随即宣布外约旦独立。

英国庇护下的阿卜杜拉政权并不巩固。阿卜杜拉的权力只能到达安曼、萨勒特附近和外约旦北部的一些城市。流亡到外约旦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组织了“独

① 《阿拉伯大革命》，第 3 卷，第 12 页。

立党”。他们与领导内阁的拉希德·塔勒以及地方政府中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起，反对艾米尔奉行英国的殖民政策，支持叙利亚的游击队。1921 年 8 月，塔勒辞职，外约旦的大地主麦兹赫尔·拉斯兰接替了他的职务。人民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势日趋紧张。行政机构瘫痪，政府面临垮台危险。英国急命中东问题专家劳伦斯前往外约旦解决危机。他和新任驻扎官著名间谍约翰·菲尔比一起，于 1922～1923 年先后镇压了库拉地区和阿德万部落的起义。

1924 年 4 月，菲尔比由珀西·考克斯接替（1924～1939 年在职）。

1924 年 8 月，阿卜杜拉接受英国最后通牒，英国直接控制了外约旦的财政和武装力量，阿卜杜拉被迫交出了全部参加叙利亚反法行动的人员。

1925 年 6 月 5 日，希贾兹国王代表和外约旦艾米尔代表，签订了把亚喀巴和马安并入外约旦领土的协定。在此以前，外约旦军队就占领了锡尔汉谷地的卡夫城。

1926 年 8 月，艾米尔集团的代表哈桑·哈利德·艾卜勒·胡达任协商内阁主席。封建上层人物组成反动的“人民党”，提出“外约旦是外约旦人的”这一口号，进一步排斥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爱国流亡者担任政府职务。①

1928 年 2 月 20 日，英国和外约旦条约在耶路撒冷签订。英国承认艾米尔为外约旦的首脑，并享有世袭权；未得英国允许，不属外约旦国籍的任何人员，不得担任外约旦政府职务；全部法律和法令都应符合委任统治国的利益。条约还规定，有关外约旦的对外关系、军事、关税、财政等问题，艾米尔应遵

① 列·尼·科特洛夫：《现代约旦》，莫斯科，1962 年，第 40 页。

循英国委任当局的建议行事；英国有权在外约旦组织一支武装力量。①

1929年，制宪会议的非常会议批准了英约条约。

1930年11月，英国把对付贝督英人很有经验的格拉布从伊拉克调到外约旦。格拉布在外约旦成立了一支沙漠警察部队，全系现代化装备。

1936年通过3项法令，给予格拉布掌握游牧部落事务的全权。他可讨伐、惩办游牧部落，并可通过地方军事长官，监督贝督英法庭。他既是贝督英最高上诉法庭的成员，又是法庭判决的执行者。②

第二次大战时期，盟军对约旦农产品的需求量有所增长。1942年，约有5万吨小麦由外约旦运到巴勒斯坦。农民为英军修筑军事工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所得无几。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1943年，无地农民占整个农村居民的18.2%。③

外约旦战时经济的另一特点是转口贸易的急剧发展。安曼成为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进口商品最活跃的转口贸易中心。除正常贸易外，商人致富的另一原因就是走私。

战时，根据1935年的“保卫法”，建立了阿拉伯军团总参谋长格拉布的军事独裁，其他法律一概失效。

战时，约旦人民不满英国统治的情绪开始蔓延。战后，约旦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很快。

---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392～396页；《现代约旦》，第41～42页。

② 《1921～1965年的约旦：政治发展研究》，第31～32页。

③ 《现代约旦》，第61页。

第28章
阿拉伯半岛

沙特阿拉伯

一、伊本·沙特的征伐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阿拉伯半岛存在着两大敌对的家族：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家族和纳季德的沙特家族。侯赛因和伊本·沙特都想向外扩张，统一半岛。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引起双方更加敌对。1918年，胡尔马并入伊本·沙特的版图。侯赛因立即收复胡尔马，大肆洗劫，屠杀当地居民。1919年5月19日，伊赫万和胡尔马人在塔伊夫东面的图腊巴大败侯赛因军，夺取胡尔马，打开了直捣麦加的大门。

胡尔马失守，侯赛因急向英军求援。这时，英国需要利用侯赛因，也不愿伊本·沙特过分强大，遂出面干涉，要伊本·沙特撤回纳季德，否则，不惜一战。伊本·沙特被迫退却，侯赛因政权得以幸存。英国的插手，加剧了伊本·沙特的反英情绪。伊本·沙特感到强邻环伺，纳季德被严密包围。伊本·沙特力图摆脱这种处境，重建瓦哈比派霸业。20年代，肥沃新月地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给伊本·沙特提供了机会。1921年，伊本·沙特召开艾米尔、宗教权威和酋长大会，商讨纳季德前途和国家体制问题，大会决定授予伊本·沙特素丹称号。同

年，伊本·沙特进兵沙马尔。4 月，击败赖世德家族的艾米尔阿卜杜拉·米特耳卜。经过 55 天的围攻，11 月沙马尔首都哈伊勒沦陷。①

伊本·沙特乘胜向西面的锡尔汉谷地和东面的隆马谷地推进，威胁着外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锡尔汉是半岛中部通向叙利亚的必经之地，它像楔子一样，打进了英国两个委任统治国外约旦和伊拉克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唆使外约旦出兵，占领了控制叙利亚—锡尔汉通道的卡夫村。1922 年，锡尔汉的大部分并入了纳季德。同年，英国迫使伊本·沙特签订了划定纳季德东北边境的乌凯尔条约，纳季德的部分土地划给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并分别建立了纳季德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缓冲区（后称中立区）。

1924 年，侯赛因下令禁止纳季德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并自称哈里发，为伊本·沙特侵占希贾兹提供了借口。利雅得统治集团发出文告，指摘侯赛因勒索朝觐者，听任朝觐者遭受希贾兹部落劫掠；谴责侯赛因自立为哈里发，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告声明，纳季德无意扩张，它感到不满的只是阿拉伯各国处于仰承帝国主义鼻息的地位。② 文告具有很大的鼓动性，赢得了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伊本·沙特决意趁机攫取希贾兹，获得红海港口，扩大瓦哈比派的势力。

伊本·沙特召开宗教权威和部落酋长会议。会议要求伊本·沙特讨伐侯赛因，从异端手中解放圣地，用武力捍卫朝觐权利。伊本·沙特下令动员圣战士兵，以主力袭击麦加，另派部分兵力监视外约旦和伊拉克边境，防止这两个国家支持侯

① 《沙特阿拉伯王国史》，第 2 卷，第 237 页。

② 《沙特阿拉伯》，第 43 页。

赛因。9月，伊本·沙特攻克塔伊夫，侯赛因急向英国乞援。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法在摩苏尔问题上的剑拔弩张，侯赛因的难以驾驭，使英国不愿卷入这场冲突，而只愿充当调停人。1924年10月5日，在麦加封建主和商人集团的压力下，侯赛因让位给他的儿子阿里。10月13日，伊赫万军副司令哈立德·鲁艾伊攻占麦加，阿里退守吉达。为了安定人心，伊本·沙特下令伊赫万不得杀戮逊尼派教徒，劫掠圣城，违者处死。但是，仍有抢劫破坏事件发生。12月5日，伊本·沙特进驻麦加。

1925年12月，吉达失守，阿里逃奔伊拉克，投靠其弟费萨尔。侯赛因先至亚喀巴，后被英国逐出，避难塞浦路斯。1930年底，获准移居安曼，和他的儿子阿卜杜拉住在一起，1931年6月去世。①

塔伊夫失守后，侯赛因败局已定。英国趁火打劫，迫使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侯赛因把亚喀巴—马安地区移交外约旦。英国还趁伊本·沙特围攻吉达不下的紧张时刻，压伊本·沙特让步，于1925年11月1日和伊拉克签订了巴赫拉条约，次日，又和外约旦签订了哈达条约。② 哈达条约把连接纳季德和叙利亚的草原走廊让予了外约旦，巴赫拉条约给予英国解决纳季德和伊拉克边境冲突的仲裁权，为英国以后干涉纳季德和伊拉克的冲突提供了依据。

1926年1月8日，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希贾兹国王。同年，把阿西尔置于纳季德的保护之下。

1927年1月，伊本·沙特回到利雅得，自立为纳季德国

① 《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477页。

② 《英国和阿拉伯人》，第211页。

王，定国名为“希贾兹、纳季德及附属地区王国”。

1932 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建都利雅得，伊本·沙特做了国王，兼瓦哈比派教长。

二、伊本·沙特巩固政权的斗争

（一）争取穆斯林国家支持，求得维护圣地的特权，并与英国缔约言和　伊本·沙特懂得，如果仍按瓦哈比派教义来对待圣地，不但无法立足世界穆斯林之林，而且巨额财源断绝，难以立国，更谈不上实现中央集权。为此，伊本·沙特下令，要求伊赫万对待朝觐穆斯林如同对待外宾，宽容他们的缺点。同时规定，朝觐者必须在麦加戒除吸烟、饮酒、参拜圣徒坟墓等习惯。伊本·沙特深知，只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使朝觐者接踵而来。伊本·沙特禁止部落向朝觐者勒索。他严厉惩办劫掠者，组织伊赫万飞骑搜捕杀人越货的歹徒，而对保护朝觐者的部落则给予奖赏。

英国于 1926 年 5 月在开罗策划召开了一次推选哈里发大会。英国人意欲扶持一个唯命是从的哈里发来与伊本·沙特对抗。开罗会议毫无结果。为了进一步消除世界穆斯林的疑惧，反击英国的挑衅，伊本·沙特于同年 7 月在麦加举行了全世界穆斯林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和进行期间，英国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企图孤立伊本·沙特。大会如期召开，来自印度、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希贾兹、阿西尔、纳季德、也门、土耳其、阿富汗、爪哇、苏联等地的 60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伊本·沙特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妥善地解决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取得了有利于瓦哈比派的结果。大会通过决议：在希贾兹境内，不得给予非穆斯林以及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臣民以任何租让权；力争收回原属希贾兹而被外约旦夺走的亚喀巴—马安地区，并将希贾兹铁路交全世界穆斯林支配；麦加、麦地那

是不分伊斯兰教派别的所有穆斯林的圣地。最后，伊本·沙特被大会隆重地宣布为圣地的保护者。

1927年5月20日，英国和伊本·沙特达成初步和解，签订了吉达条约。英国承认伊本·沙特所辖疆域绝对独立。伊本·沙特承认英国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麦什哈特阿曼和亚丁的条约关系。在外约旦—希贾兹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以前，维持边境状况。[①] 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友好条约出自它的中东政策的需要，一是想拉拢伊本·沙特，二是为了保住两个委任统治国和海湾地区。伊本·沙特与英国订约的目的，在于遏止英国的敌对活动，避免与英国冲突。

（二）广泛宣传瓦哈比派教义，大力推行瓦哈比派教律，加强意识形态的统治　1926年，伊本·沙特下令成立全国"翊教匡俗协会"。协会的职责为：通知居民按时祈祷，监视违反教律的行为，强制人们祛除异端信仰，取缔丧葬仪式和各种庆典中的异端表现。[②] 协会还负责查禁与瓦哈比教义和教律相左的书籍，罢黜百家，独尊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严守戒律，犯者以刑事犯论处。凡无故不参加聚礼者，囚禁1～10个昼夜，外加罚款。饮酒者当众鞭笞或监禁1个月到半年，另课罚金。酿酒、卖酒并在家中置酒招饮者，判处半年到2年监禁，抄没全部家产。吸烟者囚禁1～3个昼夜。

翊教匡俗协会对巩固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行政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引进现代技术，强化国家机器　伊本·沙特通过宫廷所辖的各府、部治理纳季德。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383～385页。

② 《沙特阿拉伯》，第61页。

30年代末，分掌外交，希贾兹、阿西尔和哈萨内政，通讯联络，纳季德和游牧部落内务，税收和国库，近卫军，公路运输等事务的府、部共有16个。[①] 每遇重大问题，伊本·沙特则召集酋长和宗教权威共同讨论，他做最后决定。[②]

纳季德的居民分为游牧和定居两类。游牧部落的酋长从部落年长者中推选，须经纳季德国王正式委任。定居地区分为若干大艾米尔区，下辖一些小艾米尔州。艾米尔的任免，由国王决定。艾米尔除每月领取一笔礼宾费外，别无薪俸，唯刑事罚款及胜诉费可自己支配。

伊本·沙特兼并希贾兹后，其基本施政方针为克服分立主义，实行中央集权，在希贾兹和纳季德推行国家管理制度的一元化和国家机器现代化。1926年8月31日公布了“希贾兹王国约法”。约法指出，希贾兹是一个设有咨议机关的、内政外交独立的穆斯林君主国家，国王为伊本·沙特。1931年，希贾兹建立了类似欧洲内阁组织的大臣会议，会议由国王亲自主持，成员为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1933年又增加了财政大臣。国王不在时，会议由希贾兹总督费萨尔艾米尔主持。

地方划分为14个艾米尔地区。各区的行政长官艾米尔通常为纳季德人。

侯赛因统治时期，希贾兹部落一般不纳天课。伊本·沙特攻占麦加后不久，即下令征收天课。除天课外，还有其他各种税捐。税制的厘定，保证了国家的岁入，也是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1932年9月18日颁布了“统一阿拉伯王国各地区”的诏

① 《沙特阿拉伯》，第47～48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令。从这时起，国家改称沙特阿拉伯。随即起草了王国的宪法、王位继承法和行政组织法，设置了一些新部，合并了希贾兹政府的各部与纳季德宫廷所属的各府、部，从而建立了一套全王国统一的机构和统一的行政制度。

在司法方面，也进行了改革。1927 年 8 月 19 日，伊本·沙特下令用罕百里派诠释的宗教司法程序来代替部落的习惯法，用噶迪来代替原来兼任法官的酋长，噶迪由身兼最高法官的国王任命。这就进一步削弱了酋长的职权，增强了中央的权力。司法改革遇到部落的强烈反对，但是，伊本·沙特坚决否定游牧民享有不服国法只受部落首领审判的特权。

伊本·沙特对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繁荣、有助于强化国家机器的西方物质文明，做出了新的解释，即只要不违反伊斯兰精神，即使《古兰经》没有明文规定，也可采用。伊本·沙特大胆地使用了电话、电报、广播电台、汽车和新式军事装备等新技术。1937 年 5 月 23 日，国王下令成立“纳季德汽车公司”，独家享有在东部港口和希贾兹圣地之间运送客货的权利。同时经营纳季德各居民点之间、哈萨和纳季德之间的货运业务。发展汽车运输，既便利了朝觐者，扩大了贸易，又对巩固边防，保障社会安宁有利。汽车还可快速运送兵员，迅速镇压起义。这就不难理解伊本·沙特为什么那样重视发展运输业。

（四）严格管理部落，无情镇压一切反对改革的叛乱，粉碎外部势力的颠覆阴谋　伊本·沙特克服了部落的分立主义倾向，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他对部落采取先之以晓喻、继之以严惩的政策。为了防止希贾兹部落反叛，伊本·沙特向一些部落索取了人质，并派兵镇守可能发生暴乱的地区。部落如不驯服，则全部杀绝，以儆效尤。在伊本·沙特的严刑峻法下，部落间的袭击停止了，社会秩序有了保障。但是，部落对伊本

·沙特的改革和损害他们利益的新法令非常不满，不时反叛。

伊本·沙特奉行的高度集权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政策，引起一些神职人员和部落的极大怨恨。国内形成严重对立的两大派别，一派拥护国家统一，支持伊本·沙特的新理论和灵活政策；一派坚持封建分立主义，泥古不化，煽动宗教狂热。两派矛盾急剧激化，终于爆发为费萨尔·达维什的暴乱。

1926年，本太尔部落的酋长费萨尔·达维什同乌太巴部落和阿季曼部落的酋长齐聚阿尔塔维亚，酝酿举事。他们指责伊本·沙特开征重税，纵容伊拉克和外约旦部落在瓦哈比派土地上强行放牧，禁止他们与科威特贸易，宽容十叶派教徒，把两个儿子沙特和费萨尔分别送往埃及和信仰多神的伦敦学习，使用汽车、电报和电话。[①] 他们打着维护瓦哈比派教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反对伊本·沙特的王权统治，并想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和劫掠。

伊本·沙特回到利雅得，于1927年1月召开了伊赫万首脑和宗教权威大会，让他们诘问非难。与会者要他把捐税降到传统的天课税额，禁止使用汽车、电报和其他无神论者的发明，向伊拉克宣战。伊本·沙特接受了降税要求。他说，伊赫万使用的武器也是异教徒的发明创造，伊赫万如肯销毁，他就不再使用汽车、电报等技术。出兵伊拉克危及国家生存，他断然拒绝。伊本·沙特采用劝说、施加压力、重金收买、离间酋长等手段，消除了酋长们的敌对情绪，使一些酋长成了他的支持者。最后，宗教权威发表公告，把宣战的决定权交给了伊本·沙特。伊本·沙特保证，今后将按神的指示行事。

伊本·沙特知道，如果失去纳季德部落对他的忠诚，他将

① 哈菲兹·瓦赫贝：《20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开罗，1961年，第299页。

丧失一切。他被迫做出了妥协，下令哈伊勒和利雅得的广播电台（麦地那的已被捣毁）停止播音。另一方面改善装备，增强势力，准备与反对派决战。他处决了反对使用新式武器的官兵。派人广泛宣传达维什反对他并不是为了维护信仰，而是谋求一己私利。伊本·沙特成功地拉拢了一批宗教权威和富有的伊赫万。

1927年12月，木太尔部落袭击伊拉克。达维什企图借此挑起纳季德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从中得利。伊本·沙特把木太尔部落封锁在部落所在地区内。宗教权威发表法律意见书，宣布参加劫掠者为异端分子。但是，英国散布谣言，说伊本·沙特已失去对部落的控制。接着，伊拉克军在英国空军支援下攻入纳季德，旋即退回。木太尔、乌太巴和阿季曼部落的酋长掀起反对伊本·沙特的激烈宣传，谴责他勾结英国入侵，企图消灭伊赫万。相当多的部落民相信了这些宣传，伊本·沙特的威信大降。

部落拒不听命，英军有再度入侵之势，情况十分紧迫。1928年10月19日，伊本·沙特在利雅得召开非常大会，到会代表约800人，费萨尔·达维什等拒不出席。伊本·沙特在会上回顾了他夺取利雅得以来的建国过程和取得的成就。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他容忍异教徒的道理和求得和平的必要性。他表示愿和达维什辩论，弄清是非。他说，如果要他退位，他可让贤，决不恋栈。他的讲话，雄辩有力，大会再次向他表示效忠，誓死不渝。①

达维什不顾大会决议，坚持要伊本·沙特放弃王位，恢复旧制，并且变本加厉地进行恐怖活动，烧杀抢劫，袭击商队。

① 《20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302页。

伊本·沙特认为，讨伐达维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动员了一支1.2万人的伊赫万和牧民部队往征达维什。1929年3月30日，双方在季勒菲和阿尔塔维亚之间的希卜赖决战。达维什身负重伤，达维什军据守的古特古特城堡，被夷为平地。达维什的妻子请求伊本·沙特让达维什死在本部落内。伊本·沙特考虑达维什不久人世，允其所请。伊本·沙特严惩了追随达维什的酋长和伊赫万，许多希志来被摧毁。①

1929年底和1930年初，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伊赫万反叛。伤愈的达维什立即加入了造反队伍。伊拉克和科威特给了反叛部落大量援助。1929年秋，伊本·沙特迅速击溃了达维什的军队。达维什和阿季曼的酋长宰丹率部分别逃往科威特和伊拉克。1930年1月，英国把达维什和宰丹引渡给伊本·沙特。伊本·沙特处决了他们及其他伊赫万首领，烧毁了希志来村庄。此后，伊赫万军事组织遂告崩溃，代替它的是现代化正规军。

平定达维什反叛是伊本·沙特挫败英国阴谋、消灭分立主义、巩固统一政权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英国并不甘心，在它看来，独立的沙特阿拉伯的存在，对它在中东的统治是个严重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伊本·沙特是一位精明的封建统治者。他以无情的手段和灵活的策略，统一了半岛大部分地区，制止了氏族部落的劫掠和复仇战争，粉碎了土耳其和英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他的希志来虽未获预期的效果，但这种变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的政策和实践，对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改革行政机构，摆脱传统束缚，力排

① 《20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304页。

众议，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成了推动沙特阿拉伯向现代国家前进的先行者。

三、美国垄断资本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特阿拉伯

（一）美国垄断资本的入侵　1933 年 5 月 29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劳埃德·汉密尔顿与伊本·沙特达成协议，取得了在沙特阿拉伯东部 93 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出口石油的特权，为期 60 年，沙特阿拉伯获得数万英镑的租让费。① 同年 11 月，该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1944 年 1 月改名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美阿石油公司），进行勘探石油的工作。1938 年 3 月，达曼第一口油井喷油。1939 年，加利福利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又以高价取得了沙特阿拉伯 2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石油勘探、开采权。② 1940 年，产油量近 70 万吨。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还取得了在 15.3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开采其他矿产资源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几乎全为美国垄断资本独占。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特阿拉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特阿拉伯的政局可概括为两个方面：（1）沙特阿拉伯采取名义上中立、实际上亲英美的政策；（2）德国人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破坏活动和英美两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争夺。

1929 年和 1932 年，沙特阿拉伯曾分别同德国和意大利

①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2 卷，第 444～453 页；《20 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第 141 页。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2 卷，第 539～544 页。

缔结了友好条约。大战爆发后，伊本·沙特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主张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伊本·沙特考虑到沙特阿拉伯需要从印度进口粮食，大批朝觐者来自受英国控制的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被英国及其保护地包围，伊拉克的统治者又正在煽动沙马尔部落叛变，因此，伊本·沙特宣布中立，但不公开地亲近盟国（先英后美）。及至德国法西斯节节胜利，伊本·沙特即让格罗巴作为德国驻沙特阿拉伯代表到吉达活动，使吉达成了进行反英宣传的中心。格罗巴还收买一些不满分子，破坏石油设施。

后来英国反败为胜，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本·沙特先后同意大利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驱逐了格罗巴，清除了他指挥的别动队。

大战期间，英美展开了对沙特阿拉伯的争夺。战争给沙特阿拉伯带来灾难，1941 年预算赤字达 115 万英镑。伊本·沙特要求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每年预付 600 万美元的租金。这家公司为了保住租让权，答应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600 万美元借款。英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商品和黄金，想使沙特阿拉伯处于依附自己的地位。1941～1942 年，沙特阿拉伯从英国总共得到 385 万英镑和总值为 530 万美元的银币。英国控制了沙特阿拉伯所需粮食的全部供应，一时英国处于有利地位。

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对英国的扩张深感不安，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沙特阿拉伯大量援助，借以保证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权益。1942 年 2 月，美国政府声明，沙特阿拉伯对保卫美国安全极关重要，租借法案对它同样适用。美国以各种方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9900 万美元的援助，从而消除了英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

与经济渗透的同时，美国加速了它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军事扩张。1943 年 5 月，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 12 月，对方就修建达兰和达乌克机场问题达成协议。伊本·沙特聘请美国军事代表团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共同训练沙特军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沙特军队提供了军事装备。1945 年 2 月 1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巡洋舰“昆西”号上会见伊本·沙特。伊本·沙特同意英美舰只可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波斯湾港口，美国可修建巨型空军基地和租借美军驻地，期限不超过 5 年。沙特阿拉伯承担抵抗轴心国、不攻击盟军的义务。伊本·沙特允许铺设一条联结哈萨和地中海沿岸的横贯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从此，美国排挤了英国，在沙特阿拉伯处于绝对优势。

海湾国家和也门 1921 年～1950 年，科威特由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生于 1885 年)掌权，阿拉伯史家认为他是对科威特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远的一位统治者。艾哈迈德·贾比尔执政期间，颁布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令，创办了艾哈迈迪雅学校、萨阿岱学校和其他几十所学校，从阿拉伯各国聘请教师，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艾哈迈德·贾比尔还建立了国家图书馆和文学俱乐部，开办了许多医院和诊疗所，提高了医疗卫生水平。1934 年，艾哈迈德·贾比尔把科威特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让与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海湾石油公司，股份各半。这两家公司后来合并成科威特石油有限公司。1938 年勘探到石油。同年，布尔甘油田开始开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现科威特乃是一个浮在黑金海上的宝岛。

1926 年，英国派查尔斯·贝尔格雷夫担任巴林酋长顾问，巴林一切大权都掌握在贝尔格雷夫手里，直到 1956 年。193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组成的巴林石油公司，获得了在巴林2/3的土地上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权利。1932年，发现大量石油。1934年，巴林石油进入世界市场。

卡塔尔与英国于1934年重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有权监督卡塔尔外交；只有经过英国同意，卡塔尔才可出让、变卖和抵押领土。1935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在卡塔尔勘探、开采石油的特权，为期75年。1940年，卡塔尔发现石油。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势力不断向麦什哈特阿曼渗入。1932年7月，英国和沙加的统治者签订了一项民航协定，沙加酋长给予英帝国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前身）陆上飞机和飞船以航行和着陆的便利。1937～1938年，英帝国航空公司又和迪拜酋长签订了一项类似的航空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沙加和迪拜的机场成为皇家空军在海湾的一个基地。

1925年9月25日，英国被迫同意马斯喀特素丹和阿曼教长国签订西卜条约，承认教长国独立。根据条约，双方保证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庇护对方罪犯，双方给予从对方来到本国的阿曼人以合法权利。1939年，英国与马斯喀特素丹签订商务条约，进一步加强了马斯喀特对英国的依附关系。

1918年，也门正式宣布独立。同年，荷台达港和红海沿岸分别被英国和阿西尔占领。1921年，英国把荷台达交给了阿西尔。1925年，也门教长叶哈亚乘阿西尔陷于分裂之机收复了红海沿岸及荷台达港。两次大战之间，英意两国展开了争夺也门的激烈斗争。1926年9月2日，意大利利用也门处境困难，与也签订为期10年友好贸易条约。叶哈亚得到意大

利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用品的供应，作为交换条件，叶哈亚同意意大利在也门创办企业。

意大利的扩张引起英国的不安。英国迫使意大利答应不干涉也门事务。1928 年，英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也门交出被也门占领的、与亚丁保护地接壤的土地，也门断然拒绝。英国出动飞机，轰炸也门的城市和农村，并鼓动也门部落酋长起来反对叶哈亚。英国强占了和亚丁保护地接壤的也门土地。

1934 年 3 月，伊本·沙特占领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帖哈麦平原和荷台达。5 月 20 日，双方在塔伊夫签订和约，也门承认伊本·沙特现有的边界线，伊本·沙特的军队撤出了也门。叶哈亚与伊本·沙特敌对期间，英国乘人之危，迫使也门同它在萨那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有效期 40 年。根据条约，也门承认了英国对亚丁附近地区的统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英意抢夺也门的斗争更形剧烈。1937 年到期的意也条约续订了 25 年。意大利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也门，其军官被派到也门队伍中担任重要职务。1939 年，意大利强迫叶哈亚把红海的一些岛屿租给它，作为海军基地。英国竭力设法削弱意大利在也门的影响，于同年向也门派出了军事代表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门中立。意军在北非战败后，也门于 1943 年断绝了和意大利的关系，意大利人被逐出也门。

第 29 章
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涨

1919～1922 年埃及人民反英起义

一、埃及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　大战期间，英国对埃及的严厉统治和残酷压榨加速了埃及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涨。战后，英国无视埃及人民的民族愿望，导致了 1919～1922 年埃及人民的大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农民蒙受最大苦难，许多人死于战场，粮食被掠夺，耕畜被征集了 2/3。农民因地租提高，以及本国高利贷者和外国抵押银行的重利盘剥纷纷破产。1919 年，本国和外国的地主，几乎占有全部耕地的一半。农民对英国和大地主最痛恨。

大战期间，埃及增加了 10 万工人。1918～1921 年，开罗成立了 38 个工会，亚历山大和运河区分别成立了 33 个和 18 个工会。[①] 与此同时，埃及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多为外国人），他们于 1920 年成立了埃及社会党，1922 年加入第三国际，改名埃及共产党。大部分工人在瓦夫德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战后，因战争需要建立起来的工厂，或缩小规模，或完

① 《中东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第 35 页。

全倒闭，致使工人大批失业，生活极端困难。

战后，埃及知识分子更加受到英国人的排挤，许多持有毕业文凭的埃及人流落街头，找不到工作。1918 年 12 月 5 日菲克里·阿巴扎教授在《金字塔报》发表文章，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说："这两天来，大批英国青年跑到我们这里来抢我们的饭碗，甚至连最低的职位都抢。……结果造成大批埃及文官被排挤。"① 1919 年，英藉官吏达到了 1671 人，他们占据的都是"美缺"。② 在中级和高级职位中，英国人分别占 2/3 和 3/4。不仅如此，英国和埃及官员的待遇相差也很悬殊。比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埃及人到内务部工作，薪金从每月 9 英镑开始，而担任相同职务的英籍官员，则每年可以得到 400 埃镑。③ 埃及知识分子所处的屈辱地位，激化了他们的反英情绪。

战后，埃及民族工商业受到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打击和压制，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难以维持下去，他们希望摆脱英国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战后，由于小麦播种面积减少（1919 年比 1915 年少 50 多万费丹），粮价暴涨。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因通货膨胀而扶摇直上，批发价格的指数，以 1913 年为 100，1919 年升至 231，1920 年又急剧上升到 316，④ 工人、农民、低级职员和一般市民的生活不断恶化。

战后，英国不但坚持对埃及的保护权，拒不履行大战结束后埃及即可获得独立的诺言，拒不废除戒严法令，而且拟定所

① 艾尼斯、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 126 页。
②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 244 页。
③ 同上。
④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211 页。

谓“宪法草案”，把战前的立法议会改为参议院，规定埃及法院采用英国法律，审判时用英语。

埃及人民大众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十分激化的程度，埃及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罪恶统治，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

二、1919年武装起义　1919年初，埃及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急剧发展。斗争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学生起了先锋的作用。领导这一斗争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赛耳德·宰格鲁勒等人。宰格鲁勒出生于尼罗河畔一个乡村教长的家庭，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当过律师和《埃及事件报》的编辑。1882年因参加阿拉比起义，曾被监禁。宰格鲁勒与首相穆斯塔法·法赫米之女结婚后，历任最高法院参事、教育部长、司法部长和立法议会副议长。

1918年11月13日，即大战结束后两天，宰格鲁勒偕同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和阿里·舍耳拉维，进见英国高级专员温盖特，要求英国取消保护权，承认埃及独立。只要英国帮助埃及独立，埃及绝不妨碍英国的利益，愿给英国以别的国家得不到的利益，并与英国结为同盟。①

温盖特拒绝了宰格鲁勒等人的要求。宰格鲁勒团结立法议会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了7人代表团，受权向巴黎和会提出埃及的民族要求。代表团系阿拉伯语“瓦夫德”(Wafd)的意译。代表团组成之时，实即瓦夫德党建党之日。瓦夫德党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基本纲领，得到广大埃及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宰格鲁勒提出“民族要求宪章”，其主要内容为：取消保护权，埃及独立；英军撤离

①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菲仪：《1919年埃及革命》，开罗，1966年，第1卷，第67~69页。

埃及;承认宰格鲁勒等7人为正式代表团,允许他们前往伦敦谈判,然后转赴巴黎参加和会。在各地的群众集会上,群众纷纷在"民族要求宪章"上签名。

代表团宣布英国的保护权无效,英帝国主义逮捕宰格鲁勒等人,把他们放逐到马耳他岛,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恨。

1919年3月9日,爱资哈尔大学和政法学校学生不顾戒严法令,首先宣布罢课,并举行了示威大游行。开罗所有的学校立即响应。反动军警逮捕了1000多人。

3月11日,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亲英的《穆噶塔木报》社被群众捣毁。军警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学生多人。15日,全国铁路工人、码头工人、邮电工人宣布总罢工,并发表声明:英军不撤退,宰格鲁勒等人不释放,罢工决不停止。①

反英的政治斗争,迅猛地发展为全国性的武装起义。

起义队伍到处打击英国强盗。从开罗开出的火车,不断遭到袭击,许多火车站被焚毁,电话、电报通讯被彻底破坏。

在开罗,群众组织了"人民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起义者占据了开罗警察总局,包围了英国军营,并在各地突破军警的防御工事。整个开罗成了战场。3月16日,妇女也打破习俗,第一次结成大队,与工人、学生一起,跟军警进行搏斗。"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曾作诗赞扬她们英勇的爱国精神,谴责英军的暴行。②

瓦夫德党人派出代表,到各省积极开展抗英活动。

---

① 参看《1919年埃及革命》,第1卷,第117~125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27~130页。

在亚历山大，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队伍同英军发生了流血冲突。

在坦塔，英国出动了铁甲车和飞机，斗争十分激烈。

在上埃及，起义者曾一度控制了阿西尤特、米尼亚和阿斯旺三省。

在下埃及，达格赫里亚、米努菲亚、舍尔基亚、格尔比亚等省，完全被起义者控制。

在3月起义的过程中，埃及农民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破坏铁路和电线，有力地阻止了英军深入内地。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了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

3月下旬，曾在巴勒斯坦作战的艾伦比被任命为驻埃高级专员。艾伦比对埃及人民进行血腥镇压，3000人死于英国刽子手的屠刀之下。

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愈来愈激烈。英帝国主义被迫释放宰格鲁勒等人，同时采取严厉镇压措施。英国军事法庭刑讯爱国者。5月17～19日，在代鲁特的一次审判中，就有51人被判处绞刑。在曼苏拉有200人被判处2～3年徒刑。6月26日，英国军事当局发表公告，各地被课罚金总额达22万多镑。①

3月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永远激励着埃及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而且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解放运动也有影响。

三、米勒纳调查团和1921～1922年起义 宰格鲁勒率代表团从马耳他直赴巴黎，向参加巴黎和会的美法代表呼吁，要求他们根据他们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埃及问题。宰

① 《1919年埃及革命》，第2卷，第30页。

格鲁勒等人的呼吁毫无结果。1919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承认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6月底，分赃的凡尔赛和会决定，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反英斗争，再度高涨。

（一）米勒纳调查团　英国政府派殖民大臣米勒纳率领一个调查团，到埃及查明起义原因，提出在保护权下实施宪政的方案。①

埃及人民坚决反对米勒纳调查团。全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抗议集会。英国的镇压，使和平示威发展为要求埃及完全独立的武装起义。1919年12月7日，米勒纳调查团到达埃及，迎接它的是1000多封抗议信。调查团在埃期间，埃及人民的抗议示威，从未停止。

米勒纳调查团在埃及到处碰壁（只与极右势力有秘密接触），1920年3月初，返回英国。调查团离埃后，埃及立法议会于3月9日举行会议，宣布埃及独立，取消英国保护权，声明埃及对苏丹享有主权。

正当埃及人民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关键时刻，埃及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怕得要命，甘当英帝国主义镇压埃及人民的走卒，埃及素丹福阿德就是他们的总代表。

瓦夫德党内部也逐渐分化。加入瓦夫德党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生怕失去英国的棉花市场，力求和英国妥协。1922年，代表封建大地主的穆罕默德·麦哈穆德帕夏和大金融家、工业家、糖业种植园主伊司马仪·西德基终于脱离瓦夫德党，加入了以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阿德里为首的自由立

① 《1798～1952年的埃及》，第182～183页。

宪党，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傀儡。

瓦夫德党的资产阶级上层领导，越来越软弱。他们对人民，特别是农民觉醒，十分恐惧，压制他们的反英行动。宰格鲁勒不主张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坚持“和平斗争”和“合法斗争”的道路。他一方面表示，将不惜一切牺牲，实现埃及的独立；一方面却又阻止人民示威游行，要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各司其事，各安其业。

米勒纳感到，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做出一定限度的让步，改变统治形式。米勒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埃及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主张承认埃及独立，然后与埃及订立“同盟条约”，通过条约来维护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二）1921～1922 年起义　英国政府派米勒纳调查团成员赫斯特到巴黎邀请宰格鲁勒去英国进行谈判。1920 年 6 月，宰格鲁勒率代表团到达伦敦。新任首相阿德里也参加了谈判。8 月 18 日，米勒纳提出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英国撤消保护权，承认埃及独立；英国继续在埃及驻军，以保障大英帝国的交通线；英国有权向埃及司法、财政两部派遣顾问。[①] 阿德里及“温和派”认为，没有比这个方案再好的方案了，以宰格鲁勒为首的“激进派”则斥之为掩盖英国保护权的诡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1921 年 7 月，阿德里赴伦敦与英国外相寇松谈判。寇松提出的方案，比米勒纳方案更加苛刻。阿德里不敢和英国达成协议，谈判失败。反英浪潮再度掀起，全国处于极度混乱状态。1921 年 12 月 3 日，英国驻埃高级专员阿伦比向素丹福阿德发出最后通牒，强调埃及与英国不可分割的必要性，声称

① 《1919 年埃及革命》，第 2 卷，第 101～102 页。

不仅苏伊士运河区，而且整个尼罗河流域对大不列颠都非常重要。

宰格鲁勒发表宣言，反对英国当局和埃及政府出卖埃及人民的阴谋，阿德里内阁被迫辞职。12 月 23 日，阿伦比逮捕了宰格鲁勒、穆斯塔法·纳哈斯和艾贝德（科卜特人）等瓦夫德党领导人，把他们押送到亚丁，后转塞舌尔群岛。1922 年 9 月，宰格鲁勒健康恶化，被送到了直布罗陀要塞。

宰格鲁勒等人的被捕，点燃了起义的烈火。12 月 23 日，开罗、亚历山大、坦塔、扎加济格、苏伊士、塞得港、伊斯美利亚、阿西尤特等城市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大示威，与军警发生战斗。24 日，各大城市爆发了工人、职员、律师的大罢工，学生的大罢课。英国当局在开罗逮捕 180 人，在亚历山大逮捕了 380 多人。农民也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战斗。他们拆毁铁路，袭击火车，有些地方组织了游击队。

英军占领所有要地，军舰开到各个港口和上埃及镇压，空军轰炸了开罗和尼罗河三角洲，许多人被捕遭害。1922 年 1 月，瓦夫德党开罗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抵制英国货和英国银行，不给英国人服务。刊登这一宣言的报纸全被查封。

从 1923 年宪法到 1936 年英埃同盟条约

一、1923 年宪法和瓦夫德党内阁　1922 年 2 月，阿伦比应召回国，共商决策。阿伦比未能说服寇松，他对首相劳合·乔治说："我告诉你，接受条件是必需的，你不愿接受，我不能勉强你。我等了几周了，不能再等了。我将叫阿伦比太太回家。"[①] 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同时提

① 《1798～1952 年的埃及》，第 186 页。

出了4点保留：英军驻防苏伊士运河；守卫埃及，抵抗外来的侵略或干涉；保护外侨利益和少数民族；管理苏丹。①

这个声明，给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埃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全国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再次高涨。

1922年3月1日，福阿德即王位，称福阿德一世，宣布埃及为君主立宪国。4月，以萨尔瓦特为首的新内阁组成。他利用戒严法令镇压人民群众的反英运动，并加速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30人组成，知名的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侯赛因·鲁世迪任主席。委员中有脱离瓦夫德党，自组自由立宪党的分子。

1923年4月19日，宪法公布。7月，戒严法令撤消。宪法规定政府向议会负责，对封建专制王权作了某些限制，但国王仍保留许多大权。比如，他有权解散国会，任命内阁等。

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埃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了发展的机会。事实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年月，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组成了内阁，埃及银行的民族资本，由1920年的17万多镑增加到1927年的100万镑。② 1922～1928年，建立了10个民族工商企业。③ 宪法没有给劳苦大众带来任何好处。

1923年3月，宰格鲁勒获释，9月回到埃及。1924年初，埃及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瓦夫德党在215个议席中赢得了188席，占绝对多数。1月28日，以宰格鲁勒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阁组成。

革命斗争使宰格鲁勒看到，被人诬蔑为"痞子"的阶级是

① 《1798～1952年的埃及》，第186～187页。
②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213页。
③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第188页。

全民族中人数最多的阶级，革命力量的源泉在于他们。他赞扬工农，不争私利，有一贯坚定的原则性。他嘲讽达官贵人表面上高叫"祖国万岁"，心里却在喊"升官图万岁"。他谴责达官贵人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称赞"痞子"始终如一，从不改变自己的信仰。① 然而宰格鲁勒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领导的内阁毕竟是资产阶级政权，他们十分害怕工农起来进行深刻的民主革命。瓦夫德党的资产阶级立场，注定了瓦夫德党必然日渐走向工农的对立面而与英帝国主义妥协。

由于宰格鲁勒坚持废除英国保留的4项特权，英国人把他视为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最大障碍，策划迫他下台。自由立宪党人阴谋搞掉瓦夫德党内阁，恢复他们失去的权力。国王福阿德急于换上一个听命的内阁。瓦夫德党面临各种威胁，局势严峻。② 1924年11月19日，英籍埃军总司令兼英国驻苏丹总督李·斯特克在开罗遭到暗杀，这一事件立即被英国用来作为除掉瓦夫德党内阁的借口。22日，阿伦比派兵占领埃及议会和内阁大厦，向宰格鲁勒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埃及政府惩办凶手，镇压游行示威，赔偿50万英镑，于24小时内从苏丹撤走全部埃及官兵。宰格鲁勒断然拒绝英国提出的最后通牒，于11月24日辞职。

二、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争权夺利和埃及人民的恶劣处境

（一）内阁频繁更替，政党争权夺利　1923～1936年，埃及存在着三大政治力量：英帝国主义，王室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以宰格鲁勒为首的瓦夫德党。英国的政治目标是，加

① 艾尼斯、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119～120页。

② 《埃及政治研究》，第188～189页。

速缔结“英埃同盟条约”，使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统治合法化。王室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质上亲英，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取消1923年宪法，恢复阿里家族的封建专制统治。瓦夫德党的政治目标是撤消英国保留的4项特权，限制王室的权力。英国翻云覆雨，今天拉拢这一派，明天又扶植那一派。1924年后，埃及内阁更迭频繁，都与英国的险恶用心和对埃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5年，宰格鲁勒当选为议长。福阿德再次解散议会，组织了由他控制的联盟党。他重用联盟党党员，并把权力交给他的文房长官纳什艾帕夏。1926年5月，瓦夫德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决定性胜利。两位瓦夫德党议员被宣布与李·斯特克案件无关，新任高级专员劳埃德对此大为不满。英国借机把巡洋舰开到亚历山大，迫使宰格鲁勒放弃组阁，阿德里出任首相兼议长。

1927年4月18日，萨尔瓦特任首相。8月，萨尔瓦特在伦敦与英国首相张伯伦拟定了“萨尔瓦特—张伯伦协定草案”。草案完全体现了英国保留4项特权的意图，避而不谈苏丹问题，同意英国有权继续在埃驻军10年，10年后还可以协商是否撤离。8月23日宰格鲁勒溘然逝世，埃及人民对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民族革命的先驱，感到十分悲痛，永远怀念他。纳哈斯继为瓦夫德党领袖，他曾任宰格鲁勒秘书多年，他的政治才能远不如宰格鲁勒。

1927年11月萨尔瓦特带回英国要求不加修改的条约草案，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30年6月17日，西德基继任首相。西德基是不久前成立的人民党领袖，参加内阁的还有以麦哈穆德为首的自由立宪党。这两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集团的政党，

沆瀣一气，同恶相求，干了数不清的坏事。1930 年 10 月，西德基政府颁布新的宪法和选举法，把瓦夫德党挤出了议会。

1933 年 9 月，西德基因大贪污案下台，叶哈亚出任首相。

（二）埃及人民的恶劣处境　1922 年埃及取得的“独立”，1923 年的宪法以及后来的 1936 年英埃同盟条约，给王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产阶级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处于底层的劳苦大众则一无所得，过着更加穷困的生活，遭受更加残酷的压迫。

地主依靠权势，借助法令，或强占土地，或以象征性价格攫取国家地产，或以低价租赁国家和清真寺田产，转手高价出租，获利数倍。两次大战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1930 年，占地 5 费丹以下的农民，为土地占有者总人数的 93.1%，而他们所占的土地仅为土地总面积的 31.6%；占地 50 费丹以上的地主，为土地占有者总人数的 0.6%，而他们所占的土地却为土地总面积的 38.7%。[①] 不仅如此，富农、地主从国家得到大量低息农贷，垄断种子、肥料、农具和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大资本家享受国家各种工业信贷，与外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控制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赚取巨额利润。

广大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虽终岁辛劳，难求一饱。

工厂工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有的高达 16 小时。一日所得只能买 1.5 公斤粮食，全家处于半饥饿状态。工厂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农业工人每天劳动 12～15 小时。强劳力日工资仅两个皮阿斯特，弱劳力、妇女、儿童所得更少。尽管颁布了一系列劳动立法，但是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厂主并未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195 页。

完全执行。

工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相继成立了各种类型的工会，但历届政府都不承认它是合法组织。但是，工人运动是任何反动势力阻止不了的。1924～1936 年，埃及工人不仅数量上有很大增长，素质和觉悟也有较大的提高。1938 年，工人罢工达到了新的高潮。同年，40 个工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强烈要求政府颁布工会法。

农民深受外国资本家、本国封建主和高利贷的重重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 1939 年，近百万农民沦为佃农、雇农和农业工人。

许多无地农民流入城市谋生，城市人口激增。开罗人口从 1917 年的 79 万增加到 1937 年的 131 万。同一时期，亚历山大人口从 44 万增加到 68 万。涌入城市的农民，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造成大量的城市无业游民。

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埃及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危机期间，棉花价格急剧下跌，1929 年棉花总产值为 4000 万镑，1932 年猛跌到 1470 千镑。[①] 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棉价下跌而倾家荡产。危机过去后，物价腾贵，农村主要粮食玉米的价格上升了 11%，农民实际收入降低了 50%。农民满腔愤恨。

中小民族工业受到外国、特别是英国资本的排挤，难以生存下去。舶来品充斥市场，传统工业凋敝，许多工厂关门。

知识分子照样子受到歧视，机关工作人员薪金很低。很多知识分子无人雇用。1937 年，具有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失

① 《埃及政治研究》，第 198 页。

业者，高达 1.1 万人。

埃及表面上实现了独立，建立了议会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1938 年，埃及作家陶菲克·哈基姆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民主就是一群挨饥受饿、赤脚跣足的人，每月向另外一群由富有者组成的人（指议会议员）支付 40 镑的薪金。他尖锐地指出，所有埃及的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大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垄断了所有商品，而使成百万人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之中。①

三、1936 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1934 年上半年，埃及工人发动了要求提高工资、要求工会取得合法地位的大罢工。工会联合会与军警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斗争。罢工由经济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帝大示威，“英国是我们的敌人”的口号响遍全国。

这时，意大利正准备吞并埃塞俄比亚，凯觊埃及和苏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迫近。英国决定抛弃镇压民族运动不力的叶哈亚政府，另找谈判对象，签订英埃同盟条约，巩固埃及这个战略要地。蛰伏数年的瓦夫德党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提出恢复宪法的口号，以图东山再起。英国拒绝恢复 1923 年宪法，引起全国抗议。

1935 年 11 月 13 日埃及国庆节那天，反英斗争达到高潮，开罗街头示威群众人流如潮。军警对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埃及人民不畏强暴，反英浪潮很快蔓延到各地。英帝国主义不得不于 1935 年 12 月 13 日宣布恢复 1923 年宪法和 1924 年选举法。

1936 年 5 月，瓦夫德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阁，纳哈斯

① 《埃及政治研究》，第 210 页。

任首相。纳哈斯率领由瓦夫德党、自由立宪党和人民党组成的代表团到伦敦同英国谈判。8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英国终止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双方结为同盟；平时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陆军1万人，空军400人；战时英国有权控制埃及全部交通，埃及有义务向英军提供物资；英国继续占用亚历山大港海军基地8年；英国空军可以使用埃及机场，可以在埃及领空任意飞行；埃及军队只能由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埃军的装备只能由英国提供，埃及军官留学只能派到英国；恢复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允许埃及军队进入苏丹，英国总督掌握行政大权，负责指挥埃及军队。①

英埃同盟条约实现了英国多年汲汲以求的野心，把埃及变成了它事实上的殖民地，取得了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而埃及人民得到的却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条锁链。

瓦夫德党专制谋私，丧权辱国，遭到人民唾弃，威信一落千丈。和瓦夫德党一起出卖民族独立的自由立宪党和人民党，借机攻击瓦夫德党，阴谋掌权。这时瓦夫德党发生分裂，以艾哈迈德·马希尔和努克拉希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退出瓦夫德党，另组“赛耳德党”。尤其严重的是，埃及社会出现的一股法西斯主义思潮，在瓦夫德党内也开始蔓延。瓦夫德党在青年党员中按德意法西斯的模式建立了一支名叫“蓝衫队”的卫队，影响极为恶劣。②

1937年4月，在埃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法、美、德、意等

① 参看《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2卷，第486～493页。

② 《埃及政治研究》，第192页。差不多与蓝衫队建立的同时，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的青年埃及党成立了与蓝衫队抗衡的绿衫队。绿衫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即被解散。

14个国家，和埃及的代表在蒙特勒举行会议，达成了取消在埃及的特权的协议，但"混合法庭"维持到1947年才撤消。

1936年4月28日，国王福阿德死去。他的儿子法鲁克时在英国伍利治的军事学院学习，因未成年，以亲王穆罕默德·阿里·陶菲克为首的摄政委员会代理国事。1937年7月，法鲁克亲政。12月，英国迫使法鲁克免掉纳哈斯首相职务，命令以亲英闻名的麦哈穆德帕夏组阁。

1938年2月，麦哈穆德解散了瓦夫德党占4/5议席的议会。4月，新议会选举结束，瓦夫德党只占13个席位，纳哈斯及一些党的领导人均未当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轴心国家就竭力鼓动埃及的反英情绪，企图使埃及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国王法鲁克为首的宫廷集团日益表现出亲德的倾向。[①] 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军人希望英国失败，幻想德意两国能够帮助埃及获得独立。

1939年8月12日，麦哈穆德辞职，宫廷总管亲德分子阿里·马希尔(艾哈迈德之兄)继为首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埃及政府立即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接管了德国财产，集中监管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纳粹者除外)。由于德国初战胜利，埃及力求避免同轴心国发生冲突，社会舆论也支持政府不卷入大战旋涡的观望政策。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12月，埃及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6月28日，前埃及驻英大使哈桑·萨卜里组成

① 《埃及政治史》，第262页。

了新政府。

1940 年 9 月 19 日，意军进入埃及的西迪巴腊尼离边界 50 英里。11 月 14 日，议会开会，主战派和主和派互相攻击，争论激烈。哈桑·萨卜里在宣读国王意旨时猝死，无党派人士侯赛因·西里出组内阁。12 月，意军被逐出埃及，全国欢腾。

1941 年春，隆美尔统率德军进攻班加昔，英军惨败，退回埃及边界，托卜鲁克要塞被围。埃及国内人心惶惶，情绪沮丧。

1942 年 2 月 11 日，宫廷集团利用群众对供应状况的不满和德国在昔兰尼加的胜利，鼓动学生举行亲德的示威游行。次日，西里辞职。2 月 3 日，英国大使兰普森去见国王，要求让瓦夫德党领袖纳哈斯出来组阁。英国的考虑可能是，把瓦夫德党扶上台后，它就很可能改变态度，转而支持英国。瓦夫德党的组织遍布全国，在平息群众不满方面远比其他政党有力。

瓦夫德党历来与宫廷集团有很大矛盾，同时国王见战局有利于轴心国，推说需要商量。2 月 4 日，兰普森向国王发出警告：下午 6 时前得不到纳哈斯受命组阁的消息，埃及必将自食其果。法鲁克拒绝英国最后通牒。晚上 9 时，3 辆英军坦克，随同步兵，闯入阿比丁宫。兰普森和驻埃英军总司令斯通率领一队士兵，冲进国王内室。要法鲁克做出选择，是任命纳哈斯组阁，还是到塞舌尔群岛或毛里求斯岛度过余生，法鲁克完全屈服。[①] 次日，纳哈斯出组内阁。

3 月，新议会选出，瓦夫德党获 89% 的席位。纳哈斯忠实地承担了英埃同盟条约的义务，与英国充分合作。他宽恕了

① 《战时中东》，第 210 页。

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创于 1928 年)捣乱分子,获得该组织的领导人哈桑·班纳对他的支持。他对危险的政敌阿里·马希尔毫不留情,责令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把他拘禁在乡村。他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稳定后方社会秩序,支援前线战争,起了巨大作用。

1942 年 6 月 21 日,托卜鲁克失守,德军乘胜进入埃及,被阻于阿拉曼地区。8 月,英军易帅,哈罗德·亚历山大接替奥金莱克为中东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1942 年 11 月,英军在阿拉曼地区发动阿拉曼战役,取得巨大胜利,轴心国军队被迫撤出埃及。

1944 年 9 月 25 日到 10 月 7 日,由埃及出面邀请,7 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代表,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举行会议。巴勒斯坦代表穆萨·阿拉米出席了第三次会议。10 月 7 日发表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决定成立一个泛阿拉伯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 年 2 月 4 日到 3 月 22 日,除也门以外的其他 6 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在开罗集会,拟定并签署了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被选为秘书长。巴勒斯坦代表穆萨·阿拉米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5 月 11 日阿扎姆宣布,也门也签署了宪章。

宪章指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各国联盟的目的是,密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保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在经济、交通、文化、卫生等方面进行合作。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必然结果。联盟在以后的岁月里,为阿拉伯的民族事业做出了贡献。英国为了自己在中东的利益,支持阿拉伯各国成立联盟。

纳哈斯政府愈来愈不得人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费用总指数，由1942年的230上升到1944年的353。[①] 1943—1944年，尼罗河500公里长的沿岸地带，发生可怕的疟疾，有14万多人患病，6万多人死亡。纳哈斯本人及其阁僚，窃踞公职，营私舞弊，侵吞国家财产，民怨沸腾。

1944年10月8日，法鲁克免去纳哈斯首相职务。在大战中发了横财的赛耳德党党魁艾哈迈德·马希尔受命组成联合政府。参加内阁的有自由立宪党、瓦夫德党独立联盟和民族主义党。艾哈迈德·马希尔对法鲁克国王唯命是从，宣布他将与英国真诚合作，忠实履行埃及的义务。

1945年2月24日，艾哈迈德·马希尔被一个青年刺死，赛耳德党副主席努克拉西继为首相。

为了战后能参加和平会议，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2月26日，埃及对德宣战。

阿拉曼战役后，埃及开始出现激烈的反英情绪。战后，埃及人民立即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要求撤退外国军队，修改英埃同盟条约，统一尼罗河流域（即把苏丹并入埃及），实行改革。

①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289页。

第 30 章
意大利再度征服利比亚与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决定重新征服利比亚。这场战争打了十几年，大致可划分为意大利法西斯上台（1922 年 11 月）以前和以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意大利国内政局不稳，以政治谈判为主，军事征伐为辅；后一阶段。墨索里尼掌权，以暴力镇压为主，诱降为辅。利比亚革命力量坚持战斗，未落意大利的政治圈套。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陷落 1919 年 3 月，意军 7 万人，在加里奥尼的指挥下，占领了的黎波里和扎维亚之间的沿海地带（1917 年已占祖瓦拉港）。的黎波里塔尼亚部落互不团结，领导的黎波里塔尼亚共和国的改革委员会（书记为来自埃及的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后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也未做好战斗准备。加里奥尼深信，单凭意大利的军威和讹诈即可不战而使部落归降。意军与部落酋长举行和平谈判。意方代表为朱塞佩·塔迪蒂，部落代表为拉马丹·舒泰维、苏莱曼·巴鲁尼和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谈判破裂。意大利人由于国内发生政治危机，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1920 年 8 月，舒泰维在同宿敌奥尔菲拉部落作战中死去。

1921 年 7 月，梅尔卡太利辞职，朱塞佩·沃耳皮伯爵继为总督。

8 月，沃耳皮来到的黎波里，感到局势十分严重。意大利困守的黎波里—祖瓦拉一线，除此之外，仅占有塔古腊、胡姆斯和阿济济亚 3 个据点。改革委员会经常派人进入意占区张贴布告、收税和征兵。

1922 年 4 月 10 日，沃耳皮在意大利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命令罗多耳福·格拉齐亚尼上校指挥 1.5 万人，向利比亚部落发起攻击，占领了格拉法平原的大部分。7 月 5 日，内富萨山西端的纳卢特插上了意大利国旗。的黎波里塔尼亚处于危急之中，改革委员会未经赛努西教团领袖伊德里斯同意便授予他全利比亚艾米尔的称号，希望他在昔兰尼加出击，声援的黎波里塔尼亚。但是，改革委员会的期望落空了。

1922 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意大利开始了历时 20 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改过去的做法，对利比亚实行完全征服的政策。

10 月 31 日意大利军队占领杰夫兰，11 月进据加里延。1923 年 1 月 4 日，攻克古萨巴特。6 日占领塔尔胡纳，改革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马拉伊德的所有私人文件，包括他与艾米尔伊德里斯的通信，全被意大利人搜获。2 月底意军控制了从突尼斯边境到锡尔特的沿海地带。1923 年 12 月，意军进入贝尼乌利德。1924 年 6 月，的黎波里塔尼亚大部分落入意大利人手中，所辖人口达 40 万（10 万牧民和绿洲居民除外）。在战争的过程中，意军使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人无数。他们把爱国者一排排地绞死在市镇的广场上。

沃耳皮计划全部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制定了如下战略方针：先夺取吉卜拉，巩固北部的占区；再进军锡尔提加，把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连接起来，切断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最后深入费赞。这一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吸取了10年前米尼亚的教训，极为狠毒。各部落不能团结御敌，终遭失败。

格拉齐亚尼拉拢吉卜拉地区的柏柏尔、米沙沙和里埃纳等部落，唆使他们攻击与意大利敌对的津坦和鲁吉班等部落，让他们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同时意军也不时袭击反抗部落，并使用了飞机和毒气弹。意大利"以夷制夷"的策略，使1924～1927年吉卜拉的局势得到了稳定。

意军向乔夫拉绿洲和奥季拉—贾洛继续进军。1928年1月1日，两支意军分别从布埃腊特松和阿杰达比亚出发，对锡尔提加形成钳形攻势。

1928年2月中旬，格拉齐亚尼攻占了乔夫拉绿洲和奥季拉—贾洛地区，锡尔提加的东部和西部完全被封锁。3月中旬，意军在锡尔提加及其周围建立了8处基地。机械化步兵从这些基地出发，由飞机指示目标，进行反复扫荡。到1928年5月，意大利人控制了大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切断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和费赞游击队同昔兰尼加抗意军的联系。

1928年夏，意军从吉卜拉开始南进。年底，西起古达米斯经苏克纳、泽拉和奥季拉，直到东部边境的贾加布卜一线全被意军侵占。

1929年1月，为了协调军事行动，意大利政府任命皮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总督，统一管理这两个地区。他声称意大利人将永远留在利比亚；对付

叛乱分子，机枪是比大炮更为有效的武器。①

1929 年 11 月，意大利人进攻费赞。这时，利比亚抵抗部落疲乏不堪，又得不到外援；意大利军装备精良，且有飞机助战，处于绝对优势。12 月 5 日，意大利人攻克布腊克。1930 年 1 月 9 日，格拉齐亚尼进至乌姆阿腊内卜。他派出的一支快速部队，于 1 月 13 日击溃了马拉德·苏莱曼部落。一星期后，占领了费赞首府木祖克。另一支部队于 2 月 2 日攻占乌巴里。2 月 15 日两支部队于加特会师。3 月底。图木陷落。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被意大利侵略者全部吞并。拒绝接受大赦的利比亚人逃往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斗争 意大利与赛努西教团谈判。1920 年 10 月 25 日，双方签订了里吉玛协定。意大利承认赛义德·伊德里斯世袭的艾米尔称号，承认他是贾加布卜、奥季拉—贾洛和库弗腊等绿洲的独立统治者。意大利人资助他的财政开支，每月给予他和他的家属以及各部落、扎维亚的谢赫以补贴，昔兰尼加人民在议会有充分的代表权。赛义德·伊德里斯则同意实施宪法的条款，限制军队人数，在 8 个月内撤除赛努西军营。②

但是，部落反对解散军营。双方于 1921 年 11 月 11 日在布马里阿姆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把一些军营置于意大利—赛努西的共同控制之下，直到军营能够解散为止。意大利表面上做了让步，实际上是企图在昔兰尼加内地建立势力中心。共管的混合军营共计 5 处。

① 《利比亚》，第 161 页。

②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第 2 卷，第 228～230 页。

1922年8月，的黎波里塔尼亚单方面宣布赛义德·伊德里斯为全利比亚的艾米尔，他坚决不同意，以出走了之。12月，他把大权交给他的兄弟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和堂兄弟赛义德·萨菲丁，带了几个随从去开罗，在那里过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

1923年1月，意大利派卢伊季·邦焦旺尼出任班加昔的第一任总督。3月初，邦焦旺尼勒令穆罕默德·里达撤出混合军营及其他武装据点。里达拒不照办，意军突然占领了这些军营。接着，意军向班加昔以南推进，开始了第二次意大利—赛努西战争。

4月21日，意军占领赛努西教团的行政中心阿杰达比亚，宣布过去的一切协议无效。

从1924年起，战斗主要集中在绿山区。这是一个布满丛林的石灰石高原，多深谷岩洞，最适于游击队作战。指挥游击队抗战的是利比亚的民族英雄欧麦尔·穆赫塔尔。1862年，欧麦尔·穆赫塔尔出生于巴尔卡的曼法部落的一个显贵家庭，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至贾加布卜赛努西教团的扎维亚学习，以成绩优越受到教团领袖穆罕默德·麦赫迪的重视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后，穆罕默德·麦赫迪任命他为绿山区古苏尔扎维亚的谢赫，深受当地人民爱戴。1911～1916年，他和意大利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欧麦尔·穆赫塔尔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敌人毫不留情，他英明果断，多谋善战，意大利人很怕他。①

赛努西教团号召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为捍为自

① 关于欧麦尔·穆赫塔尔的事迹，可参看伊兹丁·伊司马仪等所著《欧麦尔·穆赫塔尔》，贝鲁特，1975年。

己的宗教而战，许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城乡居民暗中援助游击队。许多所谓归顺的“顺民”，经常和游击队在一起，游击队员可以在“顺民”聚居区里隐藏几个星期，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牧羊人。

欧麦尔·穆赫塔尔指挥的游击队约 1500 人，分成若干支队，避开意军主力，相机歼敌，使意军疲于奔命。

1924 年底，意大利人宣布平定了绿山地区的西部，实际上并未平定。白天，意大利人在那里发号施令；晚上，游击队又出来活动。1927 年 3 月 28 日，一支厄立特里亚纵队在巴尔切以南的拉希巴洼地中了游击队的埋伏，被歼 340 余人，其中军官 6 人。[①] 意大利当局改变战术把兵力分为若干独立作战部队，对游击队实行奔袭、包围、追击战术，并派飞机支援。游击队被迫后撤，意军打通了从班加昔到德尔纳的道路，加快了向山区运送军队和补给的速度，对游击队形成很大威胁。

1928 年，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投降，欧麦尔·穆赫塔尔正式成为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的领袖。他转移到丛林地带作战，多次突破或逃离了敌人的包围。

1929 年，巴多格里奥派多曼尼科·西契利亚尼为副总督，指挥昔兰尼加战争。游击队顽强不屈，坚持战斗。但是，由于他们长期被敌人追逐，不少人远撤到马尔马里卡和一些偏僻险要的地区，有的隐蔽在“顺民”的营地里，很难补充兵员，组织有力战斗。加之，不能耕种放牧，供给短缺，游击队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

1930 年，刽子手格拉齐亚尼被任命为昔兰尼加副总督。格拉齐亚尼使用最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游击队。仅在 3 月份，

① 《欧麦尔·穆赫塔尔》，第 67～69 页。

就有800名游击队员被杀死。他建立单一的指挥系统，派遣快速部队深入游击区，命令部队以不断的运动来主宰这个国家。他下令解除"顺民"武装，禁止他们与游击队接触，违者处以死刑。尤其恶毒的是，他强迫整个昔兰尼加北部的8万牧民连同他们的牧畜迁到锡尔特和锡尔提加荒漠的集中营内。集中营的牧民靠意大利当局的些微施舍度日，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牧畜迅速死亡。从1926年到1933年，羊群由80万头降到不足10万头，骆驼从7.5万头锐减到2600头。

欧麦尔·穆赫塔尔与牧民的联系被切断后，转移到马尔马里卡，希望得到埃及援助。格拉齐亚尼下令沿埃及边界，从海岸直到贾加布卡(长300多公里)，建立一条倒刺铁丝网，用装甲车和飞机来回巡逻，企图阻止游击队从塞卢姆港运进武器和给养①。

1931年1月，意大利人进攻赛努西的最后一个要塞库弗腊。居民逃亡到埃及、苏丹和提贝斯提，许多人困死在沙漠之中。

游击队大量减员，极端艰苦。1931年9月10日，欧麦尔在艾因拉法地区中伏受伤被俘。据格拉齐亚尼备忘录记载，欧麦尔·穆赫塔尔在回答意大利官员的问题时，态度镇静，无任何沮丧情绪。他说："我是在和意大利法西斯作战，我不憎恶意大利人民，但是，我的宗教命令我同法西斯进行圣战，因为他们是民族的敌人。"② 欧麦尔·穆赫塔尔面临死亡的威胁，毫不畏惧。他说："我既被俘，任凭你们处置。我要强调的是，我一天也没有考虑过在你们的强大压力下投降，结局全凭

① 参看《马格里布史》，第384页；《利比亚》，第165页。

② 《欧麦尔·穆赫塔尔》，第94页。

真主。”[①] 经过军事法庭审讯，这位忠诚的爱国者，于 9 月 15 日在苏卢克当着 2 万多被迫集合起来的群众的面，被法西斯绞死。人们强忍着无比的仇恨，满怀悲愤默默地同他们尊敬的领袖、热爱的民族英雄永别。欧麦尔·穆赫塔尔葬在班加昔。

1932 年 1 月，巴多格里奥宣布利比亚已被完全占领。

意大利在利比亚推行的法西斯殖民政策 意大利按照法西斯的精神和方式改造利比亚。意大利使利比亚法西斯化的主要政策，可概括为以下 3 个方面：

1. 对利比亚实行直接统治，从根本上瓦解利比亚的部落社会结构。1934 年以后，利比亚由一个总督（1937 年改称“第一执政官”），通过一个大协商会议和一个政府委员会来控制。的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昔和德尔纳 4 省有省长管理，行政和财务自治（1939 年以上 4 省并入意大利）。以胡恩为首府的南方军区划分为五个行政区。[②]

部落的谢赫由意大利行政当局任命，他们不再有以前那样大的权力，因为部落直接受军事官员统治。在昔兰尼加，1932 年意大利当局让被关在集中营的部落回返原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迁移。在费赞，族长会议被废除，由区长行使权力。

赛努西教团是维护部落内聚力的精神支柱，因此，意大利人禁止赛努西教团活动，放逐教团的谢赫，关闭教团的扎维亚，甚至把它改作军事据点。

① 《欧麦尔·穆赫塔尔》，第 94 页。
② 《利比亚》，第 183 页。

此外，意大利人还用限制伊斯兰法庭只受理个人、家庭及有关宗教诉讼，成立即席裁判法庭，强迫部分牧民定居等办法，来削弱部落结构，瓦解部落制度。

2. 掠夺部落土地(这也是打破部落结构的重要手段)，发展农业经济，实行“人口移植”，变利比亚为意大利的真正领土。早在20年代初期，沃耳皮和其他资本家，即已着手开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农业。殖民政府把掠夺来的土地出售、抵押或以大租借的方式出租给殖民者。为了鼓励殖民者投资，沃耳皮规定的土地价格十分便宜(平均1公顷仅50个里拉)，而且土地购买人可在25年内免交赋税。在沃耳皮任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期间(1921～1925)，殖民者经营的土地为3.1万多公顷(殖民政府掌握的土地有5.8万多公顷)。

墨索里尼对开发利比亚十分注意。1926年他亲自视察了利比亚。他主张把意大利的无地农民和失业者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迁移到利比亚，在那里安家落户，为意大利的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埃米利奥·德博诺(1925～1929年在职)，拟定了一个“人口移殖计划”，建议政府向利比亚大量移民，国家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计划于1928年开始执行。1932年，意大利当局又使用没收、宣布无人耕种土地为国有地等非法手段，掠夺了昔兰尼加50万公顷的土地。

1938年，意大利加快了移民步伐。3月，墨索里尼批准了利比亚总督伊塔洛·巴勒波提出的大规模人口移殖计划。10月，2万经过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的意大利人迁到了利比亚。次年10月，又有1.2万名意大利移民来到利比亚。

1904年，利比亚的意大利移民增至11万(7万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占整个利比亚人口的12%。开发的土地达22.5

万公顷，主要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胡姆斯、塔尔胡纳、格法拉和昔兰尼加的班加昔—图克腊平原、巴尔切—阿卜亚尔平原。

3．使利比亚法西斯化，从精神上征服利比亚。墨索里尼曾经说过："所谓文明，事实上就是意大利在我们海洋的第四海岸（按即指利比亚）所创造的一切；它的共同点是西方文明，它的特殊性是法西斯文明"。[①] 在利比亚，一切殖民政策都是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制定的。

利比亚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放逐，就是三缄其口，争取独立的运动刚一萌发，即被镇压。

意大利法西斯不给利比亚人民以充分受教育的机会。1939～1940年，意大利政府办了100多所小学，但是中等学校只有3所。利比亚94%的人是文盲。

利比亚人被征入伍，要他们举手行法西斯礼，穿黑衬衫，向墨索里尼欢呼。意大利政府在利比亚青年中组织"阿拉伯法西斯青年团"，让他们为法西斯政权效劳。

总之，利比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人民的任何活动，都必须法西斯化。这样，经过几代人的时期，利比亚人就可能被同化为意大利帝国的公民，"都作为一个伟大的有力组织即法西斯帝国的建设性力量，统一在共同的队伍之中"。[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利比亚的民族独立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成为盟国和轴心国反复争夺的战场。1942年秋，英军最后占领了昔兰尼加。1943年1月蒙哥马利率领

① 约翰·赖特《利比亚现代史》，伦敦，第38页。

② 《利比亚》，第181页。

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和勒克莱尔统率的自由法国军队开进了的黎波里。在此以前，自由法国军队已占领了费赞。同年，美国人进据的黎波里东面的梅拉哈机场(后改称惠勒斯机场，今名阿克巴本纳菲机场)，这是美国第一次在非洲取得空军基地，标志着美国势力已伸向长期被欧洲人控制的北非。这个机场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美国为它花费了一亿美元。①

1940年8月9日，流亡者在开罗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利比亚站在英国一边，参加反轴心国战争的决议。大会宣布，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成立赛努西艾米尔国，组成艾米尔的咨询会议，并拟建立临时政府。会议授权艾米尔赛义德·伊德里斯争取英国帮助。

8月9日会议后，成立了由1万人组成的利比亚志愿部队，在英国和利比亚军官的指挥下，积极参加了1940～1943年的多次战役。意军中的利比亚部队，一有机会就倒戈杀敌。与此同时，利比亚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政党，如欧麦尔·穆赫塔尔体育俱乐部、国民党等。

战后，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由英国占领，费赞由法国占领，美国据有惠勒斯空军基地。利比亚人民对于这种多国统治的状况感到愤慨，强烈要求独立。直到1949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才通过了利比亚独立的决定。

① 《利比亚现代史》，第49页。

第 31 章
马格里布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摩洛哥里夫人民起义与民族行动集团和独立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政策　法国统治摩洛哥的一大特点，就是利用摩洛哥居民 40% 为柏柏尔人这一事实，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1912 年 5 月，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老手利奥泰接替勒尼奥为摩洛哥总督。利奥泰借平服叛乱之名，占领了全部麦赫赞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包括沿海平原、马拉喀什、非斯、梅克内斯、乌季达、沙维亚、卡萨布兰卡和塔扎等地。麦赫赞辖区的征服，使法国在摩洛哥东西部的力量联成一片，加强了法国的统治。马拉喀什及其以南的西巴地区是最后征服的。法国委任马达尼·格拉维、萨米（马达尼之弟）等柏柏尔地方首领来管理。

利奥泰竭力拉拢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使之成为抗衡平原和大城市阿拉伯穆斯林的力量。柏柏尔人，特别是中阿特拉斯山区的桑哈贾人，总是担心他们的传统习惯被麦赫赞政府和噶伊德改变。法国当局利用柏柏尔人的心理，于 1914 年 9 月 11 日发布第一道柏柏尔法令，承认柏柏尔的乡

镇议会为政权机构，并授予它们司法权力。这就意味着承认柏柏尔人的自治权，承认柏柏尔人的习惯法是独立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把柏柏尔人从整个摩洛哥分离了出去，使之不能和阿拉伯穆斯林结成统一的反法联盟。1930 年，法国颁布第二道柏柏尔法令，把柏柏尔习惯法纳入法国的司法体系。乡镇会议的司法权转到柏柏尔特别习惯法庭。

法国殖民当局支持法国垄断资本，疯狂掠夺摩洛哥财富。法国银行通过向素丹贷款，获得巨大利益。以巴黎和荷兰银行为首的金融资本给予主要公私建筑工程以财政支持，并利用矿产租让权谋取高额利润。1920 年，磷酸盐矿改由国家控制。1928 年，矿业研究与参与局成立。最初仅开采煤和石油，1938 年发展到开采除磷酸盐外的所有矿产资源。

1919 年，法国当局成立了以土著事务局局长为首的办事处。凡办事处认为部落“不需要”的土地（往往土质肥沃，灌溉良好），即不再属部落所有。这些土地被廉价卖给了欧洲人，其价格仅相当于这些土地一年的收入。据统计，1919～1932 年，法国人占有的摩洛哥土地多达 67.5 万公顷。①

法国限制摩洛哥教育的发展。殖民当局为殖民者子弟兴建的学校，尽力排斥摩洛哥儿童入学。1938～1939 年，这类学校共有学生 3.06 万多人，其中摩洛哥儿童只有 450 人，②仅占 14.7%。1931 年，整个教育费为 4180 万法郎，拨给穆斯林学校的仅为 1480 万法郎。③ 西班牙占领区的面积约 2.2 万平方公里，为法占区的 1/20。西占区矿产资源很少，以农

① 《马格里布史》，第 360 页。
② 同上书，第 367 页。
③ 同上。

业生产为主，谷类产量最多。鲁库斯农业公司经营的土地达1.5万公顷。

在西占北部区，西班牙人获经济利益不多，但他们取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该区由西班牙的高级专员和素丹根据西班牙政府提名所委任的哈利法联合统治(大权在高级专员手里)。

1923年12月，英、法、西达成有关丹吉尔的协议，签订了丹吉尔章程。章程规定丹吉尔为国际保护区，素丹的代表负责丹吉尔区12万摩洛哥人的管理工作。立法权授予一个由17个欧洲人、6个穆斯林和3个摩籍犹太人组成的特别会议。由欧洲领事组成的控制委员会负责行政事务。有一位欧洲官员(1940年前，全系法国人)，主要负责欧洲人区的行政工作。1940年，西班牙吞并丹吉尔。1945年，丹吉尔恢复为国际保护区，丹吉尔的国际共管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与外界联系十分有利。

二、里夫人民起义　非斯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在北部占领区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西部的杰巴拉部落和东部的里夫部落根本不承认西班牙的统治权，与西班牙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班牙承认杰巴拉部落的首领莱苏尼为杰巴拉地区的长官。大战结束，西班牙恢复军事行动，于1920年10月14日占领了沙温。莱苏尼撤至塔兹鲁特。西班牙占领沙温前的12天(10月2日)，法军进入了韦赞。

西班牙人最初对东部里夫地区采取怀柔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纠合一些部落，在里夫地区建立直接的军事统治，乌利阿格勒老酋长和他的大儿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克里木发动了反西班牙的武装起义。这时，老酋长逝世，领导起

义的重任落在了阿卜杜·克里木肩上。

西班牙派出2.4万人讨伐乌利阿格勒部落，占领了达尔·阿巴拉据点。1921年6月1日，阿卜杜·克里木率众反攻，收复了达尔·阿巴拉。西班牙军死伤400余人。阿卜杜·克里木缴获大批枪支、大炮和军用物资。①

西班牙集中两万兵力，直趋乌利阿格勒部落首府阿杰迪尔。两军在离阿杰迪尔40公里处的安瓦勒决战。经过6天（7月21～26日）的激烈搏斗，西班牙殖民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阵亡1.47万多人，西班牙野战军司令希尔维斯特自杀。起义军缴获大炮139门，机关枪292挺，步枪2万支以及大批粮食、药品和汽车。西班牙殖民军被迫退出方圆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②

继安瓦勒战役之后，起义军在阿鲁伊特又一次重创西班牙军，守将纳瓦罗投降，俘获无算。

1921年9月中旬，阿卜杜·克里木召开有12个最大的里夫部落首领参加的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里夫国民大会，宣布里夫为独立的共和国，成立了民族共和政府。阿卜杜·克里木任总统。

会议通过了民族誓言6条：(1)不承认侵犯摩洛哥权利的各项条约，特别是1912年的条约。(2)西班牙人应撤出里夫地区。(3)西班牙承认里夫国家完全独立。(4)成立共和政府。(5)西班牙应赔偿最近12年内使里夫人民所蒙受的损失，并应赎回其俘虏。(6)与所有大国建立友好关系，但不给

①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126页。

②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362页。

他们特权。①

里夫共和国宣布总动员，阿卜杜·克里木被任命为总司令。

里夫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结盟的各部落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阿卜杜·克里木团结各部落，整顿内政，增强军力，并竭力争取国际的支持。

1925年访问过里夫共和国的一个美国记者报道，共和国内法律严明，秩序井然。氏族之间停止了互相残杀的复仇战争，人民生命和交通安全得到了保障。

为了军需，共和政府征收两种赋税，一是人头税，贫民和伤残军人免缴；一是5%的所得税，缴纳实物或现金。阿卜杜·克里木从欧洲招聘军事教官，购买武器。共和国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人数达12万。

里夫人民不断出击，屡挫西班牙军锐气。1922年3月25日，在哈希麦给予西班牙军沉重打击，歼灭5000人，俘虏3000人，西班牙军司令身负重伤。②

1924年阿卜杜·克里木占领了沙温，1925年初进入莱苏尼的要塞塔兹鲁特。西班牙军队退到沿海一些易于防守的城市，并派出代表与共和政府谈判媾和条件，以求赢得喘息时间。

里夫人民的胜利严重威胁法帝国主义在摩洛哥和北非其他地区的统治，法国政府决定插手西班牙—里夫战争。1925年7月11日，法西双方达成合力镇压起义的协议，成为法西

①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第362～363页；《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141页。

②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168页。

两国扼杀里夫共和国的转折点。

8月，贝当元帅接替利奥泰为驻摩法军总司令。10月，利奥泰被解除总督职务回国。这时，法军增至20万人，西班牙军增至10万人，而里夫政府的军队只有7万左右，装备也不如法西联军。

9月，法西联军发起进攻。西班牙人在阿鲁塞马斯湾登陆，10月，占领里夫共和国首都阿杰迪尔。法军进入瓦尔加盆地，利用部落间的宿怨以及里夫人的饥饿和疲惫，收买一些部落首领，使共和政府军队受到很大的削弱。阿卜杜·克里木把主力撤到山区，准备待机反攻。

1926年5月17日，法西军队发动进攻，里夫军战败，5月25日阿卜杜·克里木投降。他及他的兄弟和叔父被流放到留尼汪岛，在那里度过艰难的20年。

三、民族行动集团和独立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与各地部落起义的同时，城市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逐步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及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学说即已传入摩洛哥。在马格里布，奉行这派学说的人，称为萨拉菲叶派。[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洛哥的萨拉菲叶派有了一定的发展。20年代，成为主张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派别。萨拉菲叶派从摩洛哥的客观实际出发，把要求复兴伊斯兰教和反对法国统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非斯不但是宗教中心和古都，而且是传统的中产阶级的堡垒，成为萨拉菲叶派的大本营。

萨拉菲叶派从兴办教育入手。1921年，该派在非斯建立

① 阿拉伯语 Salafiyah 的译音。这个词源于 salaf，意为"祖先"、"前人"。萨拉菲叶派主张恢复祖先的或原始的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故名。

了第一所现代伊斯兰学校，即所谓的自由学校。到 1937 年，有 5000 学生在自由学校接受初级教育，其中非斯的 20 所学校有学生 1500 人。[①] 自由学校的发展，说明城市中产阶级（萨拉菲叶派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反对法国的文化专制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25 年下半年，法占区成立了两个秘密社团。一个是非斯萨拉菲叶派建立的，它的主要领导人为穆罕默德·格兹、阿拉勒·法西、穆赫塔尔·苏西和易卜拉欣·克塔尼。另一个是拉巴特的一些受过法式教育的人建立的，其主要领导人为艾哈迈德·巴拉弗里吉、穆罕默德·哈桑·瓦扎尼、欧麦尔·阿卜杜·杰里勒和穆罕默德·里阿兹迪。

1930 年，在反对第 2 号柏柏尔法令的运动中，促成非斯和拉巴特的两个社团联合为名叫民族集团的政治组织。这个团体有由 25 人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自己把它叫做扎维亚，这是他们迷惑警察的障眼法，因为警察从不给苏非派的扎维亚添麻烦。1932 年，民族集团改名为民族行动集团。

扎维亚与素丹毛莱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即穆罕默德五世）建立联系，竭力争取他站在民族行动集团一边。为了争取法国人民的支持，民族行动集团于 1932～1936 年在巴黎创办了《马格里布》期刊，宣传该集团的观点。[②]

1934 年，民族行动集团向法国政府提出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敦促法国进行改革，在摩洛哥采用法国司法、农业教育、劳动立法和政党制度的经验。法国总督蓬索讥讽它是一篇博士论文，置之不理。

---

① 《马格里布史》，第 367 页。

②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176 页。

行动集团中受过法式教育那派人占了优势，扎维亚中受穆斯林教育的成员，对他们失去领导地位感到不满。1936 年 10 月，两派之间的冲突终于公开化。瓦扎尼被选为总书记，阿拉勒·法西被选为主席。瓦扎尼认为，主席一职应由他担任，于是他退出了行动集团，另建组织。总书记一职由巴拉弗里吉接替。

由于殖民者现代工业的兴建，在摩洛哥的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无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约有 6 万人在殖民者的农场做工。扎维亚领导人意识到，工人队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强大力量，决定在工人中吸收新的成员，并于 1937 年 1 月开始在地方建立秘密支部。1937 年 5 月，成员增至 6500 人。行动集团的积极活动引起法国人的注意，5 月 18 日，被勒令取缔。但是，民族主义者接着又另组“实现马格里布愿望民族党”。①

1937 年，摩洛哥发生大灾荒，140 万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全国惶惶不安。梅克内斯附近格尔万和艾提·尤西两个大部落的最好土地被剥夺，大批部落成员丧失家园。格尔万和艾提·尤西两地的殖民者把布·法克兰河的水大量用来灌溉他们的土地，而不给清真寺和公共澡堂留够用水，引起摩洛哥人民极大的愤慨。9 月 6 日，民族党各地方支部，在梅克内斯、卡萨布兰卡、非斯、拉巴特、乌季达和马拉喀什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法情绪空前高涨。10 月 22 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总督诺盖严厉镇压示威群众，逮捕了阿拉勒·法西及民族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瓦扎尼同时被捕。法西被放

①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228～229 页。

逐到加蓬，在那里过了 9 年的流浪生活。[①] 巴拉弗里吉时在巴黎，后到西占区的得土安和丹吉尔领导反法活动。

1940 年和 1941 年，艾哈迈德·马克瓦尔和穆罕默德·里阿兹迪分别回到摩洛哥，民族党恢复活动。1942 年 11 月，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法国允许民族党的秘书长巴拉弗里吉于 1943 年 1 月回国。1944 年 1 月，巴拉弗里吉改组民族党为“独立党”。独立党是一个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政府职员、大中学教师、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大联盟。它的政治纲领是：实现摩洛哥的独立和统一，建立一个保障各阶层权利的民主政府。[②] 由要求改革到要求独立，标志着摩洛哥的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6 年，阿拉勒·法西返回摩洛哥任独立党的最高领导。1947 年，独立党的成员发展到 1.5 万人。独立党与素丹保持良好关系，争取到素丹的巨大支持。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一、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政治上“恩威并施”，经济上敲骨吸髓，文化上继续执行愚民政策。法国把阿尔及利亚南部仍然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1944 年，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迫于形势，取消了“土著法”。1945 年，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法帝国主义便凶相毕露，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实行血腥镇压。

法国疯狂地掠夺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殖民者（主要是法

①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256 页。

② 同上书，第 258 页。

国人)占有的土地,从1900年的168.2万公顷增加到1940年的272万公顷。[①] 殖民者霸占的土地,都是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的好地,地价比一般穆斯林的土地高两倍。农业殖民者大量种植葡萄、柑桔、蔬菜和烟草等赚钱较多的出口作物。法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给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带来极大灾难,粮食严重不足。法国大殖民者和农业公司以高达100%的利息,向阿尔及利亚农民出借种子和资金,致使大量农民破产。

和大殖民者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国金融集团,不断向阿尔及利亚输出资本,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煤、铅、锌、铁和磷酸盐的生产,独占了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工程企业和加工企业,垄断了阿尔及利亚的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事业。1939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掠夺铁矿近300万吨,磷酸盐50万吨。同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进出口总值中占75%以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法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旨在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愚民政策、奴化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1938年,在629万土著居民中,入学男孩仅8.7万名,入学女孩只1.7万名。[②] 由于缺乏校址和教师,100万儿童无法上学。1943年,在125万学龄儿童中,只有11万人受过初等教育,失学率越来越高。

在法帝国主义和本地封建主的压迫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端贫困。大批的青年农民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几十万人流落沿海大城市街头,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到法国去做苦工。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很多人患了肺结核和其他疾病。

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68页。

② 《阿尔及利亚史》,第62页。

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为部落起义。大战后，转为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斗争。

大战一结束，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阿卜杜·噶迪尔的孙子艾米尔·哈立德上尉就率领由阿尔及利亚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向在巴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要求。哈立德退役后，成立了一个叫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被选举人集团”的组织。这个组织提出的两大目标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应享权利，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其主要口号为：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人，停止外国人向阿尔及利亚移民。①

哈立德创办阿拉伯文和法文的《无畏报》，积极宣传他的思想，开展民族解放斗争。法国当局逮捕了他，把他逐出了阿尔及利亚。1937 年，哈立德在亚历山大城避难时死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尔及利亚各派民族力量，组成不同政治集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要求，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反法斗争。

1926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组织“北非之星”在巴黎成立，其主要成员为侨居法国的劳动者，领导人为梅萨利·哈吉。梅萨利出生在特累姆森，曾在巴黎创办《民族报》。他既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浓厚的穆斯林感情。1933 年，他因领导“北非之星”被捕，1935 年获释后，侨居瑞士。1936 年，经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允许，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再次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① 《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12 页。

1933年,“北非之星”提出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要求,但缺乏具体的纲领。“北非之星”遭到法国镇压,1937年被迫解散。同年,梅萨利又创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其政治要求和“北非之星”大致相同,在阿尔及利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阿尔及利亚人民党”被解散。不少党员,包括梅萨利在内,被捕入狱。1943年4月,法国当局释放了他,但被软禁在家里(在沙拉腊)。这时,他开始和另一个民族主义者法尔哈特·阿巴斯发生联系。

193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伊本·巴迪斯、泰伊卜·欧克比和伯什尔·易卜拉希米等人建立的伊斯兰“贤哲会”,属于伊斯兰教萨拉菲叶派的民族主义组织。伊本·巴迪斯君士坦丁人,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亲近法国的家庭;欧克比为阿尔及尔人;易卜拉希米为特累姆森人。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受埃及伊斯兰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宗教改革学说的影响较深。30年代,伊本·巴迪斯成为阿尔及利亚萨拉菲叶派的领袖。

“贤哲会”先后创办《评论家报》和《流星报》,宣传自己的主张。伊本·巴迪斯认为,一个国家所赖以生存的是宗教、语言和对历史的自豪感。伊本·巴迪斯的上述思想和泛阿拉伯主义,可以说是“贤哲会”从事民族运动的理论基础。

“贤哲会”在政治上小心翼翼,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避免直接提出明确的、彻底的民族独立的纲领。“贤哲会”主张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反对殖民者强占土地。“贤哲会”强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伊斯兰特性,驳斥法尔哈特·阿巴斯的不存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论调,反对法国的同化政策。

要求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是“贤哲会”为之奋斗的另一目标。

为了唤醒阿尔及利亚人民，“贤哲会”广泛宣传马格里布的光荣历史，并拿它和目前所处的屈辱地位做对比，借以促进民族的觉醒。为了抵制法国的奴化政策，除了创办刊物外，“贤哲会”还兴建了许多免费学校来实施现代阿拉伯语言的教育，[①] 并向中东各阿拉伯大学派遣留学生。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贤哲会”的活动，逐渐转向政治斗争。1936 年 6 月，“贤哲会”和“文明人士”在阿尔及尔召开穆斯林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取消限制穆斯林的特别法令，废除行政管理同化于法国的政策（包括总督的废除）；解散财政代表团；进行普选；实现法国人和穆斯林政治平等。[②] 法国政府拒绝了穆斯林大会的决议。“贤哲会”进而提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的口号。

1940 年，伊本·巴迪斯去世，“贤哲会”的政治活动曾在短时期内受到一定影响。

以法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青年阿尔及利亚党人，也积极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主张以平等的身份在政治上同化于法国。阿巴斯 1899 年出于君士坦丁省的塞蒂夫，1934 年任塞蒂夫市议员。他不认为存在着一个阿尔及利亚祖国。承认法国宗主国的地位，要求与法国人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力，成为阿巴斯在长时期内的主导思想。

阿巴斯集团的主要成员为阿拉伯—柏柏尔血统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受过法国教育，其中一些人在市议会和省议会中占有席位。有些人具有浓厚的亲法思想，和法

① 到 1954 年，这类学校已有 200 所左右。

② 《阿尔及利亚史》，第 66 页。

国殖民者有联系。但是，阿巴斯集团受到殖民者的压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得不到发展，因而和法国殖民者又有矛盾。

后来，阿巴斯的思想转变，于1938年创建"阿尔及利亚人民联盟"。在他的政治声明中，不再提以平等的身份在政治上同化于法国的问题，相反，他强调阿尔及利亚有它自己的特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贤哲会"的威望大为减弱，梅萨利又被软禁（直到1946年），阿巴斯以其温和态度和多次策略上的退却，得能继续活动，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代言人。

1942年11月，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阿巴斯与罗斯福的特派代表墨菲谈话时，强调阿尔及利亚人民希望成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祖国的自由人。1943年2月10日，阿巴斯联合55名"开明人士"向美英当局提出"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宣言指出，自从盟军占领阿尔及利亚以来，一直无视700多万土著居民的存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的飞跃发展，是建筑在对部落的巧取豪夺的基础之上的。法国胜利者的法律，使部落丧失了他们最好的土地，使大批小业主成为穷苦的无产者。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被掠夺、被奴役，他们身居祖国，如处异域。宣言要求：取消一个民族剥削另一民族的殖民政策；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受宗教和民族的歧视；阿拉伯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实行自由义务教育；释放一切政治犯；成立自治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在联邦的基础上和法国保持联系。①

1944年3月11日，阿巴斯联合各派民族力量，在塞蒂夫创建"宣言与自由之友社"，其最终目的为建立一个与法国联

① 《阿尔及利亚史》，第80～81页；《马格里布史》，第323页。

盟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他出版《平等报》，宣传宣言与自由之友社的主张。

阿尔及利亚人民党虽处于地下，但其党员仍在活动，在城市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这个党的领导人反对阿巴斯的主张。1945年3月2～4日，宣言与自由之友社在阿尔及尔召开代表大会。梅萨利派参加并控制了大会，阿巴斯与法国结成联盟的主张被否决。大会通过了梅萨利派提出的两项动议：要求释放不可否认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领袖梅萨利；组成阿尔及利亚国会和政府，这个政府不与法国发生任何联系。大会后，各派民族主义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拥护宣言与自由之友社代表大会决议的人愈来愈多，各党派的地方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1945年5月8日，塞蒂夫的群众在这个德国投降的日子，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手持当年阿卜杜·噶迪尔反法的绿白两色旗帜，高呼“打倒殖民主义”，“我们要平等”，“自由阿尔及利亚万岁”等口号。警察向群众开枪，群众与警察展开激战，同时攻击了一些法国居民。下午，波纳、格勒马和君士坦丁省的其他城市，瓦赫兰的某些地区，也发生了群众和警察的冲突。法国军舰炮轰沿海城市。法军非法逮捕无辜居民，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法国种族主义者、殖民者和贝当分子，组成所谓民兵，与军警一起参加了这次大屠杀。据民族主义者估计，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达8万人之多；被捕者4560人，其中99人被判处死刑，64人被判处终身监禁。①

8月示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武装斗争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

① 关于这次大屠杀的情况可参看：《马格里布史》，第325页；《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第106～107页。

法帝国主义100多年罪恶统治的愤恨情绪的一次大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30万阿尔及利亚军队分别在突尼斯、法国和意大利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胜利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憧憬着未来，希望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是，对他们的正当要求的回答，却是欺骗、威胁和镇压。拿起武器，以暴力对暴力，以斗争求生存，阿尔及利亚人民终于得出了这一正确的结论，终于赢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新宪政党领导的反法斗争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

领导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为地主资产阶级，工人也起了重要作用。突尼斯工人阶级的民族成份和工会组织都比较复杂，技术工人主要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壮工主要为突尼斯人。同工种的外籍工人和突尼斯工人的待遇差别很大。突尼斯有3类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社会党人所建）领导的地区工会，受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有法国人，也有突尼斯人）影响的工会，独立于上述两个工会之外的工会。

1920年，萨阿列比组成宪政党（又称“自由宪政党”），在一些城市和大乡镇建立了支部。萨阿列比在其所著《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一书中，提出了这个党的理论和纲领。他认为，法国当局的殖民政策破坏了突尼斯传统，给突尼斯人民带来苦难。他主张恢复1860年宪法，由突尼斯人和法国人共同组成议会；法突官吏同职同薪；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经济服从于全体居民的需要，而不只是为外国殖民者的利益服务；

实施初级义务教育，教学使用阿拉伯语。①

宪政党的领导人物，大都出身于达官显贵和宗教上层人物的家庭。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确立后，这些人丧失了部分权利，与法帝国主义有一定矛盾。他们要求独立自由，但根深蒂固的宗教保守思想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注意拉拢纳赛尔贝伊等王室代表人物，而不去、也不可能去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政治要求仅限于在保护制前提下，建立立宪政府。

1922 年 4 月，法帝国主义为了缓和突尼斯人民的反法情绪，宣布成立大议会、噶伊德区议会和州议会。大议会做出的决议必须经法国外交部长批准。这种所谓的改革，更加引起突尼斯人民的不满。

1924 年，突尼斯工人发动了一系列的罢工。宪政党人提出“突尼斯是突尼斯人的”、“结束摩洛哥战争”、“打倒法帝国主义”② 等民族主义的口号，开展了反法活动。

1929～1930 年，法国对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宪政党无所作为。

1929～1930 年，世界经济危机殃及突尼斯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工人工资急剧下降，大量工人失业，无数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破产。3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在激烈的斗争中，宪政党内部传统主义的保守派和现代主义的革新派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终于分裂。

传统主义派以萨阿列比为代表，他们固守穆斯林传统，政

① 参看《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 576 页。

② 《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第 65 页。

治上同法国妥协。从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传统主义派。现代主义派多是受过法国式或法国—突尼斯式现代学校（如萨迪基学院）教育的人。这部分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和卓越的才干。他们不仅要求独立，而且期望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主张把古兰经和现代政治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派突出的代表人物为哈比卜·布尔吉巴。

1903年，布尔吉巴生于突尼斯东海岸的本纳斯提尔，曾在萨基迪学院的小学部和学院部念书。在卡诺特中学毕业后，去巴黎学习，获法学士学位。他和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1927年，他回到突尼斯。布尔吉巴长于演说，知道如何拨动人们的心弦。他强调自己觉醒，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求得解放。他认为，要使民族复兴，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文化。尽管他早在1922年就是宪政党党员，但他不赞成宪政党的政治方向，对宪政党的领导人很不满意。1930年，布尔吉巴参加了宪政党《突尼斯之声》报的编辑工作。他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一个小团体，其中有他的兄弟穆罕默德以及麦哈穆德·马泰、塔希尔·斯法尔、萨拉赫·伊本·优素福、巴赫里·吉加等人。1932年，他们主编了《突尼斯行动报》。他们虽是宪政党党员，但他们在《行动报》专栏上发表的政治主张，与宪政党的主张大相径庭。1933年，法国查封了《行动报》。

1934年3日2月，宪政党在卡斯尔·赫拉勒召开大会期间发生分裂。布尔吉巴及《行动报》的成员退出宪政党，另组新宪政党，主席为马泰，总书记为布尔吉巴。①

新宪政党很快便发展成为由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① 参看《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第76页。

领导的、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牧民、中小商人、学生和手工业者的政党。[①] 该党主张废除保护制度，实现民族独立。

布尔吉巴注意吸取法国左派政党的经验，除组织机构外，在策略口号和干部训练等方面，都参考了它们的做法。这个党着重政治斗争，而不煽动宗教狂热。为了深入动员群众，新宪政党发动了“到农村去”的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党员，包括党的一些领导人，奔赴遥远的乡村，教农民学习文化，解释党的纲领，发展组织。凯鲁万的兹拉斯部落参加了新宪政党，新宪政党很快发展壮大，1937 年党员达 10 万人。

1934 年后，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展开了争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激烈斗争。1937 年，萨阿列比结束了 15 年（1923～1937）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突尼斯。他想重振毫无生气的宪政党，但是失败了。

如何对待旧宪政党的问题上，马泰和布尔吉巴有分歧。1938 年，马泰因反对布尔吉巴批准对旧宪政党采取暴力行动，退出新宪政党。布尔吉巴于是总揽党的领导大权。

新宪政党以其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众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经受住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考验，领导突尼斯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

二、新宪政党领导的反法斗争 1934 年 5 月，突尼斯工人纷纷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失业者和流入城市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解决工作和吃饭问题。农村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

① 米考德等：《突尼斯：现代化的政治》，纽约，1964 年，第 79～85 页。

法帝国主义颁布非常法令，实行戒严。不少工厂的工会被勒令解散，参加工会的人全被解雇。[①] 一些反法运动的领导人和新宪政党的首脑哈比卜·布尔吉巴等被流放到实行军事管制的南方。新宪政党被取缔（以后20年一直处于非法地位）。

突尼斯处于革命大风暴的前夜。9月4日，总罢工开始。罢工者提出"释放流放者和废除非常法"的口号，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码头工人和警察展开了激战，铁路交通中断，电讯瘫痪。许多城市的居民，也积极参加了反法活动。

农村的革命烈火到处燃烧。8月底，凯鲁万郊区的农民进城举行示威游行。9月，木克宁市郊区的农民烧毁市政局，砸开监狱，释放全部犯人，并袭击了前来镇压的宪兵队。9月6日，农民与法军之间发生激战。法国殖民主义者害怕受到农民的惩罚，纷纷逃离农场。

突尼斯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得到了法国人民的支持。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组成的莱昂·勃鲁姆内阁解除了对新宪政党的镇压，释放了布尔吉巴及其他政治犯，减轻了农民的赋税，颁布了改善工人待遇的法令，宣布了突尼斯人民有人身、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但是法国殖民者阻止人民阵线上述政策、法令的实施。1936～1938年，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大罢工和示威游行。1938年4月9日突尼斯城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当局逮捕了新宪政党领导人阿里·巴勒哈万。示威者试图解救他，警察开枪，打死112人，伤62人。同时，布尔吉巴被捕，后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押送到法国。[②]

① 1934年，突尼斯有92个工会组织，约有2万工人参加了工会。

② 《马格里布史》，第349页。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法国投降。贝当的维希政府任命埃斯特瓦为法国驻突尼斯总督。突尼斯处于法国维希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

1942 年 6 月，蒙西弗就任贝伊。1942 年 11 月上旬，盟军在摩洛哥及阿尔及利亚登陆。11 月 10 日，德军空降突尼斯北部，接着占领了突尼斯市和宾泽特市，企图阻止盟军东进。11 月下旬，盟军进入突尼斯北部。12 月 31 日，贝伊成立了以谢尼克（新宪政党的同情者）为首的民族政府。参加内阁的有马泰、萨拉赫·法尔哈特（旧宪政党的秘书长）。谢尼克政府顶住了轴心国的压力，严守中立。

1943 年 5 月初，德意法西斯军队被盟军赶出突尼斯，法国恢复了对突尼斯的统治，谢尼克政府被吉罗将军解散。5 月 8 日蒙西弗贝伊以通敌罪被捕，5 月 14 日被废黜，法国当局把他放逐到阿尔及利亚的拉格瓦特。

1938 年布尔吉巴被捕后，新宪政党转入地下，萨米尔、泰伊卜·斯利木等人组成了新的政治局。大战初期，许多党员由于痛恨法国，产生了同情法西斯的倾向，相信了法西斯答应突尼斯独立的诺言。党的上层领导采取观望态度，保持中立。布尔吉巴在其从马赛狱中带出的信件一再指出，以为随着轴心国的胜利，突尼斯的独立就将来到，这一切全是一种幼稚的信念。[①] 他认为，德国即将崩溃，力促政治局的成员与自由法国建立联系，双方协调行动，而把突尼斯的独立问题留到战后来解决。[②] 遵照布尔吉巴的意见，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在党员和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宣传说服工作。

① 《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第 73 页。

② 《马格里布史》，第 3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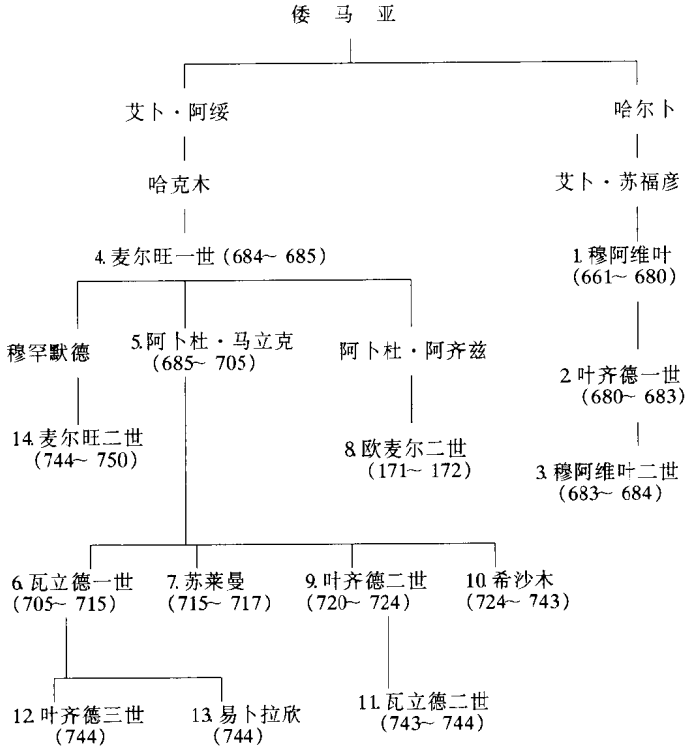
1943年初，布尔吉巴被德国人转移到罗马，意大利人释放了他。4月8日，布尔吉巴回到突尼斯。盟军进入突尼斯后一个月，布尔吉巴发表声明，号召突尼斯人民与法国人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他说，整个法兰西一旦从法西斯羁绊中解放出来，决不会忘记它的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曾在艰难时期和它站在一起。[①] 但是，法国把殖民主义的桎梏重新加在突尼斯身上的严酷事实，使新宪政党更加认识到，要获得民族独立，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①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第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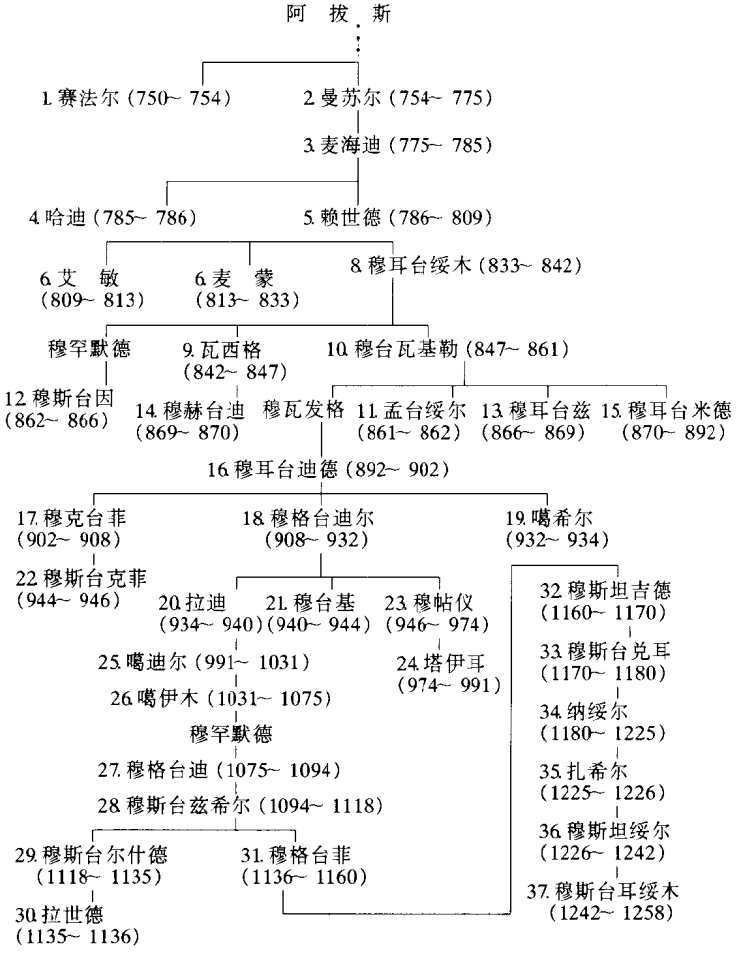
附 录

一 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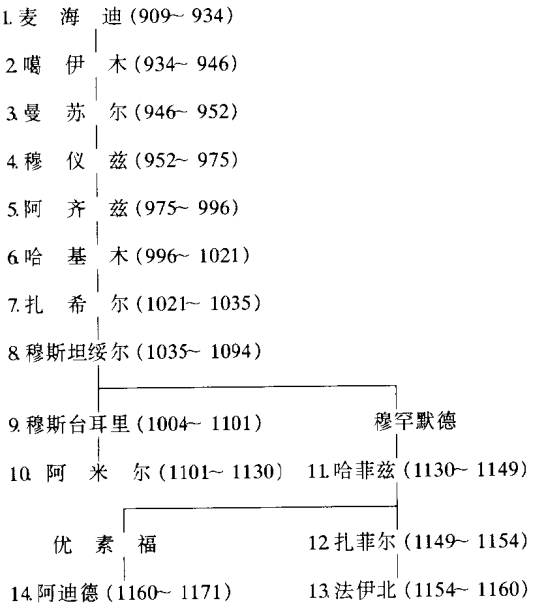
(一)倭马亚王朝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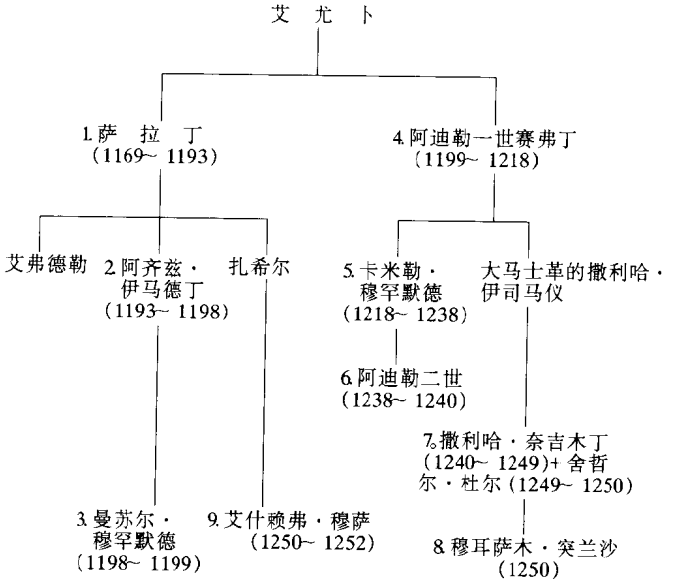
(二)阿拔斯王朝世系表


阿 拔 斯
1.赛法尔(750~ 754)
2.曼苏尔(754~ 775)
3.麦海迪(775~ 785)
4.哈迪(785~ 786)
5.赖世德(786~ 809)
6.艾 敏(809~ 813)
6.麦 蒙(813~ 833)
8.穆耳台绥木(833~ 842)
穆罕默德
9.瓦西格(842~ 847)
10.穆台瓦基勒(847~ 861)
12.穆斯台因(862~ 866)
14.穆赫台迪(869~ 870)
穆瓦发格
11.孟台绥尔(861~ 862)
13.穆耳台兹(866~ 869)
15.穆耳台米德(870~ 892)
16.穆耳台迪德(892~ 902)
17.穆克台菲(902~ 908)
18.穆格台迪尔(908~ 932)
19.噶希尔(932~ 934)
22.穆斯台克菲(944~ 946)
20.拉迪(934~ 940)
21.穆台基(940~ 944)
23.穆帖仪(946~ 974)
25.噶迪尔(991~ 1031)
24.塔伊耳(974~ 991)
26.噶伊木(1031~ 1075)
穆罕默德
27.穆格台迪(1075~ 1094)
28.穆斯台兹希尔(1094~ 1118)
29.穆斯台尔什德(1118~ 1135)
31.穆格台菲(1136~ 1160)
30.拉世德(1135~ 1136)
32.穆斯坦吉德(1160~ 1170)
33.穆斯台兑耳(1170~ 1180)
34.纳绥尔(1180~ 1225)
35.扎希尔(1225~ 1226)
36.穆斯坦绥尔(1226~ 1242)
37.穆斯台耳绥木(1242~ 1258)

(三)法特梅王朝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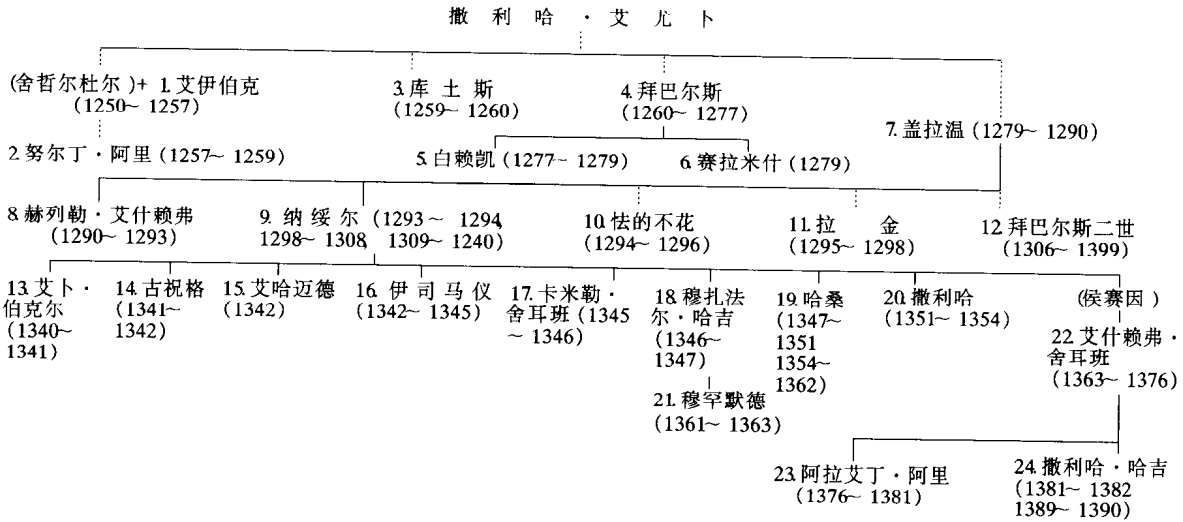

1.麦 海 迪(909~ 934)
2.噶 伊 木(934~ 946)
3.曼 苏 尔(946~ 952)
4.穆 仪 兹(952~ 975)
5.阿 齐 兹(975~ 996)
6.哈 基 木(996~ 1021)
7.扎 希 尔(1021~ 1035)
8.穆斯坦绥尔(1035~ 1094)
9.穆斯台耳里(1004~ 1101)
穆罕默德
10.阿 米 尔(1101~ 1130)
11.哈菲兹(1130~ 1149)
优 素 福
12.扎菲尔(1149~ 1154)
14.阿迪德(1160~ 1171)
13.法伊北(1154~ 1160)

(四)艾尤卜王朝世系表


艾 尤 卜
1.萨 拉 丁
(1169~ 1193)
4.阿迪勒一世赛弗丁
(1199~ 1218)
艾弗德勒
2.阿齐兹·伊马德丁
(1193~ 1198)
扎希尔
5.卡米勒·穆罕默德
(1218~ 1238)
大马士革的撒利哈·伊司马仪
6.阿迪勒二世
(1238~ 1240)
7.撒利哈·奈吉木丁
(1240~ 1249)+舍哲尔·杜尔(1249~ 1250)
3.曼苏尔·穆罕默德
(1198~ 1199)
9.艾什赖弗·穆萨
(1250~ 1252)
8.穆耳萨木·突兰沙
(1250)

（五）伯海里系马木鲁克王朝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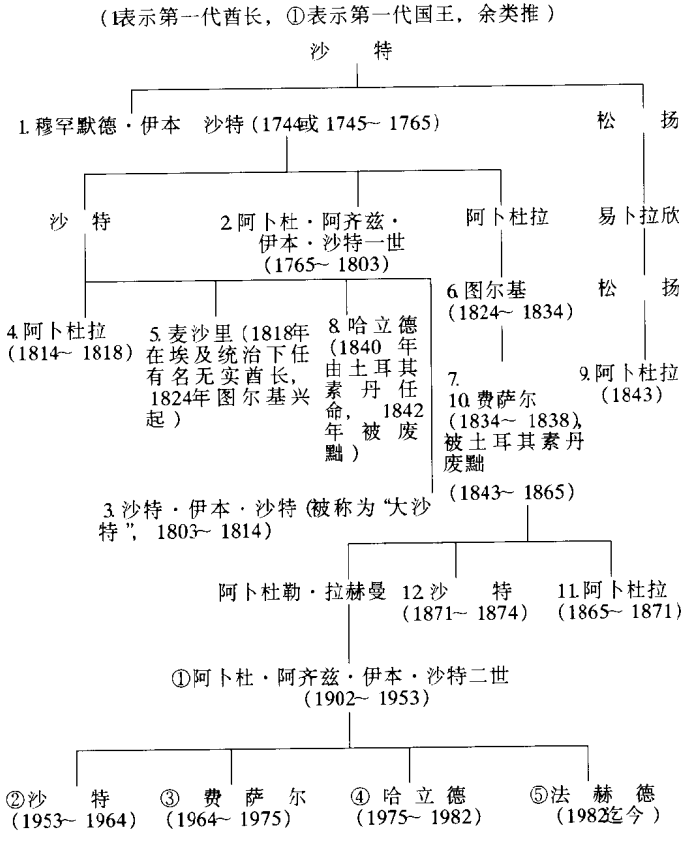
（实线表示血缘关系，虚线表示主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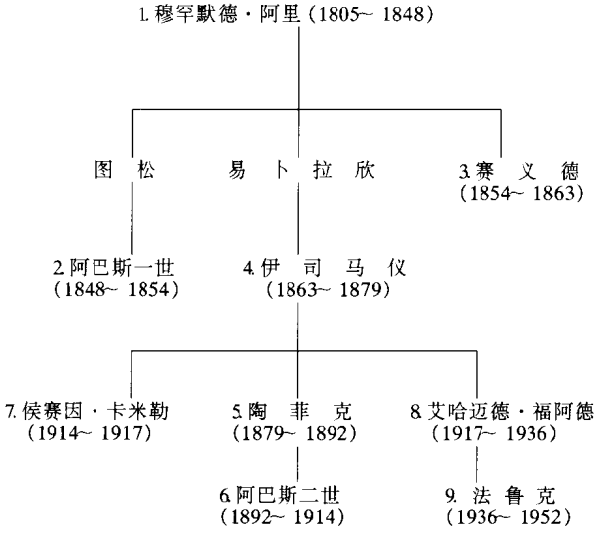
(六)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王朝世系表

1. 扎希尔·赛福丁·贝尔古格(1382),1389～1390 年,被伯海里系的哈吉中断
2. 纳绥尔·纳绥尔丁·法拉吉(1398)
3. 曼苏尔·伊兹丁·阿卜杜·阿齐兹(1405),纳绥尔·法拉吉复位(1406)
4. 哈里发·阿迪勒·穆斯台耳因(1412)
5. 穆艾叶德·舍赫(1412)
6.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1421)
7. 扎希尔·赛福丁·塔塔尔(1421)
8. 撒利哈·纳绥尔丁·穆罕默德(1421)
9. 艾什赖弗·赛福丁·白尔斯贝伊(1422)
10. 阿齐兹·哲马鲁丁·优素福(1438)
11. 扎希尔·赛福丁·哲格麦格(1438)
12. 曼苏尔·法赫鲁丁·奥斯曼(1453)
13. 艾什赖费·赛福丁·伊那勒(1453)
14. 穆艾叶德·什哈卜丁·艾哈迈德(1460)
15. 扎希尔·赛福丁·胡什盖德木(1461)
16. 扎希尔·赛福丁·雅勒贝伊(1467)
17. 扎希尔·帖木儿不花(1467)
18. 艾什赖费·赛福丁·噶伊特贝伊(1468)
19. 纳绥尔·穆罕默德(1495)
20. 扎希尔·干骚(1498)
21. 艾什赖弗·占伯拉特(1499)
22. 艾什赖弗·干骚·奥里(1500)
23. 艾什赖弗·突曼贝伊(1516～1517)

(七)沙特家族世系表


(1表示第一代酋长，①表示第一代国王，余类推)
沙　特
1.穆罕默德·伊本　沙特(1744或1745~1765)
松　扬
沙　特
2.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一世(1765~1803)
阿卜杜拉
易卜拉欣
6.图尔基(1824~1834)
松　扬
4.阿卜杜拉(1814~1818)
5.麦沙里(1818年在埃及统治下任有名无实酋长，1824年图尔基兴起)
8.哈立德(1840年由土耳其素丹任命，1842年被废黜)
9.阿卜杜拉(1843)
7.
10.费萨尔(1834~1838)，被土耳其素丹废黜
(1843~1865)
3.沙特·伊本·沙特(被称为"大沙特"，1803~1814)
阿卜杜勒·拉赫曼
12.沙　特(1871~1874)
11.阿卜杜拉(1865~1871)
①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二世(1902~1953)
②沙　特(1953~1964)
③费萨尔(1964~1975)
④哈立德(1975~1982)
⑤法赫德(1982~今)

(八)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世系表



二　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	大　事
前 750～前 115 年	赛伯邑国
前 6 世纪初(占皮特拉～105)	奈伯特国
前 115～525	希米叶尔国
1 世纪～272	帕尔米拉国
240～633	希拉国
3 世纪末～636	迦萨尼国
525～572	埃塞俄比亚人占据也门
570～632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572～630(或 631)	波斯人统治也门
610	穆罕默德开始传布伊斯兰教
622	穆罕默德为避古莱氏人的迫害,率众迁往麦地那,史称“希志来”
624	伯德尔战役
625	伍侯德战役
627	城壕战役
630	穆罕默德征服麦加
630～631	各部落派代表到麦加,表示信奉伊斯兰教,史称“代表团之年”
632～661	四大哈里发
632～634	1. 艾卜·伯克尔
634～644	2. 欧麦尔,攻占叙利亚、埃及和西部伊朗
644～656	3. 奥斯曼,651 年遣使中国
656～661	4. 阿　里

年代(公元)	大　事
636	雅尔穆克战役,拜占廷全军覆没
637	噶底西叶战役
	克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
638	耶路撒冷投降
641	攻占埃及巴比伦尼亚
642	尼哈温德战役,全歼波斯主力,取得决定性胜利进据亚历山大港
647	克的黎波里
655	船桅战役,败拜占廷舰队
656	《古兰经》校订完成
	骆陀战役
657	绥芬战役
661～750	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
674～679	围攻君士坦丁堡
680	阿里之子侯赛因被杀害
8世纪初	征服马洛里布
711	攻入印度河下游地区
711～714	占领西班牙
715	攻占河外地区
728～737	中亚人民起义
740	北非柏柏尔人起义
747～750	艾卜·穆斯林起义
750～1258	阿拔斯朝阿拉伯帝国
751	阿拉伯军在怛逻斯败唐将高仙芝
754～775	阿拔斯朝哈里发曼苏尔
756～788	阿卜杜勒·拉赫曼据西班牙,建后倭马亚王朝,称艾米尔
756～1031	西班牙后倭马亚王朝
752	曼苏尔迁都巴格达
776～783	河中穆盖奈耳(蒙面人)起义

年代(公元)	大　事
786～809	哈里发哈伦·赖世德
788～985	摩洛哥伊德里斯朝
800～909	突尼斯艾格莱卜朝
813～833	哈里发麦蒙
816～837	阿塞拜疆巴贝克起义
820～872	伊朗塔希尔朝
836	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把中央政府迁到萨马腊
867～908	伊朗萨法尔朝
868～905	埃及和叙利亚土伦朝
869～883	巴士拉黑奴起义
874～999	布哈拉萨曼朝
891～11 世纪	盖尔麦特起义
909～1171	法特梅朝(突尼斯、埃及、叙利亚)
912～961	后倭马亚王朝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
925～1055	伊朗布韦希朝
929	后倭马亚王朝阿卜杜勒·拉赫曼称哈里发
935～936	埃及伊赫希德朝
945	布韦希人进入巴格达,取代突厥近卫军的势力
962～1186	阿富汗哥疾宁王朝
969	法特梅朝大将昭海尔攻占埃及,建开罗城
972	昭海尔建爱资哈尔清真寺
973	法特梅朝迁都开罗
999～1031	哥疾宁王朝麦哈穆德素丹
1001～1026	哥疾宁王朝入侵印度

年代(公元)	大　事
1055	突格里勒攻入巴格达,布韦希人势力被消灭
1061～1147	摩洛哥穆拉比特朝
1072～1092	塞尔柱素丹马立克·沙
1086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打败西班牙基督教国王阿尔封索六世
1096～1099	第一次十字军东侵
1099	十字军占耶路撒冷
1113	西亚人民反十字军起义
1125	贝鲁特农民反十字军起义
1147～1149	第二次十字军东侵
1147～1269	摩洛哥穆瓦希德朝
1170	穆瓦希德朝迁都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1171～1250	埃及艾尤卜朝
1187	赫屯战役
1189～1192	第三次十字军东侵
1206	蒙古铁木真称大汗(成吉思汗)
1212	西班牙基督教国家联军在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击败穆瓦希德人,穆瓦希德人被赶出西班牙
1232～1492	西班牙格拉那达奈斯尔朝
1248～1254	第七次十字军东侵,法王路易九世进攻埃及被俘
1250～1390	埃及伯海里系马木鲁克朝
1258	蒙古旭烈兀军攻陷巴格达,灭阿拔斯朝
1258～1388	蒙古伊利汗国
1260	艾因·扎鲁特战役
1280	霍姆斯战役

年代(公元)	大　事
1282～1326	土耳其素丹奥斯曼夺取拜占廷的布鲁萨,宣布独立
1291	马木鲁克人攻克阿克,十字军失去在东方的最后据点
1370～1405	帖木儿帝国
1382～1517	埃及布尔吉系马木鲁克朝
1453	土耳其人攻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
1507	葡萄牙人阿方索·阿尔布奎克夺取马斯喀特和霍尔木兹
1510～1668	摩洛哥萨尔德王朝
1516～1517	土耳其人占领叙利亚
1517	土耳其人占领埃及
1518	土耳其人占领阿尔及尔
1534	土耳其人攻克巴格达及突尼斯
1568	也门成为土耳其人的属地
1551	土耳其人攫取的黎波里,占领马斯喀特
1578	三王战役
1633	也门卡西姆赶走土耳其人,重建宰德派伊玛目国家
1668～迄今	摩洛哥阿拉维王朝
1673～1727	阿拉维王朝素丹毛莱·伊司马仪统一摩洛哥
1703～1787	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1705～1957	突尼斯侯赛因王朝
1711～1835	利比亚卡拉曼利王朝
1740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开始传布瓦哈比派教义

年代(公元)	大　事
1765～1803	阿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一世
1767	法摩签订和平、友好、通商条约
1769～1775	埃及马木鲁克首领阿里贝联合巴勒斯坦北部统治者扎希尔·欧麦尔，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
1771～1813	突尼斯哈姆达贝伊
1780	黎巴嫩农民和巴勒斯坦游牧部落起义
1798～1801	拿破仑侵占埃及
1799	拿破仑进攻阿克失败 英国强占丕林岛
1800	法土签订《阿什里和约》，法国限期撤出埃及
1805～1848	穆罕默德·阿里
1808～1883	阿卜杜勒·噶迪尔
1811	穆罕默德·阿里计杀马木鲁克首领 瓦哈比派建立第一个沙特王朝
1818	埃及军队摧毁瓦哈比派第一个沙特王朝
1820	埃及入侵苏丹 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和巴林先后签订制止海盗和奴隶买卖总条约(总和平条约)
1830	希腊脱离土耳其独立 法国侵入阿尔及利亚 美国在摩洛哥获得治外法权
1831～1833	第一次土埃战争
1833	美国与马斯喀特签订友好通商条约
1835	利比亚杰夫兰山区部落起义
1837～1873	穆塔法任突尼斯侯赛因王朝首相

年代(公元)	大　事
1837	法军与阿卜杜勒·噶迪尔签订塔夫纳和约
1839	英国强占亚丁
1839～1840	第二次土埃战争
1839～1911	阿拉比
1840	英、俄、普、奥与土耳其签订解决近东问题的伦敦条约
1840(约)～1885	苏丹麦赫迪
1843	赛努西在利比亚绿山区建立第一个赛努西教团的扎维亚
1847	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各酋长国和巴林签订一项代替过去一切条约的新条约,扩大了英国作为监护人的权利
1853	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各酋长国签订海上永远休战协定
1854	英国与马斯喀特素丹签订把库里亚穆里亚群岛割让给英国的协定
1856	英摩签订通商条约
1859～1869	苏伊士运河凿成
1860	法军入侵黎巴嫩 西摩签订和平条约
1860～1927	宰格鲁勒
1861	英国强迫巴林接受保护条约 西摩签订通商条约
1863～1879	赫底威伊司马仪
1864～1865	突尼斯人民起义 阿尔及利亚乌勒得·西迪·舍赫部落起义

年代(公元)	大　事
1865	阿曼爆发反对英国傀儡马斯喀特素丹苏维尼的起义
1871	阿尔及利亚大起义
1872	土耳其攻占也门
1874～1908	穆斯塔法·卡米勒
1876	英法对埃及实行双重控制
1876～1879	戈登任苏丹总督
1878	埃及欧洲内阁产生
1880	法、英、德、西班牙、比利时等13个国家，签订马德里条约，取得了在摩洛哥的一系列特权 英国和巴林签订控制巴林的协定
1880～1953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二世
1881	法国占领突尼斯，法突签订巴尔杜条约
1881～1899	苏丹全民大起义
1882	英国占领埃及 卡塔尔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1882～1914	英国组成亚丁保护地
1885	苏丹起义军击毙苏丹总督戈登，解放喀土穆
1891	英国与阿曼马斯喀特素丹签订协定，马斯喀特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1892	英国与麦什哈特阿曼签订专有权协定，取得独占麦什哈特阿曼的特权 英国和巴林签订一项协定，巴林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1892～1894	巴林人民起义

年代(公元)	大　事
1897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任主席),通过了复国纲领
1899	英埃签订共管苏丹的协议 英国与科威特签订一项秘密协定,科威特沦为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1904	4月,英法达成协议,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10月,法西签订协议,划分了两国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1905	也门人沙哈拉重创土耳其军,史称沙哈拉战役,也门人叫"安纳托利亚的坟墓"
1906	英、法、德、俄、意、西班牙、比利时、摩洛哥等13个国家,在西班牙的阿耳黑西拉斯举行会议,主要达成了在摩洛哥创办银行和建立警察部队的协议 丹沙维事件
1911	意大利入侵利比亚
1911	德国派遣"豹子号"军舰到摩洛哥阿加迪尔示威,与法国争夺摩洛哥(称"豹子跳跃"事件)
1912	意土在洛桑签订和约,意大利取得对利比亚的宗主权 3月,法摩签订法国对摩洛哥建立保护权的条约 11月,法西签订确定两国在摩保护地位的条约

年代(公元)	大　事
1913	阿拉伯青年会发起的阿拉伯民族会议在巴黎召开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英国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 英土签订协定,土耳其承认了英国对南部也门的统治权
1914～1915	利比亚人民起义,逼使意军退守沿海一隅
1915	英国把一项奴役性条约强加给沙特阿拉伯
1915～1916	麦加侯赛因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秘密通信,就双方结盟条件,希贾兹参战和战后阿拉伯国家独立问题进行了商讨
1916	阿尔及利亚奥雷斯山区起义 英法秘密签订瓜分阿拉伯国家的赛克斯－皮柯协定 6月5日,麦加谢里夫发动土耳其起义 英国与卡塔尔签订一项独占卡塔尔的条约
1917	11月2日,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
1918	11月13日,宰格鲁勒等人组成代表团,向英国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代表团组成之日,即瓦夫德党始建之时

年代(公元)	大　事
1918	也门宣布独立 3月到5月，伊拉克纳贾夫地区和幼发拉底河中游部落起义 10月30日，土耳其军队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
1919	3月，埃及人民起义
1920	11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率兵进入马安
1920	4月，协约国在圣雷莫举行高级会议，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归法国委任统治，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归英国委任统治 伊拉克人民大起义 7月21日，麦塞隆战役，叙利亚陆军部长优素福·阿泽姆战死。
1921	邱吉尔与阿卜杜拉会谈，英国承认阿卜杜拉为外约旦艾米尔，外约旦接受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指导 伊本·沙特二世夺取沙马尔首都哈伊勒 8月，英国立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 9月，叙利亚各党派代表，在开罗召开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讨论在反法斗争中统一线织、统一行动的问题
1921～1926	里夫人民起义
1921～1922	埃及人民起义

年代(公元)	大　事
1922	美国国会通过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决议
	2月,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保留了英军驻防苏伊士运河,保护外侨利益,管理苏丹,守卫埃及等四项条件
	10月,英伊签订同盟条约
1923	12月,英、法、西三国达成有关丹吉尔的协定,签订了丹吉尔章程,规定丹吉尔为国际保护区
	埃及公布宪法
1924	英美签订巴勒斯坦协定,美国在巴勒斯坦享有与英国同样的经济特权
	10月,伊本·沙特二世攻占麦加
1925	9月,英国同马斯喀特素丹和阿曼教长国签订“西卜条约”,承认教长国独立
	希贾兹和外约旦签订了把亚喀巴和马安并入外约旦的协定
1925～1927	叙利亚大起义
1926	9月,意大利与也门签订友好贸易条约
1926	1月,伊本·沙特二世宣布自己为希贾兹国王
1927	5月,英国与伊本·沙特二世签订吉达条约
1928	2月,英国与外约旦签订一项条约,取得一系列特权

年代(公元)	大　事
1930	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组成的巴林石油公司,获得了在巴林勘探、开采石油的权利
	6月,英国与伊拉克签订同盟条约
1931	9月,利比亚抗意民族英雄欧麦尔·穆赫塔尔被俘蒙难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贤哲会成立
1932	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伊本·沙特二世为国王,兼瓦哈比派教长
1933	5月,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达成该公司在沙特阿拉伯东部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协议
1934	科威特给予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后合并为科威特石油有限公司)以勘探、开采石油的权利
	9月,突尼斯工人举行总罢工,农村同时发生反法暴动
1935	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在卡塔尔勘探、开采石油的权利
1936～1939	巴勒斯坦人民起义
1936	8月,英国与埃及签订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9月,法叙签订一项条约,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统一和独立,同时取得一系列军事、外交特权(这项条约,法议会未批准)
1937	国际联盟决定亚历山大勒达由法土共管

年代(公元)	大　事
1939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取得在沙特阿拉伯勘探、开采石油的权利 7月，法土签订协定，亚历山大勒达划为土耳其领土
1940	西班牙吞并丹吉尔
1941	6月，法国贾德鲁代表戴高乐发表声明，答应结束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9月，贾德鲁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 伊拉克亲法西斯的四上校发动政变
1942	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在纽约比尔特摩尔旅馆召开非常会议，公开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会议选举本·古里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
1943	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9月，双方达成美国在沙特阿拉伯修建达兰机场的协议
1944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表示愉快和深切关怀 9～10月，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代表，在亚历山大港开会，决定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

年代(公元)	大　事
1945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 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立即接纳10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 丹吉尔恢复为国际保护区 5月,阿尔及利亚塞蒂夫的群众举行反法示威游行,警察开枪,激起全国性的反法运动。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达8万之多

三　主要参考书目

阿文部分

邵基·代伊夫:《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开罗,1961年。
艾敏·赛义德:《阿拉伯大革命》,埃及。
阿拉勒·法西:《阿拉伯马格里布的独立运动》,开罗,1948年。
阿卜杜·哈米德:《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开罗。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拉伯人的日子》,埃及,1953。
哈立德·苏菲:《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历史》,阿勒颇,1963年。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黎明时期》,贝鲁特,1969年。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午前时期》,贝鲁特。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贝鲁特,1969年。
萨拉赫·伊萨:《阿拉比革命》,贝鲁特,1972。
穆尔什迪:《阿拉比革命及其在民族发展和复兴中的影响》,埃及,1957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斐仪:《阿拉比革命与英国占领埃及》,开罗,1949年。
穆罕默德·法赫米·勒希塔:《埃及近代经济史》,开罗,1944年。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1969年。
穆斯塔法·穆拉德·代巴额:《阿拉伯半岛》,贝鲁特,1963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斐仪:《埃及民族运动及政治制度发展史》,开罗,1955年。
艾敏·赛义德:《埃及政治史》,开罗,1957年。

阿卜杜勒·瓦哈卜·基雅里:《巴勒斯坦近代史》,贝鲁特,1970年。
穆罕默德·拉米希:《巴林——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难题》,贝鲁特,1976年。
伊本·胡尔达兹贝:《道程及郡国志》,莱顿,1873年。
雅古特:《地名辞典》,贝鲁特,1957年。
哈菲兹·瓦赫贝:《20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开罗,1961年。
哈桑·苏莱曼·麦哈穆德:《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比亚》,开罗,1962年。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埃及,1948年。
沙赫拉斯塔尼:《教派与教义》,埃及,1948年。
盖德里·盖勒阿吉:《科威特简史》,贝鲁特,1962年。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莱顿,1964年。
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埃及。
伊本·赫里康:《名人传》,开罗。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斐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开罗,1947年。
伊本·希沙姆《穆罕默德传》,埃及,1955年。
伊兹丁·伊司马仪等:《欧麦尔·穆赫塔尔》,贝鲁特,1975年。
萨拉丁·穆赫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史》,贝鲁特,1957年。
伊斯法哈尼:《诗歌集》,贝鲁特,1955年。
伊本·奈迪木:《书目》,埃及。
穆罕默德·撒列哈·迪拉尔:《苏丹史》,贝鲁特,1965年。
雅古特:《文豪列传》,埃及。
查希兹:《文苑》,开罗,1932年。
萨拉迈·俄拜德:《叙利亚大革命》,贝鲁特,1971年。
基尔古特:《叙利亚民族运动的发展》,贝鲁特,1975年。
萨米·基亚里:《叙利亚现代阿拉伯文学》,埃及,1959年。
伊本·赫勒敦:《绪论》,北京图书馆藏书。
艾哈迈德·侯赛因·谢莱夫丁:《也门史》,开罗,1963年。
叶耳孤比:《叶尔孤比史》,贝鲁特,1960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菲仪:《1919年埃及革命》,开罗,1968年。
《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开罗,1934年。
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史》(即《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北京图书馆藏书。

阿卜杜·拉扎克·哈萨尼:《伊拉克近代政治史》,西顿,1948 年。
奈菲尔:《伊斯兰教的重要派别》,突尼斯,1974 年。
伯德维:《伊斯兰教派》,贝鲁特,1981 年。
哈桑·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史》,开罗,1957 年。
白拉左里:《诸国征服记》,贝鲁特,1978 年。
杰伯尔谛:《传记与编年史珍闻》,开罗,1965 年。

英文部分

贝尔:《阿尔及利亚问题》(E, Behr:《The Algerian Problem》),纽约,1962 年。
蒂比:《阿拉伯民族主义》(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伦敦,1981 年。
安托尼阿斯:《阿拉伯人的觉醒》(C. Antonius:《The Arab Awake - ning》)纽约,1939 年。
希提:《阿拉伯通史》,(P. K. Hitti:《Histoty of the Arabs》),纽约,1974 年。
尼科尔森:《阿拉伯文学史》(Reynold A. Nicholson:《A Literay History of Arbas》),剑桥,1956 年。
菲力普:《阿曼史》(W. Phillip:《Oman, a History》),贝鲁特,1971 年。
萨弗兰:《埃及政治社会研究》(Nadav Safran:《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 年。
科恩:《巴勒斯坦,1936—1945》(Michael J. Cohen:《Palestine: Retreat from the Mandate, the Making of British Polecy, 1936—1945 》),伦敦,1978 年。
卡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Henry Gattan :《Palestine the Arabs and Israel》),伦敦,1970 年。
《巴勒斯坦论文集》(54)(《Palestine Monographs》)(54),贝鲁特,1969 年。

维拉德:《北非的新阿拉伯国家利比亚》(H. S. Villard:《Libya, the New Aar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纽约,1956 年。

穆塞尔:《北内志》(A. Musil:《Northern Nejd》),纽约,1928 年。

麦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纽约,1959 年。

福阿德·法尔西:《发展中的沙特阿拉伯》(Fouad al Farsi:《Saudi Arabia, a case study in development》),伦敦,1982 年。

朗里格:《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Stephen H. Longrigg:《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伦敦,1958 年。

萨盖、威尔逊:《非洲现代史》(J. O. Sagay, D. A. Wilson:《Africa: A Modern History (1800—1975)》,伦敦,1974 年。

《戈登给其妹妹的信》(《Letters of General C. G. Gordon to His Sister M. A. Gordon》.纽约,1888 年。

塞顿·邱吉尔:《戈登将军》(Seton Churchill:《General Gordon》),伦敦。

托因比:《国际事务概览》A. J. Toynbee:《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牛津,1920 年卷。

奥斯本:《海湾国家和阿曼》(C. Osborne:《The Gulf states and Omam》,伦敦,1977 年。

锡克:《黑非洲史》(Endre Sik:《The History of Black Africa》),布达佩斯,1966 年。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eyclopaedia Britannica》),第 15 版。

霍勒特等:《剑桥伊斯兰史》(M. Holt, ……:《The Combridge History of Islam》,剑桥,1976 年。

萨敦:《科学史入门》(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华盛顿,1931 年。

希提:《黎巴嫩简史》(P. K. Hitti:《A Short History of Lebanon》),纽约,1965 年。

约翰·赖特:《利比亚》(John Wright ,《Libya》),纽约,1969 年。

约翰·赖特:《利比亚现代史》(John Wright:《Libya: A Modern History》),伦敦。

沃明顿:《罗马帝国和印度的商业》(E. H. Warmington《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剑桥,1928 年。

艾本·纳斯尔:《马格里布史》(J. M. Abun 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剑桥,1975年。

萨弗兰:《美国和以色列》(Nadav Safran:《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哈佛大学,1963年。

巴尔托里德:《蒙古侵略前的突厥斯坦》(V. V. Barthold:《Turd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牛津,1928年。

罗提:《摩洛哥》(P. Loti :《Morocco》tr. by W. P. Baines),纽约。

布拉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R. M. Brace:《Morocco, Algeria, Tunisia》),新泽西,1964年。

俄莱里:《穆罕默德前的阿拉比亚》(De Lacy O'Leary:《Arabia before Muhammad》),伦敦,1927年。

兰·普勒:《穆斯林诸王朝》(Stanly Lane Poople:《The Mohammadan Dynasties》)伦敦,1925年。

赫德森:《欧洲和中国的关系》(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波士顿,1961年。

菲尔比:《沙特阿拉伯》(H. St. John Philby:《Sa'ud Arabia》),贝鲁特,1968年。

萨拉丁:《十字军:他们的现实和传奇》(Saladin:《The Crusades: Their Reality and Romance》),伦敦。

斯麦勒:《十字军战史》(R. C. Small《Crusading Warfare》),剑桥,1956年。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preror》),tr. by T. A. Boyle),曼彻斯特,1958年。

胡里维茨:《世界政治史的中东和北非》(J. C. Hurewits:《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耶鲁大学,1957年。

麦克米歇尔:《苏丹》(H. Macmichael:《The Sudan》),伦敦,1954年。

唐纳德·霍利:《特鲁西尔诸国》(Danald Hawley:《The Trucial States》),伦敦,1972年。

纳尔逊:《突尼斯》(N. N. delson:《Tunisia》)伦敦,1974年。

米考德等:《突尼斯:现代化的政治》(Charles A. Micaud, ……:《Tunisia: The Politica of Modernization》),纽约,1964年。

福斯特:《现代伊拉克的形成》(Henry A. Foster:《The Making of Mo-

dern Irap》), 俄克拉何马大学, 1935 年。

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A. H. Hourani:《Syria and Lebanon》), 伦敦, 1954 年。

希提:《叙利亚史》(P. K. Hitti:《History of Syria》), 伦敦, 1951 年。

里奇蒙德:《1978～1952 年的埃及》(J. C. B. Richmond:《Egypt 1798～1952 》), 纽约, 1977 年。

阿鲁里:《1921～1965 年的约旦:政治发展研究》(Naseer H. Aruri:《Jordan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1921～1965》), 海牙, 1972 年。

阿蒂亚:《1908～1921 年的伊拉克》(Ghassan R. Atiyyah:《Iraq:1908～1921》, 贝鲁特, 1973 年。

朗里格:《1900～1950 年的伊拉克》(Staphen H. Longrigg:《Iraq, 1900～1950》), 伦敦, 1956 年。

朗里格:《伊拉克》(Stephen H. Longrigg:《Irap》), 伦敦, 1958 年。

封·格鲁尼包蒙:《伊斯兰教》(G. E. Von Grunebaum:《Islam, Essays in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a Cultual Tradition》), 伦敦, 1961 年。

荷茨玛等:《伊斯兰百科全书》(Houtsma、……《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伦敦, 1931～1934 年。

伯纳德:《伊斯兰教, 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的征服》(Bernad:《Islam from to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伦敦, 1976 年。

诺·库尔森:《伊斯兰教法律史》(N. J. Coulson:《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爱丁堡, 1978 年。

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Carl Brokelmann:《History of the Islamic peoples》), 伦敦, 1956 年。

法本米:《英埃关系中的苏丹》(L. A. Fabunmi:《The Sudan in Anglo－Egyptian Relation 》)伦敦, 1960 年。

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John Bagot Glubb:《Britain and the Arabs》), 伦敦, 1959 年。

斯拉格勒特:《英国在伊拉克(1914～1932)》(Peter Sluglete:《Britain in Iraq 1914～1932》), 伦敦, 1976 年。

布朗特:《英国占领埃及秘史》(W. S. Blant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纽约, 1922 年。

犹太百科手册:《犹太人:过去和现在》(Jewish Encyclopedic Handbook:《The Jewish people:past and present》),纽约,1948年。

弗拉潘:《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Simha Flapan:《Zionism and Palestinians》),伦敦,1979年。

基梅灵:《犹太复国主义和土地》(Baruch Kimmerling:《Zionism and Tertory》),加利福尼亚大学,1983年。

拉奎尔:《犹太复国主义史》(Walter Laqueur:《A History of zionism》),伦敦,1972年。

泰勒:《犹太复国主义思想》(A.R.Tayler:《The Zionist Mind》),贝鲁特,1974年。

乔治·柯克:《战时中东》(George Kirk:《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伦敦,1954年。

拉奎尔:《中东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Walter Laqueur:《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1956年。

邦讷:《中东的政治经济状况》(A.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1955年。

《中东和北非年鉴》(《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伦敦,1983年。

费希尔:《中东史》(S.N.Fisber:《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纽约,1968年。

中文部分

马赛尔·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维泽泽,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路》,见白寿彝著《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附录。

托太哈:《回教教育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

拉希德·阿里·巴拉维、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枢原、申威译,三联书店,1957年。
《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
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
苏尔坦·艾哈迈德·欧麦尔:《也门社会发展一瞥》,易元译,纳忠校,北京民人出版社,1975年。
第·博尔:《伊斯兰哲学史》,马坚译,中华书局,1958年。
田村秀治:《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纳忠校,中华书局,1983年。

俄文和法文部分

瓦·拉·波将斯基:《巴林》(俄文),莫斯科,1982年。
雷斯涅尔·鲁布佐夫:《东方各国近代史》(俄文),莫斯科,1952年。
格·伊·米尔斯基:《混乱时期的伊拉克(1930～1941)》(俄文),莫斯科,1961年。
尼·伊·普罗申:《沙特阿拉伯》(俄文),莫斯科,1964年。
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俄文),莫斯科,1956年。
维·达什克维奇:《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俄文),明斯克,1960年。
《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俄文),莫斯科,1957年。
列·尼·科特洛夫:《现代约旦》(俄文),莫斯科,1962年。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法文),巴黎,1960年。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1861～1881)》(法文),巴黎,1959年。

四　部分译名对照表

A

阿八哈　Abaqa
阿巴岛　Abba Is
阿巴德朝　Abbadid Dynasty
阿巴斯港　Bandar Abbas
阿拔斯　Abbas
阿拔斯·希勒米　Abbas Hilmi
阿拔斯朝　Abbasids
阿比丁宫　Abdin
阿卜杜·阿勒·希勒米
Abdal·Alal·Hilmi
阿卜杜·阿齐兹　Abdal·Aziz
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
Abdal·Aziz Fahmi
阿卜杜·阿齐兹·萨阿列比
Abdal·Aziz al·Thaalibi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二世
Abdal·Aziz Ibn Saud Ⅱ
阿卜杜·哈米德
Abdal·Hamid
阿卜杜·哈米德·扎赫拉维
Abd Hamid Zahrawi
阿卜杜·加法尔
Abdal·Ghaffar
阿卜杜·马立克
Abdal·Malik
阿卜杜拉　Abdallah
阿卜杜拉·伊本·迈德·盖达哈
Abda·llah Ibn Maymun Qaddah
阿卜杜拉·伊本·赛耳德
Abdallah Ibn Sad
阿卜杜勒·噶迪尔
Abdal Qadir
阿卜杜勒·拉赫曼
Abdal·Rahman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
Abdal·Rahman Azzam
阿卜杜勒·穆敏·伊本·阿里
Abdal·Mumin Ibn Ali
阿卜杜勒·瓦哈卜
Abdal·Wahhab
阿卜斯族　Abs
阿布基尔湾　Abu Qir Bay
阿布扎比　Abu Dhabi
阿达纳　Adana
阿丹　Adam
阿德拉　Adelard

阿德里　Adly
阿德南　Adnan
阿迪勒　alAdil
阿杜德·道莱
　Adud al·Dawlah
阿尔比勒　Arbil
阿尔封索　Alfonso
阿尔及尔　Algiers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尔梅里亚　Almeria
阿耳黑西拉斯　Algeciras
阿方索·阿尔布奎克
　Affonso d'Albuquerque
阿芬帕斯(伊本·巴哲)
　Avenpace, Avempace
阿芬祖尔(伊本·祖赫尔)
　Avenzoar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富汗尼,贾迈勒丁
　alArghani, Jamal al·Din
阿噶德　al－Aqqad
阿加迪尔　Agadir
阿季曼　Ajman
阿济济亚　Azizia
阿杰达比亚　Ajedabia
阿杰隆　Ajloun
阿克　Acre
阿克巴本纳菲　Okba bin Nafi
阿克苏木　Aksum
阿拉比,艾哈迈德
　Arabi, Ahmad
阿拉伯半岛　Arabia
阿拉伯海　Arabia Sea
阿拉伯河　Shatt al－Arab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人　Arabs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The Yemen Arab Ripublic
阿拉德　Arad
阿拉尔科斯　Alarcos
阿拉法特山　Arafat
阿拉贡　Aragon
阿拉勒·法西　Allal al－Fasi
阿拉马人　Aramaeans
阿拉曼　al－Alamain
阿拉木特堡　Alamut
阿拉维派
　al－Alawiyun, Alawites
阿拉维族　Alawites
阿赖什　El－Araish
阿勒卜·阿尔斯兰　Alp Arslan
阿勒卜特勒　Alptigi
阿勒颇　Aleppo
阿里　Ali
阿里·巴什·汉巴
　Ali Bash Hambah
阿里·法赫米　Ali Fahmi
阿里·鲁比　Ali al－Rubi
阿里·马希尔　Ali Mahir
阿里·穆巴拉克　Ali Mubarak
阿里·舍耳拉维　Ali Sha'rawi

阿里·伊本·格达赫姆
Ali Ibn Ghedahem
阿里·伊本·穆罕默德
Ali Ibn Muhammad
阿里·伊本·优努斯
Ali Ibn Yunus
阿里·伊拉希派　Ali Ila His
阿里贝　Ali Bey
阿里夫·阿卜杜·拉兹格　Arif Abdal－Raziq
阿里什　al－Arish
阿鲁杰·巴巴罗萨
Aruj Barbarossa
阿马迪亚　Amadia
阿马拉·顿卡斯　Arara Dunkas
阿曼　Oman
阿曼湾　Gulf of Oman
阿米勒　Amil
阿米娜　Aminah
阿摩尔人　Amorites
阿姆河　Amu Darya
阿慕尔·伊本·阿绥
Amr Ibn al－As
阿慕尔·伊本·库勒苏木
Amr Ibn Kulthum
阿齐兹·阿里·米斯里
Aziz Ali al－Misri
阿萨里(安萨里)　al－Ghazzali
阿萨辛派　Assassins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阿什克伦　Ascalon
阿斯图里亚斯　Asturias
阿斯旺　Aswan
阿特拉斯　Atlas
阿瓦士　al－Ahwaz
阿维罗伊(伊本·鲁世德)
Averroes
阿维森纳(伊本·西纳)
Avicenna
阿西尔　Asir
阿西尤特　Asyut
阿希拉　Asila
阿伊莎　Aishah
阿扎木尔　Azammur
阿治曼　Ajman
阿兹拉克　al－Azraq
埃德萨　Edessa
埃尔兰格　Erlanger
埃及　Egypt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艾卜·阿拔斯　Abu al－Abbas
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
Abu Abdullah al－Husayn
艾卜·阿里·曼苏尔·哈基木
Abu Ali Mansur al－Hakim
艾卜·阿塔希叶
Abu al－Atahiyah
艾卜·伯克尔　Abu Bakr
艾卜·蒂曼　Abu al－Timan
艾卜·菲达　Abu al－Fida
艾卜·哈尼法　Abu Hanifah
艾卜·穆斯林　Abu Muslim

艾卜·努瓦斯　Abu Nuwas
艾卜·赛义德·哈桑·詹纳比
Abu Said al－Hasan al－Jannabi
艾卜·苏福彦　Abu Sufyan
艾卜·苏莱曼·达拉尼
Abu Sulayman al－Darani
艾卜·塔利卜　Abu Talib
艾卜·瓦法　Abu al－Wafa
艾格莱卜王朝　Aghlabids
艾格马特　Aghmat
艾格萨清真寺　Masjid al－Aqsa
艾哈迈德　Ahmad
艾哈迈德·艾敏　Ahmad Amin
艾哈迈德·巴拉弗里吉
Ahmad Balafrej
艾哈迈德·法齐
Ahmad Fawzi
艾哈迈德·富阿德
Ahmad Fuad
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
Ahmad al－Jabir al－Sabah
艾哈迈德·卡拉曼利
Ahmad Karamanli
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
Ahmad Lutfi al－Sayyid
艾哈迈德·马哈鲁基
Ahmad al－Maharuqi
艾哈迈德·马希尔
Ahmad Mahir
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
Ahmad Ibn Buwayh
艾哈迈德·伊本·罕伯勒
Ahmad Ibn Hanbal
艾哈迈德·伊本·赛义德
Ahmad Ibn Said
艾哈迈德·伊本·土伦
Ahmad Ibn Tulun
艾科尼阿木(科尼亚)　Iconium
艾勒卜·赛义德王朝
Albu Said dynasty
艾伦比　Allenby
艾敏　al－Amin
艾什耳里　al－Ashari
艾什耳里派　al－Ashariyah
艾因·土拉　Ayn Truah
艾因·扎鲁特　Ayn Jalut
艾尤卜王朝　Ayyubids
艾兹白基叶　al－Azbakiyah
艾兹德族　al－Azd
艾兹赖格派　Azraqis
艾资拉耳　Azra
爱里乌斯·盖留斯
Aelius Gallus
爱资哈尔清真寺　al－Azhar
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安卡拉　Ankara
安拉托利亚　Anatolia
安曼　Amman
安纳巴　Annaba
安萨里　al－Ghazzali
安塔拉　Antarah
安提俄克(安条克)　Antioch

安息王朝 Arsacid Parthian Dynasty
昂菲达 Enfida
奥季拉 Augila
奥兰 Oran
奥雷斯山 Aures
奥里利安 Aurelian
奥尼·阿卜杜·哈迪 Awni Abdal－Hadi
奥斯尔荷叶纳 Osrhoene
奥斯曼·伊本·阿凡 Uthman Idn Affan
奥斯曼·里夫基 Uthman Rifqi
奥斯族 Aws

B

巴贝克 Babak
巴比伦 Babylon
巴尔杜 Bardo
巴尔卡 Barqah
巴尔赞 Barzan
巴格达 Baghdad
巴赫拉 Bahra
巴赫兰·古尔 Bahram Gor
巴卡拉 al－Baqqarah
巴拉尼斯人 Baranis
巴勒贝克 Balabakk
巴勒莫 Palermo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里黑 Balkh
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 Isles
巴林 Bahrein
巴鲁迪 al－Barudi
巴尼亚斯 Baniyas
巴塞尔 Basle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巴士拉 Basrah
白德尔 Badr
白尼罗河 White Nil
白塔尼 al－Battani, Albatenius
柏拉图 Plato
拜巴尔斯·奔杜格达里 Baybars al－Bunduqdari
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ism
拜占廷 Byzantine
班加昔 Benghazi
保尔·康崩 Baul Cambon
贝都英人 Bedouins
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斯贝伊 Barsbay
贝贾 Baja
贝贾亚(布惹) Bejaia
贝卡 Biqa
贝勒卡 Balqa

贝林(克罗默勋爵) E. Baring
贝鲁特 Beirut
贝桑 Baysan
贝特丁 Bayt al－Din
贝伊(贝) bey (bay)
本·古里安 Ben Gurian
比尔特摩尔 Biltamore
比利牛斯山 Perynees
比鲁尼 al Biruni
比萨 Pisa
比塞大(宾泽特) Bizerta
比斯克拉 Biskra
比塔尔 Betar
毕达哥拉斯主义 Pythagoreanism
毕若 Bugeaud
宾泽特 Binzert
波纳 Bona
波斯湾 Persian Gulf
伯赫提舒 Bakhtishu
伯什尔·谢哈卜 Bashir al－Shihab
孛尔只斤 Burchig
博尔努 Bornu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
柏柏尔人 Berbers
布·哈马拉 Bu Hamarah
布尔吉巴,哈比卜 Bourguiba, Habib
布尔蒙 Marshel louis de Bourmont
布尔萨 Bursa
布哈拉 Brkhara
布哈里,穆罕默德·伊本·伊司马仪 al－Bukhari, Muhammad Ibn Ismail
布腊克 Brak
布赖米 Buraimi
布朗特 Blunt, W. S. 布雷亚尔 Br′eart
布里尼尔 de Blignierès
布鲁丹 Bludan
布鲁萨(布尔萨) Brusa
布惹 Bougie
布什尔 Bushire
布斯拉 Bosra
布特尔 Butr
布特鲁斯·布斯塔尼 Butrus al－Bus－tani
布特鲁斯·迦里帕夏 Butrus Ghalipasha
布韦希朝 Buwayhids
布玉克·苏莱曼 Buyuk Sulayman

采法尔　Zafar
查比尔·伊本·哈彦
Jabir Inb Hayyan
查尔斯·贝尔格雷夫
Charles Belgrave
查尔斯·鲁·克伦
Charles R. Crane
查尔斯·威廉·威尔逊
Charles William Wilson

C

查理曼　Charlemagne
查萨尔，艾哈迈德帕夏
al－Jazzar, Ahmad Pasha
查士丁尼　Justinian
查希兹　al－Jahiz
察合台　Chaghatai
朝觐　hajj
成吉思汗　Chinghiz Khan
赤道省　Equatoria

D

达·迦玛，瓦斯科
da Gama, Vasco
达比格　Dabiq
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s
达尔·希克麦(智慧馆)
Dar al－Hi－kmah
达尔·伊勒木(科学馆)
Dar al－Ilm
达尔富尔　Darfur
达格赫里亚　al－Dagahliya
达赫拉　Dahra
达拉齐　al－Darazi
达兰　Dhahran
达曼　Damman
怛逻斯　Talas
鞑靼人　Tartars
大不里士　Tabriz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食　Tazi
代尔·卡马尔　Dayr al－Qamar
代尔亚辛　Deir Yassin
代尔祖尔　Deir ez－zor
代鲁特　Dayrut
戴·马尔特　de Mdartel
戴·茹文尼尔　de Jouvenel
丹吉尔　Tangier
丹沙微　Denshaway
但丁　Dante
道林部落　Dhawlim
道瓦尔村　Kafr Dawar
得土安　Tatuan
德·博特米利奥　De Botmiliau
德·累塞普斯　De Lesseps
德·瓦拉　De Vallat

德尔纳 Derna
德尔伊亚 Dariya
德拉 Dar'a
德拉古特 Dragut
德腊河 Dar'ah
德鲁兹派 Druzism
德伊 dey
登霄节 al－Mi'raj
迪拜 Dubai
迪勒孟(巴林) Dilmum
迪亚拉 Diyala
底格里斯河 Tigris
地中海 Mdeiterranean Sea
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黎波里塔尼亚 Tripolitania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栋古拉 Dongola
杜艾里,艾卜·艾斯瓦德
al－Duali, Abu al－Aswad
杜布 Dupuy
杜弗林 Dufferin
杜姆亚特 Dumyat
多哈 Doha

E

俄拜德 Ubaydah
俄波拉 Ubullah

F

法德勒 al－Fadl
法尔哈特·阿巴斯
Farhat Abbas
法尔斯 Fars
法赫德 Fahd
法赫鲁丁·麦尔尼
Fakhr al－Din al－Ma'ni
法拉比 al－Farabi
法拉赫·安东尼 Farah Antun
法里斯·胡利 Faris al－Khuri
法鲁克 Faruq
法绍达 Fashoda
法特梅 Fatimah
法特梅王朝 Fatimids
法尤姆 Fayyum
非斯 Fez
肥沃新月地区
The Fertile Crescent
腓力 Philip
腓尼基 Phoenicia
腓特烈 Frederik
斐迪南德 Ferdinand
费萨尔 Faysal
费萨尔·达维什

Faysal al－Dawish
费赞　Fezzan
费尔道西　Firdawsi
弗雷泽　Fraser
弗斯塔特　Fustat
福阿德　Fuad
富查伊拉　al－Fujayrah

G

噶底西叶　al－Qadisiyah
噶尔诺　Qarnaw
噶绥木·艾敏　Qasim Amin
盖登　de Gueydon
盖尔麦特　Qarmat
盖尔麦特教派　al－Qarmatiyah
盖哈丹　Qahtan
盖拉尼，阿卜杜勒·拉赫曼
al－Gay－lani, Abd al－Rahman
盖拉尼，拉希德·阿里
al－Gaylani Rashid Ali
盖拉温　Qalawun
盖莱蒙　Qalamun
盖斯人　Qays
盖西姆　Qasim
甘末林　Gamelin
高加索　Caucasus
戈登　Gordon
戈斯特，艾尔顿　Gorst, Eldon
哥疾宁王朝　Ghaznawids
格拉布，约翰·巴戈特
Glubb, John Baghot
格拉纳达　Granada
格拉齐亚尼，罗多耳福
Graziani, Rodolfo
格鲁吉亚　Georgia
格罗巴　Grobba
格米内斯　Qaminis
格什姆岛　Qishm Island
古达米斯　Ghadamis
古莱氏族　Quraysh
《古兰经》　Qur'ān
古累特　Gouletta
贵霜　Kushan

H

哈巴尼亚　al－Habbaniyah
哈查只　al－Hajjaj
哈达　Hadda
哈达拉毛　Hadhramaut
哈尔卜　Harb
哈尔季　al－Kharj
哈尔克岛　Kharg
哈菲兹　Hariz

哈福赛　Hafsah
哈吉·艾敏·侯赛尼
Hajj Amin al－Hrsayni
哈吉陶菲克·哈马德
al－Hajj Tawfiq Hammad
哈加纳　Haganah
哈克木　Hakam
哈兰　Harran
哈里发　Khalifah
哈里法家族　Banu Khalifah
哈里玛　Halimah
哈里萨斯　Harithath
哈立德　Khalid
哈立德·伊本·巴尔麦克
Khalid Ibn Barmak
哈立德·伊本·瓦立德
Khalid Ibn al－Walid
哈立德·伊本·叶齐德
Khalid Ibn Yazid
哈利利　al－Hariri
哈伦·赖世德
Harun al－Rashid
哈罗德　Harold
哈马　Hama
哈马丹　Hamadan
哈木丹王朝　Hamdanids
哈穆达　Hammuda
哈奈斐派　al－Hanafiyah
哈萨　Hasa
哈萨尼·伊本·努尔曼
Hassan Ibn al－Nu'man
哈桑　al－Hasan
哈桑·巴士里
al－Hasan al－Basri
哈桑·哈基木
Hasan al－Hakim
哈桑·萨卜里　Hasan Sabri
哈桑·伊本·萨巴哈
al－Hasan Ibn al－Sabbah
哈瓦立及派　al－Khawarij
哈希姆　Hashim
哈希姆·阿塔西
Hashim al－Atasi
哈伊尔丁　Khayr al－Din
哈伊尔丁·巴巴罗萨
Khayr al－Din Barbarossa
哈伊勒　Hail
哈伊马角　Ras al－Khaimah
海巴尔　Khaybar
海法　Haifa
海斯　Hess
罕伯里派　al－Hanbaliyah
汉贾姆岛　Henjam
豪兰　Hawran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合赞　Ghazan
荷台达　Hodeida
赫伯特·塞缪尔
Herbert Samuel
赫茨尔，西奥多　Herzl, Theodor
赫底澈　Khadijah
赫尔蒙山　Hermon

赫拉特　Herat
赫立勒·伊本·艾哈迈德
　al－Khalil Ibn Ahmad
赫屯　Hittin
赫兹赖吉族　al－Khazraj
黑汗王朝
　al－Dawlat al－Qara Khaniyah
黑尼夫腊　Khenifra
亨利·多布斯
　Henry R. C. Dobbs
亨利·金　Henry C. King
红宫　al－Hamra (Alhambra)
红海　Red Sea
侯德比叶　al－Hudaybiyah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Hunayn Ibn Ishaq (Joannitius)
侯赛因　al－Husayn
侯赛因·鲁世迪
　Husayn Rushdi
侯赛因·伊本·阿里
　Husayn Ibn Ali
侯赛因王朝　Husaynid dynasty
呼罗珊　Khurasan
胡恩　Hon
胡尔马　Khurma
胡尔希德帕夏　Khurshid Psaha
胡富夫　Hofuf
胡拉米叶教派
　al－Khurramiyay
胡姆斯　Homs
胡威塔德　Huwaitat
胡泽斯坦　Khuzistan
花拉子密　al－Khwarizmi
花拉子模　Khwarizm
华尔德·罗思柴耳德
　Walter Rothschild
惠勒斯　Wheelus
霍尔木兹海峡　Hormuz
霍姆斯　Homs

J

基切纳　Kitchener
吉布提　Djibouti
吉达　Jidda
吉罗　Giraud
吉萨　Gizeh
季里格　Jilliq
加贝斯　Gabis
加比埃　Carbillet
加比叶　al－Jabiyah
加波廷斯基　Jabotinsky
加夫萨　Gafsa
加里奥尼　Garioni
加里延山　Garian Hills
加利利　Galilee
加沙　Gaza
加特　Ghat

加扎勒河 Bahr al－Ghazal
加兹尼 Ghaznah
伽拉勒丁·鲁米
Jalal al－Din al－Rumi
迦勒底人 Chaldeans
迦萨尼人 Ghassanids
迦太基 Carthage
贾德鲁 Catuoux
贾法尔·阿斯卡里
Jafar Askari
贾弗纳 Jafnah
贾加布卜 Giarabub
贾林 Jaalin
贾洛 Gialo
交兰 Jawlan
焦夫 Jawf
杰伯勒·阿拉木 Jabal Alam
杰尔巴岛 Jerba
杰尔哈 Gerrha
杰夫兰 Yefren
杰济腊 al－Jazirah
杰拉勒·巴班 Jalal Baban
杰里德 Djerid
杰里科 Jericho
杰马尔帕夏 Jamal Pasha
杰马勒·侯赛尼
Jamal al－Husayni
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
《金字塔报》 《al－Ahram》
近卫步兵 Janizaries
精诚同志社 Ikhwan al－Safa
居鲁士 Cyrus
居伊 Guy
君迪·沙普尔 Jundi－Shapur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K

喀布尔 Kabul
喀土穆 Khartoum
卡比利亚 Kabylia
卡尔巴拉 Karbala
卡济麦角 Kazimah
卡拉克 Kerak
卡拉曼利王朝
Karamanli dynasty
卡拉维因清真寺
Jamiat al－Qarawiyin
卡马兰群岛 Kamaran Islands
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卡萨拉 Kassala
卡斯提尔 Castile
卡塔尔 Qatar
卡提夫 Qatif
卡瓦克比，阿卜杜勒·拉赫曼
al－Kawakabi, Abd al－Rahman
卡西姆 Qsaim
开罗 Cairo (al－Qahirah)

开斋节　'Td al－Fitr
凯鲁万　Kairouan
恺撒里亚　Caesarea
康沃利斯　Cornwallis, K.K.
考卡巴　Kawkaba
科卜特　Copts
科多克　Kodok
科尔多凡　Kordofan
科尔多瓦　Cordova
科尔文　Colvin , Auckland
科克森　Cockson, Charles
科尼亚　Konieh
科威特　Kuwait
科西嘉　Corsica
克尔白　al－Ka'bah
克尔曼　Kirman
克夫　al－Kaf
克莱贝尔　Klebar
克劳塞尔　Clauzel
克勒卜部族　Kalbites
克勒芒　Clermont
克里特岛　Crete
克罗默勋爵　Lord Cromer
肯德　Kindah
肯迪　al Kindi
寇松　Curzon, Earl
库尔德人　Kurds
库尔德斯坦　Kurdistan
库法　Kufa
库弗腊　Kufra
库里亚木里亚群岛
Kuria Muria Is.
库姆　Qum
库奈特拉　al－Qunaytira
库塔　Ghuta
库泰拔·伊本·穆斯林
Qutaybah Ibn Muslim
库土斯　Qutuz

L

拉巴特　Rabat
拉比耳部族　Rabiah
拉格布·纳沙希比
Raghib al－Nashashibi
拉赫季　Lahaj
拉马丹·舒泰维
Ramadan Shutaywi
拉齐　al－Razi(Rhazes)
拉史亚　Rashayya
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
Las Navas de Tolosa
拉塔基亚　Latakia
拉乌夫帕夏　Rauf Pasha
拉西比,阿卜杜拉·伊本·瓦赫卜
al－Rasibi , Abdullah Ibn Wahb
拉亚克　Rayaq
腊卡(赖盖)　Rakka
腊姆拉　al－Ramlah

腊斯塔努腊　Ras Tanura
腊席德　Rashid
莱昂　Leon
莱赫米人　Lakhmids
莱木突奈部族　Lamtunah
赖世德·里达　Rashid rida
赖世德丁　Rashid al－Din
赖世德丁·司南
　Rashid al－Din Sinan
赖伊　Rayy
兰姆斯　Rams
兰普森　Lampsos
劳埃德·汉密尔顿
　Lloyd Hamilton
劳达岛　al－Rawdah
劳伦斯　Lawrence, T. E.
雷吉纳尔德　Reiginald
雷诺　Reynaud
黎巴嫩　Lebanon
李·斯特克　Lee Stack
里奥泰　Lyautey
里达　Rida
里夫　Rif
里海　Caspian Sea
里亚德帕夏　Riyad Pasha
礼拜　Salah
利比亚　Libya
利雅得　Riyad
利康吉斯达　Reconkista
林奇　Lynch
卢伊季·邦焦旺尼
　Luigi Bongiovanni
鲁卜哈利　al－Rub al－Khali
鲁铿丁　Rukn al－Din
鲁里斯坦　Luristan
鲁迈萨　Rumaytha
鲁斯塔木　Rustam
鲁斯唐　Roustan
鲁特菲·赛义德
　Lutfi al－Sayyid
绿山　al－Jabal al－Akhdar
罗得岛　Rhodes
罗吉尔　Roger
罗什　Roches

M

马安　Maan
马尔丁　Mardin
马尔吉欧云　Marjuyun
马尔马拉海　Sea of Marmara
马耳他　Malta
马干　Magan
马格里布　al－Maghrib
马赫德·扎哈卜　Mahd Dhabab
马吉里提　al－Majriti
马贾尔部落　Majeur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马拉加　Malaga

马拉喀什 Marrakesh
马腊达 Marada
马腊格 Maraghah
马腊维 Merowe
马里卜 Marib
马立克·伊本·艾奈斯
Malik Ibn Anas
马立克派 al－Malikiyah
马立克沙 Malikshah
马林族 Marinids
马龙派 Maronites
马木鲁克王朝
The Mamluk Dynasty
马乔 Maccio
马赛 Marscille
马斯喀特 Muscat
马斯卡腊 Mascara
马特鲁 Matruh
马腾 al－Matn
马西腊岛 Masira
马扎甘 Mazagan
马兹达克派 Mazdakites
玛齐尼 al－Mazni
麦阿里 al－Maarri
麦达因 al－Madain
麦迪亚 Midia
麦地那 Medina
麦尔旺 Marwan
麦耳鲁夫·克尔赫
Maruf al－Karkhi
麦哈穆德 Mahmud
麦哈穆德·马泰
Mahmud Materi
麦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al－Mahdi, Muhammad Ahmad
麦加 Mecca
麦克莱恩 Mclean，Harry
麦克马洪，亨利
Macmahon, Henry
麦居西，阿里·伊本·阿拔斯
al－Majusi, Ali Ibn al－Abbas
麦门迪兹 Maymun Diz
麦蒙 al－Mamun
麦纳麦 Manamah
麦塞隆 Maysalun
麦什哈特阿曼
Mashikhat Oman
麦斯欧迪 al－Masudi
麦素木达部落 Masmuda
麦绥雅德 Masyad
麦瓦里 Mawali
麦因 Main
迈杰尔达 Majirda
迈克尔·斯科特 Michael Scot
迈萨拉 Maysarah
曼德海峡 Bab al－Mandab
曼法鲁特 Manfalut
曼苏尔，艾卜·杰耳法尔
al－Mansur, Abu Ja'far
曼苏拉 al－Mansura
毛莱·哈桑 Mawlay Hasan
毛莱·穆罕默德

Mawlay Muhammad
毛莱·伊司马仪
Mawlay Iamail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毛绥里(摩苏尔) al－Mawsil
梅尔辛 Mersina
梅克内斯 Meknes
梅利利亚 Malila (Melilla)
梅诺 Menou
梅萨利·哈吉 Messali al－Hajj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门迪尔 al－Mundhir
蒙哥 Mangu
蒙西弗 Munsif
盟约社 Jamiyat al－Ahd
孟塔菲克 al－Muntafiq
米德哈特帕夏 Midhat Pasha
米迪亚 Media
米勒纳 Milner
米努菲亚 al－Minufiya
米苏腊塔 Misurata
米蒂贾 Mitidja
米歇尔·鲁特夫拉
Michel Lutf Allah
米亚尼 Miani
米兹达 Mizda
摩尔人 Moors
摩加迪沙 Mogadishu
摩加多尔 Mogador
摩里亚山 Moriah
摩洛哥 Morocco
摩尼教 Manichaeism
摩苏尔 Mosul
摩扎拉卜人 Mozarabs
莫扎(木哈) Muza
木尔坦 Multan
木尔西亚 Murcia
木骨都束 Mogadishu
木哈 Mukha
木卢亚河 Oued Moulouya
木鹿 Marw
木纳斯提尔 Monastir
木太尔 Mutair
木祖克 Murzuk
穆阿维叶 Muawiyah
穆巴拉克·萨巴赫
Mubarak al－Sabah
穆达尔部落 Mudarites
穆尔吉阿派 al－Murjiah
穆尔太齐赖派 al－Mu'tazilah
穆耳台绥木 al－Mu'tasim
穆盖奈耳 al－Muqanna'
《穆盖塔木报》
《al－Muqattam》
穆罕默德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卜杜
Muhammad Abduh
穆罕默德·阿卜杜·克里木
Muhammad Abd al－Karim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法里德

Muhammad Farid
穆罕默德·哈桑·瓦扎尼
Muhammad Hasan al－Wazzani
穆罕默德·麦哈穆德
Muhammad Mahmud
穆罕默德·麦赫迪·赛努西
Muhammad al－Mahdi al－Sanusi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Muhammad Husayn Haykal
穆罕默德·穆格拉尼
Muhammad al－Muqrani
穆罕默德·萨迪尔
Muhammad Sadr
穆罕默德·苏尔坦帕夏
Muhammad Sultan Pasha
穆罕默德·台木尔
Muhammad Taymur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
Muhammad Ibn al－Qasim
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Muhammad Ibn Saud
穆拉比特王朝
Almoravides
穆拉德 Murad
穆莱斯赛蒙 Mulaththamun
穆萨 Musa
穆萨·卡最木 Musa al－Kazim
穆萨·伊本·努赛尔
Musa Ibn Nusayr
穆斯林·伊本·哈查只
Muslim Idn al－Hajjaj
穆斯塔法·法赫米
Mustafa Fahmi
穆斯塔法·哈兹纳达尔
Mustafa Khaznadar
穆斯塔法·卡米勒
Mustafa Kamil
穆斯塔法·鲁特菲·曼弗鲁推
Mustafa Lutfi al－Manfaluti
穆斯塔法·纳哈斯
Mustafa Nahhas
穆斯塔法·伊本·伊司马仪
Mustafa Ibn Ismail
穆台奈比 al－Mutanabbi
穆台瓦基勒 al－Mutawakkil
穆瓦莱敦 Muwallads
穆瓦希德人
Almohads(Muwahhids)

N

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拿撒勒 Nazareth
那不勒斯 Naples
那发尔 Navarre
纳布卢斯 Nablus
纳尔逊 Nalson

纳格沙班迪　Naqshabandi
纳吉·肖卡特　Naji Shawkat
纳吉卜　Naqib
纳季德(内志)　Najd
纳贾夫　Najaf
纳卢特　Nalut
纳绥尔·胡斯劳
Nasir－i－Khusraw
纳西卜·贝克里
Nasib al－Bakri
纳西夫·雅兹吉
Nasif al－Yaziji
奈伯特　Nabat
奈季兰　Najran
奈斯尔王朝　Nasrids
奈绥尔丁·突西
Nasir al－Din al－Tusi
奈西姆·萨马马
Nessim Samama
内夫得　Nefud
内富萨山　Cebel Nefusah
内沙布尔　Nishapur
尼哈温德　Nehavend
尼罗河　Nile
尼尼微　Nineveh
尼萨尔部族　Nizarites
尼西亚　Nicaea
尼扎木·穆勒克
Nizam al－Mulk
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s
努巴尔　Nubar
努比亚　Nubia
努尔丁　Nur al－Din
努尔曼　al－Nu'man
努哈　Nuh
努克拉希　Nuqrashi
努里·赛义德　Nuri Said
努赛尔派　al－Nusayriyah
诺曼人　Normans

O

欧白杜拉·麦赫迪
Ubaydullah al－Mahdi
欧格白·伊本·纳菲厄
Uqbah Ibn Nafi'
欧麦尔·海雅木
Umar al－Khayyam
欧麦尔·穆赫塔尔
Umar al－Mukhtar
欧麦尔·穆凯赖木
Umar Mukarram
欧麦尔·伊本·赫塔卜
Umar Ibn al－Khattab
欧叶伊奈　al－Uyaynah
欧扎　al－Uzza

帕尔米拉 Palmyra
旁遮普 Punjab
丕林岛 Perim Island
蓬索 Pousot
皮埃尔·德瓦尔 Pierre Deval
皮尔 Peel

P

皮纳 Pinna
皮里·赖伊斯 Piri Re'is
皮特罗·巴多格里奥 Pietro Bodoglio
平斯克 Pinsker
珀西·考克斯 Percy Cox

Q

齐尔亚卜 Ziryab
齐诺比亚 Zinobia
《旗帜报》 《al－liwa'》
乔夫拉绿洲 Giofra Oases
乔治·宰丹 George Zaydan
怯的不花 Kitbugha
钦察 Qipchaq
青尼罗河 Blue Nile

青年阿拉伯协会 al－Jamiyat al－Arabiyat al－Fatat
青年埃及协会 Jamiyat Misr al－Fatat
屈底波·伊本·穆斯林 Qutaybah Ibn Muslim
屈塔希亚 Kutahya

R

热拉尔 Gerard

热那亚 Genoa

S

撒丁岛 Sardinia
撒哈拉 Sahara
撒马尔罕 Samarqand
萨巴赫家族 Banu Sabab
萨比教徒 Sabians

萨卜里 Sabri
萨尔德人 Sa'dids
萨尔瓦特 Sarwat
萨法德 Safad
萨法尔 al－Saffar

萨法尔王朝
al－Dawlat al－Saffariyah
萨法威王朝　Safawids
萨非　Safi
萨杰拉马赛　Sajlamasah
萨拉丁　Salah al－Din, Saladin
萨拉戈萨　Saragossa
萨拉菲叶派　Salafiyah
萨拉姆　Salam
萨拉森　Saracen
萨拉伊尔　Sarrail
萨勒特　Salt
萨勒万　Salwan
萨累　Sale
萨马腊　Samarra
萨曼王朝　Samanids
萨米·肖卡特　Sami Shawkat
萨那　Sana
萨尼族　Banu Thani
萨珊王朝　Sasanid Dynasty
萨瓦金　Suakin
塞布河　Oued Sebou
塞得港　Port Said
塞蒂夫　Sitif
塞尔柱人　Saljuqs
塞加西亚　Circassia
塞琉古王朝　Seleucids
塞琉西亚　Seleucia
塞卢姆　Salum
塞缪尔·贝克　Samuel Baker
塞浦路斯　Cyprus
塞舌尔　Seychelles
塞维利亚　Seville
赛伯邑　Saba'
赛典赤赡思丁
Sayyid Ajall Shams al－Din
赛耳德·宰格鲁勒
Sa'd Zaghlul
赛弗　Sayf
赛弗·道莱　Sayf al－Dawlah
赛克斯—皮柯协定
Sykes－Picot Agreement
赛莱木叶　Salamyah
赛勒曼　Salman
赛里木　Salim
赛努西　al－Sanusi
赛努西教团　Sanusiyah
赛义德　Said
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
Sayyid Ahmad al－Sharif
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
Sayyid Muhammad al－Rida
赛义德·萨菲丁
Sayyid Safi al－Din
赛义德·伊本·侯赛因
Said Ibn Husayn
赛义德·伊本·苏尔坦
Said Ibn Sultan
赛义德·伊德里斯
Sayyid Idris
散纳尔　Sennar
桑给巴尔　Zangibar

桑哈贾人　Sanhadja
沙斐仪　al－Shafii
沙斐仪派　al－Shafiiyah
沙哈拉　Shaharah
沙赫班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Shahbandar, Abd al－Rahman
沙赫拉斯塔尼　al－Shahrastani
沙加　Sharjah
沙马尔　Shammar
沙米亚　Shamiya
沙普儿　Shapur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沙维亚　Shawiyya
沙温　Xauen，Shafshawin
闪族　Semites
赡思　Shams al－Din
邵基　Shawqi
舍尔噶威，阿卜杜拉
al－Sharqawi, Abdallah
设拉子　Shiraz
渗渗泉　Zamzam
圣雷莫　San Remo
圣训　Hadith
狮心理查一世
Richard Ⅰ the Lionhearted
十二伊玛目派　Ithna Ashariyah
十叶派　al－Shi'ah
十字军　Crusaders
侍从长曼苏尔
al－Hajib al－Mansur
舒艾巴　al－Shuaybah
舒夫　al－Shuf
舒凯里　Shukri
司南　Sinan
司南·伊本·撒比特
Sinan Ibn Thabit
斯贝特拉　Sbeitla
斯法克斯　Sfax
斯特恩郅　Sterngang
斯通　Stone
斯图尔特　Stewart
死海　Dead Sea
苏丹　Sudan
苏尔坦帕夏阿特拉什
Sultan Pasha Atrash
苏法尔草原　Marj al－Suffar
苏非派　Sufis
苏福里亚派　Sufriyah
苏哈尔　Sohar
苏克纳　Sokna
苏莱曼　Sulayman
苏莱曼·巴鲁尼
Sulayman Baruni
苏莱曼尼亚　Sulaymaniya
苏卢克　Suluk
苏美尔人　Sumerians
苏萨　Susa
苏斯　Sus
苏韦达　Suwayda
苏维尼　Thuwaini
苏伊士　Suez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粟特 Sogdiana
绥芬 Siffin
所罗门 Solomon
索科洛夫 Sokolow
索科特拉岛 Socotra
索马里 Somalia
索马里兰 Somaliland

T

塔巴尔卡港 Tabarqa
塔布克 Tabuk
塔德拉 Tadla
塔德木尔 Tadmur
塔菲拉勒 Tafilalet
塔古腊 Tagiura
塔哈·侯赛因 Taha Husayn
塔夫纳 Tafna
塔格德木特 Tagdemt
塔赫塔维 al－Tahtawi
塔立克·伊本·齐亚德 Tariq Ibn Ziyad
塔鲁丹特 Taroudant
塔努士·沙希木 Tanus Shahim
塔希尔王朝 Tahirids
塔伊夫 Taif
塔扎 Taza
塔泽布 Tazerbo
塔兹鲁特 Tazirut
台格利卜族 Taghlib
台米木族 Tamim
台努赫族 Tanukh
太巴列 Tiberias
太马 Taima
泰伯里 al－Tabari
泰勒·克比尔 al－Tall al－Kabir
泰勒哈 Talhah
泰西封 Ctesiphon
泰伊族 Tayyi
坦塔 Tanta
陶菲克 Tawfiq
陶菲克·哈基姆 Tawfik al－Hakim
陶卡尔 Tokar
陶鲁斯山脉 Taurus
特勒 Tall
特累姆森 Tlemcen
特里波利(在黎巴嫩,旧译的黎波里) Tripoli
特鲁西尔阿曼 Trucial Oman
提阿雷特 Tiaret
提贝斯提 Tibesti
提尔 Tyre
天课 Zakah
条支 Tazi

帖木儿　Timur
铁木真　Temuchin
突格里勒伯克　Tughril Beg
突厥人　Turks
突尼斯　Tunis
突斯　Tus
图阿雷格人　Touaregs
图尔　Tours
图古尔特　Tuggurt
图拉真　Trajan
图腊巴　Turaba
图米·马尔丁　Tommy Martin
图松　Tusun
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人　Turks
土伦(港)　Toulon
土伦王朝　Tulunid Dynasty
吐火罗斯坦　Tukharistan
托卜鲁克　Tobruk
托莱多　Toledo
托勒密　Ptolemy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W

瓦丹　Uaddan
瓦迪·哈勒法　Wadi Halfa
瓦迪·穆萨　Wadi Musa
瓦尔达尼　Wardani
瓦尔加　Wargha
瓦夫德　Wafd
瓦噶斯,赛耳德·伊本·艾比
Waqqas, Sa'd Ibn Abi
瓦哈比派　al－Wahhabiyah
瓦赫卜·拉特　Wahb Allath
瓦赫兰(奥兰)　Ouahran
瓦立德　al－Walid
瓦绥勒·伊本·阿塔
Wahil Ibn Ata
瓦西特　Wasit
瓦依勒部落　Wail
威尔逊　Wilson
威尼斯　Venice
韦维尔　Wavell
韦赞　Ouezzan
维克托·维莱　Victor Villet
魏刚　Weygang
魏兹曼　Weizmann
温盖特　Wingate
倭马亚王朝　Umayyad Dynasty
沃尔斯利　Wolsley, Garnet
沃考卜　Wauchope, Arthur
乌拜伊德　El－Obeid
乌代奈　Udaynah
乌尔班　Urban
乌尔法　Urfa
乌古思部落　Oghuzz

乌浒河　Oxus
乌贾克　Ujaq
乌季达　Oujda(Wajda)
乌卡兹　Ukaz
乌凯尔　Uqair
乌利阿格勒　Uriaghil
乌姆杜尔曼　Omdurman
乌姆盖万　Umm al－Qaiwain
乌木丹　Ghumdan
乌尼法部落　Ounifa
乌太巴　Utaiba
伍德　Wood, Richard
伍侯德　Uhud

X

西伯威　Sibawayh
西卜条约　Treaty of Sib
西迪·塔贝　Sidi Tabet
西顿　Sidon
西哥特　West Goth
西拉夫　Siraf
西里西亚　Cilicia
西奈半岛　Sinai Peninsula
西西里岛　Sicily
希伯来人　Hebrew
希德　Cid
希甘　Shekan
希贾兹(汉志)
Hejaz(al－Hijaz)
希克斯　Hicks
希拉　al－Hirah
希拉克略　Heracliu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米叶尔　Himyar
希沙木　Hisham
希志来　al－Hijrah
昔兰尼　Cyrene
昔兰尼加　Cyrenaica
锡安　Zion
锡尔　Sirr
锡尔汉　al－Sirhan
锡尔河　Syr Darya
锡尔特　Sirte
锡尔提加　Sirtica
锡吉斯坦(锡斯坦)
Sijistan (Sistan)
咸海　Aral Sea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谢基卜·阿尔斯兰
Shakib Arslan
谢里夫·侯赛因　Sharif Husayn
谢里夫帕夏　Sharif Pasha
谢尼克　Shanniq
辛卡特　Sincat
新柏拉图主义　Noplatonism
新毕达哥拉斯主义
Neopythagoreanism

新教徒　Protestants
信德　Sind
信仰的表白　al－Shahadah
杏德　Hind
休达　Ceuta
叙利亚　Syria
旭烈兀　Hulagu
《悬诗》　al－Muallaqat
逊奈　Sunnah
逊尼派　Ahl al－Sunnah

Y

雅尔穆克　Yarmuk
雅法　Jaffa
雅各派　Jacobites
雅古特　Yaqut
雅鲁卜部族　Banu Yarub
雅鲁卜王朝　Yaruba Dynasty
亚丁　Aden
亚喀巴　Aqaba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港　Alexanderia
亚历山大勒塔　Alexandretta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述人　Assyrians
延布　Yanbu
药杀河　Jaxartes
耶路撒冷　Jerusalem
也门　Yemen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The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叶耳孤比　al Ya'gubi
叶耳孤卜·萨鲁夫
Ya'gub Sarruf
叶哈亚　Yahya
叶麻麦　al－Yamamah
叶齐德　Yazid
叶齐德·伊本·艾比·苏福彦
Yazid Ibn Abi Sufyan
叶斯里卜(麦地那)　Yathrib
叶兹德吉尔德　Yazdagird
一性派　Monophysites
伊巴迪亚派　Ibadiyah
伊本·阿卜德·莱比
Ibn Abd Rabbih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穆罕默德
Ibn'Abd al－Wahhab,
Muhammad
伊本·阿拉比　Ibn Arabi
伊本·艾哈麦尔
Ibn al－Ahmar
伊本·艾西尔　Ibn al－Athir
伊本·巴迪斯，阿卜杜勒·哈米德
Ibn Badis, Abd al－Hamid
伊本·巴哲　Ibn Bajjah
伊本·白图素　Ibn Battutah

伊本·贝塔尔 Ibn al－Baytar
伊本·哈弗孙，欧麦尔
Ibn Hafsun, Umar
伊本·海赛木
Ibn al－Haytham
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伊本·赫里康 Ibn Khallikan
伊本·胡尔达兹贝
Ibn Khurdadhbah
伊本·库勒苏木 Ibn Kulthum
伊本·鲁世德 Ibn Rushd
伊本·穆噶发耳 Ibn Muqaffa'
伊本·塔什芬，优素福
Ibn Tashfin, Yusuf
伊本·泰米叶 Ibn Taymiyah
伊本·突麦尔特，穆罕默德
Ibn Tumart, Muhammad
伊本·图菲勒 Ibn Tufayl
伊本·土厄吉 Ibn Tughj
伊本·西那 Ibn Sina
伊本·希沙木 Ibn Hisham
伊本·雅辛·祝祖里，阿卜杜拉
Ibn Yasin al－Juzuli , Abdallah
伊本·优努斯 Ibn Yunus
伊本·朱拜尔 Ibn Jubayr
伊本·祖赫尔 Ibn Zuhr
伊比利亚半岛
Iberian Peninsula
伊德里斯 al－Idris
伊德里斯王朝 Idrisids
伊利汗国 Il－Khans
伊尔贡·茨瓦夷·柳米
Irgun Zvai Leumi
伊赫万·陶希德
Ikhwan al－Tawhid
伊赫希德王朝 Ikhshidids
伊拉克 Iraq
伊兰人 Elamites
伊朗 Iran
伊利·沙利哈 Ili Shariha
伊木鲁·盖斯 Imru al－Qays
伊萨 Isa
伊实玛利 Ishmael
伊司马仪 Ismail
伊司马仪·西德基 Ismail Sidqi
伊司马仪派 Ismailiyah
伊斯法罕 Isfahan
伊斯梅利亚 Ismailia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伊休夫 Yishuv
以东人 Edomites
以色列 Israel
易卜拉欣 Ibrahim
易卜拉欣·雅兹吉
Ibuahim al－Yaziji
易弗里基叶 Ifriqiyah
印度河 Indus
印度洋 Indian Ocean
优素福 Yusuf
优素福·阿泽姆
Yusuf al－Azm
优素福·艾布·杜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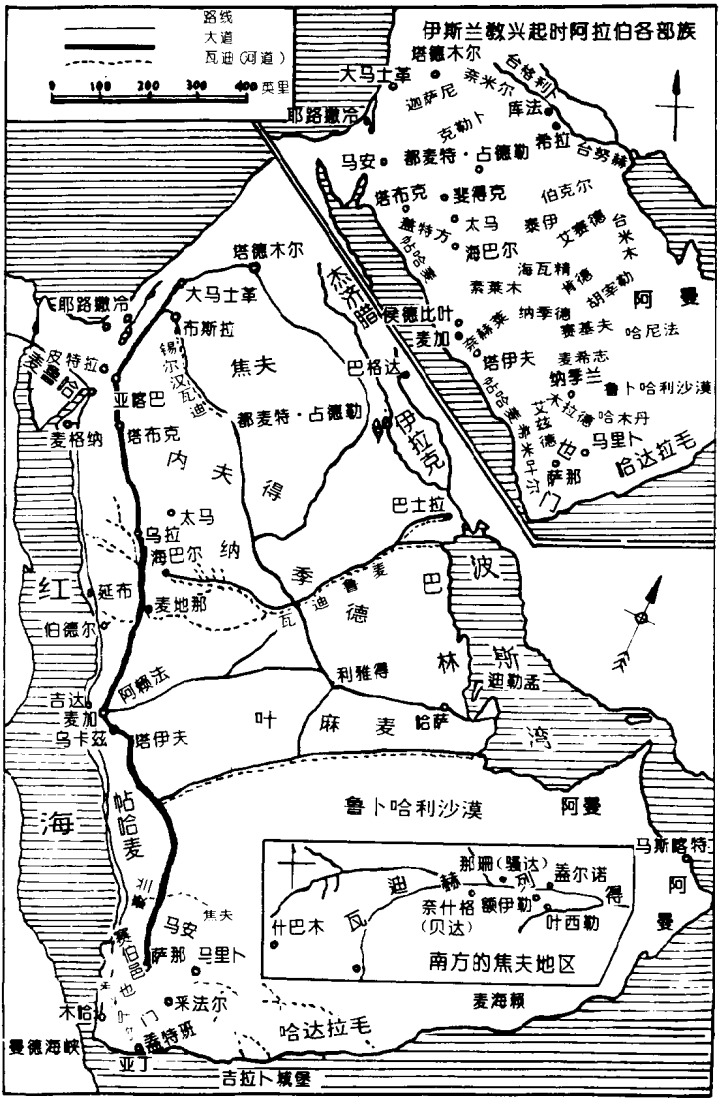
Yusuf Abu Durrah
优素福·苏韦迪
Yusuf al－Suwaydi
尤达蒙(亚丁)
Eudaemon(Aden)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犹太教　Judaism
犹太人　Jews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约旦　Jordan
约旦河　Jordan River
约哈纳·伊本·马赛维
Yuhanna Ibn Masawayh

Z

宰德　Zayd
宰德派　al Zaydiyah
宰尔噶里　al－Zarqali
宰海拉威　al－Zahrawi
宰牲节(古尔邦节)
'Td al－Adha
赞吉　Zangi, Atabeg
泽拉　Zillah
泽扬王国　Zayanid Kingdom
扎加济格　al－Zaqaziq
扎鲁克　Zarrouk
扎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加理
Jamal al－Din Ibn Mubammad al－Najjari
扎纳塔人　Zenata
扎维亚　Zawiya
扎希尔·欧麦尔
Zahir al－Umar
斋戒　Sawm
昭海尔·绥基利
Jawhar al－Siqilli
直布罗陀　Gibraltar
志费尼　al－Juvayni
朱尔·费里　Jules Ferry
朱塞佩·沃耳皮
Giuseppe Volpi
祖·诺瓦斯　Dhu Nuwas
祖拜尔·伊本·奥瓦木
al－Zubayr Ibn al－Awwam
祖国党
al－Hizb al－Watani
祖农　Dhu al－Nun
祖瓦拉　Zuara
祖伊拉　Zawila
佐法尔　Dhofar

五　地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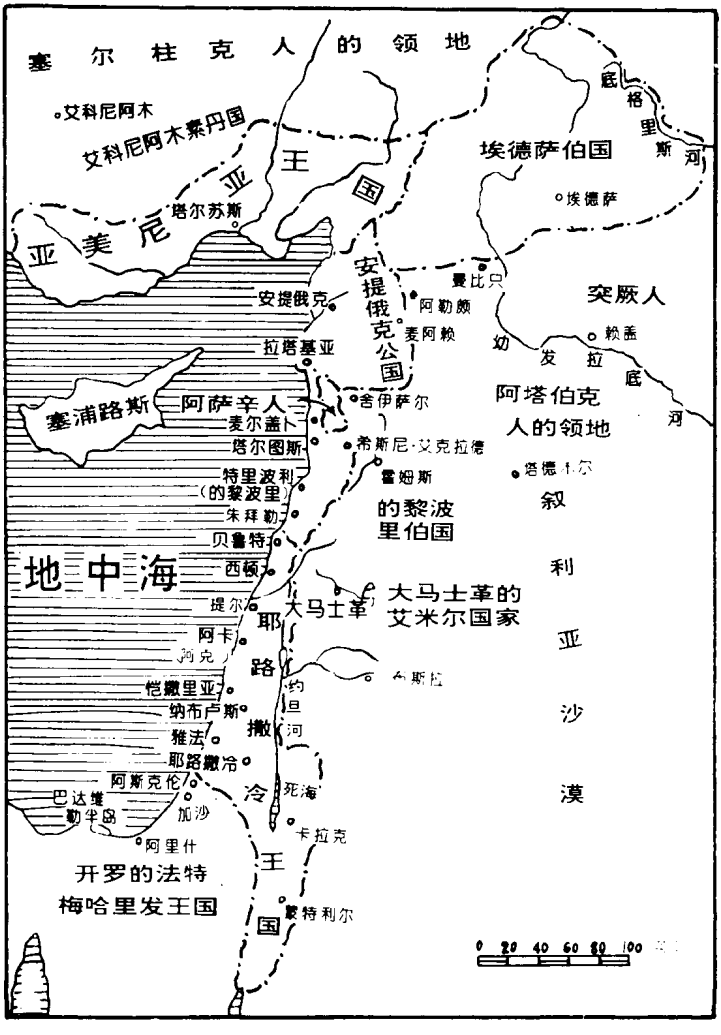
（一）古代的阿拉比亚（包括后来主要的穆斯林城市）



据希提：《阿拉伯通史》图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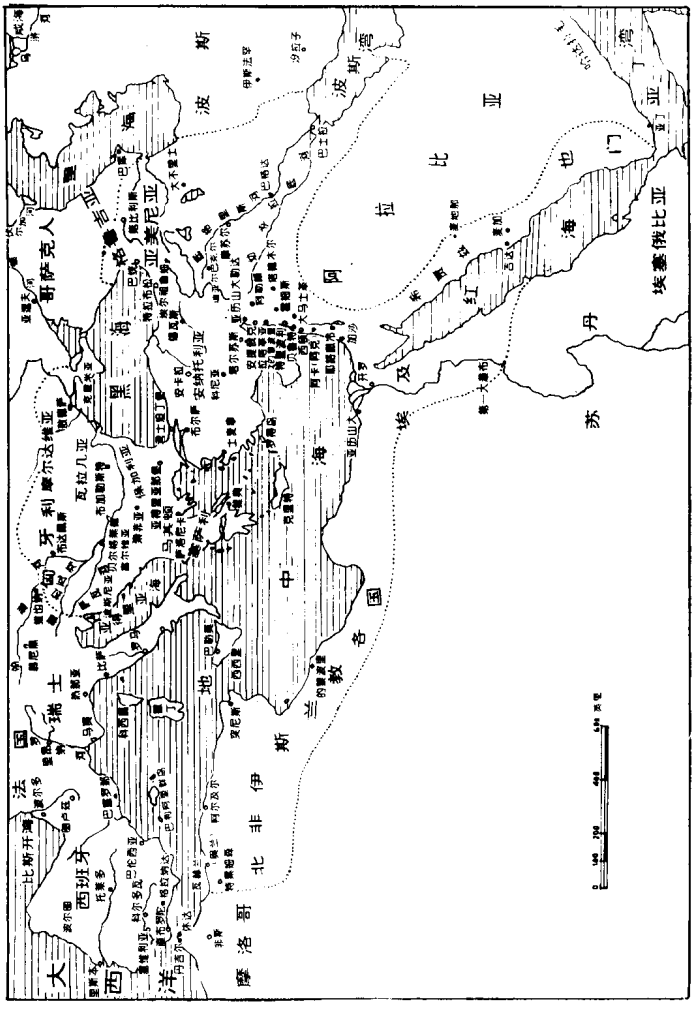
(二)阿拉伯帝国版图(约公元 750 年)

(三)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约公元11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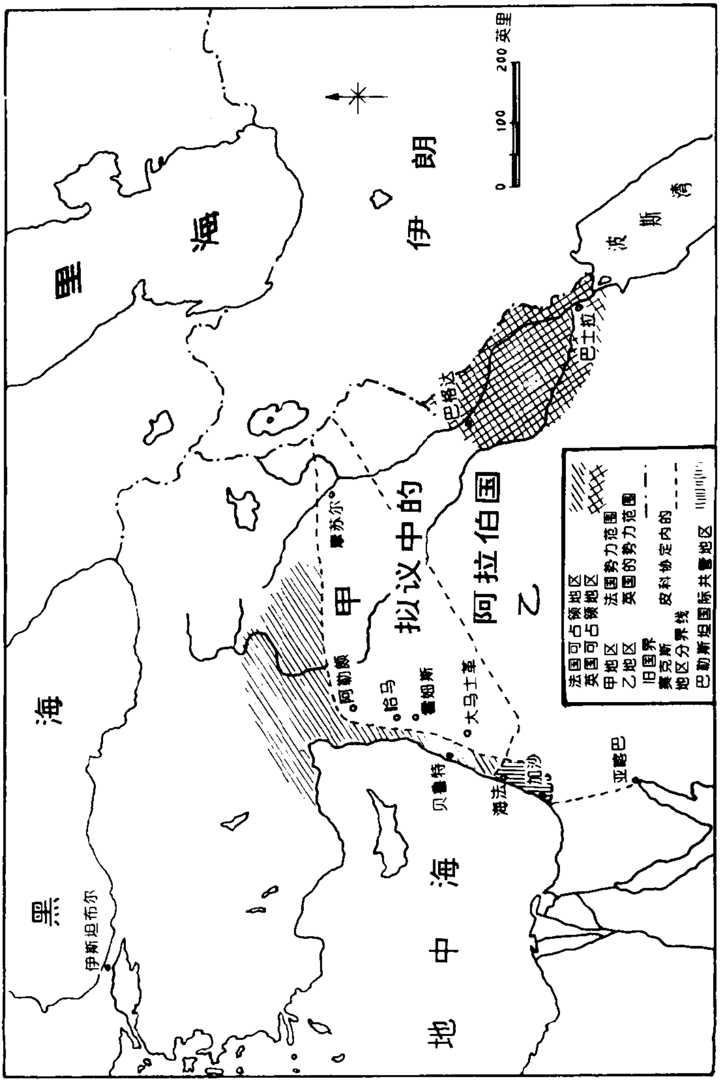


据希提:《阿拉伯通史》图改编

(四)奥斯曼帝国(约公元 1550 年)



(五)赛克斯－皮柯协定(公元 1916 年)示意图



[illegible]英国和阿拉伯人》图改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阿拉伯史纲
作者=郭应德
页数=533
SS号=10163565
出版日期=